
武俠世界
人間世外（新派俠情湖海詭秘錄）南宮宇•著
江湖傳說，有一個組織叫〔人間世〕，是專門收容那些走投無路的江湖人，據說，投奔〔人間世〕之後，會變成另一個人，可以重投江湖，重新做人，不過，那一定要付出重大的代價……
第30年
10
$ 8.00

編者話

南宮宇先生新作「人間世外」在今期和大家見面，江湖傳說，有一個叫「人間世」的神秘組織，是專門收容那些走投無路的江湖人物，呼延岸、陰無晴、柳明珠，他們都是武藝高强、心狠手辣的大惡人，却因走投無路不約而同去投靠「人間世」，加入「人間世」之後，三人便脫胎換骨，變成另外一個人，「人間世」的主子是誰？收容江湖惡人，進一步改造他們的面目，目的又何在？故事情節充滿詭秘、奇特，更涉及宮廷內的明爭暗鬥……

今期另一新篇「塞外風雲錄」乃西門丁先生繼「爭霸」之後又一佳作，西門丁先生向以文字精煉、情節緊湊、題材新穎稱著，喜讀西門丁先生著作之讀者萬勿錯過！

☆　☆　☆

下期將和大家見面的巨型小說是隆中客先生所著的「畫中秘」，故事情節曲折動人，筆調清麗簡潔，內容新穎，引人入勝……

蕭萬貫先生撰著的「錢莊風雲」，也將於下期開始刋出。

督印人：羅威
主　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光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H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一四樓　電話H－466799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208.00
	一年港幣	$416.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234.00
	一年港幣	$468.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294.00
	一年港幣	$587.00

半年（２６期）一年（５２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800半年26期NT.$95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40元

武俠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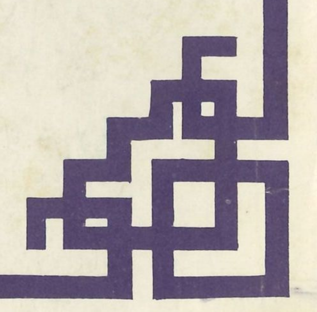
第30年
第10期
（總號1506）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弍樓
電話：H四六六七九九

・每册港幣八元・
H.K.$8.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新派俠情湖海詭秘錄／南宮宇·文
可飛·圖

人間世外

人間世外　離奇組織

「人間世」。

天下竟有這一個地方！

其實，「人間世」並不是一個地名，而是一個奇特的組織。

據江湖傳聞，假若有人走投無路，便可以投靠「人間世」。

天下之大，怎會無處容身，走投無路？

有，當然有，而且他們都不是無名之輩，而且身手亦非等閒！

據說，加入了「人間世」，他們便會變成了另一個人，一個全新的人，重投江湖。

當然，這麼的一變，他們是要付出代價。

往往是相當高的代價。

值得嗎？沒有人知道。

× × ×

六月，下午，滂沱大雨之後。

山間的空氣極其清新，但山徑却是一片泥濘。

他狂奔，凌虛御空的狂奔，那鹿皮薄靴並沒有沾到泥濘。他不時躍上那些指天巨杉，然後四處張望。

根本上再沒有人追來。

不過，他的心却充滿一種壓迫感，這種無形的壓迫力使他拚命的狂奔。

他不知要奔到那裏。

天下之大，竟是無處容身？

他想過「死」。

不過，在死之前，他還有一線希望——是江湖傳聞的「人間世」。

他要重新做人，不管要付出多少代價。

忽然，他看到山間有兩個黑點在移動。

立時，他的肌膚顫慄。

走——他狂奔着，向着那幾乎無路的山間狂奔。

× × ×

黃昏，暮色漸合，紅霞漫天。

前面是一個絕崖，崖邊長滿了野藤。

景色是絕佳，而他的心情是絕壞，看來今夜便要在這絕崖渡過一宵。

他感到有點後悔。

假如當日只要稍爲收攝心魂，便不會換來今日的亡命天涯的滋味。

事已至此，後悔亦無益。

一陣山風撲面，雖是六月天時，仍有一陣寒意，此地地勢極高，入夜寒氣更重，假若不找個隱蔽的地方，是難以過夜的。

他看見崖下，野藤雜生之處，似乎有一個天然的山洞，如果洞內沒有毒蛇猛獸，倒是一個好地方。

他沿着野藤滑下，到了洞口。

洞口並不大，却似乎甚深。

他剛立定，便有一種異樣的感覺。這個多月來的逃亡，已訓練他成爲一隻比獵犬更靈敏的動物。

他把身體緊貼洞旁，屏息靜氣。

他希望洞內只是一隻猛獸——一隻獅子，一隻老虎，甚至是一隻獨行的黑豹。

不過，他的希望落空。

匿伏着的比猛獸還要可怕——是一個人。

而那人已雙掌挺出。

他是何等機靈，聽風辨形，一個閃身，沿壁橫竄，避過那雙掌。

洞中迴響，石壁剝落。

好厲害的「碎碑掌」。

他本想說話，雙掌又到。

這雙掌向他上下盤而來，隱含風雷之聲，越是迫近，似要罩越他的全身。

這次是避無可避。

他立時勁貫全身，氣凝丹田，也出雙掌，這雙掌是一先一後。

第一掌是以勁拚勁，借力卸力；第二掌是乘虛而入，有如尖刀迸出。

「啪」的一聲，震耳欲聾。

兩人同時躍開，也同時感到胸口一陣翳悶。

那人忍不住叫道：「好掌法！」

他也忍不住叫道：「好掌力！」

雙方都是大行家。

他們已退到最有利的地方，各自喘息。

一會，那人終於開口。

「抵得住我碎碑掌的人並不多——可以乘虛還掌的人更不多！」

「閣下是喪門神炁呼延岸？」

「那麼你一定是人稱血達魔的陰無晴！」

「血達魔」陰無晴道：「呼延兄，咱們是一南一北，而今竟是有緣千里能相會！」

「喪門神炁」呼延岸道：「陰老弟，江南煙雨你不去，竟來此山？」

「呼延兄，你在北海一帶，誰人不聽了的名字，便要退避三分，你又竟來此山？」

兩人不禁同時嘆了口氣。

這時，先在洞內的呼延岸已拿出火摺子，燃亮了地上一些枯藤野草。

洞內立時一片光亮。

只見那「喪門神炁」呼延岸，一頭濃厚的散髮披在肩上，身上本是秀美的衣裳，已呈襤褸。

「血達魔」陰無晴看看自己，也是袍破衣爛，自己是逃亡個多月，難道這個「喪門神炁」竟也是？

他們正想說話，忽然，他們都同時有一種異樣的感覺，而這種感覺，只有慣於逃亡的人才可以感受到。

他們弄熄了火種，緊貼牆身。

呼延岸道：「老弟，有人！」

陰無晴把耳朵緊貼洞壁，也輕聲道：「是——不過，似乎離咱們相當遠！」

「外面是絕崖，下面是深淵——」

「是，裏面——」

「既是如此，咱們先入去看看！」

兩人重新燃起火種，又用一些枯

藤，紮上些野獸留下的乾糞便，便做了兩枝火炬。

他們小心進入山洞，走了廿多丈，似乎再沒有路，可是，那洞壁傳來的聲音，分明是由洞內傳出。

到了洞的盡頭，却並不是盡頭。

一個轉折，後面是豁然而開，有一個巨大的山洞。

外面的山洞，顯然易見，是天然而成，但他們越走越入，已見到是有人工斧鑿的痕跡！

「是個陷阱？」

「外面是絕崖，就算是陷阱，也要去看看！」

兩人又小心翼翼的前進。

最奇怪的是，山洞之內，並無山瘴之氣，而且也無聚居的蝙蝠。

漸漸，有水聲傳來。

接着，是人聲：「站住！」

他們立時熄了火炬，貼牆而立。

出乎意料之外，傳來的竟是一個女子的聲音。

良久，再沒有聲音，可是，他們又再感到，那種無形的壓迫力，又開始濃厚了。

他們在黑暗之中，已漸習慣，並看到對方的眼色，這樣僵持下去，敵人在明，自己在暗，並不是辦法。

於是，他們交換了一個眼色。

四掌齊出，直撲人聲傳來之處。

掌風起處，扯起了一陣氣旋，却並沒有觸到反抗之力，也無擊倒反抗之物。

兩人乘着掌風前躍。

前面竟是一個頗為寬敞的鐘乳石室。

室頂鐘乳懸垂，地上也有很多鐘乳石，一個一個蒲團似的。

遠處的石壁，竟散發一點光華。

這光華在鐘乳石與鐘乳石之間反映着，倒也一室光明，不用火炬，也可以看見人面。

那一點光華之處，却見一個人影。

那人影是打坐，光華之處，彷似蓮座上的觀音。

「兩位掌力雄渾，果然是名家！」

聲音來自半空石壁。

陰無晴道：「姑娘是——」

那彷似蓮座上的觀音的身影，從石壁躍下，手中還拿着一顆發亮的明珠。

呼延岸失聲道：「赤髮美夜叉！」

陰無晴道：「柳明珠！」

柳明珠已翻然躍下，笑道：「江湖上手持明珠的，只有在下一人！」

言下之意，頗為高傲，自命不凡。

她的語調與她的外表極其不相襯。

先說那把秀髮。

柳明珠外號赤髮美夜叉，赤髮是她天生異稟，一頭赤髮，雖不是赤紅如火，但黑中帶赤，赤中帶黑，配上她美貌的臉龐，實在是美得詭異。

可是，如今的赤髮，既沒有了光華，還明顯的披上幾綹白髮，臉上憔悴。

她身上那套眞絲緊身袍，亦已破爛。

看來她在洞中已有一段日子。

假若她不是手持明珠，呼延岸也無法認出。

柳明珠續道：「剛才兩位四掌齊發，我在半空之中，也感到那股剛、強、鬱、黏的掌風，江湖之上，使得如此剛強的掌力，不出幾人——聽你口音，似是北方的人，你應是——喪門神炁呼延先……生！」

「喪門神炁」的外號果然是嚇人，連這高傲的柳明珠，竟也生硬的改口叫呼延先生！

呼延岸得意地露出一臉笑意。

柳明珠又道：「江湖之上，掌風如此狡黠，殺人於無形，又是南方人，也數不出兩個——閣下是『血達魔』陰無晴！」

她並沒有稱呼陰無晴為陰先生。

陰無晴為人深謀遠慮，狡黠異常，並無露出半點痕跡，只笑了一下。

柳明珠又端詳二人一會，笑道：「看來，咱們都是天涯淪落人！」

三個惡魔，三個天涯淪落人。

人的命運實在奇妙。

他們本都是隻手可遮天的人物，為甚麼竟會淪落如此，是天意？是天譴？是天命難違？

柳明珠又再躍上半空石洞，取下一些食物，道：「這是洞內僅可裹腹的東西！」

三人坐下，暫時，他們之間已無敵意。

食物是一些野草莓，一些乾棗、乾柿。

野草梅略帶酸味，對兩個漢子來說，簡直是瓊漿玉液，那乾棗乾柿，實在好比是鮑參翅肚。

呼延岸舐着手指頭，道：「柳姑娘在此多久？」

「算來應該有一個多月！」

陰無晴奇怪問道：「這地方很好？」

「這地方是個巨大的迷宮！」

「迷宮？」

「是的，本來我可以沿路出去，不過，出去是死路一條，如果可以走出這迷宮——」

陰無晴道：「迷宮的佈置是講求心思巧密，以姑娘的智慧……」

柳明珠聽了，立刻柳眉倒豎，道：「小心你的嘴巴，否則，本姑娘不會客氣！」

這女夜叉一發惡起來，兩個大漢子也有點心驚。

本來，陰無晴是想讚一下這女夜叉的，但說話的語氣與用詞，却惹來赤髮美夜叉的惱怒。

立時，陰無晴陪笑解釋道：「柳姑娘，我的意思是，以姑娘的智慧配合咱們的奔走，定可解此迷宮！」

柳明珠聽了，才轉嗔為喜。

呼延岸道：「柳姑娘，迷宮你已走過，情形是怎樣？」

「從這個石室走出，外面便是縱橫交錯的隧道，如果你大意的走，不出兩個時辰，你便會回到這裏！」

「假若是小心翼翼的走？」

「走了四個時辰之後，仍然走回這裏！」

陰無晴道：「神奇，實在神奇！那麼，這些隧洞是天然，還是人工？」

「你看？」

呼延岸道：「以我的觀察，應該有一部份是天然的另外一部份是人工的！」

「你怎知道？」

「我們從絕崖開始，走入這個山洞，一直來到這個石室，我已發覺這地方本是天生而成，却也有人工斧鑿的痕跡！」

「那麼，這地方的主人，實在是個大智慧的人！」

「有大智慧還不可，還要有巨大的財力物力，才可以做出這一個迷宮！」

陰無晴道：「做個巨大的迷宮，有甚麼意義？」

柳明珠道：「迷宮的出口，是一個巨大的秘密，可能是寶藏！」

「藏寶的地方多的是，何必大費周章？」

「是個世外挑源？」

「是個君子之國？」

「是神仙境地？」

說到這裏，他們都好像不想再說下去。

石室之內，頓時一片沉寂。

柳明珠忽道：「兩位是否相約而來？」

兩人搖搖頭。

「那麼湊巧？」

兩人苦笑。

「其實你們想去甚麼地方？」

兩人並不即時回答。

呼延岸反問道：「姑娘，你呢？」

柳明珠嘆了口氣，半晌才道：「忽然，我有一種感覺，我們本是互不相干的人，如今，却是同道中人！」

呼延岸道：「說來丟臉，我走投無路！」

陰無晴笑道：「呼延老兄，你會走投無路？」

呼延岸點點了頭。

柳明珠接口：「我也是！」

陰無晴不再笑，道：「姑娘名震黑白兩道……」他不知如何說下去，頓了一頓，才道：「我也是！」

呼延岸道：「陰老弟，你那『血達魔』的名頭，就算小孩子聽了，也不敢頑皮號哭，你也會走投無路？」

陰無晴苦笑。

柳明珠道：「那麼，我的預感並沒有錯——我們都是同道中人，同找一處地方！」

「人間世？」

「是的，人間世！」

「究竟世上有沒有這一個地方？」

「我不知道，但那是唯一的生路！」

「據說人間世可以改變一個人，究竟怎樣改？」

「我不知道！」

「我沒有遇過從人間世走出來的人！」

「你當然沒有，因為從人間世出來的人，已是一個新人，就算你以前認識他，再見面也不會再認識他！」

「據說，代價是很高的！」

「我們走投無路，身無長物，還可付甚麼代價？」

「唯有付出我們的生命。」

「這比死更好！」

好死不如賴活？有甚麼比生存更好？

唯有這種生存的火焰，才可以做出轟轟烈烈的事情，這包括了名留千古，丹心照汗青的故事；同時，也包括了一些遺臭萬年，驚天動地的大陰謀！

柳明珠道：「長夜漫漫……」

陰無晴接口道：「我們是天涯淪落人，同病相憐！」

呼延岸道：「我們每人都有一個走投無路的故事，那麼，就讓我們走出迷宮之前，說出每個人的故事！」

柳明珠道：「呼延先生，你先說！」

呼延岸也不推辭。

× × ×

那日，春意盎然的怡紅院。

「喪門神炁」呼延岸剛從塞北回來，滿身羊羶的味道，便來到這怡紅院。

他一進門，本是熱鬧非常的大廳，突然都靜了下來，每個人都望着這個大漢子。

「看甚麼？」

人們不再看他，只顧交頭接耳。

呼延岸看看自己，衣衫襤褸，滿臉于思，才醒悟的叫道：「周媽媽，周媽媽！」

周媽媽是怡紅院的老闆，她排衆而出道：「公子——」

「認不得我了？」

周媽媽打量端詳一番，才道：「你是——」

「俺是呼延——」

「呀，是咱們大主顧，呼延公子，請——」

周媽媽當然記得起，這位呼延公子，去年留在怡紅院一個月，她便賺足了一年的使用！

如今大客再臨，豈可怠慢！

「公子自塞北回來？」

「對，周媽媽果然眼睛好，俺一入城，便來怡紅院！」

周媽媽道：「咱們怡紅院是賓至如

歸!」

「來，周媽媽，先來飲個痛快!」

周媽媽立即吩咐人，帶了呼延岸上了二樓，並立刻命人擺下豐盛筵席。

周媽媽道:「公子，你要多少姑娘陪你飲酒?」

「怡紅院有多少姑娘?」

「有三十六……」

「就把三十六個全部叫來，好好的陪老子飲酒作樂!」

「有些還在做生意——」

「叫他們滾吧!今夜俺要包起怡紅院!」

「好好!公子稍坐——」

呼延岸忽然認眞地道:「俺在塞北發了大財，要包起怡紅院一個月，周媽媽，你立即吩咐，所有閒雜人等，都要離開怡紅院!」

「是，是——」

「還有，揀十來個懂得琴棋書畫的，來二樓相陪飲宴，其餘的就在下面開筵耍樂!」

周媽媽其實有些爲難，不過，既然有人要包起怡紅院，也是一件好事，說不定，今年這一筆大生意，可以賺足兩年的使用!

於是，她吩咐那些鴇母龜奴，把那些嫖客勸走。

其實，那些富豪大戶，公子哥兒，看見這一個大漢光臨，怕事的早已結賬，其他的，聽見他要包起怡紅院，只好忍着怒氣離去。

頗大的怡紅院，仍然是鶯聲燕語，好不熱鬧。

唯一的漢子呼延岸更是樂不可支。

周媽媽果然服侍週到，她選了十個最美麗的姑娘，陪着呼延岸喝酒猜拳。

另外八個是彈琴唱和。

還有幾個俏婢女，不斷的斟酒遞巾。

呼延岸乾了一杯又一杯，看着如花美貌的姑娘，不禁大笑，道:「皇帝也沒有老子的過癮!」

衆姑娘都是解語花，你一句，我一句，更逗得呼延岸大樂。

呼延岸一邊喝酒，一邊說出他在塞北的事，當然，其中有些誇大，不過，這個「喪門神㤅」心狠手辣，甚麼事他不敢做?

因此，酒筵並不沉悶，反而是說到驚心動魄之處，衆姑娘口呆目瞪;說到英雄豪傑，她們又是讚嘆，又是欽羨!

呼延岸酒量甚好，喝到半醉，飽餐一頓，道:「周媽媽，我要先掃走我一身羊羶味!」

周媽媽道:「快侍浴!」

周媽媽果然是個玲瓏剔透的鴇母，她早已命人在大房之內，預備了十大桶熱水，好讓呼延岸浸浴一番。

當然，侍浴的還有擦背的，按摩的。

呼延岸入房之前，把腰間一袋黃金，遞與周媽媽:「俺先放在你處，餘下多退少補!」

周媽媽接過，幾乎拿不穩，滿心歡喜地道:「公子，你少擔心，好好沐浴更衣!」

呼延岸入了房內，已有人替他寬衣，他跳進了大木桶，喝飽吃醉，浸在大熱水之中，那種滋味實在難以形容，他閉上眼睛，享受着擦背之樂。

他足足換了三大桶熱水，那些水才澄清過來。

他浸在熱水之內，吩咐侍浴的退下。

就在這時，他聽到樓下，周媽媽似乎正與一些人在說話。

呼延岸也不爲意，也許那些人不知道今夜呼延岸大爺已包起了怡紅院。

樓下的聲音似乎有些洶湧，但呼延岸也不爲意，他從木桶中起來，穿了衣服。

那些衣服當然是簇新的，而且長短合度。

照着鏡子，他感到樂極。

樂極是否會生悲?

忽然，他聽見周媽媽大叫着。

呼延岸仍不爲意，索性躺在那張滿是香氣的床上。

這時，他清楚地聽到周媽媽說道:「公子，爺們，咱們怡紅院當然是個做生意的地方，不過，有人先出錢包起了，那麼……」

「這位爺出多少錢!咱們出雙倍!」

「雙倍?」周媽媽似乎在猶豫着。

「雙倍不可以?那麼三倍，四倍!」

好大的口氣，呼延岸有些衝動，眞想出去看看，可是，他仍忍耐着。

「不要多說了，周媽媽，你先把你的客人送走，咱們公爺……」

那人把公爺兩字，特別加重語氣。

那人並不是漏了口，把「公子爺」說成「公爺」。周媽媽是何等剔透的人物。

「公爺」是一種暗示。

難道是官府中的人?

常言道:「貧不與富敵，富不與官爭!」

周媽媽無奈，可是，呼延岸並不是一個易與之輩，而且他正是樂極的時候。

請他走?簡直是開玩笑。

不過，面前這班人——

那人道:「周媽媽，你無法請走那人，那麼，我也不會令你難做——」

呼延岸已聽到步履之聲，這些步履聲，正朝着自己的卧室而來。

八個人，是八個人的步履聲。

呼延岸躺在床上，地板傳來的聲音，他聽得十分清晰，他警惕着。

那些步履聲，並不是尋常人。

步履有沉穩，有輕快。

是會家子。

呼延岸躺在床上。

八個人都是勁裝打扮，不過，那並不是一般江湖人的勁裝，全是上等的絲綢，有暗花。一般江湖人，不會穿着這種名貴的衣服。

「公子，請——」其中一人，冷冷的道。

呼延岸好整以暇，並沒有回答，也沒有移動。

「甚麼人不會答話?」

另外一個人，也以冷冷的聲音道:「只有死人!」

「死人」兩字的語音未歇，那八人已一齊亮出兵器，是少見的兵器。

是一柄半彎的刀，只有手臂般長。

刀鍔極小極薄，簡直與刀鋒相連，分不出那裏是刀鍔，那裏是刀鋒。

呼延岸雙掌猝翻，竄身至房的中央。

那八人彎刀劈下，竟然落空，但他們反應極快，刀式未老，便如影隨形的跟着呼延岸。

刀光又起。

呼延岸不慣使用兵器，他立刻把長袍卸下，身形一旋，長袍飛起。

裂帛的聲音。

那長袍已片片飛下。

好厲害的刀法，好鋒利的小彎刀。

八刀再揚，波光橫湧。

呼延岸雙掌旋舞，一時之間，這房內掀起一片罡風、旋風。

八刀在旋風中狂舞。

空氣激盪，氣流翻騰。

呼延岸忽地左腕一沉，右手倏偏。

右面的四人跟蹌暴退，接着是肋骨折斷的聲音。

左面的四人也躍開。

呼延岸一向是不饒人的，左掌立時又再暴起，沉厚、狠辣，是呼延岸的絕學之一——「喪門殛」。

左面四人立時像中了雷殛一般。

不過，他們都是訓練有素的人。

八柄金刀竟然同時離手而出，向着呼延岸上中下三盤而來。

在紅色的燭光下，金刀眩目。

呼延岸氣貫全身，翻飛雙掌，立時，他的身體兩呎以內，似有銅牆鐵壁護着。

旋舞的飛刀被罡氣彈開。

八柄飛刀立時又回到他們手中。

這八柄飛刀，本可在十步之內取人首級，如今，竟無法接近這漢子半步。

他們明白，金刀已敗，而且敗得極慘。

一敗便要退，這是他們的格言。

可是，退也要講求迅速。

呼延岸比他們更快，「喪門殛」又起。

八個漢子便像摧枯拉朽似的，倒在地上，口噴鮮血。他們不再威風。

因爲死人是不會威風的。

呼延岸走出了大房，是二樓的走廊。

走廊下，一大羣人向上仰視，似乎在等待。

出現在走廊上的是呼延岸。

他們不只失望，而是驚詫。

八個中年漢子，緊緊護着當中一人。另外十六個漢子，已從左右包抄而上。

呼延岸已不及端詳樓下最重要的一人，那十六個漢子已到。

呼延岸再沒有選擇。

十六個人亮出十種以上的武器。

呼延岸在房內已殺得性起，而今這十六個人，武功並不算太厲害。他竟然可以在左右雙掌交替當中，可以斜眼看看下面那人。

那人外貌平凡，但臉上充滿笑意。

那種笑意並不帶來愉悅，而是令人討厭。

那笑意充滿驕傲、蔑視、鄙屑。

一看便會心火大盛，再看便是火上加油。

呼延岸立時便有這個念頭:「非殺此人不可!」

其實，他從來不認識此人，不過，他却有這個衝動，非殺此人不可!

「喪門殛」又起，隱含風雷之聲。

爲首的左右四人，最先觸到「喪門殛」，武器立時脫手，接着是肋骨折斷的聲音。

那是震人心弦的聲響。

其後的人，似乎稍有遲疑。

大廳中，被衆人拱衛着的那人，冷冷的道:「殺!斬得一手一脚，黃金十兩!」

黃金——多麼鼓舞的獎賞!

對於呼延岸來說，也實在是一種刺激，他的一手一脚，竟只值黃金十兩?那麼，頭顱呢?軀體呢?

人的價值並不能用物質衡量，就算是黃金!那是一種侮辱，一種比死還更甚的侮辱。

呼延岸怒吼，他好像失去了理性。

掌力施出，另外七個漢子在這激蕩的氣旋中，像斷了線的風箏，向着後面墮去。

大廳之上，所有人都爲之動容。

所有武器都已經出鞘。

那人的聲音又起，語調更冷:「殺，黃金百兩!」

呼延岸的身價提高了，而他的怒意也同時增加。

那剩下的人已退至大廳。

呼延岸突然一個轉身，所有人都無法不散開。他身未着地，突然躍起。

衆人仍未看清楚他拔起的身形，

又已看到他落下，他龐大的身軀，就像一隻展翅的巨鵰。

目標是大廳當中那人。

有人驚呼，但拱衛着那人的八個漢子沒有。已出鞘的刀子立時向上。

八柄刀子已成爲一塊刀的屏風。

任何落下的東西，都會被這刀的屏風所貫穿。

在紅燭映照之下，刀光特別刺眼。

呼延岸人在半空，雙掌忽爪忽指。

「神門錯脈」，也只能把其中兩人的左腕上「外關」穴點中，兩人金刀立時脫手。

這刀屏風出現兩個缺口，而呼延岸就在這兩個缺口中翩然落下。

然而，拱衛着這討厭漢子的人都是高手。

高手自然有高手的風範。

他們在忙亂中退後，仍然把那漢子保護得週全。但他們已完全退至門口。

「殺——無赦！」

那人已退開一角。

而那八個漢子重整他們的陣容，脫手的金刀亦已重新拾起，看來穴道已通。

他們看似凌亂的散開。

事實上並不是凌亂的散開，而是各據五行八卦的方位，只要呼延岸一衝，他的身上立時有八個透明的窟窿。

呼延岸久歷江湖，如何不知？

他並沒有攻上，反而退後，然後是一個縱躍，竟躍上了大廳當中的巨大吊燈。

吊燈上有紅燭千支。

只見呼延岸雙臂合攏，那千支紅燭彷彿上了機簧似的，竟向大廳上下四方，勁射而出。

這一變化實在出人意料之外。

紅燭射出，有人被火燃着，但很快便拍熄，但射在窗屏上的，却立時燃起。

有人叫道：「快救火！」

那八個漢子倒是機靈，又再退後，護衛主子。

呼延岸的目標只是那討厭的漢子。

「退！」那是牙縫迸出的語調。

「沒有那麼容易！」呼延岸隨着自己的音調飛撲而下，直向那討厭的人。

因爲火光的分心，那八個漢子的金刀屏風，已出現了大大的漏洞。

漏洞便是致命。

呼延岸的右掌已全然的蓋在那人的腦門。

「喪門殛」的功力已使出了十分。

那人竟是不懂得躲避。

頭骨碎裂的聲音。

呼延岸看得清楚，那人的眼神，好像在說：「你竟敢殺我？」

掌已下，頭骨已碎。

呼延岸有些後悔，他並不是後悔殺了人，而是後悔殺了一個完全不懂武功的人。

「大人，大人……」

大廳之中，已亂成一遍。

四個金刀漢子，抬起了那屍體，另外四人保衛着，轉瞬之間已離開了。

其餘的人也散去。

大廳之內，只剩下呼延岸一人，夾在火光之中，他感到異常的寂寞，異常的空虛。

他知道自己闖了一個大禍。

那討厭的人是個大人。他以這個排場威勢來怡紅院，當然不是普通的官員。

有幾個龜奴與男工已開始救火。

這時，周媽媽手拿着包袱，走近呼延岸，滿眼淚水的道：「公子，我多年心血已被你毀了！」

呼延岸無言。

「你闖的禍實在太大——他是個欽差大臣！」

欽差？代表皇帝的大臣？

「公子，你還是快走吧！再留一會，我恐怕怡紅院會雞犬不留！」

不一會，整個怡紅院的人已走光。

剛才還是紅燭高燒，鶯聲燕語，而今卻是風流人散，燈火闌珊。

呼延岸知道他更不能久留。

他連夜出了城門，走到一間近郊破廟，暫時棲身。

翌日，他喬裝入城，到處已張貼了皇榜，並繪有他的相貌，以千兩黃金追緝。

整間怡紅院，一夜之間已成廢墟。

街道上全是六扇門的人，有些是穿着捕快的衣服，還有更多的是便裝的。

全城每一間屋子，無論是大富之家，或是家徒四壁的，都逃不過被搜索的命運。

沒有人敢議論這件事，但流言卻是四起。

據說，被殺死的欽差大臣，是當今聖上的身邊紅人——紫禁營的統領的兒子。

紫禁營統領仲達，不只是皇帝身邊的紅人，事實上，皇帝也懼怕他三分。

他的命令有如聖旨，有時比聖旨更有力。

仲威便是他唯一的兒子，這兒子不學無術，但性情冷酷，氣焰迫人卻並不比老子弱，這次以欽差大臣身份南下。一直受到各地官員抬捧，更增加他的氣焰。

仲威是仲達的命根子，因爲他是唯一的香燈承繼人，仲達因在一次戰鬥中，被人毀了身子，不能再有生育。

仲威惡跡昭彰，他無惡不作，死有餘辜。

呼延岸殺了他，實在是爲民間除了一大害，卻惹來大禍。

他也從未想過，這次是走投無路的大禍。

第二天，他便聽到周媽媽在近郊慘死，連她身畔幾個奴婢，也無倖免。

在怡紅院當過妓女，或當過龜奴鴇母，甚至當過丫環火工，廚房小廝的，也全被殺死。

呼延岸不敢再久留，離開了這城，向西北而去。他一直走過五個城鄉，每一個城鄉，都有通緝他的皇榜，而且賞金一天比一天高。

他的身價越來越高，追捕他的人越來越多。

官兵捕快是不在話下，連普通百姓，只要稍一發現，便會舉報。

呼延岸不斷的喬裝，經過十多個城鎮，每一次都被人圍捕，他的武功厲害，每次都有驚無險。

最令他頭痛的，連江湖中人也開始找他。

一萬兩黃金，並不是一個小數目。

甚至有些幫會也虎視眈眈。

在江湖上，他似乎再沒有立足之地，在不斷的逃竄之中，他感到疲乏、厭倦。

在一次偶然的機會，他聽到有關「人間世」的消息。

於是，他決定投靠。

「喪門神炁」的故事便在這裏打住。

柳明珠與陰無晴都吁了一氣。

柳明珠笑道：「陰先生，你的故事呢？」

陰無晴笑道：「讓我先加一些枯枝再說！」

篝火紅紅，另一個故事又要開始。

× × ×

臘月初一深夜，無星、無月。

整座莊院便像一隻巨獸，無言的匍匐在那裏。

「血達魔」陰無晴從後院逾牆而入。

周遭是一片漆黑。

●他從一處花叢躍至另一處花叢，又從一堆小樓房躍至另一堆小樓房。

出奇的順利。

沒有護院，也沒有巡邌。

是的，這麼一個寒冷的深夜，有誰願意離開溫暖的被窩，除非是有特別的企圖。

就好像「血達魔」陰無晴。

根據日間探來的消息，前面的便是聚寶樓。

聚寶樓樓高五層，最底的一層是個佛堂，中間三層是名副其實的聚寶的地方，最頂的一層却是一個觀音堂。這聚寶樓的建築，是經過縝密的構思，牆厚逾尺，但外面看來，每層都似有露台。

陰無晴沒有直撲聚寶樓的大門。

他是一個心狠手辣，經驗非常豐富的劇盜。他每次的出動，都不會空手而回。

每一個行動，他都有精密的構思。

雖然，事前的準備工夫做到最好，仍然難免有意外，而今，他在聚寶樓前的隱伏，是已經計算在內。

他已聽到一陣沉悶的咆哮聲。

應該是八隻訓練有素的巨犬。

據聚寶樓的主人蔣璽說過：「只有犬隻才是最忠心的僕人，因爲狗只懂得守衛，而不懂寶物！」

他已看到八隻犬的身影。

果然是訓練有素，犬隻並非一湧而上，牠們是有陣勢的——最前有兩隻，然後是三隻，後排也是三隻。

當牠們接近陰無晴所隱伏的地方，中排與後排的六隻，已然散開。

前面那兩隻蓄勢待發。

陰無晴早有預備。

他向來對人，也是用最卑鄙而狠毒的手法，何況他如今要對付的，是兩隻畜牲。

他身形稍動。

兩隻狗便像疾矢離弓，撲向陰無晴。

陰無晴也同時躍起，而他的高度比兩隻惡犬稍高，人狗都在半空。

無聲無息的雙掌已發出。

是骨頭碎裂的聲音。

雙掌的力度並沒有因骨頭的碎裂而減弱，反而是再進一步，因爲他不想兩隻狗發出任何聲響。

本是勁撲的雙犬，而今却像兩堆爛泥般，跌在地上。沒有吠聲，連回喘的機會也沒有。

其他六隻，已感到危險的迫近。

死亡對任何一種生物都那麼公平，牠們懼怕，却並沒有示弱。

陰無晴出指如戟。

而這次他並沒有向高躍去，而是向下直竄。

就像游魚翻波。

他的食指與中指，已成利刃。

利刃指向六隻狗的咽喉，鬼魅般的游身，立時狗身後翻，猝然倒地。

陰無晴已竄至聚寶樓前面。

他已預備揩抹狗血的手帕，那六隻也沒有發出任何吠聲，咽喉處仍有血，汩汩而流。

陰無晴十分愉快，勝利的愉悅。

一切都在計算之內。

他並沒有立即進入聚寶樓，因爲他要把狗屍藏好，避免給人發現。

狗隻無疑是忠心，却欠缺了智慧。

蔣璽錯誤的估計，註定他要受到重大的損失。

直到如今，仍沒有人出現。

蔣璽實在太自信，不過，這樣的

平靜，這樣的順利，也許是個陷阱！

佛堂並沒有上鎖。

他輕輕推門而入，當中是一尊巨大的佛像。

單是這個金身的佛像，已是個無價寶。但是，這並不是陰無晴的目的物。

香煙縈繞，長明燈穩定地照着。

佛堂的兩側，都有旋梯，應是上去聚寶的地方。

陰無晴並沒有沿梯而上，他首先躍上橫樑。

這是他精明的地方，也是致命的地方。

聰明反被聰明誤？

橫樑之上，竟蜷伏着一條斑斕五彩小蛇。

是，只是一條小蛇。

在燈光之下，五彩繽紛的蛇身使人目爲之眩。

陰無晴經驗豐富，但從未想過，佛堂之內竟有這樣的防衛。

蔣璽自有他一番心思。

蛇舌正不斷的吞吐着。

他的皮膚立時起了疙瘩。

越是美麗的動物，越來劇毒，這點他是明白的，他想動，却不敢動。

因爲他的後面，又有斑斕色彩的蛇在閃動。

是另外一條小蛇。

蛇舌也是不斷的吞吐着。

陰無晴從來也沒有把這兩條蛇計算在自己計劃之內，不過，他躍上橫樑，却是蔣璽的計算之內。

他感到有被愚弄的感覺。

他憤怒，但怒火一亮即滅，而今他需要的並不是憤怒，而是鎮定。

他雙手已扣了一把毒針。

放暗器是陰無晴的看家本領，但他要對付的並不是人，而是多條劇毒無比的毒蛇。

他的出手一定要準確而迅速，稍一差池，只要被毒蛇牙齒碰着，那便是死無葬身之地！

毒針射出。

兩蛇頭也同時竄起。

陰無晴飛身向旋梯，兩蛇也同時竄向旋梯，他身仍未穩，蛇頭已到。

他的肌膚顫慄。

另一把毒針再射出。

在這間不容髮的片刻，兩蛇已墜下。

陰無晴暗呆着，然後深深地吸了口氣，看着那斑斕的蛇身，就像看着死亡在招手。

生死竟是一線之隔！

陰無晴喘息已定，沿着旋梯，上到二樓。

二樓的形勢又與地下的佛堂完全不同。

外圍是一條狹窄的走廊，並無窗戶，沿着走廊，都有油燈照明。

面對着旋梯是一度大門。

門是赤色，上面釘滿了金色的圓形金屬片。

一把巨大的金鎖鎖着。

這並不會難倒陰無晴，他從袋裏拿出了一條柔絲，這柔絲堅靭異常。

當柔絲插進鎖內，陰無晴側耳傾聽。

他把柔絲旋着，不一會，金鎖已開。

陰無晴候了一會，才推開一條門縫。再等一會，才閃身而進。

室內掛滿了畫軸。

四周的琉璃櫃中，擺滿了古玩。

陰無晴的目的物並不在此，他要找的東西應在第三層內，他進入第二層，是因爲進入第三層的通道，是在第二層之內。

這層完全沒有守衛。

琉璃櫃盡處是另一道門。

柔絲再弄，門也應聲而開。

第三層是個金庫，庫內金磚排列整齊，相信皇帝內庫，也不過是如此。

蔣璽富可敵國並不是謠言。

陰無晴的目的物也不在金磚銀磚。

說出來奇怪，他要的是三樣簡單的東西；第一，是一棵小白菜；第二，是一只紅辣椒；第三是一塊肥豬肉。

當然，並不是普通的東西。

那棵小白菜，是綠玉雕成，葉的部份是翠綠，但菜身却是白得通透，玉本身是奇妙的，而匠人的巧手更是奇妙，是天衣無縫的極品。

那隻紅辣椒，其實是紅瑪瑙，那紅瑪瑙並不是赤紅，而是好像晒乾的辣椒色澤，因而，雕成一只半乾的紅辣椒，就像一隻眞的半乾紅辣椒。

據說，看過的人，沒有一個不讚歎的。

最令人讚歎的，還是那塊肥豬肉。

那是一塊極爲罕見的啡色玉，玉分幾層，色澤各有不同，最外面的一層是深啡，就像豬肉皮，然後是一層白，一層瘦肉色，接着是一大塊白色。

你看過街市的「五花腩肉」嗎？

是完全一模一樣的五花腩肉，不過，那是一塊精琢而成的玉，罕見的啡色的玉。

沒有人可以說出這三件東西的價值。

蔣璽得到這三件寶物，也非易事，不過，保存這三件物品，更非易事。

不過，直到如今，並沒有人可以成功盜取。

很多人一早死在獒犬之下。

厲害一些的，更逃不過毒蛇那一關。

而陰無晴竟然可以逃過！

是成功的一半？

聚寶樓的第四層。

門是完全沒有上鎖，門一開，出乎意料的，竟是十分空洞。

當中只放了一個高身的木櫃。

木櫃高與人齊，當中鑲有琉璃，下面完全密封。

琉璃處竟有燈光，光是從櫃內射出。

陰無晴走近，燈光之處，琉璃片下，赫然是——

一棵小白菜。

一隻紅辣椒。

一塊肥豬肉。

驟眼看去，竟與普通的眞實的東西一樣。

當然並不一樣。

陰無晴看着，呆着，他不知呆了多久。

其實，這是做賊的最大禁忌，目的物已在目前，何必再看，拿到手上，要看多久也可以！

可是，三件寶物確有神奇的吸引力，連陰無晴這麼有經驗的盜賊，也要犯忌。

終於，他清醒過來，他舉起雙手。

他的手竟然是顫抖的。

琉璃片很易擊碎，但却會震倒三件寶物，於是，他決定從下面着手。

密封的地方，全是紫檀木，木質堅實，敲也敲不出半點聲響。

陰無晴摸索了一會，奪出一柄薄匕首。

木櫃的接口被匕首插入，匕首鋒利異常，再用力一拖，前面的木塊已被削下。

一陣悉索的聲音。

陰無晴躍開。

蠍子。赤紅、黯黑、斑斕的蠍子。

見血封喉的蠍子。

牠們都翹着尾巴，發出「嘶嘶」的聲音。隨着木塊墮下，牠們已散佈在陰無晴的前面。

他屏着氣息。

好厲害的蔣璽，一切都在計算之內！

陰無晴再退，一邊退一邊脫下外衣，然後，把外衣撒在蠍子之上，再用脚亂踏。

蠍子不斷從木櫃跌下。

他用外衣蓋着一邊，另一邊的蠍子已到。

蠍子像蝗蟲，差不多蓋滿整個地板。

只要被其中一隻螫着，那便完了。

那情形實在恐怖，陰無晴也殺不了這麼多，他一躍而上，上了高櫃櫃頂。

他喘息着。

蠍子已向上爬來。

他連汗衫也脫下，用來撥下那些可怕的蠍子。

他滿頭大汗的忙着。

一陣笑聲傳來，從天花板傳來——

接着，天花板處降下一個鐵籠似的東西，鐵籠兩邊，還站着兩個大漢。

大漢是碧眼曲髮，赤臉紫髭，肌肉賁起，他們身穿黃褐色的袈裟。

當那鐵籠落定，陰無晴看得清楚。

當中便是蔣璽，笑聲刺耳的蔣璽。

其中一個大漢，俯身放下一些藥末，喃喃的嘴唇噏動，不一會，那些蠍子便自動爬回木櫃。

蔣璽用鄙夷的目光看着陰無晴，然後笑道：「我以爲來了個甚麼毛賊！」

陰無晴從高櫃躍下。

蔣璽示意，兩個喇嘛僧已上。

他們並不是對付陰無晴，而是走近木櫃，一按一推，那木櫃便開了。

其中一個喇嘛把那個水晶箱子拿出來，三件寶物便在其內，恭敬的奉上蔣璽。

蔣璽看着，微笑道：「肥豬肉啊，肥豬肉啊，多少人都想咬一口！」

兩個喇嘛已撲上，他們寬闊的僧衣，激盪着空氣，虎虎作響。

陰無晴氣貫全身。

「三花聚頂」從右面的喇嘛發出。

「五氣朝元」從左面的喇嘛回應。

他們使出的是喇嘛的「大手印」。

陰無晴不知他們的功力如何，沒有硬接，只是迎着來勢，借力卸力。

兩個喇嘛當然不是普通角色，否則蔣璽也不會如此重用他們。

風聲驟增。

陰無晴的左右，本只有兩個喇嘛，但他們急劇的縱橫錯步，差不多滿室都是他們的身影。

而且身影越來越快，越來越多。

陰無晴不愧是個大行家，他在此急劇的衝刺中，反而顯得異常的鎮定。

他脚踏中宮，步法看似雜亂無章，却是九宮八卦的方位。一時之間，兩個喇嘛也奈何不了他！

蔣璽是個老奸巨猾，笑道：「鼠賊啊鼠賊，只要你叩頭認錯，我就讓你摸一摸這塊肥豬肉！」

完全不把陰無晴放在眼內。

陰無晴氣往上衝。

這一刻，他便連續中了兩掌。

「大手印」並非等閒的功夫，而兩個大喇嘛功力深厚，把「大手印」中的「劈」「砍」「擒」「拿」「震」「壓」更發揮得淋漓盡緻。

這兩掌使他雙臂麻木，他暴退七步。

大喇嘛當然沒有放過。

陰無晴明白，這樣再纏下去，自己不但不能脫身，反而是中了蔣璽的圈套。

而今蔣璽是隻貓，他不想立刻殺

死陰無晴，因爲他要好好的把這個大膽賊把玩一番。

就像一隻捉到老鼠的大貓，牠要把老鼠玩死玩殘，才會覺得過癮！

這是一種病態，一種虐人的病態！

陰無晴心念一動。

他已使出使人眼花撩亂的「錯脈幻指」。在罡風之下，他左右雙指左穿右插。

一時之間，喇嘛身形已慢下來。

陰無晴出指如戟，連發十八招。每招都罩向二人的要穴。

喇嘛連退。

陰無晴目的並不是他們身上的要穴，他的「錯脈幻指」是掩眼之法，在這良機，他已縱身。

他的身體一弓一彈，仿似一隻餓豹。

人已撲向鐵籠中的蔣璽。

這變化實在出人意料之外。

蔣璽是萬萬料不到的。他反應也快，立時便把寶物納入懷中。

陰無晴更快。

他手一出，那隻「紅辣椒」已在他的手中。

兩個喇嘛已返身，四掌同時挺出。

陰無晴旋身，便要返躍回高櫃之上。

他身在半空，完全沒有發力還擊的可能。

「啪撻」的一聲。

蔣璽感到一陣暈眩。

「紅辣椒」已一斷爲二！

陰無晴中了一掌，血氣翻湧，但人已躍上了高櫃，他喘息未定，已知道「紅辣椒」斷裂。

蔣璽定一定神，怒極而道：「殺！」

本來，陰無晴只想搶到一只寶物，用來威脅他們，可是，這一變化並非他估計之內。

鐵籠已動，慢慢的升上天花板處。

蔣璽的雙眼怒意迸射，連陰無晴這個劇盜也感到一陣心寒！

一個喇嘛躍上，「大手印」又出。另一個喇嘛却打開了下面的木櫃，蠍子又再四散。

鐵籠已漸近天花。

陰無晴知道這是唯一的，也是最後的機會。

他的「錯脈幻指」連出八招。

喇嘛閃身，陰無晴一個飛撲，已抓着鐵籠邊緣，另一個喇嘛也撲身上來，抓着鐵籠的另一端。

而今形勢更是險惡。

蔣璽在中間，陰無晴在左，喇嘛在右。他們都投鼠忌器，沒有動手。

鐵籠緩緩的上升。

下面的喇嘛叫囂着。

抓着鐵籠的喇嘛，摸摸身上，掏出一包藥粉，正要抛下，可惜，鐵籠已升盡，上了另一層樓。

下面傳來幾聲慘叫。

多可怕的蠍子！

陰無晴沒有時間抹去額上的冷汗，因爲這時的形勢又已大變。

觀音堂，聚寶樓頂層的觀音堂。

陰無晴害怕喇嘛的立時襲擊，已向有利的位置退開，而蔣璽的鐵籠也迅速後退。

蔣璽仍然怒極，坐在觀音堂的盡頭處。

他的身旁多了一人。

與他一模一樣的人，不過身材却小了一半。

「弼兒，你也來了！」

「我來看爹爹怎樣折磨這個毛賊！」

父子竟是同出一心——黑心！

而他們父子的身旁却多了五人。

蔣璽已吃過虧，那麼這五個人定然比那兩個喇嘛更爲厲害。

蔣璽憂愁地對兒子道：「紅辣椒已毀！」

蔣弼怒道：「待孩兒……」

「何必？」蔣璽身畔五人已動。

「要活的！」蔣弼厲聲道。

五人迫向陰無晴。

看他們的步履，額旁鼓漲的太陽穴，便可以肯定他們都是頂尖兒的高手。

兩個喇嘛，陰無晴已難於對付，何況是這五個人？

硬拚只會換來重傷。

被捉還要受蔣璽的酷刑。

他想到這裏，心已冷了半截。

那五人散開，排開了一個陣勢——「五斗魁星」。

陰無晴的心頭冷上加冷，因爲他早已聽聞，「五斗魁星」是個無敵的陣勢。

死在這陣內的黑白道中人，不計其數。

據說他們是拜把兄弟，生死同心。本來他們共有七人，本着北斗七星而練成了一個陣勢，不過，他們的兩個老大哥已逝去，五人再練，排成這五斗魁星，人手是少了，不過，陣勢並沒有弱下來。

陰無晴如今唯一的有利之處，是他們不會殺他，因爲蔣弼說過要活口。

五人又再迫近。

陰無晴心頭靈光一閃，心意已定。

他連使五招，向五個方位攻去。

——「日月逾邁」、「河清未極」、「王道一平」、「高衢騁力」、「匏公徒懸」——五招極快，却完全沒有使勁。

五人雖久經戰陣，但一接觸便是如此花巧招式，却從沒有見過，加上他五人又小看陰無晴，再加上他們要在主子面前顯一番功夫——

陰無晴使的既是虛招，目的只在搞亂他們的陣勢，這個目的已達，他

們已退。

第六招便出——

——「井渫莫食」

他已從陣勢之中走出，撲向蔣弼。

好一招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那個喇嘛已領教過陰無晴的古怪招式，已迴身維護少主人。

陰無晴知道，只有控制了蔣弼，自己才有生機。

「大幻指」——十足功力的大幻指。

這是存亡的一擊。

陰無晴的食指，竟然插入了那喇嘛的胸前「神封」大穴！

「神封」是人身要穴，用勁一戳，已可以使人受傷，何況是手指直插而入。

喇嘛狂叫一聲。

陰無晴縮手，閃身，橫越。

三個動作是一氣呵成，點着無痕。

他已扣着蔣弼的左腕「會宗」大穴，一個抽身，陰無晴已完全控制了蔣弼。

這次的叙述，費了很多筆墨，但陰無晴却在眨眼之間已完成。

陰無晴膽敢來蔣璽的聚寶樓挑戰，自然有一定的實力，「血達魔」的外號，並非徒負虛名。

他的狠、忍功夫，實在是到家。

如今唯一的是——滾！

逃出這天牢一般的聚寶樓！

陰無晴已回復了鎭靜。

他從懷中掏出那斷裂的「紅辣椒」，笑道：「少爺，給你！」

蔣弼被扣着，無言以對，接了過來。

陰無晴又再笑道：「我那一份呢？」

蔣璽一時之間，不知他指的是甚麼。

「小白菜，肥豬肉，我可以好好的咬一口！」陰無晴得意地笑了。

蔣璽心中一震。

陰無晴厲聲道：「拿來！」說話未完，他的手已經加了把勁，而蔣弼更是叫苦連天。

「小白菜」、「肥豬肉」是寶物，兒子也是寶貝！

蔣璽怒道：「你千萬別亂來！」

「拿來——」

五斗魁星慢慢的圍攏。

陰無晴環視，發出冷笑。

寶物重要，蔣家香燈更爲重要！

蔣璽不愧是個老奸巨猾的人，他乾笑一聲，道：「好，寶物歸你，還我兒子！」

「蔣老爺，這是英明果斷！」

蔣璽把懷中的水晶盒子拿出，放在旁邊的椅上。

陰無晴笑道：「蔣老爺，麻煩你親自送來！」

蔣璽無奈，「五斗魁星」更是無奈。

陰無晴一直用勁扣着蔣弼，只見他冷汗自額涔涔而下，臉色已轉爲蒼白。

陰無晴把水晶盒子放入懷內，道：「蔣老爺，麻煩你送我一程！」

他拉着蔣弼，朝着觀音堂的出口處。

蔣璽無言，跟在他的後面。

「五斗魁星」也跟在後面。

他們慢慢的從聚寶樓的後梯下去。

每處都佈滿了殺手。

每個角落都有連弩箭手枕伏着。

陰無晴心中暗嘆：「假若不是蔣弼在手，就算插上翅膀，也無法離去！」

他們終於離開了聚寶樓。

陰無晴道：「蔣老爺不用再相送，我與你寶貝兒子一起，千萬別派人來——兩個時辰之後，你寶貝兒子定然會安全回來！」

蔣璽有點着急，道：「老兄，你逃不了，放下寶物，也放走我的兒子，你還有一條生路！」

陰無晴當然不會聽這恐嚇。

但事實上，蔣璽的話並不是恐嚇，而是實情。

蔣璽富可敵國，他的財產換不回他的兒子，不過，他的財產一定可以結束陰無晴的生命。

可是，陰無晴如今唯一的渴望是逃命。

他扣着蔣弼，二人同乘着一匹駿馬，向城外飛奔了一整日，直至黃昏日落。

那至少有百里以上。

不過，他感覺到，這百里路程中，一直是有人跟踪監視，並不是一人，也不是一組人，而是一大隊人！這些人極有組織，分班、監視、換馬，都井然有序。

任是陰無晴這個老於江湖的劇盜，也無法擺脫。

他想把心一橫，殺了蔣弼。

可是，回心一想，有蔣弼在手中，他們只派人遙遙監視，假若沒有了蔣弼，眞不堪想像。

雙拳難敵四手，何況是不斷的增援。

蔣璽擅於駕御財產，更擅於駕御人，這是他成功之處，也是他富可敵國的因由。

這樣的追踪，一直僵持了五天。

陰無晴極爲疲累，這樣下去，自己只有累極而死，最要命的，還是身邊的蔣弼！

蔣弼是護身符，也是累贅！

放棄一切——包括蔣弼與身上兩件寶物，那才有一線生機。

這念頭一起，他便找機會。

機會終於來臨。

第五天黃昏，陰無晴來到一個山峽。

前面一條小徑，後面是幅員極大的叢林地帶，而且岔路極多。

過了山峽，他下了馬。

把寶物的水晶盒子繫在蔣弼的身上，然後，用力一拍馬屁，那馬向着深山小路狂奔。

而他已隱沒在叢林之內。

追踪的人立時分了兩隊，一隊是接回蔣弼，另一隊立即在叢林搜索。

並不是隨便的搜索，而是極有規模，有秩序的搜索，務要找出陰無晴為止。

搜索連續了半月。

他們用的方法是駭人的。

有時用刀斧手，披荊斬棘的開路；有時是用火攻，特別是一些山洞地洞；有時用陷阱。

陰無晴在這半月內，左閃右避，吃無好吃，睡無好睡，幸好他的逃生意志極强。

終於，那隊人馬收隊。

陰無晴再躱了兩天，才敢出來。

那時，他已不成人形，簡直是一隻野獸。

他走入了附近一個小城，剛鬆了一口氣，但逃亡的生涯又再開始。

無論他怎樣易容改扮，總有人發現他，並且用盡一切辦法去擒獲他。

有五次幾乎被擒，差不多有十次被亂刀砍死，其他危險的情形，無日無之！

陰無晴眞的後悔，這樣的日子，眞是生不如死！

他知道，蔣璽一定要得到他才甘心，假若一旦被擒，被蔣璽折磨那是不堪想像的。

於是，他想起「人間世」的江湖傳聞。

那是唯一的生路，假若他一定要活下去的話。

他知道他要付出很大的代價，但總比過着這種生不如死的生活好些。

「血達魔」陰無晴的故事也完了。

呼延岸望着陰無晴，兩人都有同病相憐的感覺。

那麼柳明珠的故事又如何？

脱胎換貌　重新做人

從天山一直南下，積雪已成厚冰。

柳明珠心情極佳，因為這次上天山，不負所望，竟然無意間覓得「冰蟾蜍」。

「冰蟾蜍」是高山雪地一種罕見的爬蟲，這種爬蟲生於低溫地帶，對於有毒的東西，反應特別快，當牠生存的時候，甚麼有毒的東西也不害怕，可以說是一種百毒不侵的昆蟲。

捕捉到「冰蟾蜍」之後，要在月夜雪地之下制煉，制煉成之後，那「冰蟾蜍」通體透明，既可用來試食物或其他物件有沒有被人下毒，又可以用來解毒。

假若食物被下了毒，把「冰蟾蜍」放近，晶瑩透明的身體立即變色，毒藥越是厲害，「冰蟾蜍」的身體越是變得深濃。

假如有人中了毒，「冰蟾蜍」也可以從人身上的鼻息或血液中吸除毒氣毒液，假若有人中了見血封喉的劇毒，用來煎藥服食，更可藥到毒除，不過，「冰蟾蜍」既是寶物，很少用來煎服。

其實，柳明珠這次上天山，是為了採摘天山雪蓮，她的收穫並不好，但捉到「冰蟾蜍」，却是喜出望外。

三天的脚程，柳明珠覺得非常疲累，雪一直沒有停過，不過，她熟悉附近環境，知道不遠之處，有一個上佳歇脚之地。

那是一塊雪地溫泉。

雪地竟有溫泉？

是的，上天的創造實在奇妙。

行了不久，她已感到一陣暖風撲面而來。

這溫泉並不大，只是一個小池塘，泉水自地下湧出，足可以弄熟一隻鷄蛋，不過，在雪地之上，混和雪水，却是最好沐浴的地方。

柳明珠已沒有沐浴個多月，看見輕烟嫋嫋的水面，當然立即便要浸在水裏。

這地方附近根本了無人煙，如今大雪紛飛，更不會有人來此。

柳明珠十分放心的浸在溫暖的泉水內。

泉水不但可以鬆弛神經，更可以舒筋活絡。

忽然，她聽見一下聲响。

柳明珠是個慣於行走江湖的獨行人，是何等警覺！

那是一顆小石子，墜在池水的聲音。

她想到那只「冰蟾蜍」！

她竟然不顧一切，一躍而起。

衣服與行囊仍在，她迅速地披衣。

果然有一個人，但只能看見他的背影——換句話說，他是背着泉水的。

柳明珠怒從心上起，喝道：「誰？」

那人並沒有回過頭來，囁嚅的聲音道：「姑娘，對不起，我路過此地，只想喝些……」

「你胆敢偸窺本姑娘……」

那人仍囁嚅地道：「不，我並無此意——」

柳明珠臉上一熱，因為他說並無此意，亦即表示看過，柳明珠有美夜叉之名，人既美艷，但也是夜叉心腸，是江湖上著名的女魔頭！

看過自己身體的人，豈可留在世上？

她已穿好衣裳，行囊中的「冰蟾蜍」仍在。她一躍而到了那人的前面。

柳明珠劍已穿心而出。

那人被她迅速的動作而嚇呆了。

不過，柳明珠看見那人，劍招便硬生生的收住——因為眼前這男子，實在俊秀！

只見他劍眉星目，面白無瑕。

驚恐的表情略帶憂鬱。

柳明珠呆住。

那人本是驚嚇的臉龐，很快便回復笑意。

笑就像春風，能綠遍江南岸，也能溫馴惡魔的心。

「姑娘息怒！」

柳明珠雖然收住了劍招，但仍然用劍指住他的胸膛，道：「你是誰？」

「在下令狐俊！」他拱手深深一揖，道：「姑娘高姓？」

柳明珠看着這令狐俊，他一舉一動，極其儒雅，怒意已全消，不過，她仍佯怒道：「本姑娘高姓大名，不用你理會！」

一時之間，她不知說些甚麼。

令狐俊的雙眼，精光之中滿是溫柔之意，柳明珠看着他，良久才發覺自己根本不應該望着他，忽然她想起「令狐」這二字，便問道：「你是令狐世家的人？」

令狐俊點頭。

令狐世家在這接近東北的地方，也頗有盛名，令狐世家世代研究醫藥，後來，更研習各家各派的功夫，因此，令狐世家既以藥物出名，功夫也自不弱。

令狐俊輕輕的撥開柳明珠的劍。

假若是一個普通人，膽敢用手撥開柳明珠的劍的話，那麼，他生多十隻手，也不夠她砍掉。

不過，柳明珠却慢慢的把劍放下。

令狐俊道：「是，在下是令狐世家的人！」

「令狐世家的主人令狐飛是——」

「敝主人令狐飛——在下是他世家主人一個小小的下屬！」

「如此冰天雪地，你往那裏？」

令狐俊聽她語氣，已全無怒意，他更表現得溫文爾雅地道：「在下是奉命往天山採藥，路經此地，本想——」

「想甚麼？」

令狐俊從懷中掏出幾個鷄蛋，道：「我知這裏有雪地溫泉，可以灼熱鷄蛋——你跟我來！」

柳明珠竟想也沒有想過，便跟他去。

令狐俊似乎對附近環境十分熟悉，轉過了這水池，走過兩塊大石之後，竟有一個更熱的泉眼。

他把鷄蛋放在泉水之上。

不一會，令狐俊把鷄蛋拿起，把蛋敲向地上，那鷄蛋竟然是熟了，他小心地把蛋殼剝下，然後，恭恭敬敬地把那熱騰騰的鷄蛋奉上柳明珠。

柳明珠接近，吃了一口，笑道：「果然好香！」

兩人便在泉眼附近對坐，吃着鷄蛋。

令狐俊道：「據說這泉水有豐富的藥物，用來浸熟鷄蛋，對女孩子特別有益！」

「有甚麼益處？」

「除了却病延年之外——不過，對你也許沒有多大用處！」

「為甚麼？」

「因為吃這種鷄蛋可以養顏駐顏！」

柳明珠一時之間，不明所以，問道：「為甚麼對我沒有用處？」

「因為姑娘——」他似乎不敢說下去。

「因為甚麼？」

「姑娘已經那麼美麗，根本不需用甚麼東西去養顏駐顏！」

多麼諂媚的一句話，可是，出自令狐俊的口中，却是充滿誠意。

愛美是人的天性，愛受人讚美也更是人的天性，當然，柳明珠也沒有例外。

一個經年在外，孤苦獨行的江湖人，尤是其一個女人，她幾曾聽過這麼讚美之詞？

柳明珠惡魔的心也要融化。

一陣大風吹來，飄來了一些雪花，面對着泉水湧上來的暖氣，仍然使人打個寒噤。

令狐俊站了起來，把披風脫下，然後，也不徵求柳明珠的同意，便把披風蓋在她的身上。

「姑娘，小心受寒！」

他的說話比披風更暖，比春風更令人沈醉。

不過，柳明珠並非初出道的小女子。

她忽然厲聲道：「小子，你有甚麼心意？」

「姑娘，在下並沒有甚麼心意，不過，這陣寒風夾着雪花，只怕姑娘受寒！」頓了一頓，自言語地道：「姑娘，在下告退！」

說罷，他望了柳明珠一眼，眼眸充滿了歉意。

「還你披風！」

令狐俊轉過來，道：「不用了，姑娘，路上小心！」說罷又是誠懇的望了一眼，轉身而去。

柳明珠呆着。

令狐俊的身影，慢慢地移動着。

柳明珠幾次想叫他回來，可是却提不起勇氣，也沒有一個藉口。

她忍不住在雪地上頓足。

令狐俊的身影快要消失。

忽然，令狐俊好像是倒下。

他故意倒下？還是受不了這風寒，這襲披風對一個在雪地行走的人是十分重要的！

柳明珠實在忍不住，向前奔去。

果然，令狐俊是倒在地上，臉色蒼白，就像雪花一般的蒼白。

「令狐俊，令狐俊！」

沒有反應，臉已略呈蒼白。

柳明珠立即把他抱起，她已完全忘記了自己，忘記了身份，也忘記了這只是一個初次相識的人。

附近並無遮蔽之所，唯有跑回雪地溫泉。

如果有人告訴你，赤髮女夜叉竟會抱着一個男人，在雪地上奔跑，你一定以爲他在說笑，因爲，這女魔頭一向比冰雪更爲寒冷。

不過，冰雪也有融化的日子。

人生有很多例外。

柳明珠一口氣奔回雪地溫泉，脫下披風，蓋在令狐俊的身上。

披風的暖意，泉水的暖意，加上柳明珠身上發出溫柔的暖意，令狐俊終於醒了。

「姑娘——在下——」

「你好好休息一下再說。」

令狐俊依言，閉目休息。

這樣，他們在這雪地溫泉度過了兩天。

糧食不成問題，他們身上都有乾糧，最重要的是這溫泉，有足夠暖意。

第三天一早，柳明珠睜開眼，却不見了令狐俊，只嗅到一陣肉香。

原來令狐俊身體已經復原，並在雪地上捉到一只野兎，趁柳明珠還未醒來，燒了火，把兎肉烤熟。

肉香使柳明珠更爲肚餓。

令狐俊已奉上一條兎腿。

柳明珠接過，却不見令狐俊去吃。

「爲甚麼你不吃？」

「因爲姑娘救了在下一命，我一定要做牛做馬報答姑娘再造之恩！」

柳明珠噗嗤的笑了起來。

令狐俊却嚴肅地道：「在下並不是開玩笑！」

「好，不過，我如今命令你吃——」

令狐俊立即聽命。

食物令人精神一振，而令狐俊溫婉的說話，也使柳明珠十分開心。

「你還不知我的名字？」

令狐俊搖了搖頭，道：「姑娘不讓在下知道，在下便不想知道！」

「假若我要告訴你？」

「那在下便洗耳恭聽——不過，可讓在下先猜一猜，看看可否？」

「名字也可猜？」

「可以——姑娘天生一把赤色秀髮，在江湖上行走，赤髮這二字是少不了！」

柳明珠沒有說話。

「江湖上赤髮的姑娘不多——水滸傳中有個赤髮劉唐，是你的上祖？」

柳明珠微笑着。

令狐俊實在懂得逗人開心，他續道：「我很少在江湖上行走，只聽過赤髮狂徒！赤髮醉道人……這些都是江湖惡魔，又是男的，自然不是姑娘！」

他想了一想，似乎是在自言自語地道：「這麼美麗的姑娘，又是菩薩心腸，自然是赤髮菩薩！」

有誰不喜歡讚美？

令狐俊這種不着邊際，了無痕跡的讚美，更令柳明珠心甜！

柳明珠笑道：「我沒有菩薩那麼好心腸！」

令狐俊道：「那麼你是赤髮觀音！」

柳明珠仍笑道：「我不是觀音，是個夜叉！」

「就算是夜叉，也是個美夜叉——」

「嗯？」

「姑娘就是赤髮美觀音柳明珠？」

柳明珠知道，他明知自己叫赤髮美夜叉，仍要改口叫自己赤髮美觀音，如何不開心？

「我只是女夜叉，惡魔頭！」

「那些人定是瞎眼的！」

× × ×

自此之後，兩人感情大爲增進。

令狐俊改變了上天山的決定，一直陪柳明珠南下，而柳明珠身無羈絆，漫無目的的走着。

在途中，令狐俊不斷的讚美、呵護、遷就、加上他又折花相贈，噓寒問暖，柳明珠如何不能心折？

只是半個月，令狐俊已成爲柳明珠心目中的意中人——人既俊美，又是心事如塵，結果，他們便私自的成爲了夫婦，他們都是江湖兒女，柳明珠也不介意任何儀式。

令狐俊提議找個偏僻的地方，結個草廬，要過只羨鴛鴦不羨仙的生活。

柳明珠當然同意。

這時，盲目的情感已掩蓋了一切。

當她最開心的時刻，也是美夢粉碎的日子。

那天，令狐俊似乎有點心神不屬，午間，他們在一間小飯店用膳的時候，柳明珠已發覺有幾個年輕的女子，似乎在監視他們。

柳明珠也不在意，因爲令狐俊的俊秀外貌，常常也吸引了無數姑娘的目光。

當他們進入山間，那幾個年輕女子也遙遙跟着。

柳明珠正想問令狐俊是否認識那幾個女子，小徑之上，已出現一個全身白衣的女子。

令狐俊想掉頭便走。

後面已有了那幾個年輕的女子攔着。

令狐俊臉色變蒼白。

那白衣女子喝道：「潘俊！」

令狐俊奇怪，道：「姑娘可是認錯了人？」

「認錯人？潘俊化了灰，我也認得他！」

柳明珠看看令狐俊，道：「相公，你可認得這位姑娘？她叫你潘俊？」

令狐俊並沒有答話，臉色更蒼

白。

「你叫他相公？潘俊，你死性不改，又騙了一個好好的女孩子？」

柳明珠聽了，突然感到一陣暈眩。

令狐俊轉身想逃，那後面幾個年輕的女子，已提劍與他打鬥起來。

白衣女子也蓄勢已待。

柳明珠道：「姑娘，也許你認錯了人！他叫令狐俊，並非潘俊！」

「令狐俊？他倒沒有忘本，他是入贅我令狐世家的潘俊，我是他的原配夫人令狐珮！」

「不——」柳明珠劍已出鞘。

令狐珮從背後抽出一支黝黑的木笛。

柳明珠回首，問道：「令狐俊，這是你的夫人？」

令狐俊招架着那七個年輕女子，並無回答。

「你不用再問，他連姓名也欺騙你了，這禽獸——」

「不——他不是，他告訴我從未成婚，我才是他的原配夫人！」柳明珠嘶叫着。

令狐珮怒道：「難道是我搶了你的丈夫！」

「我不理會這麼多——誰人動他一根毛髮，我便要殺了誰！」柳明珠的女夜叉本色顯現着。

「我也正如此說！」令狐珮柳眉倒豎。

她的木笛已向令狐俊胸前七大穴點去。

柳明珠橫劍一揮，反刺令狐珮。

鬥了卅多招，令狐珮顯然已處下風，柳明珠瘋狂的劍法，有如雨下。

令狐世家一向並不以功夫武藝名重天下，而是以毒——令狐珮突然一個晃身。

然後，撮唇吹木笛。

尖音刺耳。

柳明珠再刺一劍，已嗅到一股甜美的氣息。

越是甜美的毒氣，越是厲害。

而那邊，令狐俊——不，潘俊已被那七個年輕的女子擒下。

「退！」令狐珮喝令。

柳明珠脚步搖晃，便要倒下，她是老江湖，已知自己中了毒氣，她立時抽出「冰蟾蜍」，放在鼻下。

差不多透 明的「冰蟾蜍」，轉眼已成赤色。

柳明珠立時找了個隱蔽的地方，運氣調息。

可是，她那裏能夠安靜下來？

心中是波濤起伏，想起令狐俊，不，那潘俊的面貌，俊美的背面竟比惡魔還要醜陋！

柳明珠的心傷透了。

幾次，她的心脈錯亂，幸好「冰蟾蜍」的效力宏大，把她的呼吸調正。

她感到全身虛脫，幸好幾顆「天山雪蓮」救回了她的性命。

她想過自殺。

令狐珮說得對，他連姓名也欺騙自己，怎麼說也不是個好人！

他是個惡魔，是個好色之徒！

自己這樣自殺死了，豈不是便宜了他？

這個念頭使柳明珠重新再燃起生命之火，她與潘俊之間這筆帳，一定要算清楚。

可是，她的心底，仍然渴望潘俊是個好人，她仍眷戀着那雖短而美好的日子。

過了兩天，她的美夢又再一次粉碎。

令狐珮持着木笛，又再在她面前出現，而那潘俊，竟然是貼貼服服的跟在她的背後。

柳明珠一見了他們，便氣往心攻。

令狐珮木笛急攻，而那可惡的潘俊，竟也加入了戰圈，柳明珠幾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這人不但欺騙了自己，反而與他的妻子來殺自己！這豈是人的所爲？

柳明珠知道，美夢已完全破碎。

這時，她反而氣定神閒，她的劍招一式狠過一式，令狐珮並不是她的敵手，不過，加上那潘俊，他使的一對金鈎，倒可以匹敵。

令狐珮的七個手下，已加入了戰圈。

有道是雙拳難敵四手。

柳明珠漸漸露出破綻。

令狐珮得意地笑道：「女夜叉，你誘騙了我相公，如今我要討個公道！」

「誰誘騙你相公？」柳明珠氣往上衝。

「只要你放下『冰蟾蜍』與『天山雪蓮』，我便饒你一命！」

柳明珠怒火更熾。

想不到這潘俊，用他甜言蜜語，把是非黑白顚倒，更是覬覦她身上的寶物！

她連刺潘俊七劍。

潘俊幾乎倒下，但七個女子補上。

柳明珠本身已是惡魔，可是，她從未想過，世間上竟有比自己更壞的心腸！

令狐珮已退出了戰圈。

柳明珠也警惕着。

令狐珮已撮唇吹木笛。

笛聲更是尖銳刺耳。

潘俊虛晃雙鈎退下，七個女子也退下。

柳明珠連忙閉着氣息。

不過，毒氣實在厲害，她只走開了五步，雙脚便已乏力，不由自主的倒下。

幸好，她閉氣快，吸入的毒氣並不多，她雖倒下，但思想仍是清晰。

只見潘俊走了上來，一手便拿走了她的行囊。

柳明珠大急，可是，她無法呼喚

，也無法起來，到此，她才完全明白，潘俊實在是想要她身上的寶物，欺騙她的感情與肉體，只不過是詭計而已！

這個打擊實在太大。

她這時昏倒過去。

令狐珮相信自己的毒氣有效，並沒有上前刺殺她，而柳明珠身懷「冰蟾蜍」多時，也竟有抗毒的能力。

她昏去只是因爲潘俊的無良與殘酷，並不是因爲令狐珮的毒氣。

五日之後，她又與令狐珮和潘俊相遇。

令狐珮十分詫異，却沒有和柳明珠交手，一眨眼間便失了所踪。

自那天開始，却是柳明珠另一個噩夢的開始。

令狐珮可能受潘俊的言語所擺佈，也爲了要安心的奪得「冰蟾蜍」，於是，她決定用毒來殺死柳明珠。

令狐珮並沒有出現。

她只在各處下毒，包括她的食物，飲水。

柳明珠中了幾次毒，幸好她的內力不錯，把毒氣止住，再用內力把毒氣迫出體外。

不過，她却要日日提心吊膽。

潘俊是個工於心計的人，與柳明珠相處一段時間，早已洞悉她的生活習慣。

柳明珠簡直防不勝防。

她本是要找二人報仇，如今却反而要處處趨避，身上又沒有了「冰蟾蜍」，不知甚麼東西有毒，更不知甚麼東西無毒，眞是寢食不安！

幾次的有毒食物，害不死柳明珠，却害死了幾個乞丐，也害死了一些貪吃的孩子。

柳明珠爲了逃避二人，反過來變成自己逃亡！

令狐珮與潘俊並沒有放鬆，也難得他們有這麼好的耐性，一直追踪下毒達幾個月之久！

柳明珠變得走投無路。

於是，似乎在神推鬼使之下，來到了這個石室，也迷失於這個迷宮之中。

×　×　×

篝火已滅。

呼延岸道：「人心不同，各如其面！」

陰無晴也嘆了口氣，道：「人生便是這樣。」

柳明珠似乎仍是眼眶帶淚。

呼延岸道：「咱們都是同病相憐的人，以咱們三人之力，定然可以闖出迷宮，找到『人間世』，那時，咱們便可洩一口怨氣！」

翌日，他們一起走了一遍這個迷宮。

陰無晴是個心思縝密的人，他走過每一處，都立下了記號，可是，一日將盡，仍回到原來起步之處。

過了五日，仍無突破。

不過，陰無晴已找到了一些訣竅。

陰無晴道：「這樣走下去，永無結果，不過，假如我們能打破一些較爲薄弱的洞壁，也許有生機！」

於是，他們不再在迷宮的路徑下功夫，而在迷宮的牆壁上功夫。

每發現一處薄壁，呼延岸便負責用掌力擊破。

兩天過後，仍無進展，不過，在震破一處石壁之後，却發現一條似乎是人造的小河。

小河竟是向上流的。

人望高處，水往低流，這是千古不易的定理！

他們追踪着一些巨大的水管，終於來到一處，水又再往低流，而且水力龐大。

把水慢慢引高，然後利用水力下墮的強勢，作爲灌溉也好，發動其他簡單機括也好，實在聰明。

過了兩個山洞，他們又遇到了盡頭之處。

呼延岸與陰無晴合二人之力，破開了石壁。

石壁一破，水聲隆隆。

外間竟是一個瀑布，瀑布之下，竟然是一個鳥語花香的世界。

人間世？

沒有人知道。

×　×　×

人間多麼美好！

三人沿着瀑布，飛身而下。

他們剛着地上，已有一羣麋鹿奔跑過來，牠們完全不害怕陌生人。

到處是綠草如茵，繁花似錦。

大瀑布之下，有無數泉水，水氣氤氳，使人感到極端愉悅。

那邊果樹，上有纍纍欲墜的果子，香氣四溢，使人垂涎欲滴。

柳明珠首先走了過去，抓了一大把不知名的鮮紅果子，往嘴裏送。

陰無晴道：「柳姑娘，不知這附近的花木果樹，是否有人栽種！咱們先看看形勢……」

呼延岸接口道：「假若這裏是『人間世』咱們也應先拜見主人，才再作打算！」

柳明珠仍然吃了一口果子，才跟着他們去。

離開大瀑布不遠之處，有很多通幽小徑，小徑兩旁，都栽有一些青綠灌木。

接着是一個古木參天的樹林。

樹林內全是古柏勁松。入了樹林，又是另一番景緻，他們聽不到水泉之聲，却聽到松濤柏嘯，鳥聲啾啾，不絕於耳。

陽光從樹間射下，一支一支的光柱，蒸發着林間水氣，一遍迷朦瀰漫，幻影重重。

出了樹林，却是一大片谷地。

谷中有一座六角形的樓宇，看來既不似亭，也不似塔，外表却極是華

麗，雕樑畫棟，氣派莊嚴。

他們慢慢的走近這瓊樓。

只見大門之處，懸有橫匾。

上面寫着兩個大字。

「人間」。

三人互望一眼，齊齊拱手，朗聲道：「晚輩誤闖禁地，拜見前輩高人！」

他們的聲音在谷中迴响。

半晌，大門開了，走出一男一女。

男的面如冠玉，女的貌美如花，看來眞像一對金童玉女，可是，兩人却是啞巴。

他們「咿呀」連聲，示意他們入內。

走過一條短廊，前面是一個大廳，而那兩個帶路的童男童女，已不知所蹤。

大廳佈置也極是華麗，到處懸着眞絲帳幔。

最奇怪的是，這明明是個大廳，却擺了一張大床，這大床是名副其實的大床。

足有九尺長五尺闊。

四邊都掛了帳幔，看不見裏面是否有人。

床前不遠處，有三張矮几，几上已放有三盞香茶，茶杯仍溢着輕煙，定是放置不久。

「來到人間，何必客氣！」

聲音來自床內。

是個男人的聲音，聲線柔和，十分儒雅。

「請坐！」

三人拱手道：「告坐！」

「請茶！」

三人呷了一口茶，茶的味道甘香。

「三位有緣，來到人間，一切都是陌生，心中當然有無數疑團，請盡量發問——」

呼延岸首先問道：「這是『人間』？咱們找的是『人間世』，難道找錯了地方？」

「不——人們都叫這地方『人間世』，其實，正確的叫法，應該是『人間世外』！」

「人間世外是甚麼意思？」柳明珠問。

「二位入來之時，已看過那牌匾，上書『人間』，這地方自然便是『人間』！」

陰無晴問：「那麼『世外』應該是另一處地方？」

「對——你們都聽聞過江湖傳聞的『人間世』？」

他們都點首不語。

帳幔內的人似乎對三人的動作，看得十分清楚。

「『人間世』是個給那些走投無路的人投靠的，三位既是走投無路，你們選對了地方！」

帳內人又道：「人間多險惡——你們來時，身負無數煩憂，因此，你們仍在人間之處，不過，假若你們誠意投誠，我自會帶你到『世外』，那時，你們將以一個新面目，重投江湖！」

「沒有人會認識我？」

「面目全新！」

「沒有人再知我的過去？」

「一筆抹煞！」

陰無晴有點興奮，問道：「用甚麼辦法？」

「自然有絕佳上乘之法！」

柳明珠道：「什麼代價？」

「好問題——不過，在決定投靠之前，我不會回答，不過，以你們的身手、頭腦，你們對付出的代價是綽綽有餘，不用掛慮！」

「假若咱們有了新面目，却又逃出『人間世外』，那又如何？」呼延岸問。

「好問題，也是好坦白——我不用答覆這問題，因爲我一向不喜歡用言語或任何方式嚇人，我喜歡事實，使人心悅誠服的事實來表明一切！」

帳內人緘口，似乎是看他們的反應。

三人並沒有答話。

「請看看你們几下，左右各有一卷宗！請先把左面的卷宗拿出來細讀！」

三人依言，把卷宗攤開細閱。

三人的臉，由白轉紅，再由紅轉蒼白。

當他們閱讀完畢，額角已滿是汗水。

帳內傳出輕輕的笑聲，頓了一頓，才道：「我已經回答你們剛才的答題！」

三人你眼望我眼，不知說些甚麼才好。

原來這卷宗之內，詳細的記錄了每人的身世，出身，武功，並且把他們的身形外貌，用丹青妙筆繪了出來。

最令他們口呆目瞪的，是他們前來投靠「人間世」之前的一段經歷，歷歷如繪的記載在卷宗之上。

記載極爲詳盡，就好像目睹一切。

三人俱是武功不弱，心狠手辣的魔頭，行事也不依常規，性情飄忽無定，有時連他們自己也不知道下一步會做些甚麼——可是，記載之人，却甚至連他們的心境，也可以用文字描繪出來。

這人一定是長時間監視着他們。

而他們竟然是懵然不知！

假若這人要取他們性命，那簡直是易如反掌，簡直比揑死一隻螞蟻還更容易！

這怪不得他們冷汗涔涔。

這也怪不得帳內人說已回答了他們的問題！

在他們還沒有投靠「人間世」之前，對他們的一舉一動，已瞭如指掌，假若他們投靠了「人間世」，有更多實質的把柄在他們的手上，想背叛？

那簡直是神話。

三個魔頭俱是聰明人，他們已感到那陣寒意。

那寒意來自每一個人的心底。

帳內人極其明白他們的心意，仍是柔聲道：「退縮？那當然可以！」良久，聲音又起：「重入江湖，再過那食不知味，寢不安枕的生活？」

他們臉色又變。

那種生活，比死還更可怕！

「從『人間』到『世外』，你們便是一個新人，沒有人認得你，沒有人知道你的過去！以你們的身手、頭腦，再入江湖，你可以選擇做一個仁心大俠，也可以再做一個孽障魔頭，隨君心意！」

人生也可以重頭再來一次？

那實在是一個巨大的誘惑！

何況如今退縮，外面也是走投無路。

他們都意動。

一切都是在帳中人的預料之下。

帳中人忽然輕聲道：「人間何世，世外忘情！」

柳明珠首先道：「假若——」

「不用假若，只要你們翻開幾下右面的另外一份卷宗，我便算你們正式投靠了『人間世』！」

三人相互望了一眼。

呼延岸把卷宗擱在几上。

陰無晴似仍有點猶豫不定。

柳明珠一咬銀牙，便拿出了卷宗。

陰無晴深深地吸了一口氣，把卷宗拿出。

「好了——一切便這樣決定！」

他們慢慢把卷宗攤開。

帳中人道：「卷宗上的第一頁，是你們的面貌——是將來重投江湖的面貌！」

果然，每個人的卷宗第一頁，都有一張半透明的紙張，紙上繪有一個全身人像。

透明紙下，又有另一個人像。

他們揭起了透明紙。

下面那紙上的人像，正是他們現在的外貌，把透明紙覆上，這個人像的身材，高矮與下面的人像一模一樣，不過，面貌却是完全不同！

他們不斷把兩幅人像比較。

帳內人道：「三位，這卷宗內有極詳盡的描繪，你們到這裏之前，在迷宮內飽受折磨，身心疲乏，而這卷宗需要用心細讀，因此，你們先行休息，沐浴更衣，然後，明日再到此處再行討論！」

三人當然沒有異議。

不知何時，那兩個啞巴的金童玉女已站在兩旁。

男的帶了呼延岸與陰無晴過了偏廳，經過一條橫廊，來到一處樓房。

兩人各有一個巨大寢室，設備應有盡有。

柳明珠由女的帶去，也是經過一條橫廊，來到一處十分美麗的綉閣。

沐浴更衣之後，豐富的菜餚已端上。

看來，屋內的傭僕都是啞巴，他們無法在他們身上問得一字一句。

入夜，他們挑燈細讀卷宗，直到天快要亮，他們才就寢，起來之時，已是午後。

吃過午膳，他們又齊集那大廳之內。

廳內仍是那張大床，滿掛帳幔，下首也是三張矮几，几上也有香茶。

「各位都仔細研究過自己的卷宗？」

三人點頭。

帳內人又道：「此時此刻，你仍在『人間』！當你們從『世外』出來之後，你們將是一個新人——你們也會不認識對方，因此，在改容易貌之前，先介紹一下自己！」

呼延岸道：「我會變成一個大俠！」

兩人望着呼延岸如今的模樣，似乎不能想像出他怎會變成一個大俠！

呼延岸續道：「我會變得矮一點，身材也較為瘦削，而我的臉孔也十分英俊！」說到這裏，他自己也笑了起來，因為目前來說，他根本談不上英俊二字！

帳中人道：「你還有甚麼要求？」

呼延岸搖首，他望着陰無晴。

陰無晴道：「我也會變成一個儒俠！」

柳明珠忍不住問：「甚麼儒俠？」

陰無晴道：「儒者即讀書人——我會變成一個書生，我的面目將會十分端正，一臉正氣！」

呼延岸與柳明珠也忍不住的笑了起來！

這也難怪，陰無晴人如其名，陰晴無定，怎麼也想像不到，他會有一臉正氣！

接着，自然是柳明珠。

「我的頭髮會完全變成黑色！」

赤髮本是柳明珠的標記，沒有了這明顯的標記，江湖人自然比較難認得她。

柳明珠對自己的紅髮改為黑髮，似乎十分高興，但接下的却並不開心。

「我的容貌將會變得厲害——變成一個男子，我的臉頰將會擴闊，眉毛變粗，口唇也會變厚，而且，我會以男裝出現！」

帳中人接口道：「柳姑娘，你不用擔心——當任務完成，你仍會回復女兒之身！至於面貌，你本有美麗的輪廓，仍會是一個美麗的姑娘！」

柳明珠聽了，似乎是鬆了一口氣。

帳中人沉默了一回，才問：「還有甚麼疑問？」

呼延岸問道：「咱們改容易貌需要多少時間？」

三魔由啞童帶路去見忘情道長。

「大約一月！」

柳明珠問：「是否痛苦？」

「不會，卧在床上却是少不免！」

陰無晴問：「影响咱們武功嗎？」

「當然不會，不過，為了完全避過你們仇人的追殺，也配合你們的外貌，你們不再用以往慣用的武器，你們三人全改用劍！」

呼延岸道：「我慣於用掌——」

帳中人道：「當然，你們擅長的武功仍然是重要的，不過，至少你們都要佩劍出現！還有，你們復原之後，我將會給你們一套劍譜，這劍譜配合你們本來擅長的武功，那時，你們的武功精進，到達另一境界！」

陰無晴道：「咱們的任務是——」

帳中人道：「這暫時仍是秘密！」

這時，那啞巴的金童玉女又再出現。

帳中人道：「如今我們便從人間出發，去世外——你們從世外回來的時候，便是一個新人！」

金童玉女先把大廳的巨大偏門打開，然後一前一後的把大床推出。

三人也站了起來，隨着大床前行。

這仍是人間？

世外是個怎樣的地方？

呼延岸慢下了脚步，陰無晴與柳明珠也會意，故意落後在大床後面。

呼延岸道：「他對咱們瞭如指掌！」

陰無晴道：「其實，咱們投靠『人間世』，也是他刻意安排！」

柳明珠道：「是的，假如不是他的安排，咱們也不會來到這地方！」

呼延岸道：「我有點害怕——」

柳明珠道：「難道你要改變主意？」

陰無晴道：「太遲了！」

呼延岸道：「既來之，則安之！」

× × ×

他們出了「人間」的宅院，不一會便到了一處斜坡，斜坡上，建了一列單層的樓房。

樓房並不華麗，但形狀不一，看來是各有各的用途。

入口之處，書着「世外」二字。

大床停了。

帳內人道：「這是『世外』，各位請——」

三人入了月牙門，是一個小花園。

兩個小道迎了出來，他們看來也是啞巴，指指點點的，已帶了他們三人來到一間精舍。

精舍之內，坐着五個道士打扮的人。

為首是一個老道人，鬚髮皆白。

另外四人，却是女的，也是身穿道袍，不過，她們年齡並不太大，面目姣好。

老道道：「歡迎三位檀樾！」

兩個小道童已為他們擺上了蒲團

，三人坐下。

柳明珠道：「道長——」

老道撫鬚笑道：「我叫忘情，這是我的四個女弟子，不生、不滅、不垢、不淨。」

衆人互相點頭招呼。

忘情又道：「主人已向各位解釋一切？」

呼延岸道：「道長，咱們的易容，有沒有痛苦？」

忘情道：「易容？貧道並不是替三位易容！江湖上易容之法極多，有用人皮面具，有用頭髮衣飾，不過，他們只能掩飾一時！」

陰無晴道：「咱們可以掩飾一世？」

忘情道：「咱們不是掩飾，而是徹底的改變！假若只是掩飾一時，這地方如何能稱爲『世外』！」

柳明珠問道：「『世外』是甚麼意思？」

忘情道：「『外世』是神仙境地！你們進入了神仙境地，要變甚麼便變甚麼！」

「怎樣變？」

無情道：「讓我解釋清楚，將來你們也較爲容易接受自己！江湖間的易容，只不過是利用一些精巧的工具，加上當時的環境，再配上易容者的武功，可以騙人一時，而咱們的『世外忘情』法，是給你們一個新面孔，而這個新面孔，永不改變！」

呼延岸道：「道長，你仍未回答我的問題，當你施行『世外忘情』法，咱們痛苦嗎？」

忘情突然飛身躍起，向呼延岸疾射而來。

呼延岸本能的護着自己。

可是，忘情身手極快，已把呼延岸身上幾個要穴封了，並回身端坐在蒲團之上。

忘情微笑着，道：「檀樾，我已回答你的問題！」

呼延岸也只是微笑。

忘情道：「當我施行『世外忘情』法，你並不會感到痛苦，不過，你的頭腦清醒，知道一切！」

呼延岸心中極急，因爲忘情點了他的幾個要穴，以自己的武功內力，竟全不能化解衝開。

忘情道：「不生，你去把金針拔出！」

原來忘情並不是用指點穴，而是用暗器的手法，把金針射入了呼延岸的要穴。

這金針射穴的手法，並沒有帶來甚麼痛苦的感覺，却使人身體不動，意識却是清醒。

忘情的武功、暗器，已達爐火純青，着地無痕的境地，是人間世外的武功？

忘情道：「三位不用擔心，你看老道這雙手，細緻而又穩定，一定可以符合人間世主人的要求！」

三人無言。

四位女弟子已站了起來。

忘情道：「檀樾請！」

他們隨着忘情道長，由四位女弟子帶領着，進入了一個地窖。

地窖內照明設備極佳。

他們來到了一列大鏡之前。

忘情道：「你們好好看一下自己，因爲你們再從這裏出去的時候，將完全不是這樣子！」

呼延岸看着鏡子，撫着下頷的濃密鬍鬚。

陰無晴也看着鏡子，看着額上的皺紋，自言自語地道：「沒有了這些皺紋便好了！」

柳明珠是個女兒家，在鏡前更端詳很久，她的內心十分矛盾，沒有了赤髮，變成男兒漢，自己的模樣將會是怎樣？她實在想像不到！

忘情道：「向你自己的容貌告辭吧！」

隨着忘情，他們來到了一間密室。

室內寒氣迫人。

四位女弟子已預備了三張床。

忘情坐在一處高高的蒲團，朗聲道：「看着我！」

三人不自覺地看着忘情。

忘情的眼，好像發出電光一般，他沒有說話，但他的目光便是命令。

他們三人已完全被控制着。

他們躺下。

忘情道：「刺針！」

三位女弟子用金針，刺在他們的前額上。

他們立時全身無力，但頭腦仍是清晰的，當那三個女弟子再刺一針在耳背上，他們連聲音也聽不見。

「世外忘情」法在密室中施行。

四位女弟子，加上忘情，依着每人的卷宗，把他們徹底的改變了。

不但是面目的改變，身材也有改變，甚至連雙手，皮膚亦有重大的改變。

「世外忘情」法施行了三天三夜。

第四天，他們已完全昏迷，並全身紮上布帶，分別的睡在一間房內。

忘情與女弟子也感到非常疲倦，他們也分別的休息了一整天。

第五天。

呼延岸首先醒來。

他感到全身緊綳着，一片漆黑，完全看不見東西，他立時驚呼起來。

不生、不滅已站在他的床前。

「檀樾，不用驚怕，你慢慢的坐起來。」兩人扶着他，半躺半坐。

不生道：「檀樾不要動，我爲你解開臉上綳布——」

呼延岸有些緊張。

不滅道：「你會感到有點痕癢，小小刺痛，不過，一會便沒有的了……」

不生慢慢地解開綳布。

呼延岸果然先感到有點痕癢，然後是小小的刺痛。

接着，他感到一陣光芒。

他睜開了眼睛。

只見面前有兩個人影。

不生道：「好，好，好極了！」

不滅道：「師傅的手法又進了一大步！」

呼延岸已可以看清楚不生、不滅。

不生道：「檀樾，你的臉孔已完全沒有問題，那麼，你的手脚，身體更無大礙！」

不滅道：「不過，你自己解開其他綳布，換上衣服，再休息一下！」

說完之後，兩個女道士離去。

呼延岸輕撫着自己的臉孔——頷下已完全沒有了鬍子，而且臉頰十分光滑。

他渴望着看看自己的模樣，可惜室內却完全沒有鏡子，他慢慢地站了起來，把身上其餘的綳布解開。

他可以看見自己的雙手。

是一雙十分完美的手，皮膚細緻光滑，他眞不敢相信，自己竟然有這麼完美的一雙手！

再看看其他部份，他也不敢相信，因爲呼延岸年紀也不小了，皮膚開始鬆弛，但如今身上的皮膚，却是緊綳着的，富有彈性的。

他撫摸着雙手，身心無比的舒暢，不自覺的把自己成名的「無炁掌」舞了一遍。

「好極，好極！」是忘情道長的聲音。

呼延岸看看自己，原來是赤裸着的！他急忙穿上了床邊的一套預備好的衣服。

忘情已跨門而進。

他望着呼延岸，就好像看着一件藝術品似的。

「好，比我預料中更好！」

一時之間，呼延岸無從答話。

「你的外貌完全改變了，不過，你的武功仍然一樣，而且關節更有力度！」

呼延岸撫摸着自己的臉。

忘情道：「啊！你還沒有看過自己的臉！」

這時，有個小道童拿了一盤水進來，讓呼延岸梳洗用的。

呼延岸立即看着水盤。

他呆着，擧頭再看忘情。

忘情笑道：「這是你的新面孔！」

呼延岸又再低頭細看，自言自語的說：「我……我竟會變成這麼……這麼好看！」

忘情道：「滿意嗎？」

「滿意！滿意極了！」

忘情道：「既然如此，你快梳洗，讓咱們一起去看看你的同伴！」

呼延岸梳洗之後，隨着忘情出了房間。

大廳上站着一人。

那人穿了一套書生模樣的衣飾，手中拿着一柄摺扇，正踱着方步。

他看見呼延岸，便問：「你是——」

「我是呼延岸！」

「甚麼？你是呼延岸？『喪門神炁』呼延岸？」

呼延岸點點了頭。

那人狂笑了一會，才道：「你變成這個模樣？」

呼延岸道：「難道你是——」

「對，在下是『血達魔』陰無晴！」

呼延岸驚道：「你也變成這個模樣？」

「不好看嗎？」

「好，好極了！不過，我仍有點不相信。」

忘情笑道：「他的確是陰無晴，你也是呼延岸！」

兩人大笑起來。

忽然，兩人止住笑聲，異口同聲地道：「她——」

忘情道：「柳明珠？」

「我在這裏！」

他們立刻回過頭來。

「你是柳明珠？」

那嬌媚的女子點點頭，儀態萬千的走近。

高捲的雙髻，殷紅的臉頰，完全不是柳明珠原來的模樣。

最令他們觸目的，是完全沒有了赤髮。

陰無晴最爲心思細密，奇怪道：「我聽你說過，你要改成男裝的！」

柳明珠道：「改成男裝？當然可以！不過，我仍是喜歡我的女裝！」

忘情道：「起初人間世主人以爲我只能改造男人，但我的技術已大有進步，可以把女人改得更嬌美，因此，人間世主人改變了主意，讓她做回女的！」

三人又互相看了一會。

忘情問：「你們準備好了？」

四個女弟子亦已出現。

他們一齊走到進口的地方。

那一列巨大的鏡子已在前面，他們急忙的跑過去。

三人不自禁的讚嘆着。

「這個眞是我？」

「我變得如此俊美？」

「我變了，變得好極了！」

他們三人嘟喃着。

忘情道：「好了，在離開『世外』之前，你們還有一件事要做！」

他們回到了最初來的精舍。

衆人坐在蒲團之上。

不過，他們三人的蒲團前面，多了三柄寶劍。

忘情道：「呼延岸，你本身的武功，在江湖上很多人都知道，你的外貌已改，但如果武功不變，也是無濟於事，因此，我已爲你創了一套劍譜，配合你的陽剛掌法，再沒有人認得你！」

說罷，忘情把一本劍譜遞上。

呼延岸打開一看，便被劍譜的每

一招一式吸引着，本來，他的心是老大不願意的，因爲他本身已是江湖成名人物，一對「喪門掌」，可說是所向披靡，何來要人指點？不過，劍譜之內，的確是極爲配合他的掌法。

他不知不覺的站了起來，依着劍譜，一招一式的使出來，陷入了忘我的境界。

忘情也爲陰無晴和柳明珠預備了不同的劍譜。

陰無晴的武功，一向是走陰柔辛辣的，而今的劍譜，更見再進一步，劍本是輕盈的武器，配上了劍譜內的劍招，更是飄忽無定，點着無痕。

他也是忘我的使起他的劍。

至於柳明珠，她一向使的是雙鈎，而忘情爲她預備的却是雙劍。

有道是：一理通，百理明。

柳明珠的雙鈎底子，配合了劍譜上的招式，果然是不同凡响。

精舍的大廳不算大，不過，三人舞起劍來，却嫌狹窄，呼延岸首先出了外面，接着，柳明珠也去了另一邊的草地上，只留下陰無晴在大廳之內。

劍光閃爍。

劍裏劍外，三人便是三個世界。

這樣，他們便練了三晝三夜。

他們並沒有感到疲倦，只渴望早日把劍譜招式練熟，他們都是武藝名家，平日又是心狠手辣之輩，因此，劍招在他們的手中，更是厲害。

第四日，他們吃過了早點。

忘情又召集了他們在大廳之內。

忘情道：「各位，你們外貌已改，武功亦已改——不過，你們都是練武之人，徒有招式，而沒有內力相輔相乘，那也是枉然！」

呼延岸道：「道長可有甚麼心法傳授？」

忘情笑道：「對，各家有各家的心法，你們本身也有調息運氣之法！」

柳明珠道：「道長，你的劍譜非凡，心法亦自是非凡！」

想不到柳明珠也會拍馬屁。

陰無晴道：「道長，請快傳授！」

忘情笑道：「你們可念過『般若心經』？」

呼延岸道：「那是佛家的心經！」

忘情說道：「對——先跟咱唸一遍：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密多時，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

三人跟着忘情唸了一遍。

忘情道：「『般若心經』所含之意，並非一般人所想，只以爲是羣邪避難的法咒，而是極爲上乘心法，只要你們每日誦念，依着自己體內氣息游動，自有出奇的成效，不過，那也要看你們自己的領悟！」

陰無晴生性沉着，依照忘情所授，心若止水，唸到「無無明，亦無無明盡，乃至無老死，亦無老死盡……」只覺體內氣息強勁，血脈過了一周天又是一周天，把他多年來的內力，推向

一個新高峯。

柳明珠領略也不差，呼延岸漸漸也入了一個新的境界，這樣，他們以「般若心經」，配合了他們的新劍法，在這「世外」，多過了一月。

潛入宮闈　盜取經書

那日，他們起來，集在大廳之內，却不見了忘情，只見不生、不滅、不垢和不淨四人。

不生道：「各位，請隨我來！」

三人又以爲忘情又有甚麼新花樣。

不生、不滅、不垢與不淨，領了他們走出精舍，直向外院而去。

轉眼已來到出口之處。

不生道：「三位，請！」

三人都感到有點意外。

呼延岸道：「忘情道長？」

不生道：「咱們都不知道，恭送各位回到人間！」

柳明珠想再問，陰無晴用手肘示意，他們都明白，多問也是無益。

出了月牙門，那對金童玉女早已相候。

人間？

他們果然重回人間。

一切確是不同了！

他們外貌已變，武功也變——不過，他們都明白，這些改變是要付出代價的！

甚麼代價？

只要再見到人間世的主人，便會明白。

可是，他們重回人間之後，過了一個月，還沒有再見到那張大床。

他們也不着急，每日都是勤練劍式，配合「般若心經」，調息運氣，武功自有進境。

一個陰霾滿佈的早上，那對金童玉女領了他們三人，入了大廳。

大廳之內，赫然看見那張豪華的大床。

人間世主人！

三人有點茫然，也有點興奮。

帳中人道：「三位，從人間到世外，也從世外回到人間，可喜可賀！」

呼延岸正想開口，陰無晴却搶着說道：「主人，在下等深受主人恩重，如何以報？」

「好直接——我也喜歡直接的人！」

柳明珠道：「在下等受主人之恩，恩同再造，主人即管吩咐下來！」

帳中人大笑，道：「好，好！忘情不只改造你們的外貌，改變了你們的武力，還改變了你們的智慧！」

其實他們都極其心急。

帳中人道：「不可說是恩同再造——不過，我要你們爲我做兩件事！」

呼延岸問道：「那兩件事？」

「第一，找一本『般若心經』！」

「般若心經？」三人異口同聲地說。

「是的——當然並不是普通的一冊——我要的這一冊，是在京城的皇帝殿內！」

「是金裝的？」

「是名家所抄錄的？」

「是無價之寶？」

「不——只是普通一本，我相信是存在皇帝寢宮之內！」

「皇帝寢宮之內？」

三人默然，這的確是一次重大的挑戰。

帳中人道：「第二，我想你們對付一個人！」

「甚麼人？」

「當然是保護皇帝的人！」

「一個太監？」

「不——是皇帝的貼身侍衛！」

呼延岸道：「一個小小的侍衛，也要動員咱們三個人，主人似乎……」

「他並不是一個普通的侍衛——他武功過人，機智也過人！」

「年紀很大？」

「不，年紀不大，只是而立之年！」

陰無晴道：「三十歲？似乎沒有大不了！」

柳明珠道：「三十歲而竟可以成爲皇帝的貼身侍衛，此人可不簡單！」

帳中人道：「對，這人並不簡單，你們先看看他的卷宗——這卷宗分作兩部份，前部是有關這個人，而後部是關乎皇帝內苑、寢室、書房與大殿！」

金童玉女已奉上卷宗。

帳中人又道：「你們小心閱讀，上路一切，皇宮內的打點，我已做好了準備，不過，要完成咱們的計劃，好好的準備固然重要，機靈的應變，更不可少，你們及早預備，幾天之內，也許便要上路！」

殺一個人，奪一本經書，這代價也許不算太大！

爲報「人間世外」，只是付出這些少的代價？

× × ×

三人打開了卷宗。

第一頁是一幅年輕人的工筆肖像。

此人極爲威武，身穿江湖人的勁裝，佩有長劍，面孔英俊，劍眉星目，臉白而無鬚。

那一線紅唇，最爲惹人注目，從畫匠的手法看來，這畫中人定然是個剛毅木訥，沉默寡言的人。

簡單來說，這是不容易應付的人。

姓名：孤丁（相信是假名，不過，在禁軍名單之內，他也是以此名爲名）。

年歲：三十。

武功師承：此人武功極爲博雜，據相近的人觀察，他似乎學過少林、

武當與崑崙三大派的武功，卻並不知道他眞正的師承，三派中也沒有人承認他爲弟子。

拳脚方面：少林的長拳硬馬見勝；武器方面，以劍爲主，劍招狠辣異常，以武當劍法爲主，配合江湖奇門雜派，每一招都是殺人的劍式。

生性：狠毒而機靈，生存意志極爲强烈，多次死裏逃生，也多次從絕境中成爲勝利者。

脾氣：幾乎絕無脾氣，卻極爲冷傲，深沉不露。

卷宗之內，還有很多不同的記載，主要仍是指出這位皇帝的貼身侍衛，爲人忠心耿耿，整日不離皇帝的身畔，就像皇帝跟前一隻惡犬似的！

至於卷宗的第二部份，繪有精細的地圖，最奇特的一幅，卻全是屋頂。

三人心中正在狐疑。

帳中人已開口道：「不要小覷這頭可惡的貼身惡犬，他的愚忠性格，可能是咱們失敗的主因；另外一幅屋頂的形勢圖，更爲重要，因爲你們進入內殿，唯一的途徑，便是從屋頂竄入！」

編寫這卷宗的人倒也細心。

換句話說，帳中人更是心細如針。

究竟帳中人是個怎樣的人？

突然，他們同時疑惑起來——

他是個碩大無比的巨人？因爲這張床比一般的床大得多！

他是個醜陋無比的人？他從不敢以眞面目示人！

他是殘廢的？是個痲瘋人？

甚至是個怪物？

帳中人又道：「各位，咱們還要逗留幾天才上路，在上路之前，好好的研究一下卷宗。」

呼延岸問：「主人也與咱們一同上路？」

「當然！」

柳明珠忍不住插口問：「主人是——」

「我自然有辦法上路，也有辦法入宮——這些你們都不用擔心，要擔心的，是如何對付孤丁！」

陰無晴本來還想提問，不過，他聽到帳中人的語氣，便把說話吞回去。

五日之後，黎明，三人接到動身的命令。

金童玉女爲他們備了馬匹，三匹都是千中揀一的馬匹，困在這個「人間世」已有大半年，如今可以重投江湖，三人的心情是興奮的！

帳中人也換了那張床！

是一張較小的，剛好套在三匹駿馬之後，成爲一輛華貴的馬車。

駕車的人是個老奴，也是個啞巴。

朝陽初現，紅霞滿天。

撲面不寒楊柳風。

原來日子已是初夏。

在人間世外的京城，又是一個怎樣的地方？

× × ×

京城，當然是個熱鬧的地方。

四方雲集，冠蓋滿京華。

皇帝最近頒下的聖旨，免稅三年，更使這個本已是繁華京城，更爲鬧哄。

紫禁城內，卻是寂寞的。

一隊一隊的禁軍，在殿與殿之間巡梭着，他們步履齊整，緘口不言。

這是孤丁訓練的成果。

孤丁是嚴格的人，他要求部下嚴謹，對自己也更是嚴謹。

沒有人埋怨，因爲他以身作則。

這時的孤丁，當然是站在皇帝的身畔。

皇帝並不老，只是個廿多歲的青年人，不過，他的眉宇間卻有一份蒼老的感覺。

一個日理萬機的人，當然有其成就穩重的一面，據說皇帝難做，好皇帝更是難做。

「總管，你隨朕多久？」

「回皇上，三年。」

「三年？日子過得那麼快！」

「是的！」

「記得你入宮那年？」

「當然記得，假若不是皇上恩典，也許我仍是一個潦倒街頭的乞丐！」

「總管，你救了朕一命，朕自然記得！」

「那是皇上的洪福，小人並沒有——」

其實，那年皇帝只是個年輕的太子，他爲了招賢納士，常常微服出巡。

那次，幾個無賴看中了這個富家公子打扮的太子，爲了帽上的一塊紅瑪瑙，起了殺機。

當時，孤丁是個四處游蕩的人，說得難聽點，是個乞丐模樣的人。

那幾個無賴正要下手，孤丁現身，幾下身手，便把他們打倒，躺在地上呻吟。

原來他點了那幾人的痲穴，使他們痛苦不堪，向這個富家公子哀求。

孤丁並沒有出主意，只是用眼色向這位富家公子聽命，太子最喜歡孤丁這點，因爲他不喜歡亂出主意的人，結果，太子教訓了這幾個無賴一頓，便放了他們。

接着幾次的出巡，孤丁也成功地保護了太子。

後來，太子成了皇帝，孤丁也便順理成章的當了大內禁軍的總管，皇帝的貼身侍衛。

忽然，北面傳來一陣鑼聲。

皇帝有點緊張。

孤丁道：「皇上小心——」

他沒有多說話，只環視四周，就像一頭獵犬搜索獵物似的。

鑼聲更緊。

「你不去看看？」

孤丁搖搖頭道：「皇上才是最重要的！」

他的估計並沒有錯。

北面的鑼聲只是個調虎離山之計。

在一叢白杜鵑處，突然冒起兩人。

孤丁長劍已在手——

一招兩式——「朝登紫陌」、「暮踏紅塵」。

凝穩的劍氣向兩人刺去，兩聲震人心弦的叫聲，接着是鮮血灑下，就像春雨般灑下，染紅了那叢白杜鵑。

孤丁再隨手一揮，血已不沾劍。

他迴身，劍入鞘，仍然像隻獵狗似的戒備着。

北面鑼聲已停。

「皇上洪福——回內苑？」

皇帝點點了頭。

孤丁以身體護着皇上，向內苑而去。

「看來又是那些人——」

孤丁道：「不知他們何時才罷手！」

「朕兄弟太多，看上這個皇位的兄弟也不少！」

這是皇帝的家事，孤丁並沒有插口。

是的，皇帝的兄弟實在太多，據說足有百個以上，覬覦寶位的人也有五十個以上。

這些皇叔皇伯太子，所用的手段也是層出不窮。

收買死士行刺的最多，這三年來，差不多每月都有一次，不過，他們都逃不過孤丁這一關。

也是爲了這個原因，孤丁是唯一可以携帶武器而接近皇上的一人。

孤丁送了皇上入寢宮，吩咐了附近的禁軍一番，然後再向北殿而去。

一路上是總管之聲不絕。

北殿方面有幾個禁軍受傷。

一個頭目向孤丁報告：「刺客由北殿闖入，有五個人，武功也厲害，傷了咱們幾個兄弟，結果是逃不出！」

孤丁道：「我那邊殺了二人——」

頭目道：「我已派人收拾。」

「問過嗎？」

「問過——據說是十四太子的人！」

孤丁嘆了一口氣，道：「仍是照老辦法處理！」

那頭目點頭退下。

皇帝的皇親國戚刺殺皇帝，實在使孤丁爲難，唯一的方法，不留活口，也不驚動皇帝。

假若皇帝追問，也只是據實而報，要是皇帝下令追查，也只好敷衍了事。

不過，這年來，皇帝已懂得應付，他不再向刺客追問，只是採取來一個，殺一個。

權勢是要用血來建立的。

是刺客的血，也是孤丁的血，也是禁軍的血。

孤丁回到自己的寢室。

寢室並不華麗，但十分實用，保護嚴密。

每次回到寢室，孤丁便感到一陣刺人心頭的寂寞，因此，他渴望十二個時辰都有工作。

工作可使他擺脫空虛。

也是如此，他才可以把禁軍統領得那麼嚴密。

三年來，三十多組的刺客，沒有一組是成功的，這是孤丁的成功。

不過，這成功帶來寂寞。

也帶來嚴重的內疚。

每當他看着那幅畫的時候，他更爲內疚，內疚像條帶刺的鞭子，狠狠的打在他的心上。

那是他父親的畫像。

他父親是前朝的臣子，也是忠心不二的臣子，也因此而遭到誅九族的滅門禍！

那年，中原北部大旱，南部卻是大水災，在這民不聊生的當兒，老皇帝竟要爲修葺宮殿而大擧徵稅，孤丁的父親以死相諫，結果是求仁得仁！

在他推出午門之時，說了一句話：「聖上斬我，是自絕於民！」

一個「絕」字便龍顏大怒。

皇帝便下令誅孤丁父親的九族。

想不到一個忠心不二的臣子，卻因一句話而惹上了滅子滅孫的大禍！

也許上天有好生之德。

那年，孤丁才六歲。

那劊子手不知是否大意還是下不了手，只在孤丁胸前畫了一刀。

孤丁沒有死去，在東闖闖西闖闖的日子中長大，因此，他極其懂得保護自己。

復仇的意念，在他七歲便開始。

所以，他一見武功便學習，他沒有上過少林，武當或是崑崙，可是，他學會了三派武功。

當然，其中的過程是難以描繪的。

其實，他學不到三派武功的精髓，不過，他把三派武功，加上自己在險境中求存的經驗，似乎是另闖了一個境地——

他每一招一式，都是實而不華。

爲了生存，他一出手便要殺人。

血，成了他的劍的滋養。

復仇便成了他生存的火焰。

他把畫軸慢慢的打開。

老父莊嚴的畫像好像要躍出畫面。

一滴淚水，無聲的滴下，悄悄的滴下。

「爹，我能爲你報仇嗎？」

仇恨，那實在根深蒂固的仇恨，可是，如今要殺的是誰？

那個下令誅九族的老皇帝已死，如今，這個皇帝——當然，父債子還，父仇子抵！

殺——一種熔岩漿似般的內蘊迸出。

——只要剛才那兩個從白色杜鵑叢中躍起的人……

——只要我稍向外移，讓他們竄過……

——只要我迴身一刺……

——只要我……

實在是太多的機會。

三十六組刺客，其實便是卅六個機會。

「爹，我不能為你做些甚麼！」

他的內疚狠狠的鞭打着他。

這個皇帝的老子是殺自己老子的仇人，可是，他實在殺不下手。

他是個好皇帝。

父親為了百姓，才抱有死諫之心。

如今這個皇帝，對人民百姓總算好，尤其是下了三年免稅的令。

他殺不了，下不了手。

沒有下手殺這個皇帝，似乎是對不起父親，可是，殺了這個好皇帝，似乎又對不起平民百姓。

下一任的皇帝不知會怎樣？

「爹，爹，為甚麼你不對我說一句？」

孤丁捲起了畫軸，頹然躺下。

過去一幕一幕的往事，又在他的腦海出現。

忽然，室內似有點東西移動——

孤丁戒備着，道：「誰？」

「我——」是個女子的聲音。

孤丁躍了起來，下跪道：「公主！」

公主已出現在他的眼前，輕聲道：「孤總管，為甚麼你仍要這麼稱呼我？快起來——」

孤丁站了起來。

公主是皇帝的妹子，對總管是獨垂青眼，她出身是皇侯貴族，却並不是驕橫任性的人，她很美麗，人也十分溫柔，孤丁對她也有一番特別的情感。

假若她是生於平民百姓之家，那麼，一切都沒有問題，問題是如今她是公主！

「你又受了皇帝哥哥的寃屈氣？」

「不，皇上對我很好！」

「又有刺客？」

孤丁點點了頭。

「這些年來，皇上一直擔驚受怕，而你也——」

「保護皇上是我的責任！」

「孤丁，你對這些日子有甚麼感覺？」

孤丁嘆了口氣，一時之間，不知說些甚麼才好。

公主道：「孤丁，你想過離開這裏。」

「離開？我沒有想過，我會死在這裏嗎？」

「為甚麼？你可以離開，重過你的江湖生活，或者，你可隱逸山林！」

「不，我定會死在這裏——」

當然，孤丁心中另有所指，他要為父親復仇，殺死了皇帝之後，他不一定能出紫禁城。

忽然，公主滿眶淚水。

孤丁看見她美麗的臉龐，忍不住回過頭來。

「難道你還不明白我的心意？」

「公主——我明白你的心意，可是，你又明白我有多少？」

「我不用明白你，只要你——」

「公主，你只知道我是個江湖人，是個來歷不明的人，有一天，也許我會是你心中最恨的人！」

「怎會呢？」

「人生如夢，夢裏有甚麼事不可發生？」

「不，我們並不是活在夢裏，孤丁，只要你拿得起決心，放下這裏一切，天下之大，何處不容我們？」

「公主，你是金枝玉葉——」

「孤丁，只要你的心有我的存在，那麼，我便擁有最大的福氣！」

「公主，我實在……」

「孤丁，你放不下功名富貴？」

「以公主的身份，我的功名富貴算得是甚麼？」

「你害怕皇上？」

「三年，三年了，不過，皇上仍未穩定下來！」

「只有你才可以保護他？」

「不，皇上洪福，我死了自然有人可以保護他！」

「那麼，我們就立刻離去！」

「公主，你會後悔的！」

「就算我將來後悔，我也是甘心的。」

「假如——」

「孤丁，你就是太多的假如！」

「我想問你，假如皇上被殺——」

「皇兄不會被殺的！」

「而殺他的人是我，你會怎樣？」

公主聽了，只說：「孤丁，你是一個從來不開玩笑的人，為甚麼對我却開這一個大玩笑？」

孤丁沉默着。

公主笑道：「假如你親口對皇上說這個笑話，皇上也不會相信！」

是的，一個保護自己三年，出生入死無數次的人，竟說要殺死自己，怎會相信？

可惜，現實是殘酷的。

孤丁當然沒有把自己的往事告訴公主。

對着這位公主，他的心也是充滿矛盾的，在江湖打滾的日子，他從未嘗過親情的滋味；入了宮中，為了保護皇上，日子也不好過。

第一次見公主的時候，他已有異樣的感覺。

公主一直對他也是另眼相看的。

命運弄人，為甚麼她不是小家碧玉？為甚麼她竟是自己仇家的妹子？

「已入夜了，我們現在就走！」公

主道。

「走？走往那裏？」

「天涯海角，何處不可？」

孤丁並沒有說話。

公主已輕輕的躺在他的懷裏，輕聲地說：「我們可以到一個人間世外的地方，那裏只有你和我，我織布，你耕田，過着原始的生活……」

一幅田園的景象出現於孤丁的腦海中，他何嘗不想過這日子？

可是，父親的仇恨如何？滅門的仇恨又如何？

一想到仇恨，他的心胸又開始燃燒。

他輕輕的推開了公主。

公主單純的面孔，疑惑地問：「你不喜歡我？」

孤丁搖了搖頭。

公主道：「只要你真的喜歡我，甚麼事不可？」

孤丁真想為她剖白一切，不過，這時外面傳來一陣敲門聲。

「誰？」孤丁站了起來。

公主也退至一個隱蔽的地方。

「總管大人，皇上口諭，請你入宮，有事奉商！」

「好，立即便來！」

孤丁重整了衣裳，對公主道：「我真的希望有一天能與你到人間世外！」

「我等着這一天！」公主幽幽地說。

「不過，如今我還是要先見你的皇兄！」

× × ×

皇帝的寢宮並不太華麗，也許一個真真正正做事的人，從不會太為自己的生活，太講究自己的享受。

皇帝便是這麼的一個人。

也因為這樣，使孤丁一直遲疑着。

皇帝的龍桌上，還放滿了很多奏摺與卷宗。

「皇上！」

書房裏並沒有其他人，皇帝也顯得隨和。

「總管，朕剛接到一個拜帖！」

「拜帖？」

「是的——是四十二皇子的拜帖！」

皇帝的兄弟實在太多，來求見皇上的皇子，一向也很多，而且，皇上一向都自己料理妥當。

「朕這位第四十二弟，並不是一個普通弟弟！」

孤丁沒有開口，他是一個很好的聆聽者。

「先皇一直十分喜歡他，甚至有意立他為帝位的承繼人！」

那麼，這位四十二皇子，的確是個不凡人。

「他是一個極端聰明的人，文武兼備，在文才方面，四書五經，吟詩作對，琴棋詩畫，無所不能，也無所不精，武略方面：十八般武藝，件件皆能，而且對於孫吳兵法，也是熟讀胸中！」

怪不得先皇有意讓他成為承繼人！

「朕也不得不承認，他是個人材，可惜的是，他在二十歲那年，得了個怪病，這個怪病使他失去了承繼的機會，也造就了朕了！」

「甚麼怪病？」

「沒有人知道，他病好了之後，仍要終生躺在床上，不能起來！」

「他離開了京城？」

「是的，他離開了十年，一直沒有消息！」

「去了甚麼地方？」

「沒有人知道！」

「這次來京，拜見皇上，也許是一番兄弟之情？」

「你也明白，當然沒有這麼簡單！」

孤丁道：「我會準備一切！」

「朕這位四十二皇子，並不是一個簡單的人！」

「他是單獨而來？」

「拜帖中當然沒有提及，不過，我害怕的並不是甚麼行刺，而是他的機謀智略！」

「對於一個要終生躺在床上的人——」

「他膽敢來要求見朕，自然是有備而來，這三年來，那個兄弟敢單獨來見朕？」

「皇上希望屬下如何應付？」

「宮庭的守衛，你自然可以打點一切！」

「屬下遵命！」

「他要求見朕的日子是下月初一！」

「還有十多天！」

「是的，這十多天，朕會派人監視他們，看他帶了甚麼人來，再加以應付！」

× × ×

四十二皇子當然便是人間世的主人。

隨着他北上的，有「喪門神炁」呼延岸，「血達魔」「陰無晴」和「赤髮美夜叉」柳明珠。

可是，他們都不是原來樣貌的人，他們經過人間世外的改造。

呼延岸已沒有那嚇人的外表，他仗劍騎馬，倒是一派大俠的模樣；陰無晴總是笑臉迎人，一派正氣凜然的模樣，果然有儒俠的風範！至於柳明珠，沒有赤髮，改造過的容顏，更令人顛倒。

雖然他們投靠「人間世」已有大半年，沿路之上，仍有黃榜張貼，追緝他們歸案。

可是，路上並沒有一個人發現他們。

因為忘情道長的手法確是高明。只要他們為帳中人完成了任務，他們便可以重投江湖。

一路上，他們都沒有投棧。

帳中人的財力物力，實在是驚人，每到一處，早已有人打點一切，他們住的是豪華府邸，吃的當然是海錯山珍。這次的北上，根本不算是旅途，而是享受。

帳中人從來沒有離開那華貴的馬車，他吃飯盥洗也是在馬車之內進行。

那個駕車的啞巴，實在是一個忠心的僕人，每日，他都必恭必敬地聽從帳中人的吩咐，而這些說話，三人都聽不到，只有那老奴知道。

假若有特別的事情，那老奴總會把一些字條交給三人，這些字條上的字，龍飛鳳舞，極有氣派。

三人便是依着字條上的吩咐辦事，而每次都非常容易地辦妥。

帳中人實在是個不凡的人，他人在帳中，對外面的事物，卻瞭如指掌，運籌帷幄，決勝千里！

他們終於來到了京畿的範圍。

那天早上，入城之後，馬車便逕往一處僻靜的住所，呼延岸與陰無晴都來過京城，知道那地方是巨富的居所，平常人不輕易來到。

他們進入了大宅，便各自休息了一天。

翌日，他們由僕人通知，來到大廳。

那大廳比不上「人間」的豪華瑰麗，卻也是美侖美奐，自有一番富人的氣派。

廳內燈光通明。

「人間世」的主人竟然又換了一張大床，比起在「人間世」時，不遑多讓。

三人已習慣了「帳中人」的辦事方式，沒有多問，只靜候着他的吩咐。

「三位，一路辛苦！」

三人齊拱手道：「多謝主人關照！」

「很好——我也不想花費時間，來京之前，我已說過，你們有兩件任務，第一是找一本佛經『般若心經』，另外一件事是對付一個人——孤丁，其實，這兩件事，是二而一，一而二的事！」

他們三人用心聆聽着。

「我說的那本『般若心經』，並不是隨隨便便的一本，而是在皇宮內的！」

三人抽了一口氣。

「而可能是在當今皇帝寢室之內！」

原來如此！三人才明白，他們投靠「人間世」，付出的代價當然不會小。

「首先，我要形容一下這本『般若心經』！據說這佛經是由唐三藏從天竺帶回，翻譯成漢文，如今民間到處也有留存，先皇晚年篤信佛教，早晚都念般若心經，一則辟邪，二則安心。

「而我要我的那本，是用湖水藍色綢子裹成，內文是非常殘舊的！」

「還有甚麼記號？」呼延岸仍然改不了心急。

「沒有其他記號——不過，只要你們找來，我自然知道是不是我要的那本！」

呼延岸想再問，陰無晴已輕輕拉他衣袖。

帳中人續道：「以我的估計，『般若心經』對當今皇帝是十分重要的，因此，他定會放在他認為最安全的地方，寢室是其中一個可能的地方，不過，皇帝深謀遠慮，也許他有更多安全的地方，例如是床上，書房，或是其他我們想也想不到的地方，不過，我可以肯定一點，這本經書一定在皇宮之內！」

這個任務可算是大海撈針！

「在盜書的過程中，你們可能要對付孤丁，不過，我希望你們能盡量秘密進行，不要驚動孤丁，也不要驚動皇帝！否則，我們下一部的行動更為困難！」

柳明珠道：「如果找不到經書——」

「找不到經書，我們的下一部計劃也無法進行！」

他們屏息着。

帳中人又道：「你們不用擔心，這本經書比皇帝的性命還要重要，他自然不會亂放的！還有一點，你們可以在皇宮中逗留一段時間，你們已看過內苑的繪圖，找個隱蔽的地方，躲上三五天，並不是難事！

「我明白這任務艱難，不過，假如你們在皇宮中需要協助，只要在空曠的地方擺一些記號，自然有人來協助你們！」

於是，那啞僕從帳中接過一張字條，遞給三人，三人看後，默記在心中。

「我要說的也說完了，有甚麼疑問？」

疑問實在太多，他們也無從問起。

啞僕把大床推離大廳，剩下三人。

呼延岸道：「這任務實不易成！」

陰無晴道：「當然不易，否則他為何要千辛萬苦，挑選咱們，又要改造咱們！」

柳明珠道：「我看這次盜書，用機智比用劍的機會更多！」

陰無晴道：「咱們三人已勢成騎虎，任何艱巨的任務也要完成！」

呼延岸道：「那不一定！」

柳明珠道：「你想退縮？」

呼延岸道：「難道他有千手百臂找我回來？」

陰無晴道：「你忘記了在道上的一切，主人不用親自抓你，只要他下一道命令，無論是黑白二道，甚至是六扇門中的人，也不會放過你！而且，近日來到京城，他的氣派，實在驚人，何況他在當今皇帝的內苑，也有勢

力！」

柳明珠道：「呼延大哥，倒不如努力完成這任務，將來才是海闊天空任鳥飛！」

呼延岸無言，因為陰無晴所說的，一切是事實。

柳明珠道：「陰大哥，主人說過，盡量不要驚動皇帝以及孤丁，那麼，用機智的時候多着，我們——」她看看呼延岸，續道：「都依你的吩咐而行！」

陰無晴向來為人深沉，心思縝密，他也不推辭，道：「我也沒有多大把握，主人給咱們線索不多，咱們只好先入皇宮，見機行事！」

他們並沒有浪費時間，那天晚上，便潛入了皇宮。

皇宮佔地極廣，一座宮殿接連一座，幸好他們有備而來，已熟讀宮中的繪圖。

宮殿並不是每一座都住有人的。

其中西北角的一座，却似個廢墟，據說這殿常常鬧鬼，因此皇帝也不敢用，太監宮娥更不敢走近。

而這地方，最適合三人潛伏。

殿內全是塵封蛛網，為了避免留下足印，他們三人索性躍上殿頂，從天窗而下，就隱伏在那些巨大的橫樑之上。這地方日久沒有人到，發出陣陣異味，而且到處都是老鼠，十分怕人。

二更過後，整個皇城也安靜下來。

他們從天窗躍出。

從高處望下，只見禁衛軍巡邏不絕，一隊接着一隊，看來皇宮的守衛，比想像中更為嚴密。

陰無晴示意他們向東而去。

東面是皇帝的寢宮。

這裏的保衛更為嚴密，十步一明卡，五步便有一暗卡，幸好三人輕功不弱，借着附近的亭台，一躍一伏，已來到皇帝的寢宮。

皇帝的寢宮相當大，幸好整座宮殿都是烏燈黑火，只有閣樓之處，仍有燭火搖動。

陰無晴一躍上了飛簷，再躍已來到窗前。

呼延岸與柳明珠也隨着躍上。

他們各據了一個窗戶。

陰無晴在紗窗上開了個洞，只見裏面是個擺滿了書籍的房間，當中的長桌後，坐着一個人。

那人頭帶小羚帽，身穿黃色長袍，在燭影之下，金龍暗現，這人便是當今的皇帝！

皇帝正在燈下看書。

長桌之上，仍有很多摺奏卷宗似的東西。

室內並無一人。

陰無晴定睛一看，只見皇帝手上持着的一本書——赫然是「般若心經」。

得來全不費功夫？

兩人似也發現，臉上露出興奮的神色。

陰無晴再飛身上那飛簷，並示意二人上來。

陰無晴道：「你們在外面，用怪聲或身影引開皇帝，讓我到書房去看看！」

「皇帝手中的書便是咱們的獵物？」

「可能是——不過，這麼重要的東西——」

「看過再說！」

呼延岸已飛身而出。

柳明珠接着飛出，並且故意讓衣袂發出聲響。

陰無晴已佔據有利的地位。

皇帝也十分機靈，聽到衣袂之聲，放下了書冊，他也站了起來，有點猶豫，終於也來到窗前。

他把窗推開，冷風撲面而來，他打了個寒噤，正想把窗關上，外面似又有些音響。

皇帝似有些警覺，不過，他仍然步出了書房。

陰無晴把握了這個好時機，輕身一躍，已入了書房，只見桌上果然是一本「般若心經」！

可是，這本「般若心經」却用紅絹裹成，並非人間世主人所描述用湖水藍綢所裹。

其實，「般若心經」是一本極其普通的經書，只要是信佛，家中都會藏有一本，不過，皇帝所藏的，並不是普通的！

這本的外皮是用上等紅絹，裏面是人手所抄，字體十分端正有力，看來是出自名家。

既然不是心目中的獵物，陰無晴本想立即退出，但見皇帝並未返回，他便遊目回顧。

只見暗面之處，有一個巨大的壁櫃。

櫃內放滿了線裝書籍。

陰無晴走近一看，只見整櫃之內，竟然全是「般若心經」！

是的，整櫃都是「般若心經」！

有用紅絹，有用黃絹，有用綠絹，更有用湖水藍色的錦緞所裹成！

陰無晴本來有點高興，但細數一下，便是用湖水藍色錦緞所裹的，也有十本以上！

他拿出一本，放入懷內。

這時，似有步聲，陰無晴立即飛身上樑，竄向窗門。

果然是皇帝步入。

皇帝入了室內，又再看那本「般若心經」，不過，他似乎有點心緒不寧。

他放下了書，拿起一個茶杯，啜了一口，便走向書房的另一端。

另一端是一個巨大的琉璃缸，缸裏游着幾尾金魚。

皇帝怔怔的看着金魚，忽然嘆了口氣，手中的茶竟然潑了出來！

地上是鋪有地毯的。

可是，茶水滴在地上，並沒有被地毯所吸，反而是水珠四散——

陰無晴看在眼裏，地毯之下應該有古怪。

皇帝却不甚留意，看了一眼，便回到長桌，放下茶杯，也合上了「般若心經」，然後拿起那燭燈便往外走，看來他也要就寢了。

陰無晴匐伏着。

過了半晌，才從樑上躍下。

他立即走到琉璃缸前面，伏下細看那地毯。

那地毯果然並不是普通的地毯，上面那些毛並不吸水，下面似有東西拱起。

他小心地掀起地毯。

地毯下面是一塊桐油布，桐油布是滴水不侵的，因而便上面的地毯也不吸水，所以當皇帝倒下茶的時候，水珠便四散。

陰無晴觀察事物入微。

他再掀起桐油布。

布下排滿了一些册籍，但在黑暗之中，看不到那是甚麼，他小心翼翼的拿出火摺子。

一拉火摺，亮光一閃。

他已看得十分清楚——全部都是「般若心經」！

可是，這些「般若心經」却有些不同，似乎有些破舊，他再一拉火摺。

他再看清楚，很多本並沒有錦緞裹上，除了一本。

那一本亦已殘缺，不過，却是用湖水藍絹裹着的，他全沒有猶豫，一把便抓入懷中。

他把書册移開，塡補了空隙，蓋上桐油布，再蓋上地毯，然後離去。

陰無晴回到那廢殿時，呼延岸與柳明珠已在。

他們都顯得有點興奮，並抽出了兩本湖水藍色的「般若心經」！

陰無晴笑笑，也從懷中抽出那兩本「般若心經」！

兩人異口同聲道：「你也找到兩本？」

陰無晴道：「你們怎樣找到？」

呼延岸道：「柳姑娘先用衣袂之聲，引了皇帝出來，我也在廊上幾個竄身，但皇帝並沒有跟來，我到了走廊的盡頭，却見一個巨大的藏書室，裏面藏書無數，可是，所有的櫃都是沒有門的，唯有一個，是有門的。

「我把那門打開，只見全櫃都是這本經書！我只揀了一本湖水藍色帶回來！」

陰無晴問：「只有一本是湖水藍色的？」

「不，有幾十本！我知道這並不是我們的獵物，不過，既然看到了，也拿一本回來！」

陰無晴感到有點啼笑皆非。

柳明珠道：「我從一個窗躍過一個窗，皇帝似乎看到我的身影，有點害怕，不過，他在窗前看了一會，便回到書房，我那時剛伏在一個大窗，那窗竟是皇帝的寢室！」

「你怎知道那是皇帝的寢室？」

「室內有一張龍床！」

「很華麗？」

「並不，不過，比一般百姓來說，當然是十分豪華，不過，我到過很多豪門富戶，他們的寢室，比皇帝的更要富麗得多了！」

呼延岸也道：「我看這個皇帝倒很節儉！」

柳明珠道：「龍床之下，竟有很多箱櫃！我以爲一定是些名貴珠寶，可是，我打開其中一個，伸手一拿，竟然是這些經書！」

「甚麼？龍床之下，放的是經書！」

「是的，還不只一箱，是有五箱，我看過全是經書，這皇帝好古怪！」

陰無晴也把發現經書的經過告訴了他們。

兩人對地毯下那本，當然極感興趣。

可是，三人小心研究了大半天，却沒有甚麼發現，直到天亮時，他們才各自在樑上睡着。

當他們醒來，已是午後。

陰無晴醒來，輕聲道：「好熱！」

柳明珠移近，看着他，道：「陰大哥，你的臉很紅，你好像在發熱！」

她輕輕的按了陰無晴的額上，道：「好燙啊，陰大哥，你是發熱！」

呼延岸也走近，道：「陰兄，你——」

陰無晴突然醒悟地道：「我中了計！」他連忙從懷裏拿出那本經書。

「甚麼？」兩人都不明白。

陰無晴閉氣調息一會，才道：「我中了毒，不過，這些毒只是比蒙汗藥劇烈一些，對我還沒有大害，不過，一定要找些解藥才好！」

「中毒？毒從那裏來？」

陰無晴指指那本經書。

「爲甚麼我們又沒有中毒？」

「因爲我接近那本書太久，那皇帝果然是個精明的人，他根本一早發現了我，並且利用倒瀉茶，引我入彀！」

兩人都不大明白。

陰無晴道：「這本經書對咱們人間世主人十分重要！對皇帝來說，更爲重要，因此，他佈下了很多藏書的地點，所以，你輕易找到書，柳姑娘也找到書，而我更發現這古怪的一本，那知這本書有毒！」

呼延岸道：「那麼我們一切都在他指掌之下？」

陰無晴點點了頭，寒意自心間浮起。

柳明珠和呼延岸也驚出一額冷汗。

「昨夜，只要他一聲大叫，咱們已變成甕中的鼈了！」

陰無晴又在淌熱汗。

柳明珠道：「陰大哥，你怎麼

了？」

陰無晴道：「這毒藥普通大夫也可解，皇帝精明，但用的毒藥極其普通！呼延岸兄，你到外面，擺下那些記號，自然有人來，那麼你吩咐那人，找些熊膽硃砂和普通解毒的藥便可了！」

柳明珠道：「呼延岸大哥，你不用擔心，我會好好照顧陰大哥的了！」

呼延岸看着柳明珠，見她對陰無晴關懷備至，心中似有異樣的感覺，但却也不能不去。

他走出了廢殿，在接近圍牆的地方，擺下了一些人間世主人吩咐過的記號，果然，不一會，便有一個老太監出現，呼延岸向他索取解藥。

候了半個時辰，那太監又再出現，但是，手中並沒有拿解藥。

太監道：「解藥需要保，我已在御廚預備了，今夜三更，你們入御廚，便有解藥！」

「咱們怎等到三更，救人要緊！」

那老太監遞了一個小瓦瓶，道：「先叫病人吃了這幾顆丸子，晚間再喝解藥，自然藥到病除！」

呼延岸一時之間，也不知如何是好。

太監道：「四十二皇子的吩咐，咱們豈敢不從！」

「四十二皇子？」

那太監聽了呼延岸的話，知道漏了口風。

太監支吾一番，又道：「這裏還有幾個花炮，假如你們遇到了危險，向天發了這些花炮，咱們便在宮內四處放火，或做一些小搗亂，那時，你們便可脫身！」

說罷便風一般的溜了。

呼延岸拿了藥丸與花炮，回到廢殿。

陰無晴一直在淌汗，柳明珠却小心地爲他抹汗，一見了呼延岸回來，便問：「怎麼了？」

呼延岸把藥丸交了給陰無晴。

陰無晴開始也不知吃下去還是不吃，但當呼延岸把事情覆述了一遍，並拿出花炮時，他再無懷疑，便把丸子一口吞下。

過了些時，陰無晴似乎好了一些，呼呼的睡着了。

柳明珠似乎放下心頭大石，問呼延岸道：「呼延岸大哥，咱們甚麼時候去御廚？」

呼延岸道：「你只關心你的陰大哥？」

柳明珠有點愕然，隨即道：「呼延岸大哥，咱們如今已是三位一體，何分彼此？」

呼延岸道：「我看你對……」

「何必再計較這些，待陰大哥復原，咱們取得經書，報答了人間世主人之後，那時……」

「那時又怎樣？」

「那時天空海闊任我飛！」

呼延岸嘆了口氣。

× × ×

皇帝一夜未眠，但仍是精神奕奕。

他明白四十二皇子到訪，並不是一件容易應付的事，而且這事情十分重要，對他以後的日子是個重大的考驗，假若被四十二皇子抓個正着……

他眞的不敢想下去。

世上何人無煩惱？皇帝也有皇帝的煩惱！

他吩咐太監，召見孤丁。

孤丁急忙進見，道：「皇上洪福！」

「如今宮內沒有甚麼閒人，不用再行繁文褥節，總管，朕昨夜已佈了一個局！」

於是，皇帝把夜行人探內殿的事述說一遍。

孤丁一面聽，一面淌汗。

「在下罪該萬死，沒有好好保護皇上！」

「總管，你不用介懷，我看他們如今的目的，並不在乎朕的性命！」

「他們要找——」

「他們要找一本般若心經！」

「臣在宮內常常都見到很多般若心經！」

皇帝並沒有答話。

孤丁立刻明白，這本「般若心經」，當然不是隨處可見的那些，而且對皇上非常重要。

「他們其中一人已盜去一本！」

「臣罪該萬死！」

「你不用介懷，這是朕佈的局，假若那盜經的人一直把經書放在懷內，體溫會把經書頁上所浸的毒藥揮發出來，他一定會中毒！」

「皇上英明！」

「朕不知這些毒藥的效果，不過，朕可以肯定一點，他一定會在宮內找解藥！」

「宮內找解藥？」

「是的，不過，宮殿這麼大，他們也無法找到解藥，就算是普通的藥物，也難於找到！」

「那麼——」

「除非有人幫助他們！」

「皇上果然是一石二鳥的好計！」

「對，朕佈下這個局，既可挫一下他們的銳氣，也可以找出宮內是否有奸細！」

「宮內有甚麼奸細？」

「四十二皇子並下是一個簡單的人，他雖然離開京城十多年，但他仍有一股殘存的勢力！」

「假若眞有人幫他們又如何？」

「那更好了！」

孤丁並不明白，但他是一個極有耐性的聆聽者。

「他們要弄解藥，定要找個煮藥的地方！」

「煮藥的地方？」

「是的，你認爲那裏最好？」

「御厨？」

「是的，御厨，半夜三更，在御厨煮藥，應該是個絕妙的好地方！」

孤丁並沒有答話，皇上也沒有再說下去，他已明白，今夜，御厨應該有一齣好戲。

× × ×

入夜，陰無晴醒了過來，但全身無力，看來日間所服的藥丸，藥力已退，他們一定要到御厨。

不過，陰無晴却有些猶豫。

柳明珠道：「陰大哥，假若你乏力，呼延岸大哥會扶你去的！」

陰無晴道：「我倒不是擔心這些——假若這下毒是個詭計，我恐怕會害了咱們的主人！」

呼延岸道：「看你的身子，明知冒險也一定要去！」

三人日夕相對了大半年，感情已於無形中建立。

柳明珠道：「對，明知冒險也要去！」

陰無晴看看呼延岸，也看看柳明珠，三人相視一會，於是，決定入御厨。

其實，御厨也是個不夜天的世界。

因爲沒有人知道皇帝甚麼時候需要吃東西的，只要一個命令下來，便要把食物備妥。

因此，御厨常常都有一羣廚師、太監。

當然，他們的工作，沒有日間那麼繁忙熱鬧，他們正躲在御厨外面的一間膳房內呼盧喝雉的賭博。

御厨的一角，正在煮了一煲藥。

據說是個老太監所煮的，那太監是個著名的「藥甑子」，幾乎三天五天便要煲一次藥，所以，並沒有人理會他，也沒有人注意他。

孤丁早已來到御厨，他當然沒有驚動任何人。

呼延岸扶着陰無晴，柳明珠一路小心把風，轉眼間便來到御厨。

他們伏在屋頂上。

聽了一會，三更鼓已响，他們才從一個天窗，小心的下了御厨之內。

厨內並沒有人，也沒有甚麼煙火。

只在暗面之處，有一個小灶，灶上煮着一個瓦甑，水氣不斷冒出。

那當然是爲陰無晴煮的解藥。

三人輕聲落下。

柳明珠小心地倒了解藥。

陰無晴一嗅，憑他江湖技倆，他知道那的確是解藥。他輕輕呷了一口，藥味極苦。

不過，苦口良藥，他又再呷了一大口。

忽然，御厨內一陣聲响。

三人回頭，已然不及，四面的大門已緊緊的扣上。

御厨很大，四通八達，如今却是無路可走！

樑上了無聲息的飄下一人。

當然是孤丁。

呼延岸已長劍出鞘。

孤丁冷笑，猱身上前，並且三招並出，向呼延岸的上中下三盤攻去。

劍光是懾人心魂的劍光。

呼延岸灑了一個劍花，輕輕的避開了三劍，然後是一退而突然的激進。

他的劍並不輕盈，而是含有風雷之聲。

孤丁並不示弱，却是以柔制剛，他的劍是異常的輕盈，忽而左，忽而右，閃耀着眩目的劍光。

三十招後，呼延岸似已受制。

柳明珠扶了陰無晴坐在牆角，也提劍而上。

劍式詭異的柳明珠使孤丁心弦一震——她一上來，三招俱是向他要害，兩劍咽喉，一劍眉心。

三招都是致命的。

孤丁橫揮寶劍，勉强擋開了三招，而呼延岸也趁此機會，還了兩記險招。

孤丁對柳明珠的劍法，特別感興趣，因爲他也是以詭異的劍法使皇帝賞識的。

他一向不喜歡太堂皇的劍法，他自己練的每一招都是實用的，實用是要使敵人敗陣，每刺一劍，敵人都有喪命的可能。

柳明珠的劍法也是如此。

不過，柳明珠並不是一早練這詭異的劍法，而是揉合了本身的劍法與人間世外那道長爲她創造的劍法而成，每一招都是致命的劍法。

孤丁似是漫不經意的使出三招。

第一招是「白蛇渡河」。

柳明珠立即還以顏色，一招「忘情世外」，兩劍在半空之中相碰，爆出了火花。

柳明珠忍不住的低聲叫道：「好劍法！」

孤丁冷笑，劍招一變，「烏龍掛壁」，劍上着力，緊緊的粘着柳明珠的劍。

柳明珠力貫劍背，一時之間却是無法拉開，心急之餘，身上已露出空門。

孤丁的目的並不是殺人，最大的希望當然是抓個活口！他看準柳明珠身上的空門，一劍前刺。

在旁的呼延岸一直監視着，看見孤丁這一劍，知道柳明珠定然不能倖免！

於是，呼延岸撲身前竄。

孤丁的劍實在快而狠毒。

柳明珠只覺劍背力度一瀉，自己的劍却像離弦的箭，便要向前彈去，這一彈正是迎孤丁的劍鋒！

呼延岸的前竄已是勁度十足，但仍然不及孤丁的劍鋒，眼看柳明珠便要傷在他的劍下。

可是，孤丁却把劍向右一偏，目

的是弄傷柳明珠而不是要她的一命！

這一偏却有了一個空隙。

坐在地上的陰無晴，口中一吐，一撮藥渣已從他的口中勁射而出，射在孤丁的手背上。

他感到手背麻木。

藥渣正打在孤丁的「寸關尺」穴上。

呼延岸亦已到，順勢抄起柳明珠的小腰。

孤丁怒極，身形一頓，便已一劍刺向坐在地上的陰無晴，陰無晴早有預備，横身一滾，已滾進那些肉枱的下面，孤丁並不放鬆，再前刺幾劍。

幸好那些肉枱下面有間格，一時之間，倒是無法刺到陰無晴。

呼延岸已放下了柳明珠。

兩人各據御厨一角，看着孤丁。

孤丁刺不着陰無晴，立即迴身伕劍。

呼延岸與柳明珠交換一個眼色，便撲向孤丁，兩人使的劍法都是人間世外的忘情道長爲他們譜制的，因此，劍法各展所長，一時使孤丁無法逞强。

陰無晴知道自己無法幫忙，已竄上了御厨上的横樑，他從高望去，看見外面竟有無數黑影移動！

他立刻明白，再戰下去，無論勝敗都不能逃脫，倒不如趁現在，外面佈置仍未十分週密——

陰無晴叫道：「扯風！」

「扯風」是黑道上的暗號，意思是各自散去，呼延岸與柳明珠當然明白這話。

陰無晴已竄上屋頂，並扯下一把瓦片，向孤丁擲去，孤丁受過他的暗算，當然小心橫劍格去。

呼延岸與柳明珠也趁此機會，竄上屋頂。

孤丁看着三人，並不追上，反而格格大笑，道：「看你走得多遠！」

陰無晴已出了瓦面之外。

只見御厨附近，已佈滿了狙擊手。

狙擊手之外，全圍着弓箭手，弓箭手分作三排，只要一聲令下，三排弓箭手，連珠彈發，任你是輕功如何了得，也難逃一箭。

怪不得孤丁也不追來。

這時柳明珠與呼延岸也上了瓦面。

陰無晴道：「着了道兒！」

兩人看到附近的佈置，也不禁噓了一口氣。

柳明珠道：「呼延岸大哥，那些花炮——」

呼延岸如夢中驚醒似的，從懷中抽出那些花炮，而陰無晴已拿了火摺子。

火光一亮，便已有箭飛到。

三人伏在瓦上，運勁把花炮放向天空。

一時之間，天空一陣閃光，下面的人反而不敢妄動。他們三人沿着瓦面向東面滑下。

當他們滑到屋簷之際，下面却是火光大亮，幾十支火炬，幾十個燈籠，把下面照得如同白晝。

三人不知如何是好。

在火光之中，只見孤丁伕劍而立，好不威風！

孤丁接到皇帝的命令，來御厨捉欽犯，當然是極其小心週密，早已明知他們三人將會向東面而來。

不過，他的計算仍差一線。

這時，忽然在西面傳來一陣緊急的鑼聲。

孤丁一聽，知道那是失火的鑼聲，他的眉頭一皺，吩咐了一些外圍好手往西面去。

接着又有人來暗報，他又派了一些人去。

三人伏在瓦上，知道他們放出的花炮已有了效果，四十二皇子在宮中的勢力，實在不可低估！

漸漸，四方八面的來報更多。

孤丁突然離開了，不過，下面的弓箭手仍在。

少了個孤丁，對付下面的弓箭手却是容易得多，呼延岸扯下披風，示意柳明珠護着陰無晴。

他抓起了一把瓦片，向下面撒去。

一時之間，下面大呼小叫，很多弓箭手也中了瓦片，呼延岸暗勁極强，中了瓦片的人，都是不能動彈。

趁此良機，呼延岸一揮披風，引來幾支無力的箭，然後柳明珠扶着陰無晴，向廢殿而去。

呼延岸一直往殿後，從屋頂到屋頂，轉眼已離開了御厨的範圍，也再沒有人追來。

三人吁了一口氣。

陰無晴的體力似乎恢復了不少。

轉眼之間，廢殿已在望，也聽不見有刀劍吆喝之聲，却仍然看見四面遠處，仍有些火光。

柳明珠看着二人，道：「幸好有那些花炮，爲咱們解圍，否則，咱們也許……」

呼延岸道：「那人實在不簡單！」

陰無晴道：「你指是那人——一定是咱們主人說過的皇帝貼身侍衛！」

柳明珠道：「他的武功實在厲害，咱們兩人之力，只可作過平手！」

呼延岸道：「怪不得主人說要咱們三人才能對付這個人！」

陰無晴道：「我在旁邊看得清楚，這人武功自成一派，每招都是致命的劍法，加上我——」

柳明珠道：「陰大哥，何必長他人志氣！」

呼延岸道：「陰老弟，你如今身體還未完全恢復，只要你我三人，相信他是逃不過咱們的劍網！」

話雖是如此說，在他們的心中，孤丁已像一個陰魂，緊緊的纏繞着他

們，他們的肩上，已有一股無形的壓力，重重的壓着。

他們的命中早已註定决一死戰！甚麼時候，甚麼結果，他們都不敢想像！

他們邊行邊說，已回到了廢殿。

這廢殿一向是無人敢近的，可是，他們却看到殿內傳出一點燭光。

三人提高了警覺。

這幾天來，他們三人都是蟄伏在廢殿之內，因此，對廢殿內的情形，十分熟悉。

燭光來自一個小閣樓。

他們不敢大意，反而先出了廢殿，再上殿頂，小心的走到那閣樓瓦面之上。

三人伏着，清楚地看到持着蠟燭的那人。

那人年紀並不大，面白無鬚。

他穿的衣服十分華麗，看來是宮中重要的人物。

這小閣樓，日久無人到，到處是塵封蛛網。不過，閣樓內的佈置，仍十分齊全。

那人似乎剛到。

他把蠟燭放在一張長案之上。因爲塵埃實在太多，他不時用手撥開，並發出一些咳嗽及噴嚏。

他用手撥開那長案上的塵封。微弱的燭光下，仍然可以看到這是一張皇帝使用的長案，因爲塵封之後，竟然是雕滿了龍的圖案。

那人又找了一面手帕，把龍案再抹清潔，一會，案上清晰顯現一幅二龍爭珠的圖案。

然後，他用手按着那龍珠。

接着便是一陣「軋軋」的聲音，地板上竟然出現了一個裂口。

那人拿起蠟燭，走近地板上的裂口。

三人都不約而同的緊張起來，原來這廢殿內竟然佈有機關的，不知這人在找些什麼？

他從地板之上，拿出了一個盒子。

那盒子也滿是塵封的。

他捧着盒子，回到了長案，放下蠟燭，又用那手帕抹了那個盒子一會，那盒子竟然是一個十分名貴的錦盒。

他打開了錦盒。

三人十分緊張，竟然在這時發出了一些瓦片相碰的聲音，那人立即站了起來，用身體護着錦盒。

過了一會，再無動靜。

他又再坐下，似乎是嘆了口氣。

他終於把錦盒打開了——

他們似乎看到裏面是一本書，在微弱的燭光下，只看到一個字——心！

心？難道是般若心經？

那人把書拿出，在燭光之下，果然是清清楚楚的寫着四個大字「般若心經」！

難道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

他們不敢妄動，屏息靜氣的。

那人把書打開——

他們小心地看着，看來這經書的秘密一定會顯現的。

那人把書一頁一頁的打開。

他們可以清清楚楚地看見，書內的經文是用「瘦金體」寫成的，一字一畫，異常秀麗。

可是，當經書翻完，却沒有什麼秘密出現！

那人嘆了一口氣，把書掩上，然後用手捧着臉龐，呆望着燭光。

看來，這般若心經並沒有什麼秘密！

不過，這般若心經竟放得如此秘密，當然不是一本普通的般若心經！

那人已把經書放回錦盒之內。

陰無晴突然輕輕蹴下一塊瓦片，那瓦片正好落在那蠟燭之上，火光頓滅！

就在這時，陰無晴在兩人手心寫了一個字，兩人立時會意，分別向不同方向入廢殿之內！

陰無晴索性由瓦面直下。

他一到長案，便伸手拿了蠟燭，再竄回樑上。

這一墜一竄，用了十分短的時間，而且是了無聲息，那人當然不知道。

那人「呀！」了一聲，頓了一頓，自言自語地道：「活見鬼！」

他從懷中拿出了火摺子。

火摺子一亮，却不見了蠟燭，他小心看了一遍，仍找不到，登時心寒起來！

一陣風吹來，手中的火摺子也熄了！

他又再把火亮起，這時，他已有些心慌意亂！

火摺子又突然熄滅。

他感到頸部一寒，連忙抱着錦盒，可是，錦盒已不在案上了！

他發出「咿呀」恐懼的聲音。

他突然又嗅到一陣香氣，在他額前吹動，他伸手一抓，却抓不到什麼東西！

他已十分驚慌，覓路而逃！

忽然，屋樑之上有一陣强光，這陣强光不能使他看見什麼，却驚動了懸掛在樑上的蝙蝠！

一時之間，閣樓之內，蝙蝠亂飛，嚇得那人抱着頭，不知如何是好！

過了一會，蝙蝠已靜下，他站了起來，可是，他却突然感到，有人在他屁股上抓了一把！

他大叫一聲，殺猪似的叫聲！

「誰？」他終於鎮定下來。

當然是沒有人答話。

他勉强的叫了幾聲，走回長案上，看來是想抓回那個錦盒，當然，他那裏能找到！

這時，他已有點明白。

忽然，一陣尖叫聲，震動了整個閣樓。

那人道：「來者誰人？」

另一陣粗啞的笑聲在另一面傳來。

那人拚命的掩着耳朵。

可是，當他掩着耳朵之際，却覺得有東西搔他腋上，他不得不放下雙手。

聲音更爲刺耳。

他似乎已被嚇得失去魂魄，大叫道：「是朕錯錯……」以後一連串的聲音，却聽不到他在說些什麼。

這時，可怕的聲音已停下來。

屋外似露出曙光。

那人原來已被嚇至跪在地上，旁邊是一大片濡濕！一會，他站了起來，跌跌撞撞的奔下了閣樓，然後走出了廢殿！

呼延岸陰無晴與柳明珠並沒有追去。

他們小心地看看那錦盒，再看看那經書，沒有什麼秘密，不過是個名貴的錦盒，是本字體異常勁秀的般若心經經書。

柳明珠笑道：「嚇得那個人半死，陰大哥的好主意！」

呼延岸道：「陰老弟，你在我手心寫字時，我一時之間也想不到是個『鬼』字！幸好柳姑娘向我扮了個鬼臉，我才會意！」

柳明珠笑道：「難道你忘記了我的外號，我叫赤髮美夜叉！夜叉其實也是鬼！」

陰無晴笑道：「怪不得你扮鬼叫的時候，那聲音刺耳難耐，我也嚇了一跳！」

呼延岸道：「我的鬼喊也不差！」

三人笑了一會。

呼延岸道：「究竟這人是誰？」

陰無晴道：「我似乎聽到他說個『朕』字——」

柳明珠道：「那麼他是皇帝？我却從來沒有想到，皇帝是那麼年輕的！」

呼延岸道：「如果那是皇帝，那麼咱們罪孽可不輕啊！你看，地上濕了一遍！」

三人又笑了一會。

那時，已是天色光亮，他們已清楚的看到，那本在錦盒內的般若心經是蓋有一個龍章的，而且是用湖水藍絹所裹成的，換句話說，這是皇帝的經書。

也許，這便是人間世主人所要的那本了！

算一算日子，他們入宮已七天，還有三天，便是期滿之日，任務也總算有交代。

掩護皇子　無辜喪生

孤丁忙了整整的一夜，而且是有辱皇命的一夜。

他不能在御廚之內捉到欽犯。

他不能手擒欽犯也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他一切的佈置，竟是如此脆弱的。

最重要的一點，他可以肯定，宮中有奸細。

他明白，奸細的勢力不小，一定是先皇遺留下來的殘餘之士，要消滅他們，並非不可，而是他需要時間。

他不知他有沒有時間。

因爲今夜有辱皇命，能否好好保留自己的頭顱也是一個問題。

他雖然十分疲倦，他仍然展開他父親的遺像。

父親又似乎用凌厲的目光盯着他。

他感到慚愧。

這是一個好機會，他要殺我了，一切都無話可說，我一定要殺了這個皇帝，報那滅門的仇恨。

他還需要什麼？

當然還有公主！可是，她也是仇家，她是個無辜的仇家！可是，我那些親朋戚友，更是無辜！

他的仇恨烈火又再燃起。

這時，他正想瞌睡，外面傳來：「總管，皇上召你到書房！」

孤丁心頭一震。

難道這是日夕盼望的時刻？

他應了命，用冷水抹了臉，便逕往皇上的書房。

皇上坐在龍椅之上，臉色蒼白。

孤丁上前行禮。

皇帝道：「總管，看來要重新部署一切！」

「屬下無能，請皇上降罪！」

「總管，朕明白昨夜事故——」

孤丁已跪下，只要皇上一降罪，他便會——

「總管，朕明白你已盡全力，敵人在暗，你在明裏，自然吃虧，以後的日子，你還要與朕並肩作戰！」

「屬下……」

「總管，你不用慚愧！我昨晚失去了『般若心經』——朕以前也向你提過的！」

「怎會失的？」

皇帝當然沒有把自己被鬼嚇的事說了出來，只編了一個藉口。

「其實，那位經書，是先皇留下的，朕看過千萬次，也不知內裏有什麼秘密！」

「敵人盜去經書，自然知道秘密！」

「對，這幾天一連串的事情，都發生在四十二皇子投帖之後，這事自然與他有關！」

「還有三天便是他上來拜會皇上的日子！」

「是的，三天之後，般若心經的秘密便可揭露，而且，這多年來朕心上的陰影，也可剔除！」

孤丁聽了這番話，心下也有一番感觸。

皇帝續道：「不過，這一切都要總

管——事成之後，你將是一個王侯！」

孤丁並沒有說什麼。

皇帝道：「近日外間回報，四十二皇子帶了四個人來，一個是啞巴老奴，是負責服侍他的，另外三個江湖好手，看來是護着他而來！」

「二男一女？」

「是的——你見過他們？」

「在御厨！」

「厲害嗎？」

「武功與屬下來說，並不太厲害，不過——」

「你認識他們？」

「不，我也在江湖多年，這般的好手並不多見，却從未見過這三人！」

皇帝嘆了口氣，道：「總管，朕不妨對你說，四十二皇子是覬覦朕的帝位！」

「這點在下明白——不過，皇上兵權在握——」

「朕害怕的是，他——唉，這位四十二皇子，假如沒有八分以上的把握，他不會來！」

「他們用武力？」

「武力有總管應付——」

「問題在——」

「問題在那經書之上！」

「那麼，當拜會皇上之時，只要經書出現，我設法先搶回，那便——」

「不過，我却想從他口中，知道經書內藏有什麼秘密，以後朕才有安心的日子！」

「既然是這樣，待他說出秘密之後才動手！」

皇上心中仍有疑慮，突然，他的目光閃出一點懾人的光芒，孤丁心頭也爲之一震。

封侯拜相是夢想，皇帝那會讓人知道他心中的秘密，不過，事已至此，難道……

皇帝忽道：「總管，你先回去好好休息這三天，到時看朕臉色行事好了！」

孤丁離開了皇帝的書房。

三天。

三天之後，將是一個怎樣的局面？

× × ×

十五日，酉末，銀盤似的月亮已升了上來。

宮庭之內，表面是異常寂靜。

事實是滿佈暗卡。

孤丁從午時開始，一直從內庭開始巡查，看看人手的分佈，他是個親力親爲的人。

一切看來都是那麼完美。

至於前朝的殘餘勢力，他已盡力消滅，不過，其中有些在他眼中的所謂「餘孽」，仍然存在，但他知道，這些餘孽已不成氣候。

酉初時份，他回到自己的寢室。

一開門，他便看見公主的身影。

孤丁沒有說話。

他更換了衣服。

公主終於開腔：「今日似是個不平凡的日子！」

孤丁道：「公主。」

「沒有其他話？」

「縱有千言萬語，實在不知從何說起！」

「你仍是放不下？」

「假若你是我？」

公主也只輕輕地嘆了一口氣。

孤丁閉目，調息運氣。

當他再睜開眼的時候，公主仍在那裏，他感到有點內疚，因爲他知道，自己實在不配有這一位紅顏知己！

假如她是一個普通的宮女……

「天公作弄人。」他自語的嘆了口氣。

公主幽幽的看着孤丁。

孤丁迴避着。

公主輕聲道：「我不知宮裏會發生什麼事，我只感到今天的日子與平常的日子不同。」她頓了一頓，續道：「我只想說一句，我的哥哥是個好皇帝！」

說完之後，她便離開。

孤丁有點叫她回來的衝動，不過，外面已傳來皇帝的口諭。

他立刻來到皇上的書房。

皇帝竟然穿上了一件異常隆重的龍袍，這件龍袍，在普通日子是不會穿上的。

皇帝的氣色極佳。

「總管，一切都準備好了？」

孤丁點點了頭。

「他們也快到了，朕預備在金鑾殿的偏廳見他們！」

「在金鑾殿的偏廳？」

「是的，那裏地方闊大，偏廳對開，還有一個院子，可以看見皎潔的月色，實在是個好地方！」

孤丁默然不語。

「總管，沒有問題吧？」

「沒有！」

於是，孤丁護着皇帝，先來到金鑾大殿，然後，進入了東面的偏廳。

偏廳內已擺放好幾張長案，案上酒水已備。

孤丁在周遭看了一遍。

內殿大臣出迎。

「四十二皇子到！」

四十二皇子仍然是坐在那張有輪子的大床上。

皇帝屏退了所有太監大臣，金鑾偏廳之內，只剩下孤丁皇上二人。

呼延岸、陰無晴與柳明珠擁着那張大床進了偏廳。

孤丁有點緊張，因爲他不知道床裏究竟藏有些什麼，他正想上前。

皇上已向他示意。

「皇上安好！」是帳內傳出的聲音。

「四十二皇弟，別來無恙！」

「皇兄，這次是多年以來的相聚——」

「朕盼望這日子很久了！」

「弟是個殘疾之軀，這樣來見皇上，實在是不敬！」

皇帝笑道：「四十二皇弟，這次相聚，是咱們兄弟相聚，何必多禮！」

「難得皇兄體諒，又顧骨肉之情，實在感動！」頓了一頓，道：「三位拜見皇上！」

呼延岸、陰無晴與柳明珠並沒有跪下，只是拱手一揖，皇帝似也沒介意。

皇帝道：「孤總管，拜見四十二皇子！」

孤丁也只是一拱手，並沒發一言。

偏廳之內，空氣似乎緊張起來。

「四十二皇弟，朕早已屏退一切左右，孤總管是朕多年心腹，不用介懷！」

「弟這三位侍衛，也伴爲弟多時，皇上也可以暢所欲言！」

「好一句暢所欲言！」

從東窗望出去，月兒已掛在半空。

週遭無雲，月色特別明亮。

「際此月色當空，朕先與皇弟乾一杯！」

孤丁已把酒水奉上。

「皇兄，爲弟不能飲酒，只派我的侍衛——」

「那不成問題！」

三人望着長案上的酒，並沒有動手。

這皇帝倒也是機靈的人。

他先喝了自己的一杯，然後示意孤丁向他們斟酒，斟酒完畢，再示意孤丁先喝一杯。

孤丁一口而盡。

三人見皇帝、孤丁所喝的酒，完全與桌上的一樣，也不再懷疑。

三人也是一乾而盡。

「好英雄！好氣概！」

三人拱手。

「多年來，皇弟了無踪影——」

「爲弟不才，知道皇上年來恩及天下，本想就永作一隻閒雲野鶴，徜徉人間！」

「閒雲野鶴，徜徉人間，實在是大福氣！」

「可惜——」

「可惜什麼？」

「可惜弟還有一件心事！」

「什麼心事？」

「說來話長——」

偏廳之內，空氣又呈緊張，看來話已入題。

皇帝似有意無意移動着身體。

「先皇離世之前，曾對爲弟說——」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朕想皇弟也不用……」

「對，假若是一些風言風語，爲弟也是無話可說，不過，那是一封血書！」

「血書？」

「是的，一封血書！」帳中的四十二皇子似乎仍是那麼心平氣和。

不過，皇帝已臉呈緊張之色。

「在何處？」皇上問。

「在般若心經之內！」

「般若心經？」皇上忽然笑了起來，「宮中那麼多般若心經！」

「是的，也就是因爲宮中有很多般若心經，因此，先皇便把血書藏於經中！」

「血書內容是——」

「皇上想知道嗎？可惜——」

「可惜什麼？」

「可惜多年來，爲弟也無法找到，不過，皇天不負有心人，如今找到了！」

「找到——」皇上似乎心中一驚。

「其實，皇上亦早已明白血書的內容！」

「口講無憑！」

「皇上眞的想看看？」

皇上並沒有答話。

「其實皇上早已知道這本書的存在，不過，其中的秘密——」

「皇弟何必轉彎抹角！」

「對，我也不是個轉變抹角的人！姑娘——」

偏廳之中，唯一的女性是柳明珠，這一聲姑娘，當然是叫她。

柳明珠走近錦帳。

帳中遞出一本「般若心經」，持着經書的是一隻手，是戴有錦套的手。

柳明珠接過「般若心經」。

「姑娘，請你呈上給皇上！」

柳明珠把經書呈上。

皇帝並沒有接過，他曾下毒在經書，自然有防人之心，柳明珠把經書放在長案之上。

皇帝示意孤丁看書。

孤丁拿起，翻了一下，並沒有什麼發現。

「皇弟何必愚弄朕？」

他在朕字加重了語氣。

「經書中的十八頁，頁內挾有一張薄如蟬翼的絲帛，上面寫有——」

皇帝聽了，急不及待的把經書翻至十八頁。

他小心察看，這頁竟是雙重的，他仔細把雙頁撕開，果然，頁內有一張極薄的布帛，上面寫有一些紅色蠅頭小字，十分工整。

孤丁並沒有看清楚上面寫了些什麼。

皇帝也沒有。

他根本不想看，因爲他早已知道，先皇最早的屬意承繼人，便是面前的四十二皇子。

這血書還有什麼好看？

他把血書抽出，雙手一挾，那蟬翼似的絲帛，已成粉碎！

衆人看見皇上的舉動，大爲愕然，一時之間，無論是孤丁，還是柳明珠等三人，也不知如何是好！

皇上乾笑了幾聲。

帳中人也笑，笑得十分痛快。

皇上也愕然，他是個何等機靈的人！他已明白，自己已上了四十二皇子的當。

帳中人笑聲延續着。

半晌，四十二皇子才道：「血書的重要，你不能再否認，不過，既然這麼重要的東西，我又豈會白白的交與你，皇上！」

皇帝立時滿臉通紅。

有所謂「關心則亂」，這件事對皇帝來說，實在是太重要，因此他才會來一個先下手爲强，却上了當。

不過，他也不是一個普通的皇帝。

保住皇位並不是一件易事。

這幾年來，他已對付過不少覬覦皇位的人，他明白，越是緊急的關頭，越要鎭定。

四十二皇子更是一個不簡單的人，這一招「拋磚引玉」，比起武功高手，實在不遑多讓。

皇帝已收斂了神氣，道：「這一招，朕敗在四十二皇弟手上，而且敗得心服口服，再敬四十二皇弟一杯！」

孤丁已奉上酒。

他斟酒的手法，仍然與先前一樣。

這次，呼延岸代替四十二皇子，乾了一杯。

接着，帳中人道：「皇兄，眞正的般若心經，仍在我這裏！內藏的血書，並不是這麼簡單！」

皇帝冷笑了幾聲。

「我知道你沒有親眼看過先帝的手諭，你不會甘心讓位給我！」

「讓位給你，憑什麼？」皇帝有點憤怒。

「就憑這血書手諭！姑娘——」

柳明珠上前，接過另一本般若心經。

這本是用藍色湖水絹所裹，正是在廢殿所盜的那一本，皇帝在那邊一看，臉呈激動。

「姑娘，你照着我的說話去做，兩位，你們好好的保護姑娘，也好好保護經書！」

呼延岸與陰無晴當然明白。

他們都沒有佩劍，不過，孤丁也沒有。

就憑四掌，他們都有信心。

「姑娘，你把長案上蠟燭移來，皇上，不用勞駕！」

皇帝本想上前，被他喝止，也無再動，他明白，這次是存亡的一刻，他不能再敗。

他一定要勝利，痛快淋漓的勝利。

否則，他不敢再想下去……

柳明珠把蠟燭移近。

「把經書翻至最後一頁——」

柳明珠依言。

「上面只有幾個字，旁邊有很多空白的地方，對嗎？你把空白的地方，放在蠟燭火尖之上，小心，太近會容易燒着——」

柳明珠明白，她要利用蠟燭的熱力。

皇帝又想上前，孤丁也正要移動。

「皇上，總管，你們站着，在那邊，你們也可以清楚的看到——」

呼延岸與陰無晴左右維護着。

孤丁審視過形勢，在這情形下，任自己功夫如何無敵，也是無法得手。

何況皇帝還要親眼看到血書。

他們都沒有再動，看着蠟燭上的空白紙頁。

漸漸，火的熱力便在空白的紙頁上出現了一些紅色的痕跡，先是一個印章。

一個龍的印章，這自然是先皇的印章。

接着，八個極不工整的字出現——

「宗澤皇兒
繼位爲帝」

血紅色的字，極爲刺眼。

「宗澤——」

「難道你忘記了我的名字？」帳中人道。

柳明珠已把經書移開。

就在這時，廳中燭火全熄。

他們已有了準備。

可是，在這一刹那黑暗之中，偏廳上的天花板竟然塌下，落下了一些磚石與大量泥塵。

誰會料有此一着？

孤丁已撲向柳明珠。

柳明珠身手極其敏捷，感到身前有風動，已奔向前廳，因爲前廳有光掩映。

前廳正是金鑾大殿。

「經書！」是皇帝的聲音。

「經書！」是四十二皇子的聲音。

孤丁尾隨着柳明珠，鍥而不捨。

皇帝亦已奔向金鑾大殿。

呼延岸與陰無晴亦同時奔向金鑾大殿。

而那豪華的錦帳，竟然會自動的隨着衆人，駛向金鑾大殿，原來帳中人有一套繩索，可以掀動輪子，直駛出金鑾大殿。

大殿是紅燭高燒，如同白晝。

孤丁正力戰三人。

不知何時，孤丁手中已有長劍。

三人空手戰長劍，當然是無法取勝，而且柳明珠手中仍拿着經書，她爲了保護經書，幾次差不多被孤丁的劍刺個正着。

「姑娘，退下！」帳中人指揮若定。

柳明珠虛晃一下，已然退下，走近錦帳。

「劍——」帳中人一聲，兩柄劍已從帳頂飛出，剛好落在呼延岸與陰無晴跟前。

兩人有劍在手，情形當然有所改變。

孤丁已領敎過呼延岸的劍法，知道他深沈有力，是頗爲罕見的陽剛劍法。

陰無晴的劍法當然不同，他走的是陰柔一面。

孤丁在二人之間，却是游刃有餘。

他的劍法向來詭異而實用，在陽剛與陰柔的兩種劍法之中，他使出每一招，都挑在二人的骨節眼上。

一時之間，三人成了膠着狀態。

帳中人已看得明白，只要加上柳明珠，那麼孤丁只能再苦戰一會。

帳中人輕聲道：「經書！」

柳明珠交回經書，却接到一柄劍，她立刻明白，主人是要她加入戰圍。

她有點不放心。

不過，帳中人在錦帳中已露出一柄匕首，看來那皇帝並不敢上來加害。

於是，柳明珠加入了戰圍。

本是膠着的狀態，加上了柳明珠，孤丁便顯得有點力弱，三人雖來自不同地方，但這半年以來，日夕相對，加上一齊學了忘情道長所譜出的劍，心意已通。

三人挺劍，開始是各自爲政。

漸漸，三人已成一網，一個陣勢。

孤丁知道再戰下去，也是無益。

突然，他一聲呼嘯，殿中燭火搖動。

皇帝喝道：「不能召人入內！」

孤丁明白，在搶到經書之前，他是不能讓人知道有這一件事發生的。

三人也明白，只要制服了孤丁，皇帝已不成問題。

孤丁在三人圍攻之下，只有苦戰。

轉眼是百多回合。

孤丁已發現，三人之中，以柳明珠的功力較弱，三人成了一個陣勢之後，要破開這個陣勢，唯有向她下手。

孤丁突然下了一個殺着。

一招「孤雁斷西風」——

劍尖指向柳明珠的咽喉。

其實，這是冒險的一招，因爲孤丁使出這一招，已是空門大開，只要呼延岸與陰無晴一出劍，孤丁縱使不死，也會受傷。

可是，他們都關心柳明珠。

而孤丁也看到他們這份心意、這個弱點。

他空門大開，却並沒有受到攻擊。

他兩人都迴身，護着柳明珠。

柳明珠疾退，孤丁再想力攻，被二人所擋。

自這招開始，孤丁又佔優勢，因爲他猛攻柳明珠，其他二人只有護守，却無攻意。

却敵當然要攻，只防守何能却敵！

帳中人十分冷靜，也看到了戰局，便朗聲道：「殺，殺，殺！」

這三字猶如烈酒，潑上燃燒着的巨木。

火勢頓時猛烈，三人戰意更盛。

× × ×

這邊廂，是皇帝與四十二皇子的對峙。

他們雖然沒有動手，但其中激烈的情況，並無異樣，他們所鬥的是無形的智力。

千百個念頭在皇帝的腦海翻動。

千百個念頭也在四十二皇子的心上躍起。

他的匕首露在帳外，皇上當然不敢欺近，不過，他只害怕皇上破釜沉舟的一擊。

幸好他沒有。

皇上的地位何等尊崇，他不敢也不肯孤注一擲。

四十二皇子看着，夢想快要實現了——孤丁已現出疲態，已呈力弱。

金鑾大殿，三人在劍光之內。

四十二皇子看見殿上那龍椅。

那龍椅在陛上。

十分寬闊，氣派懾人。

多年來的夢想，就要實現，他便是坐在龍椅上的人，這龍椅本就屬他，可是，當今的皇兄，也爲了這龍椅而不顧骨肉之情。

他感到一陣憤怒。

那可憐的皇帝，站在那裏，無可奈何。

四十二皇子在帳中，看着那張龍椅。

那龍椅的確有無法抗拒的魅力，他感到異常的衝動，他要立刻便坐上龍椅。

他要立即嚐一下當皇帝的滋味。

於是，他掀動繩索。

錦帳移動，已來到階前。

那個石階叫「陛」，因此大臣向皇帝稟告之時，都稱皇帝爲「陛下」。

錦帳並不能上石階。

帳中一動。

一個身影自帳中飛出，落在龍椅之上。

皇上驚呼。

交戰着的四人也驚呼，各自跳開。

龍椅上坐着的是四十二皇子。

帳中人究竟是個怎麼樣的人？

竟然是個頭大如斗，雙臂極長，却全無下肢的人！

怪不得他常說自己是個殘疾之人，而且要長期躺在帳中——他的臉孔扭曲，非常怕人。

可是，他坐在龍椅之上，顧盼非凡。

醜陋的臉孔，可怕的身軀，仍有一股懾人的力量。

他雙手扶着龍椅上的靠手。

就在這時——

「啪」的一聲，非常刺耳的一聲。

那龍椅的坐墊，突然彈起，把座中人夾着，並傳來骨碎的聲音。

四十二皇子異常大的頭顱被夾着，鮮血飛濺。

好陰險的皇帝！

龍椅竟是一個致命的陷阱。

可憐的四十二皇子，只做了不及一盞茶的皇帝，已是腦漿迸裂，沒有半句遺言。

當中的人，只有皇上並不驚奇。

因爲他是佈置這一切的人。

他看着已死的四十二皇子，輕嘆了一聲，回身奔向錦帳，便要取回經書。

只要取回經書，一切已成定局。

多年來的恐懼便一掃而空。

他伸手入帳，突然高叫：

「呀——」

四十二皇子也不是善類，他的帳內也有機關，只見皇上手臂佈滿了暗器。

不過，他仍抓到了經書。

他立即把經書毀了，什麼暗器也不在乎。

孤丁連忙上前。

皇帝道：「不用緊張！」

呼延岸、陰無晴與柳明珠，千萬也想不到有如此的變化，看到四十二皇子的怪模樣已是一驚，再見他被夾在椅子之上，腦漿飛濺，更是一驚！

而今經書一毀，如在夢中驚醒！

他們都感到一陣悲涼的味道。

將軍一去，大樹飄零！

樹倒猢猻散！

好陰險的皇帝！

呼延岸已震臂一呼。

二人立即和應，便要立即殺死這皇帝。

皇帝捧着受傷的手，急忙退下。

孤丁亦已趕上，護着皇帝，立即與三人再展開一場激烈的戰鬥！

皇帝急道：「總管，殺了三人，封侯拜相！」

孤丁沒有答話，只力戰三人。

三人在此驚變之下，劍法亦已大變。

他們已是豁出去的劍法——常言道：哀莫大於心死！四十二皇子總算是一個恩人，而今恩人已死，自己也不能逃出這陰險皇帝的手裏，就算逃出，日後的日子也不好過！

他們三人是豁出去，捨命的劍法。

然而，孤丁也是。

他明白，殺了三人，自己功勞不小，可是，他便會變成唯一知道皇帝秘密的人。

皇帝那會容他？

不過，他還有一個心願，他沒有完成這個心願，他是不願意死的，是死也不會瞑目的。

呼延岸怒哮一聲：「總管，你殺了咱們，也沒有什麼好處！」

孤丁不言。

陰無晴也道：「這個陰險如此的皇帝，你也要護着，天下還有理！」

柳明珠道：「殺了這狗皇帝，咱們還有生機一線！」

這說話當兒，他們都分了心。

而孤丁沒有，三招一出——

呼延岸及陰無晴昂首一避，柳明珠卻中了一招。

一招在眉心。

眉心血慢慢的滴下。

兩人驚叫，再縱身時，便被孤丁各刺了一劍。

三人倒下。

兩人看着柳明珠，血已從她眉心滴下，直到鼻樑。

這一刺無疑是致命的一擊。

柳明珠已無氣力，滿臉疑惑地道：「總管，我不明白，眼看如此，你仍要護這皇帝！」

皇帝喜道：「總管護駕有功！」

孤丁並沒有答話。

皇帝又說：「孤總管，朕定然給你封侯拜相！」

孤丁冷笑。

突然，呼延岸與陰無晴都同時躍起——這次，他們都不是向孤丁，而是向着那皇帝！

皇帝反應很快，暴退七步。

孤丁迴身，一個大風車，左右兩劍，維護着皇帝，他們兩人的劍，顯然是乏力的，不過，對付這個皇帝，仍是有足夠的殺傷力。

呼延岸仗劍挺身，半跪的叫道：「總管，難道你眞相信，你會封侯拜相？」

皇帝驚魂已定，道：「總管，你一定會封侯拜相！」

陰無晴也有氣無力地道：「我眞不相信天下間竟有這麼愚蠢的人！」

孤丁看着皇帝。

皇帝搶着道：「你是朕的救命恩人，朕當然會把你封侯拜相！」

柳明珠這時，已倒斃在血泊之中。

呼延岸與陰無晴看着她那紫色的臉龐，慢慢地爬近她的身邊。

他們沒有說話，只是眼淚汩汩而流。

男兒有淚不輕彈？

大半年來的生活，已無形中使他們三位一體，而這一戰，更加深了他們之間的認識。

人的感情是微妙的。

他們也快要離開這世界，管他是人間，世外？

孤丁看着他們，他們仍是滿臉狐疑。

突然，孤丁迴身，向着皇帝。

皇帝道：「總管，你護駕有大大的功勞！」

孤丁冷笑。

皇帝不明白——沒有人會明白孤丁的心境。

孤丁道：「皇上，我不讓他們殺你——」

「朕明白你忠心不二！」

「不——」

他的聲音在大殿迴響着。

「不！不！不……」

皇帝愕然，連呼延岸與陰無晴在斷魂之際，也突然甦醒過來！

聲音已靜下來。

孤丁道：「我不讓他們殺你，並不是我有忠貞的心，而是我要親手殺你！」

皇帝幾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但孤丁已仗劍而立，眼光已露出殺機。

那充滿殺機的目光，就像一把利劍，直迫皇上的心窩，他已感到那陣寒意。

皇帝不愧是個皇帝，他退了兩步，仍然保持鎮定地道：「孤總管，你實在太累了！」

「我沒有——」

「孤總管——」

「我不姓孤！」

皇帝又退兩步。

「我本姓獨孤！」

「那又有什麼關係？無論你姓孤，或是獨孤，只要你救了朕，你的功勞一樣大！」

「記得獨孤無言吧！」

「獨孤無言——是先皇時代的大官？」

「是的，獨孤無言是大官，也是我的父親！」

「你護駕的功勞，當然是惠及你的先父，朕自然會追封他的！」

「追封？」孤丁滿眼淚水。

「是的，朕會追封令尊！」

「那有什麼用處？獨孤一族，已蕩然無存！」

皇帝似乎不大明白。

獨孤丁道：「先皇已把咱們獨孤一族，全家抄斬，並禍及九族！」

「爲的是——」

「爲的是好　相諫！」

「而你——」

「我是唯一的生存者！」

「幸好上天給我這一個機會爲先皇贖罪！」好機靈的皇帝！

獨孤丁似已回復了理智

不過，幾十年來的抑鬱，仍在他腦中翻滾着，他向着皇帝，也像自言自語地道：「獨孤一族被誅，幸好那劊子手見我年幼，放我一馬，我自小在江湖浪蕩，立即要殺這個狗皇帝！」

他灑了兩個劍花。

皇帝吃驚地退兩步。

「可是，他死得也早！不過，血債是要血償的！」

皇帝沒有答話，四處張望。

「皇上，你父親殺了我的全家，你一定要爲他還我血債！」

「總管，你冷靜一點！」

幾十年的抑鬱，終於爆了出來，獨孤丁感到一陣無比的暢快。

「總管，我不明白——」

「你快要死了，我就讓你死得明明白白！」

「爲什麼你以前仍要救朕幾次？」

獨孤丁無言。

「你入宮做了朕的貼身侍衛，有很多機會下手殺朕，爲什麼你不動手？」

獨孤丁臉孔震動，半晌才道：「我的心充滿了矛盾，皇帝，你對我實在太好！」

事情似乎有了轉機。

獨孤丁續道：「說實話，這十多年的江湖生活，有誰對我好過！」

「朕也只不過是知人善用！」

「你實在也是個好皇帝！很多機會，我不忍心殺你，因爲我殺了你，天下必然大亂，那時，受苦的又是那一班無辜的百姓！」

「你是個深明大義的人！」

「不過，你不用說盡那些好話，我今天仍然要殺你——第一，我知道你的秘密！」

「不，咱們曾經生死與共，朕不會介意！」

這當然是假話。

「第二，我若不殺你，我天天受到良心的責備！」

「總管，你錯了！」

獨孤丁愕然。

皇帝續道：「總管，朕明白你的心事，不過，你也要知道，人生隨着時間而變！先帝誅你九族，也許，他有錯誤的地方，不過，事已至此，朕也無辦法——而且，那是咱們上一代的恩怨，那時，朕只是個孩子！」

那時，獨孤丁何嘗不是個孩子？

皇帝的一番道理，似乎已有點打動了獨孤丁的心，於是，他踏進了一步，續道：「總管，你殺了我，仍不能補償你們的家族，可是，你不殺朕，你卻造福萬民，造福蒼生！」

獨孤丁茫然不語。

「想先皇在九泉之下，與你先父相見，早已無地自容，獨孤家族爲朝廷盡忠，那個不知，而今，幸好有你唯一的血脈，你自然要擔負興家的責任！」

說話之中又似乎有點道理。

「朕答應你，在位之日，定會好好的對待黎民百姓，當然也會好好的對你！」

獨孤丁似乎有點意動。

皇帝繼續說了很多好話。

突然，獨孤丁看着金鑾殿上的龍椅。

四十二皇子已被夾死在椅內，血——腥紅的血正無聲地淌下。

四十二皇子是他的兄弟，對付自己的兄弟，也是機心用盡，何況是一個仇人？

獨孤丁已回復了冷靜。

皇帝爲保着自己的權力，爲保自己的江山，他不會容一顆沙子，何況是一塊岩石？

皇帝又再走前一步。

獨孤丁道：「不，我不可以不殺你！」

皇帝驚愕的退了兩步。

「不過，我也要讓你死得瞑目！」

獨孤丁挑起了地上一柄劍，皇帝已接着。

皇帝冷笑道：「與你比劍，無疑是自尋短見！」

獨孤丁冷笑道：「這個我明白，不過，我會給你好的條件——」

「讓朕死得瞑目？」

「第一，我讓你先發三十招，這三十招內我不會反擊，只有招架，只要你在三十招之內，傷我身體任何一處，我會當堂自盡！

「第二，假若三十招過後，你不能傷及我分毫，我便還招！」

「氣量好大的總管！」

「我還十招，假若在這十招之內，你能逃過我的劍，那麼，咱們便一筆勾銷！」

皇帝再想鼓其如簧之舌，不過，獨孤丁已冷冷的站在那裏。

看來他已無其他選擇。

跟這個劍術高手比劍，無疑是以卵擊石，不過，這總比眼睜睜的被殺死好得多！

皇帝的眼珠轉了千百次，不同的計謀也在他的腦海出現了千百次！

獨孤丁已然舉劍。

皇帝已完全沒有其他的選擇，他已學劍，他曾多次出外，自然懂得一些基本的劍術，不過，在獨孤丁這個劍術名家之前，他簡直不是舞劍，而是舞蹈！

轉眼十招，當然傷不到獨孤丁一根毛髮。

再過十招，仍無濟於事。

最後的十招，顯然也是無功而退。

獨孤丁冷笑道：「皇帝，我來了！」

皇帝只拚命在金鑾殿內游走。

獨孤丁却像一隻殭屍鬼似的，無論走到那裏，他的劍總指着他的咽喉。

三招已過，皇帝已冷汗淋漓。

再過三招，皇帝已全身濕透。

還有四招。

獨孤丁似乎已變成一隻殘酷的貓，正玩弄着臨死的鼠子，皇帝已無還架之力。

但是這些招式的追逐，已使他疲於奔命。

第九招，皇帝撤劍。

第十招，他索性坐在地上，坐以待斃！

獨孤丁狂笑，笑聲震撼金鑾大殿。

他一劍刺下——

「這又何必？」聲音來自殿門。

「誰？」

「是我！」

大門出現了一個熟悉的身影。

「皇妹！」

「公主？」

是的，正是公主。

「孤總管，這又何必？」

獨孤丁已把劍垂下。

「皇兄，我有一個要求！」

「皇妹，你說！」

「我與總管的事，想你也明白！」

「朕明白——」

「只望你成全！」

皇帝臉露歡欣，因爲整件事有了轉機。

公主道：「我會跟孤總管離開皇宮，以後咱們與皇宮的關係，一刀兩斷！」

公主望着獨孤丁，目光流露着無比的深情。

皇帝道：「這件事朕自然會成全！」

公主轉向獨孤丁道：「咱們走吧！」

獨孤丁看着公主，看着這位唯一的紅顏知己。

皇帝是何等機靈。

他突然拿起了劍，向自己的大腿刺去。

血慢慢地從龍袍溢出。

皇帝道：「獨孤丁，你娶去我的妹子，朕也還你一劍，自此之後，咱們兩無恩怨！」

獨孤丁看着皇帝的血。

這一場恩怨也應該有了斷的時候。

獨孤丁嘆了口氣。

公主拉着他的手臂，緩緩地離開了金鑾大殿。

這時，一夜將盡，天邊露出曙色。

一陣寒風撲面。

獨孤丁握着公主的手，道：「咱們往那裏？」

「天下之大，何處不可容身？」

「天下之大——」

他看着天邊的曙光。

公主道：「聽說江湖間，有一處地方，叫做『人間世』，那處是世外桃源，如果咱們到了那裏，可以改頭換面，那麼，我們也不怕皇帝哥哥！」

「人間世？」

「你沒有聽過這地方？」

「我曾聽過！」

「其實什麼地方也不打緊，只要你常在我身畔，不再有仇怨，不再有殺戮，那便夠了！」

「那尊榮呢？」

「美好的生活便是足夠的尊榮！」

獨孤丁輕擁着公主，離開了皇宮。

（全文完）

梁山泊英雄傳之廿八

徒勞無功（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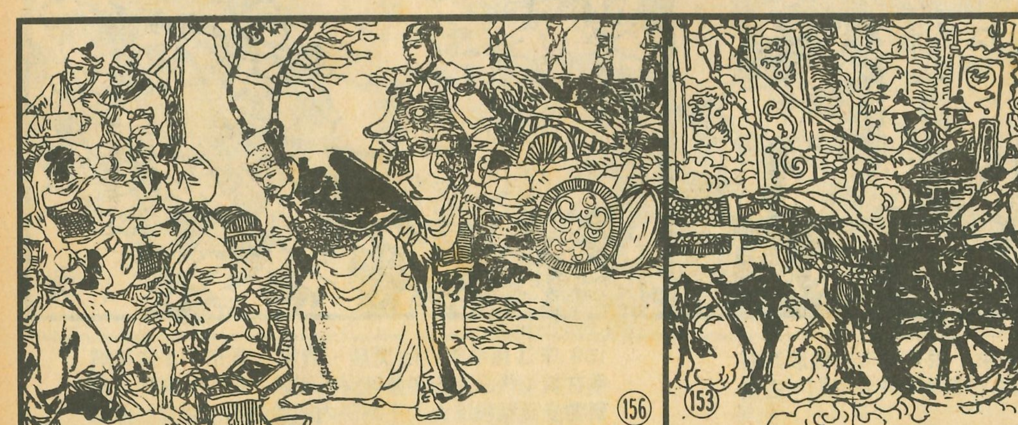
高石・編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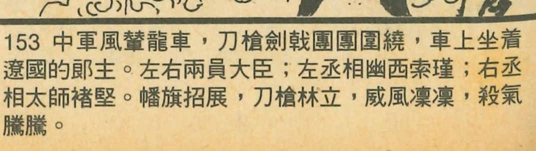


151 遼軍擺列了一個方形陣勢：陣前左邊領兵大將是耶律得重，領五千旗金甲兵；右邊爲首的是天壽公主答里索，領五千白旗白甲女兵。兩隊之間是一色的黃旗黃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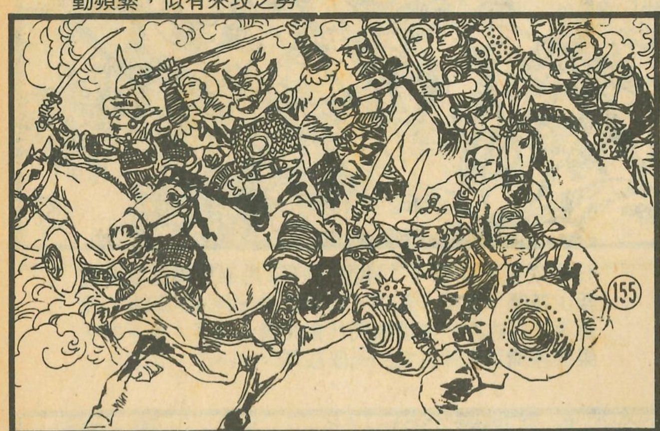
152 方陣中，郎主皇侄耶律得榮、得華、得忠、得信四員大將把守在東南、東北、西南、西北四方；正面的主帥乃是統軍兀顏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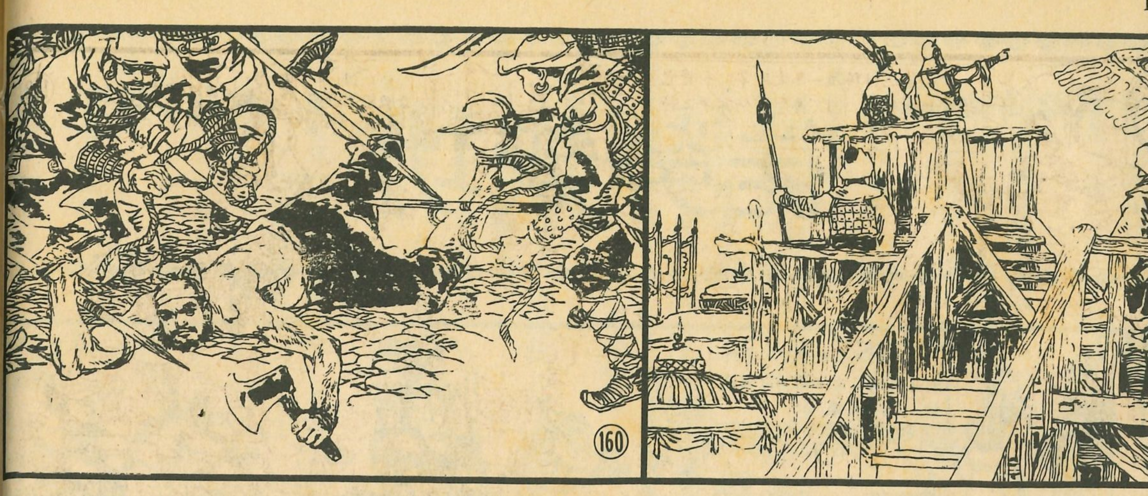
153 中軍鳳鸞龍車，刀槍劍戟團團圍繞，車上坐着遼國的郎主。左右兩員大臣；左丞相幽西索瑾；右丞相太師褚堅。幡旗招展，刀槍林立，威風凜凜，殺氣騰騰。

154 宋江與吳用、朱武看了敵陣，宋江驚訝不已。朱武說這個陣叫「天陣」，變化莫測，不可輕取。正說話間，只見敵陣中旗門或開或閉，炮聲隆隆，人馬調動頻繁，似有來攻之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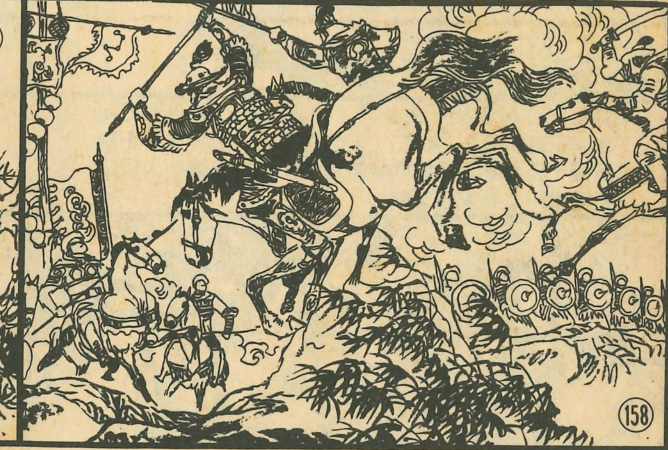


155 忽聽一聲炮响，敵陣中早有五路軍馬冲出，向宋營殺來。宋軍措手不及，望後急退；遼軍幾面夾攻，宋兵且戰且走，紛紛退歸本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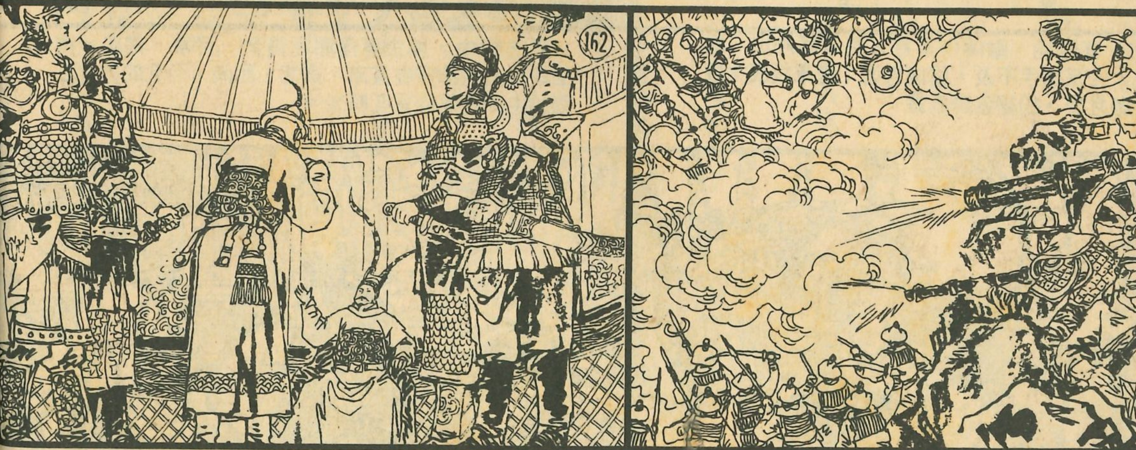
156 宋江檢點將士，孔亮受了刀傷；李雲受了箭傷；朱富被炮打傷；石勇受了槍傷。兵卒傷亡甚大。宋江急傳令深栽鹿砦，堅守寨門；並請安道全來爲受傷將士醫治。



157 宋江正在愁悶，盧俊義說：「今日之敗皆因不明敵情。來日着兩路軍馬，去撞開他的正北旗門；却教步兵從中間打進去，且看裏面虛實如何。」宋江應允。



158 次日宋江傳令：關勝、呼延灼率馬撞退壓寨遼兵；花榮、秦明、董平、楊志在左，林冲、徐寧、索超、朱同在左，去撞旗門。衆人領命去了。不一時，果然撞開了天陣正北的七座旗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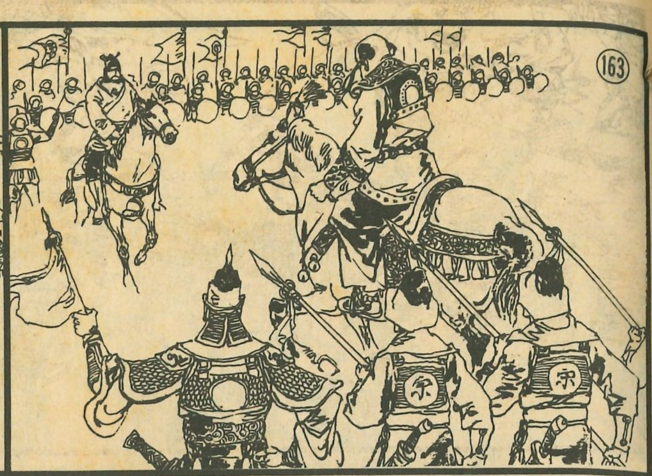
159 宋江急令李逵隨樊瑞、鮑旭、項充、李袞等牌手在前；後面武松、魯智深、楊雄、石秀、解珍、解寶帶步兵猛殺進去。不料陣內四處炮响，遼兵一擁而上。宋軍抵擋不住，不敗退回。杜遷、宋萬負了重傷。

160 李逵殺得性起，只顧往陣裏砍殺，不料被遼兵的撓鈎搭住，動彈不得。遼兵將他繩捆索綁，活捉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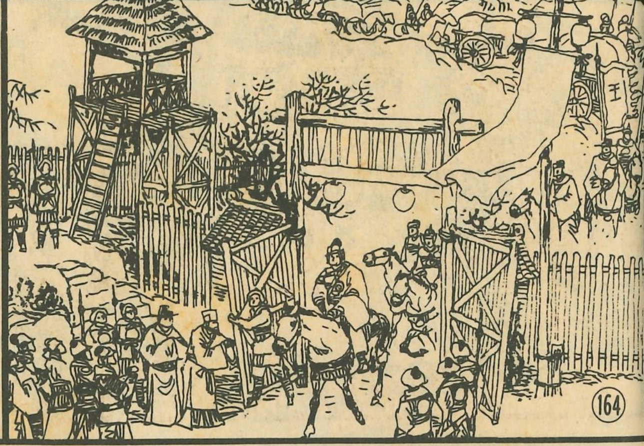


161 衆將士拼命突圍，回到本寨。宋江教人送杜遷、宋萬去後寨治傷；心中掛念李逵，憂悶不已。吳用獻策說，前日被我生擒的兀顏小將，是兀顏光長子，何不與他走馬換將。

162 正說話間，遼軍派人來，說是要李逵換取兀顏壽。宋江和吳用立即應允，約定明日午時三刻，在兩軍陣前交換。



163 次日正午，兩軍排開陣勢。三刻一到，兩軍炮响，敵軍陣中李逵飛馬而來；這邊也將兀顏壽送出。兩軍當日各自收兵。宋江等見了李逵，都與他賀喜。



164 此時秋盡冬來，北方嚴寒。趙安撫數次申奏朝廷，索取冬衣。一日，從東京來了一位專使，押解五十萬套冬衣，來宋江營中交割。此人名叫王文斌，是京都八十萬禁軍槍棒教頭。



165 宋江將王教頭迎至寨內，把酒接風。王文斌聽說宋江連日敗陣，好生不悅，說朝廷派他來，催問戰局，盼望早日取勝；如今屢敗，何以回奏朝廷？並說要親自上陣殺一場，挽回局勢……



166 宋江只得應允。次日王文斌全身披掛，出馬陣前，便叫前軍擂鼓搦戰。遼軍陣內閃出一員大將，正是曲利出清，躍十馬舉刀，來戰王文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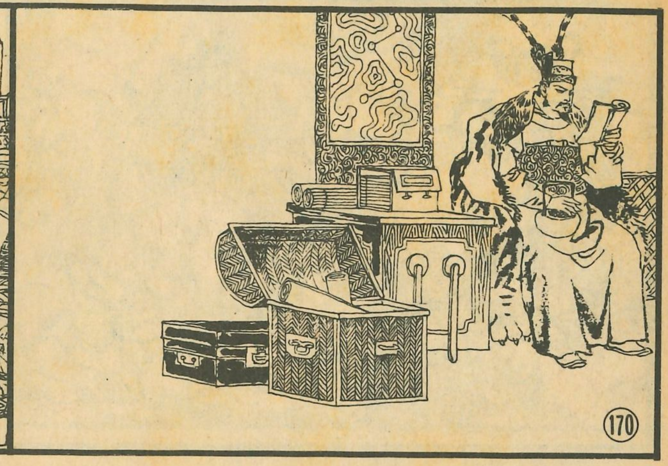


167 王文斌心想，今日不在這裏顯些本領，如何教宋江手下人器重。他抖擻精神，挺槍便搠。二人戰了二十餘合，曲利出清撥轉馬頭，向本陣退走……

168 王文斌大喜，馳馬飛槍，趕上前去，奮力向遼將刺去。誰知遼將是詐敗，誘他趕來，覷着王文斌較近，猛回身手起刀……



169 只聽「啊呀」一聲，王文斌從肩膀以下，被砍成兩半，死於馬下。宋江見了，急叫收軍。那遼兵大隊趁勝掩殺過來。宋軍折了許多人馬，慌慌忙忙，收拾回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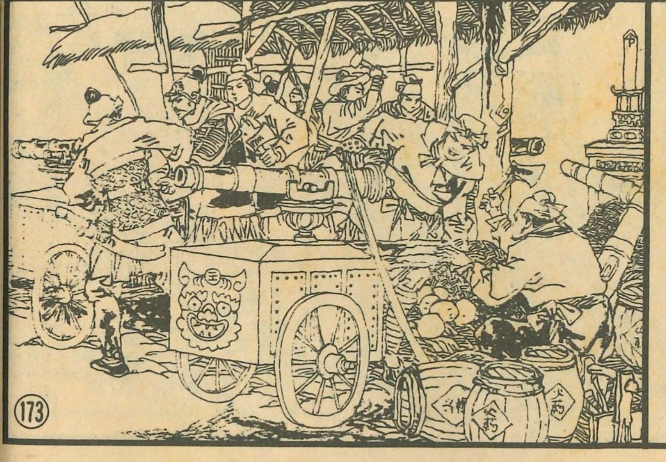
170 宋江急忙將王文斌自願上陣，不幸陣亡之事報與趙安撫知道。趙安撫自去具表申奏朝廷。當下宋江與吳用商議，暫掛免戰牌；每日在帳中翻閱兵書，苦思破敵之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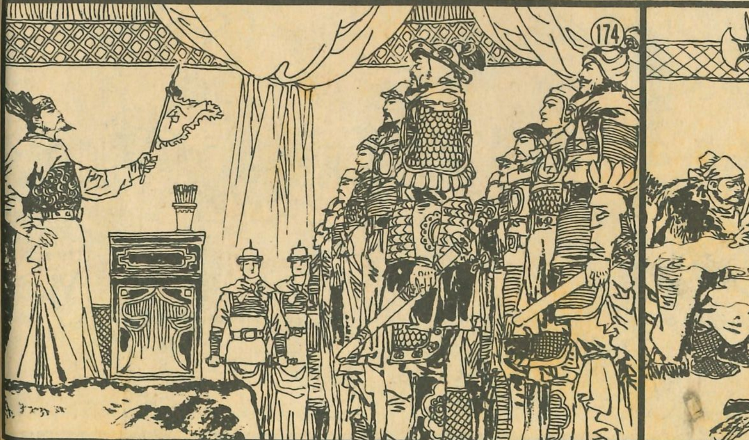
171 一日朔風凜冽，天氣嚴寒。宋江偕吳用、盧俊義等親到兵士營中察看棉衣發放情形。來到一處，聽見幾個北方老軍正在談論戰局，話中對久停不戰有怨言。其中一老軍說，現時天寒風大，何不用火攻敵。



172 吳用心中一動，歸帳營後傳來老軍詳細詢問。老軍說他曾聽長輩傳說，前漢大將軍衛青、霍去病曾在此地大破匈奴。因北方地燥風烈，兵家歷來多用火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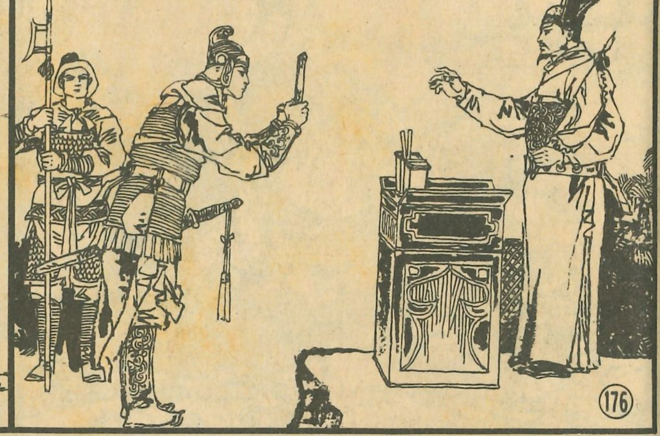
173 吳用立即和宋江商議，採用火攻。當下傳令，命凌振監督軍中工匠，趕制雷車二十四部，下裝油柴，上安火炮，連更曉夜，催速完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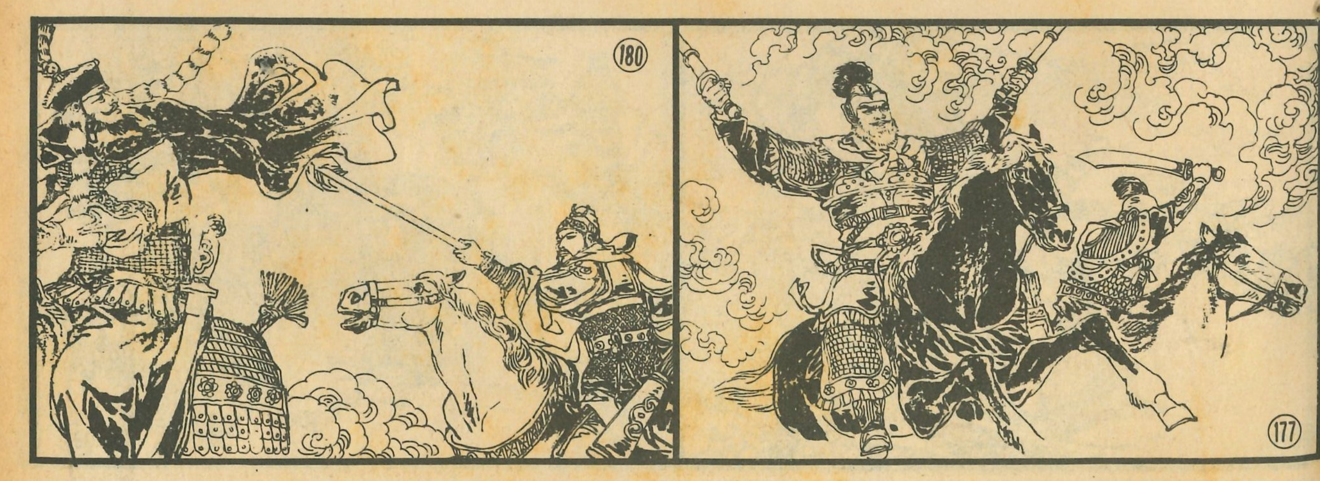
174 宋江傳來諸將，一一分派；董平、史進等九人負責撞擊敵皂旗軍；林冲、徐寧等八人主攻敵青旗軍；秦明、雷横等八人主攻敵白旗軍；呼延灼、楊志等主攻後路的紅旗軍；令扈三娘、顧大嫂、孫二娘等專攻敵女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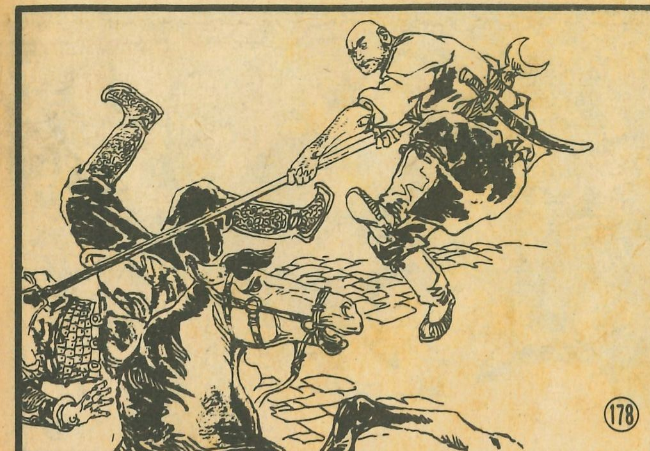
175 又令關勝、花榮等九人攻打中軍右陣；魯智深、武松等攻打中軍左陣、盧俊義、燕青等專攻中軍主陣，並負責攻打金車鳳輦，生擒郎主。命李逵、項充、李袞等負責護雷車；凌振專管發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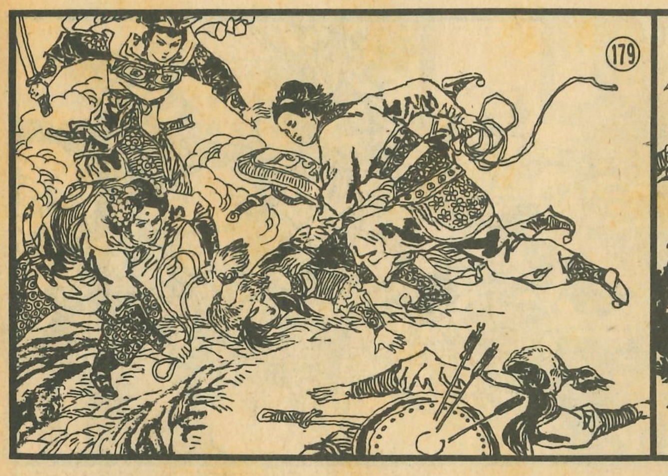
176 剛剛分派完畢，忽報沒羽箭張清傷癒來到。宋江大喜，即命他隨盧俊義攻打中軍。諸將領令，下去作好準備，只待天晚，便發令出擊。



177 初更時分，宋營中連珠炮响，全軍出動。呼延灼打開陣門，殺入後軍。林冲、秦明引軍殺入左右軍；李逵、項充、李袞等押送一串雷車入陣；凌振指揮發起炮來。一時火焰冲天，硝烟瀰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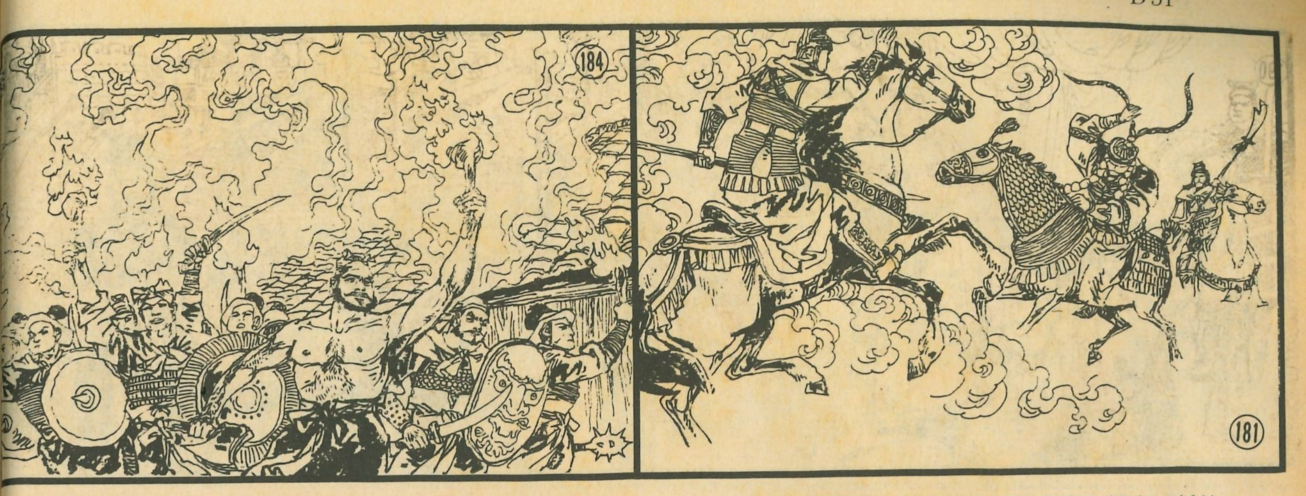


178 魯智深、武松攻入中軍左陣，正遇耶律得重，還未交鋒，被武松一戒刀，砍傷馬頭。耶律得重倒撞下來，被魯智深上前幾禪杖，打死在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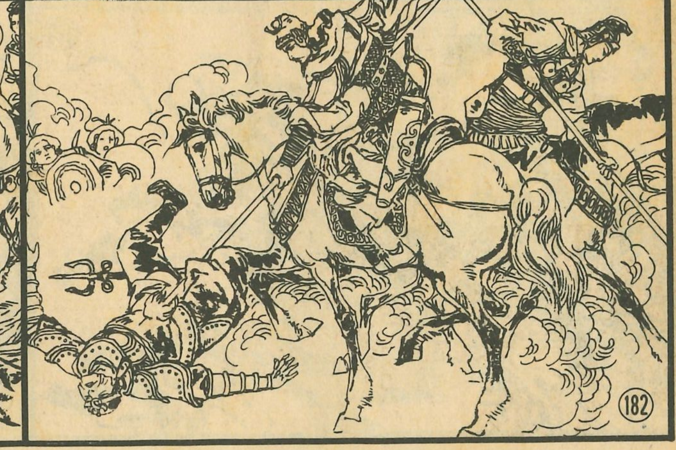
179 扈三娘帶領女將殺入遼國天壽公主陣中，天壽公主迎戰。二人鬥了幾合，扈三娘撇下雙刀，把天壽公主當胸揪住；那邊顧大嫂和孫大娘剛把那些女兵收拾了，便一齊上前助扈三娘將天壽公主活捉了。

180 關勝引兵直奔敵陣中軍，正遇兀顏光。二人大戰一場。其餘宋將猛攻兀顏光手下衆將。兀顏光無心戀戰，撥馬向北逃走，關勝飛馬緊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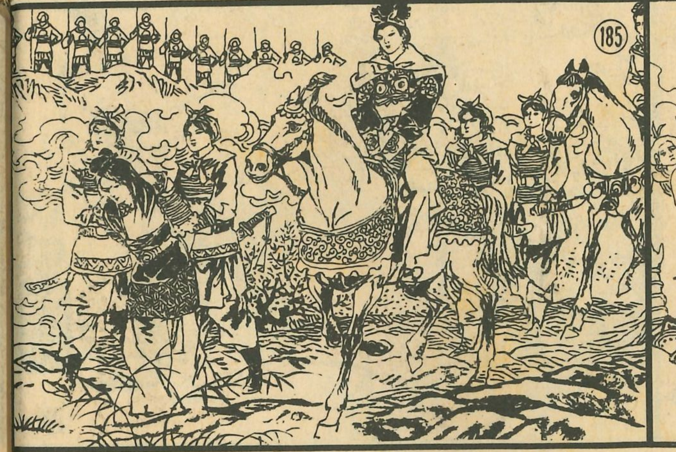


181 花榮在旁看見，一箭向兀顏光後心射去，錚的一聲，火光迸散，射在了護心鏡上。正好張清迎面走來，手發石子，打得兀顏光抬不起頭來。關勝趕上去，一刀將他砍落馬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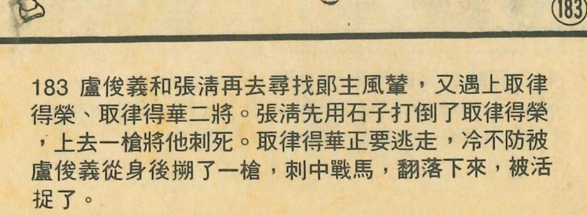
184 李逵等步軍頭領見雷車上大火燒得差不多了，又在敵陣內四處放火。只見烈焰炸紛飛，烟霧瀰漫，宋軍奮勇殺敵，直殺到四更時分。遼兵四散逃命，哭爹叫娘，一座混天陣被殺得七零八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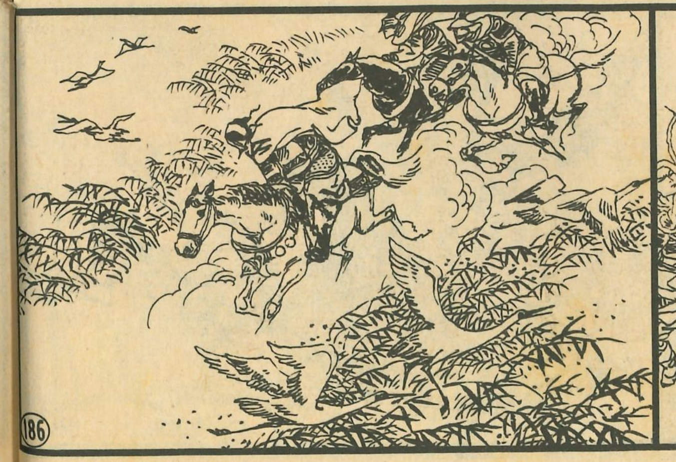
182 盧俊義引兵殺到中軍，尋找郎主，沒有尋着，却遇見耶律信和耶律得忠。盧俊義和他二人厮殺起來，張淸趕到，連發兩顆石子，番將雙雙落馬。二人趕上去一槍一個，結果了他倆的性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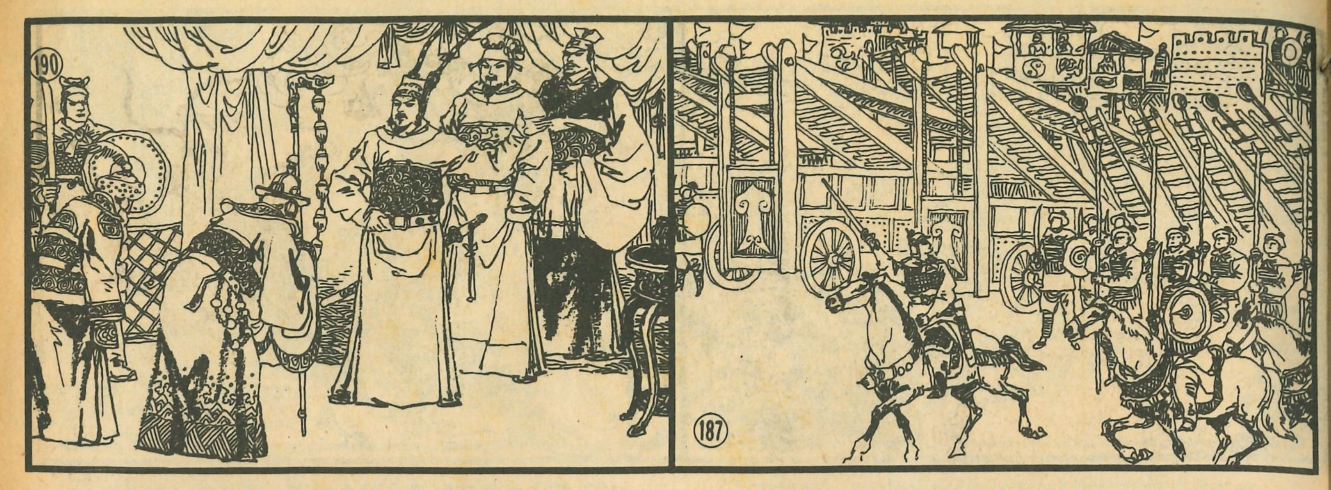
185 黎明時分，宋江鳴金收兵，回到大寨，傳令獻俘。女將們押着天壽公主；林冲解來曲利出清；盧俊義叫人押上取律得華……諸將獻上的首級，不計其數……



183 盧俊義和張淸再去尋找郎主鳳輦，又遇上取律得榮、取律得華二將。張淸先用石子打倒了取律得榮，上去一槍將他刺死。取律得華正要逃走，冷不防被盧俊義從身後捌了一槍，刺中戰馬，翻落下來，被活捉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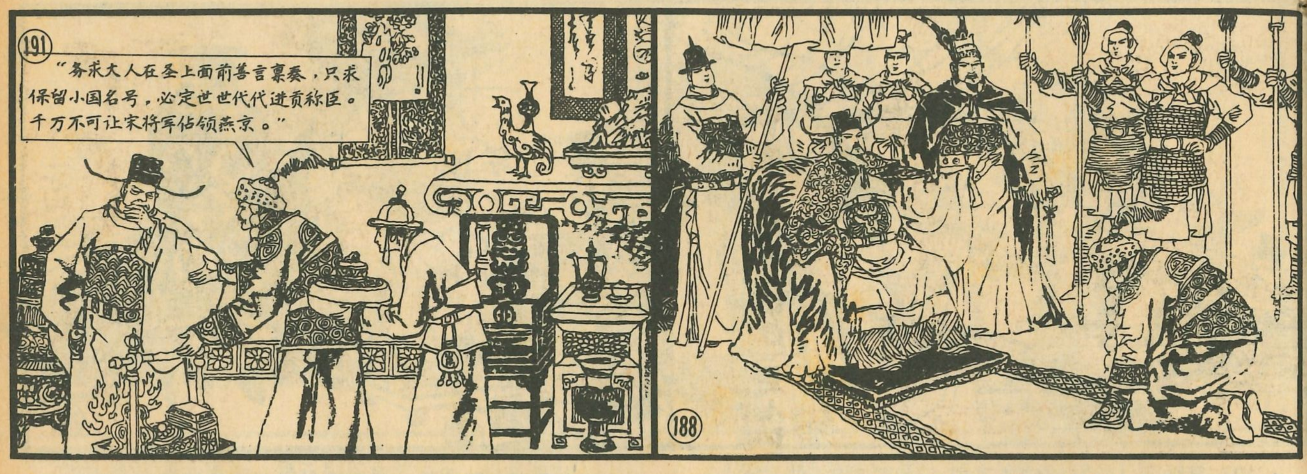


186 却說遼國郎主在護駕大臣和諸將保護下，棄了金車風輦，奪得幾匹戰馬，急急往北逃走；退回燕京城內，傳旨堅閉四門，守護城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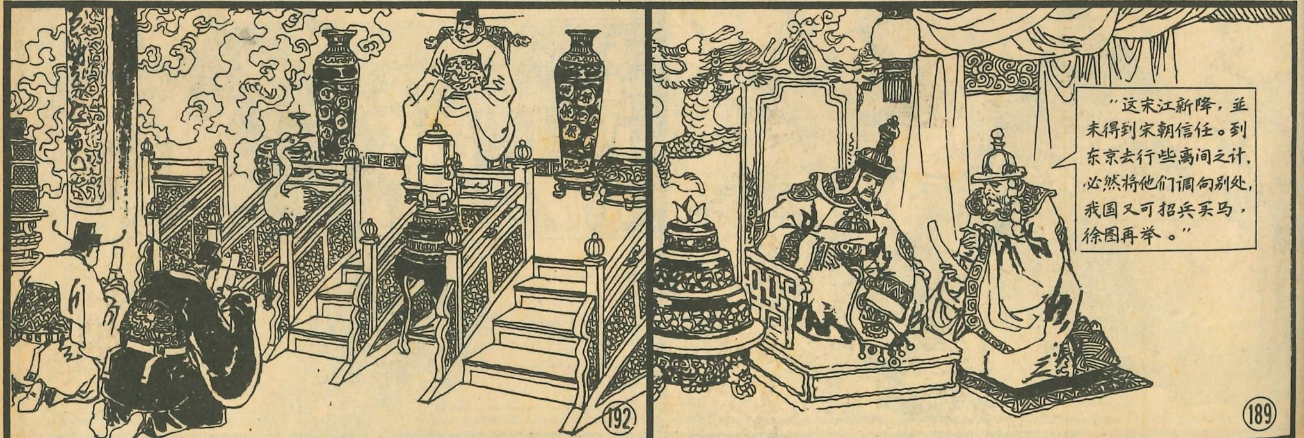
187 宋江得知郎主已回到燕京，傳令軍馬拔寨起程，追至燕京城下，竪起雲梯炮台，將城團團圍住，準備攻城，並請趙安撫隨監戰。

190 郎主大喜，即派褚堅爲認降大臣，帶了車馬隨從，來到宋營。宋江先對他訴斥一番，然後派柴進和蕭讓帶了他和趙安簽署的表文，領着遼使，往東京而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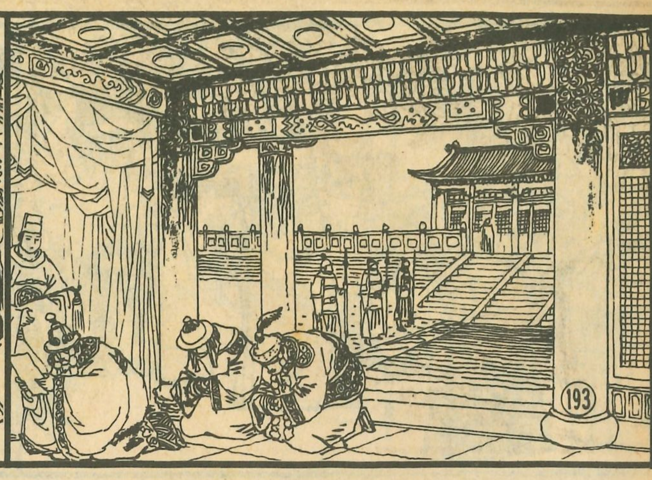
188 次日，燕京城上竪起白旗。遼主派使臣來宋營請降，說令後決不侵犯宋境。宋江引使臣去見趙安撫，趙安撫要他們正式派大臣去東京朝見宋天子，天子許可了，方敢退兵罷戰。

191 一行人到了東京，柴進和蕭讓先去樞密院交納公文；那褚堅却暗中派深通大宋國情的隨從，携了金銀珠寶，去蔡京、童貫、高俅，楊戩等奸臣送賄賂，托人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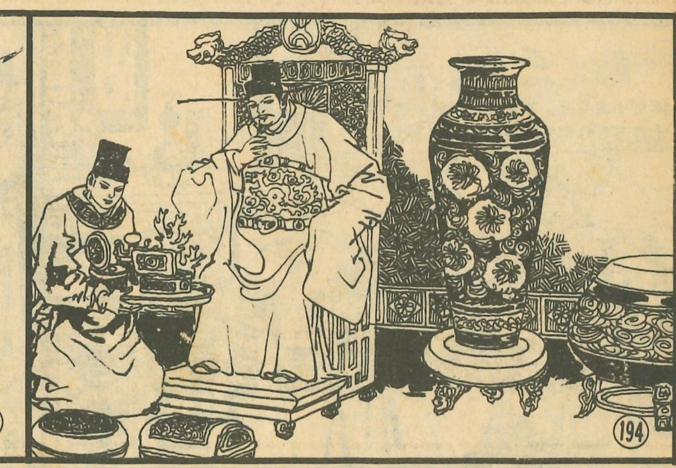


189 遼使回報，郎主急召衆大臣商議。右丞相褚堅認爲，去東京議和，此事求之不得。宋朝求之不得。宋朝貪官掌權，只要多帶金帛，遍行賄賂，朝廷必然降低條件，大遼不至亡國。

192 這日早朝，太師蔡京啓奏：「遼國戰敗，遣使來求降，實出誠意，望聖上恩准。」童貫也奏道：「遼國旣歸降，可存其國；也可從此罷兵，召回宋江，免其進駐遼京，成一方之主。」徽宗准奏，令遼使上殿面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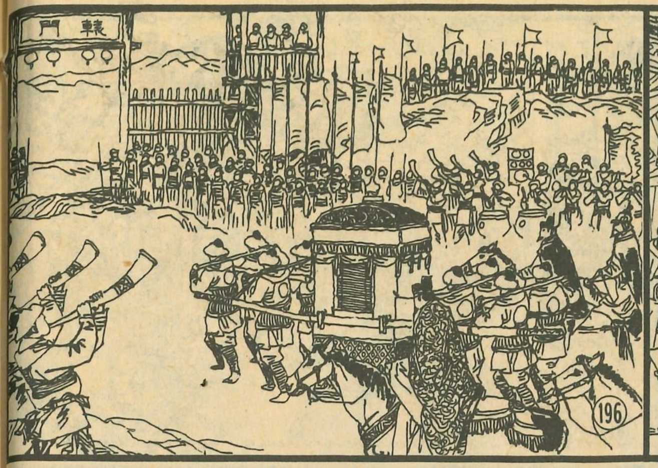
193 當下遼使褚堅等來到金殿下，朝拜畢，奉上遼國求降表章；又命隨從獻上奇珍異寶，金銀玉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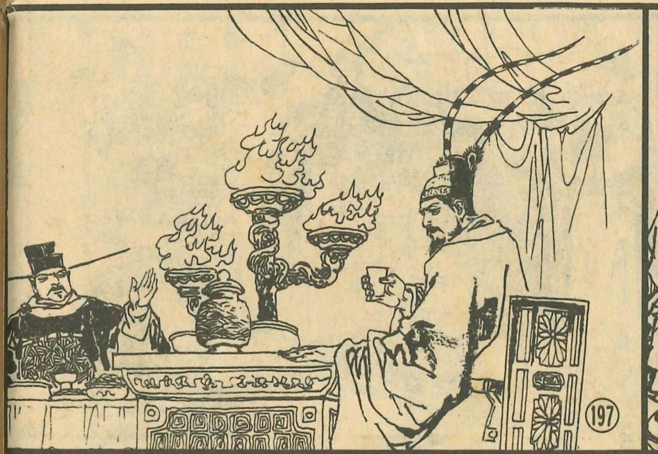
194 徽宗立即傳旨，重賞遼使，並命光祿寺賜宴款待。褚堅等謝恩已畢，又到四個奸臣府中一一拜謝。數日後，歡歡喜喜回國去了。



195 徽宗傳旨，派太尉宿元景帶尤降詔書前去遼國宣讀；另外旨給趙安撫，令宋先鋒收兵，班師回京；將俘獲遼國將士，盡行釋放回國；奪回的城池，仍歸遼國管領；府庫財物，仍交遼國接管……



196 宋江和趙安撫得知宿太尉前來的消息，便帶領衆將，出寨五十里伏道迎接。



197 當晚宋江設筵招待宿太尉。宿太尉說，此次受降，蔡京、高俅等都受了遼國賄賂，在皇上面前力保此事，因而皇上准其投降，召回軍馬。宋江聽了，嘆道：「非是宋某怨望朝廷，我等功勛至此，又成虛度！」



198 宿太尉勸宋江休要憂愁，他回去後一定在皇上面前保奏，重用宋江等好漢，趙安撫也說：「放着下官爲証，怎肯教虛費了將軍的大功！」宋江聽了，再三拜謝。



199 次日宿太尉要去遼國京城宣讀受降詔書。宋江派關勝、秦明、林冲、花榮等十員上將，率馬步軍三千，保護宿太尉前去。



200 宋江傳令各營準備班師；派人告知駐檀、薊、霸、幽四州的軍馬，待大軍過境時歸隊回國；又令將天壽公主等戰俘釋放回國；各城府庫交遼國接管。衆將聽了，紛紛議論。



201 宋江又派人至燕京，請遼國左右二丞相來至軍中。宋江先向他們訓話，然後以禮相待，好言戒諭。二丞相伏罪拜謝而去。



202 宋江命蕭讓作一篇長文，記述此次征遼之事；又命金大堅鐫石甫碑，立於永清縣東十五里茅山之下，永誌此次征遼經過。

203 宋江傳令班師；扈三娘等女將先行；步兵居中；馬兵在後；水軍頭領領戰船從水路先回，在東京會齊。只見浩浩蕩蕩，旌旗蔽日，塵埃遮天，好一派雄裝凱旋的氣象！（本段完）

下期預告

損兵折將

敬請留意參閱

上文提要：岳震宇與雷猛交戰，雷猛不敵受傷，漩姑及時趕至，將乃兄救回黑虎幫，雷聲遠及七虎等人憤恨不已，當岳震宇尾隨而至時，雙方立即展開搏鬥……岳震宇輾轉思量，細想個中湊巧之處，也不禁疑心頓起……漩姑夜襲岳震宇，失手被擒後引他至暗道中，獲悉高韜、范威及媚娘是合謀殺死李斌的兇手；更加知道其亡兄昔年爲了義助雷聲遠而與「化外三王」結仇……岳震宇與阿木奇決戰於烈火擂台上……



三期完俠情故事／樊中奇・文　可飛・圖

龍虎風雲（下）

汝虞作詐　敵友難分

剩下侯亭一人，他不由問道：「姑娘，小的派個什麼差使？」

漩姑寒着臉道：「侯亭，我有資格派給你差使嗎？」

侯亭一楞，那閃着狡猾險詐的雙目，轉動不已，道：「姑娘這話叫侯亭聽了不安……」

漩姑冷哼一聲道：「眞的不安？」

侯亭道：「小的就算有錯，敢說也是無心之錯，賊人率衆毁帮，小的也曾拚死力敵，後與陳石生等人逃出，是萬不得已……」

漩姑哦了一聲，道：「這樣說來，不久前在那密松林中，暗中放紅色訊號燈，也是萬不得已的事了？」

一句話，祇嚇得侯亭自脚心底冷到了頭頂，霍地跳出七尺，才待開口，岳震宇已冷冷地說道：「家有家法，帮有帮規，叛帮背道與敵私通，該受什麼刑罪，就受什麼刑罪，你若妄想從大廳中逃脫，侯亭，那是辦不到了！」

叛帮之罪必死，必死之下，侯亭露出本性，獰笑一聲道：「岳少爺，我不一定會死，反之，稍待你們就皆難活命……」

漩姑沉喝道：「侯亭，叛帮背道，你可知當受何刑？」

侯亭哈哈大笑道：「賤婢少再賣狂，侯二爺投身黑虎帮，就爲臥底，根本就不是妳黑虎帮的弟子，叛個屁的帮，背個娘的道，告訴你，老子來自西域……」

廳門適時大開，刑堂司櫃五虎齊東山，寒着一張臉出現門際，向漩姑一禮，道：「奉帮主諭，一切皆已妥當，叛徒請交與本司櫃處治！」

漩姑揮手道：「好，拖他下去！」

侯亭大步逼上，雙臂探處，兩柄鋒利刃首已打到齊東山的前胸。

齊東山身形微退，厲叱道：「好叛徒，這對匕首，是老七的東西，老七早已死在前次血戰中，必是你乘機暗算了他，今夜齊五爺要你死上十回，爲老七報仇！」

侯亭並不答話，趁齊東山側避之下，奮身闖向廳外！

驀地人影一閃，雷猛如天神般當門而立，目光如炬，逼視着他，他心驚胆寒，退回大廳！

齊東山伸手抓去，侯亭狂揮雙匕，齊東山一聲冷哼，兩臂倏縮，接着又快逾電光石火般伸手，剛巧弩住了侯亭的雙肘，齊東山力透十指，七成力重重一捏一抖，侯亭雙肘骨節震脫，一聲痛號，雙匕抛於地上！

齊東山一脚踢向其胸口，將侯亭踢出八尺，俯身拾起雙匕，插於腰際，然後才抓過侯亭，封住穴道，厲聲查問七虎死因。

侯亭眞怕再多受活罪，直供出爲范威收買，入帮臥底，前次血戰，趁七虎不妨自己會下殺手時，暗算了七虎，否則以七虎之能，硬守甬道，絕

非范威所能輕易破關直入內院的。

侯亭叛帮已成事實，行兇不虛，齊東山含淚對時正現身的雷聲遠，說道：「帮主，屬下要求全權處置侯亭！」

雷聲遠頷首聲道：「那就交給你了，但是要快，前途俱皆佈置妥當，不能誤事！」

齊東山應聲道：「帮主，屬下要求最後撤退！」

雷聲遠皺了皺眉，道：「爲了一名叛徒，值得嗎？」

齊東山躬身一禮，道：「帮主放心，屬下一定會走的。」

雷聲遠嘆息一聲，說道：「好，由你吧，早撤，免我掛懷，既然你肯作最後撤退，發動佈置的事，也就交給你辦了，事情緊要，萬勿誤了時間！」

齊東山恭聲應諾，雷聲遠揮手處，自雷猛、岳震宇、漩姑等人開始，魚貫疾步而去，刹那間，撤了個乾淨，半畝地寬敞的別莊，除侯亭和齊東山外，再無第三個人在！

侯亭自知必死，並知死得很慘，詎料衆人走後，齊東山突然上前拍開侯亭穴道，低聲說道：「老侯，剛才那是做戲，不能不作得逼眞些，叫你受罪了！」

侯亭先是一楞，繼之恍然大悟道：「原來五爺和小的是同一路呀！」

齊東山作出奇怪的神色，道：「怎麼，你事前毫不知道？」

侯亭把頭一搖道：「我祇知道，帮中尚有一位同路朋友，却怎麼也想不到會是五爺。」

齊東山一笑道：「這不怪你，行事必須機密，否則豈非自己找死，你來得正好，祇是暗發紅燈訊號過早了些，若能先遇到我，就可以一網打盡他們了！」

「五爺，岳震宇的傷像是好了……」

「早好了，要不成，焉有不暗中通知的道理，他們正在重新佈置一切，並聘請高手，我本想在盡得虛實之後，再和上面密陳，現在已經用不到了。」

「都怪我心急了些，本該先來莊中和五爺通個消息，那就不會橫生枝節了。」

「話雖是這樣說，不過事實却難以實行，你根本不知道同路的朋友是我，又如何通這消息呢？」

「容易，范爺告訴過我暗語，所以……咦！五爺難道不知有暗語的事？」

五爺笑了，暴然出手，再封了侯亭的穴道，然後冷冷地說道：「不錯，五爺生是黑虎帮的刑堂司櫃，死是黑虎帮的英靈俠鬼，自然不知道鼠輩叛徒們所定的暗語，不過，侯亭，五爺現在要知道它，你怎麼說？」

奸猾狡詐的侯亭，沒想到也會上這大當，此時再想改口，何異無知稚兒？於是長嘆出聲，垂首不發一言。

齊東山冷哼出聲道：「侯亭，我再問你一遍，那暗語是什麼？」

侯亭不言不動，心中却在轉着歹毒的念頭！

可惜他碰上的是齊東山，黑虎帮的司刑者，爲人不祇正義，並且心細如髮，否則今夜這件事，放在任何一位黑虎帮高手來辦，也斷不會想出這種主意，套出天大的一個機密。

侯亭仍不開口，齊東山也不再問，拖出一匹粗白布，抖開了來，然後抬過一盞燈油，嘿嘿地直對着侯亭狂笑！

笑聲嚇破了侯亭的胆子，不由問道：「五爺……五爺，你……你準備如何發……發落我？」

齊東山怪笑著，並不答話，兀是笑個不停，他不單只是在笑，也在動手，侯亭穴道被封，難以挪動，齊東山提起他站在一張木椅子上，開始用那匹粗白布，自侯亭的雙足裹起，漸漸裹得又厚又長，從小腿以及大腿直裹了上去。

侯亭是江湖人，自然明白江湖上的各種行道，頓時失色顫抖說道：「五……五爺，你……你不能……能這樣……這樣對我……」

齊東山好像沒半口閒氣答話似的，粗白布裹到了侯亭的腰間，侯亭已覺得有些窒息，狂嚎道：「五爺饒命，饒命！我說，說那暗語！」

齊東山又兩聲嘿嘿道：「我聲明過了，不再問第三遍，說不說在你，我可管不着！」

一邊答話，一邊手仍不停包紮着，刹那裹到了前胸，而整匹粗白布，尚沒有用到四分之一。

侯亭哭了，淚如雨下，如失萬兩黃金一般，這小子死了父母，都不會掉滴眼淚，失去黃金，却比命還值錢，非哭不可。哭聲悲道：「那暗語是『好大的風』，答覆是『很快就會停的』，你再接『恐怕未必』，對方就會說『你的話對，我是同路的』！」

齊東山手仍未停，侯亭急了，近乎瘋狂般揚聲喊叫道：「我沒說謊，就這麼幾句！」

齊東山突然停手道：「不論天晴天雨，都是這樣說？」

侯亭道：「不，陰天是這樣說，晴天時把『風』改作『太陽』，其他仍舊不變。」

齊東山頭一搖，沒表示相信與否，又開始動手包紮。

侯亭厲聲悲呼道：「五爺，我若有半句虛言，就不得好死！」

齊東山嘿嘿一笑道：「當眞？侯亭！」

侯亭喊道：「是眞的，五爺！」

齊東山一聲哈哈道：「譬如這是晴天，我說『好大的太陽』……」

侯亭接口之快，無與比倫，道：「對！對！就是這樣。」

齊東山冷冷地接着他的話鋒道：「對方答覆是『很快就會停的』，侯亭！你他娘的自己聽聽，這樣是人話嗎？太陽會停？你這說的，都是實話？五爺我要是相信你，不惹得天下英雄都笑掉了大牙才怪！」

侯亭暗中懊悔不迭，祇好哀求着道：「五爺，你要是說『好大的太陽』，對方就會接說『等會兒可能變天』，其他兩句，不論好壞天氣，都是一樣的。」

齊東山虎目怒瞪道：「你尚敢騙我？」

「不！不！五爺我這是實話，眞的，全都是實話！」

「沒有假了吧？」

「絕對沒有！」

齊東山笑了，這次是得意而開朗的大笑，邊笑著，仍繼續在侯亭身上包紮白布，這次很快，霎霎眼，已裹到了肩頭。

侯亭又急又怕，哀聲道：「五爺，我說了實話，你……你……你怎麼還要……」

齊東山沉聲說道：「你知道五爺我這是要作什麼？」

「知……知道，是……是『倒點天燈』！」

「對，你不愧在江湖跑了多年！」

「五爺，我自知該死，求五爺念在追隨一場，念在剛剛說的那些實話份上，給我一個痛快！」

齊東山冷哼道：「痛快？哼！五爺我那七兄弟若地下有知……」

「五爺，我祇求速死！」

「對，五爺我保証你活不了！」

侯亭忙叫道：「以人作燈，澆油倒點，你……你狠過蛇蠍！」

「侯亭，五爺處治叛徒，不是第一遭了，對誰我都會留份人情，積點陰德，祇有對你，你這吃裏扒外，黑心叛上，胆敢弑主的狗種，普天之下，只有這『倒點天燈』才對得起你的作爲，認命吧！」

事到現在，侯亭才知哀求無用，正想破口大駡，齊東山却已快捷地裹封住他的嘴巴，刹那，頭臉皆爲白布裹緊，別說駡，喘氣都十分困難了。

齊東山裹好了這條「人體燈蕊」，才以早備好了的木杉，慢慢把油由頭頂澆下，此時，白粗布內外全被燈油濕透，又以利剪，剪開鼻下耳邊兩部份，使侯亭不碍呼吸，也能聽到聲音，最後，以油澆繩索，索綑侯亭雙肩臂間，高高吊起！

侯亭毫未受傷，但已心寒胆顫，亡魂失魄。

正當他被齊東山扯吊上去的時候，齊東山一字字清楚的送進他雙耳道：「侯亭，五爺知道現在范威和那阿木奇兩個臭賊，已經率人趕來此地了，在你脚下，埋伏着足能把這所別莊炸成灰燼的炸藥爆雷，當你被點着，燃及長索時，長索即斷，那時你已成了個火人，但却沒死，直墮下來，恰好自己點燃了爆雷火信，火信埋於地下，一團火的當空，誰也休想看出危機，然後再有慢行十步的時間，別莊即成火海，這是五爺給他們準備的接風酒，哈哈……」

大笑聲中，齊東山點燃了緊裹於侯亭雙足的澆油粗白布，直到起火了，齊東山方始飛身而去！

侯亭眞沒種，火起，雙足僅僅剛感覺到有絲絲熱氣，人已在驚怕下，昏死過去！

一陣一陣的炙痛和逐漸熾熱的火焰，痛醒了侯亭，耳聽到由丈八地面上，傳來雜亂人聲，接着油索已被燒斷，火燈自空墮下，砰然作響，又刹那，一陣撼天動地的巨震傳出，烈火飛捲十丈，別莊化作火海，悽嚎悲呼聲相接，由昂而低，低而竭，祇剩呻咽慘哼，祇可惜無一漏網，俱皆喪命火穴之中！

巨震傳到停靠在海灘旁的兩艘大船上，船上的人，無不會心的互望着，但神色間却無歡欣，因爲五爺齊東山至今未歸，元兇禍福難料！

「回來了，五爺他回來了！」陳石生首先報喜訊。

果然，五爺到了灘頭，飛身登舟，不待詢問，當先對雷聲遠道：「幸不辱命！」

雷聲遠拍着齊東山的肩頭道：「辛苦你了，五弟，歇息會兒吧。」

「屬下確實累極了，請罪告退。」

齊東山在話說完之後，沒有理會任何人，包括岳震宇在內，轉身去了後艙。

羣俠感覺事不平常，但無人詢問，也許，齊東山是眞的累了，天已大亮，人在極端疲憊之下，是顧不了這麼多禮數的。

雷聲遠深知齊東山的爲人和個性，見此情形，暗皺眉頭，不過他存疑心中，人太多，不願意形之於色，以免被人發現。

這兩艘船，是黑虎帮的運貨船，事急之下，決定暫居船上，一夜勞累，大事乍定，羣俠繼齊東山之後，各自歸房休息。

雷聲遠別有心事，靠在床頭沉思不已，他身爲一帮之主，船上設有臥艙，一個人靜下心來，計劃未來大計。

他老了，儘管在武技火候上是越老越深，出招破式可圈可點，非年輕好手所能比擬，但體力已衰，難耐久戰，飛身閃避等小巧之技，也因爲年紀的關係，百尺竿頭，難再有進展，未來克敵復帮的大業，怕是無法在短期內實現的了。

雷猛雖已得自己眞傳，其體魄悟性更勝過自己，但天賦所限，有些功夫，根本無法習練，難登玄妙無倫的化境。

愛女漩姑，可造之才，骨格智慧

都是上選，可惜是個女孩子，受先天上的一些影響，對部份奇特神功，祇能領悟而無法精進。

其餘七虎兄弟，還不如自己，看來黑虎帮及師門所創奇絕武技，是沒人能夠有資格繼承和光大發揚的了！

有！有一個人可以，不止可以，更是最佳人選，那就是岳震宇，但對方不祇是遼東銀龍帮帮主，也是金龍帮未來的當然繼承者，一人挑承兩帮大任，責任重大尚在其次，最重要的是有兩大矛盾極難克服，一爲自己師門絕技，向有規訓不得妄傳他人，這一點，若能得此東床，問題就迎刃而解，另外，是岳震宇本身已立有門戶，背棄自己的門戶，去精研他人的技藝，是爲武林大忌，岳震宇能否慨諾此事，雷聲遠實無把握，想到這裏，他越發難以安枕，索性再次起身，踱出艙去。

眞巧，聲言疲憊不堪，早些安歇的齊東山，竟獨立船頭，似有無限心事！

雷聲遠心中一動，緩步而前，齊東山回頭一望，見是雷聲遠，臉上泛起一絲歉意的笑容，道：「幫主還沒歇息？」

雷聲遠再上兩步，握住了齊東山的雙臂，誠坦關懷的問道：「五弟，從你辦妥別莊事情回來，愚兄就已看出情形不對，五弟，有什麼心事不能對我說嗎？」

齊東山顧盼四下，認定別無人在，才壓低聲音道：「幫主，有個十分嚴重的消息……」

他將侯亭所供述的話，擇要簡述一番，黑虎帮中尚有身份夠高的叛徒，這消息，的確震驚了雷聲遠！

齊東山又以低沉的語調，沉重地說道：「幫主，此人不除，祇怕我們不能安枕！」

雷聲遠作了決定，和齊東山悄悄計議，展開了行動。

齊東山回到了所住的艙位，雷聲遠却去了岳震宇居處，岳震宇並沒有臥睡，趺坐於地，正運功調息，耳聞步聲，霍地睜開雙目，隨即起身，道：「前輩沒睡？」

雷聲遠微笑着把頭一點，艙中並無坐椅，互讓席地，雷聲遠首先問道：「老朽有幾句話，老弟聽了不要多心見嫌，並盼坦言直告。」

岳震宇被這些話說驚了，訝然道：「前輩，究竟……」

雷聲遠接口道：「我講過別多心，老弟，因爲目下你我處境相同，已成唇亡齒寒之勢，本着同仇敵愾之心，談些心腹之話吧。」

「是！是！晚輩恭聽。」

雷聲遠道：「老弟，據令兄在世時說，老弟尚未成婚……」

岳震宇懂了，臉孔一紅，頭一低，說道：「是的。」

雷聲遠單刀直入地道：「老朽有意高攀，老弟怎麼說？對了，老弟，這不是兒戲之事，請坦誠直答。」

岳震宇有些羞澀的說道：「晚輩想請前輩引介齊大俠爲中媒，這樣……」

雷聲遠大喜，道：「慢着慢着，老朽都能不避一切開朗直談，老弟你又羞的那一門子？」

岳震宇無奈的答道：「如此，則此事任憑前輩作主。」

有這一句話，使三顆心同時放落，雷聲遠固然放下了懸心，岳震宇亦然，艙外，暗影中，適巧到達的虎女漩姑，更是小鹿猛撞，怦怦跳着悄步回轉自己艙房去。

大事談定，雷聲遠話鋒一變，道：「震宇，現在咱們要改稱呼了，大事等局勢澄清後就辦，如今，我有兩件事和你商量，首先問你對復仇復幫的事，作何打算？」

岳震宇慨然道：「烈火鐵擂台一戰，雖然給了我一個很大的教訓，但是，我也摸出了阿木奇的功力，他勝不了我的！」

「這一點我相信，不過你別忘記，對方尚有接應，另外兩人必將前來，那時以一敵三，你勝算又有幾分呀？」

「這……縱使粉身碎骨，也祇有一拚！」

雷聲遠道：「不，我們另有致勝的把握，不能莽撞相拚！」

「震宇愚蠢，願受教誨。」

「自己人，不須說這種話，震宇呀，你師承門戶……」

岳震宇聰明過人，聞言知其意，道：「震宇家傳武技，與先兄從未投師。」

雷聲遠更加高興了，道：「震宇，你可聽說過『武聖三篇』？」

岳震宇神色一變，說道：「莫非你老人家……」

雷聲遠長嘆一聲道：「昔日名震天下，所向無敵的『武聖三篇』雷叟，是老祖父！」

岳震宇驚啊出聲，道：「如此說來，武聖三篇……」

「在老朽手中，保管看守，可惜未遇可造奇才。」

「前輩之意，是……」

聲音低了下來，低至旁人無法聽到的地步，他倆相談甚久，雷聲遠別去時，臉上充滿了笑容，如釋重負般，神情輕鬆愉快，可見，他所望已成。

日間無事，平安渡過，入夜，兩條人影分由兩艘船上飛達岸邊，互一頷首，向遠處疾縱而去，霎眼無踪。

兩條人影剛在岸上遠處消失，左側船舷上已出現一個目光眺望着那兩條人影失去的地方的人，他嘿嘿地笑着，突然，此人心頭一凛，察覺出背後有人以極爲輕巧的步子走近，故作不覺，依然眺望着遠山近水夜景。

背後這人停在三五尺外，開口道：「三哥可有發現了什麼？」

說話的正是齊東山，佇立眺望的人，是三虎「射日虎」尹必中，尹必中聽出話音是五弟齊東山後，低聲道：「剛才遠處似有人影移動，現在看不到了！」

齊東山哦了一聲道：「三哥可有看清楚？」

「不會有錯，身法輕靈，功力不低，祇是無法斷定是向咱們這兩艘船來，抑或是往更遠的地方去！」

「要不要搜上一搜？」

「我看不必了，若是衝着咱們來的，早晚還怕見不着嗎？」

「對，三哥，要不要向幫主報告……」

「更不必了，咱們沒抓到人，大驚小怪反讓幫主笑咱們沉不住氣！」

「三哥，你是不是也睡不着？」

尹必中道：「唉！事情弄到如此地步，又怎能放心安睡。」

齊東山也長嘆出聲，緩緩移步與尹必中並肩而立，道：「沒想到素稱無敵的黑虎帮，竟如此不堪一擊，唉！」

尹必中瞥了齊東山一眼道：「五弟說話要留心些！」

齊東山有些激動的說道：「小弟說的是事實，憑一個范威，就能瓦解了黑虎帮，我眞懷疑黑虎帮的威名，昔日是靠什麼獲得的！」

尹必中道：「五弟，幫主的功力為當代無敵高手之列，少幫主更青出於藍，幫中兄弟上下一心，此為本幫威震北地武林江湖的原因，此次勝敗，罪魁並非范威……」

「三哥，明明是他率人攻我於無備……」

「不，罪魁禍首應該是岳震宇！」

「什麼？是他？三哥，小弟實在聽不懂了！」

「三弟，他心懷其兄慘死的仇恨，施離間嫁禍之計，路截少幫主，使本幫失去一名高手，又暗算了幫主，故本幫實力消失一半，因之范威才能逞兇下手，消滅了本幫，你說，若沒有岳震宇，范威他敢去進犯本幫嗎？」

齊東山心中震驚尹必中的論調，念頭轉過，順情應勢的點點頭道：「三哥說的也是！」

「也是？哼！再告訴你老五一件秘密吧，別莊若在，本幫尚有復仇興幫的可能，可惜幫主聽信了岳震宇的話，退避不與仇人一搏生死存亡，反而將別莊炸毀，屏藩盡失，再談復幫，哼！那是痴人說夢話！」

「這樣說來，三哥，我們也要早作打算才對！」

「當然，不過……唉，獨木不成材，愚兄又有什麼辦法好想？」

「三哥，有事別忘了我，老五定會站到三哥這邊的。」

「有你這一句話，愚兄就安心了。」

「可是三哥，以我們黑虎幫現在的人手和實力來說，仍然沒有復幫的希望，那我們僅僅兩個人，又能幹得了些什麼？」

「五弟，你可是當眞和愚兄聯手，開創一個新局面？」

齊東山道：「當然，三哥難道忘了，識時務者為俊傑呀！」

尹必中哈哈地大笑起來，齊東山頓時色變，左顧右盼着，低聲說道：「三哥，你怎麼了啦，當心幫主……」

「幫主沒在船上！」

齊東山一楞，雙眉不由緊鎖一處，他暗覺奇怪，時值危機重重的當兒，幫主竟然離船而去，究竟為了什麼？抑或又是發生了什麼大事？

* * *

尹必中冷眼掃着齊東山，誤認齊東山不信自己所說的話，冷冷地一笑道：「幫主在晚飯過後，就悄悄的離船登岸，臨行我恰在船舷，因此嚴諭不得向任何人提起他離船的事。」

齊東山嘆了一聲，說道：「可是發生了什麼大事？」

尹必中搖頭道：「不知道，五弟，咱們七虎在黑虎幫的身份，已經不比從前了，遇上這種事，最好自愛一點，少開口為佳！」

齊東山追問道：「三哥，究竟有什麼看不順眼的事？」

尹必中冷哼了一聲道：「五弟，你不是剛才問過我，有何發現，我說遠處似有兩條人影嗎？」

齊東山嗯了兩聲道：「人影如何？」

尹必中道：「人影，是從咱們這兩艘船上登岸的！」

「誰？他們是誰？」

「一位是咱們的少幫主，另一位，是那個岳震宇！」

齊東山有些明白了，所以沒有開口。

尹必中接着又道：「五弟，如果人家有什麼機密事，可不用再跟咱們兄弟商量了，人家另外有了靠山！」

「小點聲，三哥，小姐尚在船上呢！」

「哼，小姐呀，比幫主走得更早一步！」

答對至此，齊東山已掌握了成竹在胸，於是話鋒突變道：「三哥，你可曾聽過一句平常話？」

「那一句？」

「好大的太陽！」

尹必中一楞，但接口却快，道：「等會兒可變天！」

「恐怕未必！」

「五弟，眞沒想到我們是同路人！」

齊東山故作奸詐的陪笑道：「三哥，天下事使人想不到的太多了！」

尹必中也嘿嘿的笑了，笑聲中，他突然暴出三指，點中了齊東山的穴道，齊東山不由心驚暗凜，強自鎮定的問道：「三哥，你這算什麼意思？」

「齊老五，我差點就上了你的當，

齊老五，你也太過小看我尹必中了，現在你雖然已經知道了我的秘密，可惜，你快要離開人世，對我也無可奈何了。」

「三哥，你誤會了，我……」

「誤會？嘿嘿……齊老五，侯亭落在你的手中，還能留得住話嗎？你獲知機密，却不知誰是你要找的人，正巧今夜聽我話語激昂，於是加以試探，齊老五，我本來可以不理你，但是，此處我已沒有再留下去的必要，因之，順便先解決了你，日後雷老頭就少了個得力幫手，嘿嘿……」

「尹必中，齊五爺認命了，你猜的對，不過，齊五爺却不想做個糊塗鬼，有種的，就坦白說清楚，你是吃多了些什麼牛黃狗寶，起了叛幫賣友無義的心腸？」

「可以，一句話說到家，尹三爺我看中了黑虎幫的這片基業！」

「齊五爺不信姓范的會履行這個條件！」

「姓范的？嘿嘿……他算是什麼東西，能配和尹三爺談正事的，不會是個作不了主的奴才！」

「尹必中，你和阿木奇有勾結？」

「勾結這話太難聽了，齊老五，咱們兄弟結拜也有十來年了，難道你不知道，我尹必中的出身和門戶？」

「不知道，有種你就告知齊五爺！」

「當然可以，我藝出天山旁支，先師正是現在天山掌門人雲飛鵬的師弟！」

「原來如此，算齊五爺和雷幫主瞎了眼……」

「你錯了，我雖是天山門下，却始終沒有和阿木奇等人聯絡，直到范威率衆攻入黑虎幫的前一天晚上，阿木奇却因和岳震宇在『烈火鐵擂台』拚搏而身受重傷，雲掌門和古掌門人古倫趕到，我才有了聯絡。」

「結果你就出賣了黑虎幫？」

「談不到出賣與否，我是奉掌門人的令諭行事而已。」

齊東山不再詢問，祇是感慨的冷笑着。

尹必中獰哼出聲道：「齊五，你要問的都問完了？」

齊東山冷聲道：「你動手吧，齊五先走一步，靜看你的下場！」

尹必中嘿嘿笑着，右手業已抬起，五指箕張，才待下手，齊東山突然揚聲道：「且慢，我尚有一句話問你！」

尹必中冷叱道：「說吧，三爺不會任由你拖耗時間，等待援應的，快問！」

齊東山道：「七弟可是你下的手？」

尹必中桀桀獰笑道：「眞虧你能想到這件事情，不錯，他是中了我的『三指箭』，然後死在侯亭手中的！」

齊東山咬牙切齒道：「好匹夫，難怪你要首先撲向七弟屍首，表面上看來是悲失盟弟，骨子裏却是暗中取走那支『三指箭』……」

尹必中接口道：「這次該沒有話要問吧！」

說着，他右手再次揚起，五指暴張，驀地拍向齊東山額頭，要以天山一派七禽掌中「鶴探」功力殺之滅口！

詎料五指一抓，眼前一花，竟失去了痳穴被封不能動彈的齊東山。尹必中大驚失色，倏忽回頭，祇見老大林四海怒目逼視着自己，齊東山穴道已解，正舒臂踢腿，活動筋骨！

尹必中深知「飛天虎」林老大的本領，何況齊東山在側，戰必敗死，獰笑一聲，突然抬手，五縷勁風疾射而出，三奔林四海，二擊齊東山，這是尹必中「射日虎」仗以成名的「三指箭」，發無不中！

不過這次他落空了，林四海早已有防，成名的兵器「震山牌」又恰是「三指箭」的尅星，叮叮叮三响，全打在鐵牌上面，齊東山却是旋身側避，使二箭劃空而過！

尹必中一射成空，毫不猶豫，頓足而起往水中跳去，林四海哈哈一笑，左手探腰繼之猛抖，「飛天爪」疾射而出，噗地一聲，結結實實的釘在尹必中的「脊心」穴上，「飛天爪」五根銅爪長皆兩寸有奇，釘入骨肉中，立即自捲，如人手之抓物，尹必中一聲慘呼，摔落水中，三五沉浮，已失去踪影！

齊東山目注水面，悲聲自語地道：「金蘭盟，生死誓，聲猶在耳，三哥，你……你……你好不智呀！」

林四海雙目微紅，淚水在眶中滾轉着，低聲地說道：「名與利使人背仁忘義，劍戈未及大仇，却先殘手足，這……唉！」

唏噓感嘆聲中，渡過漫長的黑夜。

此時，在相距兩艘黑虎幫停泊的大船約里許路外，一條港灣水溝小徑邊，有艘專拖沙石的無帆大船上，岳震宇正以恭謹誠懇的九叩，接過「武聖三篇」，船中早於日間由雷猛負責，備妥了足夠半月的飲食，漩姑作伴，與岳震宇苦研三篇中的絕頂功力。

雷聲遠和雷猛父子，事畢而歸，齊東山陳述尹必中事，雷聲遠還悲不自勝，為了日後基業，他必須堅強起來，萬幸侯亭、尹必中皆死，不慮隱身處為阿木奇等人察覺，遂一面苦練功夫，一面暗中號召忠貞舊部回歸，以備時機來臨時，與強敵決一死戰。

今日津沽一帶，已全是阿木奇、古倫、雲飛鵬的天下了，他們暢所欲為，開賭攤，設「書寓」，訛、詐、矇、騙、姦、擄，無所不為。消息傳到雷聲遠和岳震宇耳中，怒火冲頂，幾難忍耐。

為了便於偵察阿木奇等人動靜，和購買必需物品，又怕洩露形藏，遂

由漩姑佯作村姑模樣，十分小心的往來市鎮上。

這天清早，漩姑又到了市集，她挽着一隻竹籃兒購買日用品，恰在此時，迎面碰上了三五名范威的爪牙，一路上，目中無人，狂橫的走着，遇有年輕女子，則一湧而上，毛手毛脚，嬉笑挑逗，興盡始罷，漩姑雖然早已恨得牙癢，但因大局要緊，頭一低，悄然避向一旁。

她不避固然是逃不過惡奴狂徒們的色眼，她避，却越發引使惡奴注意，於是，一人奔前，餘者繼之，團團圍住了漩姑。

漩姑生怕被人認出眞面目，低低地垂着頭，左閃右躲，但人已被圍，鼠輩們若不得點手脚便宜，焉肯罷休，內中一名狂徒，竟暴然伸手去抓漩姑的前胸。漩姑本就强忍着冲到頂門的怒火，這時再也忍耐不下了，一聲嬌叱，右掌及腿倏忽遞出，五名惡奴狂夫根本沒有妨備，再加上漩姑動了眞火，下手奇重，慘呼聲中已三死二傷，驚動了市集。

漩姑已知闖禍，急忙離開，已然太遲，范威陰森的獰笑着，已阻住去路，范威身側，站着位威猛的老者，正是人稱「鐵霸王」的古倫。

范威生就一雙賊眼，業已認出漩姑，嘿嘿兩聲道：「有意思，爺們這些日子正爲找不到你們藏身的『虎窩』在生悶氣，哈哈，想不到你這條小雌虎卻送上門來，好極了，跟范二爺回去吧。」

漩姑忍無可忍，怒誅惡奴既已洩露形藏，此刻殺一個算一個的了，范威當前，正合心意，冷叱一聲，徒手撲至！

范威的技藝功力，本是高於漩姑，況身側有大靠山古倫在，更無所懼，獰笑一聲道：「飛蛾撲火，自尋死路，給二爺我躺下！」

話聲中，以「雙較剪」纏住漩姑雙腕，右足猛踢向漩姑的右膝頭，手脚並用，招式狠辣。

漩姑徒手暴撲，就存心要范威上當，在「雙較剪」即將鎖住漩姑雙腕時，寒光陡閃，一柄鋒利的匕首，已削到范威「較剪」手的十指及掌，迅逾石火電光，令人難以躲避。

范威駛慣了順風的船，今天合當遭報，祇顧手到擒來，根本沒往漩姑可能虛中藏實這面想，等瞥見寒光耀眼時，收招已遲，雖迅捷變式，也僅僅是躲過了右手，左掌五指，除拇指倖存外，其餘四指濺血飛落塵埃！

范威一聲痛吼，漩姑却在斬傷范威之後，身形一旋，避過攻向膝間的右足，一個「雲鵬翻飛」，左肘頂在范威前胸，范威頓被摔倒地上，這邊的古倫橫眉一挑，哼了一聲，漩姑此時若走，或許還有機會，因爲古倫平生武技，以輕功最差，比之范威，半斤八兩，范威縱身疾飛而去，很可能藏拙不追，不料漩姑自認逃已無望，打定殺一個夠本，殺兩個夠利的心，匕首一揚，飛向范威前心。

古倫料不到范威功力這麼差，致漩姑以快奇手法，傷了范威，現在漩姑二次下手，古倫怎能容得下？鐵臂倏出，五指拿下，自將匕首捏住，微微一抖，右手輕揮，漩姑匕首墜地，麻穴被封，古倫扶起范威，示令手下將漩姑帶回。

＊　＊　＊

晌午了，雷聲遠父子心頭早已蒙上一層陰影，漩姑易裝赴市的事，已經不是一天了，雷聲遠經多見廣，早已嚴囑過愛女，不論發生任何事情，最遲不能超過午飯當兒，過時就等於暗示你已出事了，漩姑應承並奉行已久，今朝晨間去市集，已過午飯時刻，仍未歸來，不問可知，必是遇到不幸，因之，他父子這頓午飯怎嚥得下。

雷猛首先沉不住氣，頭一仰，大踏步向外面走去，雷聲遠適時開口道：「再等上半個時辰吧！」

雷猛低沉的道：「爹，過了所約時限已經很久了！」

雷聲遠嘆息一聲道：「我知道，不過若已出事，現在光天白日，也無法可想，若此刻出去，說不定連我們父子也會栽倒！」

雷猛道：「小心點也許不會，早去總比晚到希望大些。」

雷聲遠突然話鋒一變道：「眞是的！若是再過三天多好，偏偏在這個時候橫生枝節！」

雷猛不解問道：「莫非再過三天就能……」

雷聲遠接口道：「再過三天，震宇神功必成，就算三五聯手，亦無所懼！」

雷猛苦笑一聲，道：「天下那有這般湊巧如意的事。」

父子再仔細商討得失，認爲早去好些，於是各携兵刃暗器，並嚴囑陳石生小心戒備，料到岳震宇若不見漩姑事畢回船。必來詢問，着陳石生不得多言，候三日過去，而自己父子亦未返回時，再將實情告知岳震宇，再安排定當，父子二人才離去。

昔日的「金龍幫」總香堂，一切如舊，三王要重建，心腹大患未除，再者三王亦各懷私心，於是想盡一切方法除去黑虎父子，並獲悉岳震宇死謎後，再作決定。

古倫巧擒漩姑，雖說范威痛失四指，這和大局無碍，漩姑被擒却是大事，雲飛鵬和阿木奇爲古倫慶賀，並立即施展刑詢。

漩姑雖已鞭傷纍纍，却硬是死不開口，再打下去勢將必死，阿木奇方傳令暫停，並爲漩姑上藥，漩姑雖然一言不發，三王却均認爲，有漩姑在手，黑虎父子，勢必自投羅網，遂悄悄作了安排。

入夜，昔日「金龍幫」大廳中，燈火明亮，設筵擺酒，漩姑被制住了，綁於廳中大木柱上，如待宰的羔羊。

阿木奇在酒過三巡後，目光一掃范威道：「這丫頭傷你四指，必有所報才對，老夫作主，把這丫頭賞給你了，聽明白，這可是個『淸水貨』，祇要你能問出雷聲遠父子的藏處，找到岳震宇的下落，你就可以抱着這丫頭，風流快活去，懂嗎？」

范威獰笑着，道：「懂，我會辦得十全十美。」

古倫冷嘲一句，道：「說空話誰都會，去辦好它！」

漩姑落於三王手中，明知必死，所以並無畏懼，現在阿木奇把她賞給了范威，她不由從心底冒着冷汗。范威邪惡成性，無所不爲，她不怕死，侮辱却受不了，而她也想像得到范威將要折磨她的方法，必是一種極爲殘酷的侮辱！

果然，范威離座而起，未語先笑，聲如梟鳴，嘿嘿的說道：「小雌虎，你好好的給范二爺聽着，講，你們家另外那一老一少兩虎藏在何處？講了實話，范二爺會拿你當人似的伺候，要不，二爺首先在這大庭廣衆的面前，脫光你的衣服，然後再在你身子軟軟輕輕的摸，摸得你現出原形，任你三貞九烈，二爺保証你到時候也會撕下假臉具來哼哈出聲，那時候，你若再不實供，二爺就拿這大廳當成洞房，讓大夥兒看齣好戲，演全它，管叫你死不能死，活着沒臉。小雌虎，不相信的話，你就儘管一試吧！」

漩姑功力被封，人被綑綁，聽了這些話，已知必將受辱，一咬牙，決心嚼舌自盡，那知范威一縱而前，伸手點了穴道，空自急得雙目噴火，想死是辦不到了！

范威又獰笑二聲，伸手一捏漩姑的粉腮又道：「小雌虎，你若答應合作，實供那老虎小虎住的地方，可以點點頭，不點頭，就是說你願意和范二爺當衆來一次『無遮會』，參參喜歡佛，嘿嘿……小雌虎，憑良心說，二爺本希望你咬緊牙不點頭，范二爺就得其所哉了！」

漩姑生死兩難，悲憤萬分，在這短暫時刻下，她採取了古人所說「兩害相權取其輕」的格訓，點了點頭。

范威故意的長嘆出聲，回顧阿木奇，却換得阿木奇的頷首讚賞，范威高興的向漩姑道：「你不識『歡喜佛』的趣，竟點了頭，令人失望，小雌虎聽淸楚，我拍開你的穴道後，妳若有半點自盡的企圖，范二爺不再客氣，話也不再問你，咱們就來個『天廬地舍』的婚禮！」

漩姑本意，是在穴道被開以後，立刻自盡，如今范威早作了威脅，萬一自盡不成，勢將當衆遭受奇恥大辱，萬般無奈，漩姑退而求其次，以虛言搪塞，但轉念一想，彼輩往返甚快，仍難逃脫失身之辱，最後下了決定，把岳震宇隱身地方當作父兄所居的那兩艘大船說出，因爲，她今晨離開岳震宇時，曾聽岳說「武聖三篇」神功已經練成，所缺僅是火候稍差，「武聖三篇」是罕絕天下奇功，無人能敵，專爲對付三王而用，雖說火候稍差，以岳震宇之能來說，三王派去的人，十有七八將難歸來，豈非一舉兩得？於是立刻又以點頭作答。

范威笑了！道：「好，希望能放乖些！」

此時，雷聲遠雷猛父子，業已避開明關暗卡，進入「金龍幫」，正隱身大廳正面那高大的「隱避牆」頭，對大廳中所發生的事，看得分明，答對若是聲音稍高，也能聽得淸楚，目睹漩姑被綁柱上，雷猛就待飛身撲上，雷聲遠看出暫時無險，阻住了雷猛。

漩姑頷首，范威拍開了穴道，漩姑故作十分疲憊及痛苦，呻吟幾聲，拖延時間，古倫怒喝一聲，道：「臭丫頭，少在老夫面前耍花樣，快講！」

漩姑銀牙一咬，恨聲道：「姑奶奶總有一天，要親手宰了你這老狗……」

古倫霍地起座叱道：「丫頭，再敢多說廢話，老夫拚受二友責難，立刻挖去你的舌頭！」

漩姑深知三王的厲害，珠淚暗彈道：「家父與家兄就藏在十里外『小河口』那沙灘……」

阿木奇沉聲喝道：「沙灘藏人，難道他們是蚯蚓？」

漩姑冷冷地說道：「沙灘旁邊，有一艘載沙的船……」

這時一人接口道：「這艘船屬下知道，着實可以藏人！」

范威目注阿木奇，阿木奇笑對雲飛鵬道：「就煩雲兄率幾名高手辛苦一趟可好？」

雲飛鵬頷首起座，古倫也離座而起道：「我也去，爲雲二哥把陣！」

把陣是假，不讓雷聲遠父子有漏網之機是眞！

阿木奇當然贊成，雲、古二王立即各率自己的二名好手，跨馬疾馳，直撲十里外那小河口而去。

雷聲遠等到雲、古二王已遠去數里，方始悄悄一拍雷猛，低囑道：「是時候了，祇剩一個阿木奇，由爲父纏住他，你下手救人，順帶幹掉范威這個狗種，不能再放他去！」

雷猛鋼牙一咬，悄沒聲的取出他極少使用的五寸虎叉，這是雷氏名震武林的奇絕暗器，名爲「攝魂八音」，出手之後，支支相接，每支叉柄上鑄有大小不一的孔洞，指透內力發出，遇風旋過孔洞，自發奇音擾人耳目，又有三刃，刃爲倒鈎，若射中身上任何地方，起出時必將肌肉撕裂，十分歹毒，因之被雷聲遠禁爲不得輕用的救命暗器，范威淫逼漩姑就範，又是叛徒，雷猛早已打算置其於死地，得父諭示，毫不考慮的取出三支「攝魂八

音」，父子頷首示意，雷聲遠倏忽撲入廳中，揚聲道：「阿木奇，老夫來了！」

雷猛卻一聲沉喝道：「姓范的，納命來！」

雷聲遠話到人到，手中的「九環紅毛寶刀」劈向阿木奇，阿木奇功力雖高，也不敢硬架，飄身旁避，雷聲遠怎能由他逃躲？順勢追上，廳中飲筵，未帶兵器，阿木奇祇好以掌力應搏，吃虧不少，幸而如此，雷聲遠始能以一輪猛攻，纏住阿木奇！

范威突見雷聲遠撲進大廳，心頭一驚，又聞雷猛怒喝，抬頭時，八音寒光已到，飛身左側而避，雷猛挪身已達面前，另兩支「攝魂八音」，在相距五步地方脫手打到，魁偉雄猛的身子，繼「攝魂八音」集內力於雙臂捷逾閃電撲至！

范威怎會料到，雷猛竟會在這短距離之下突施暗器？等耳聆奇音目見寒光時，避之已然不及，「攝魂八音」一中左胸，一插腹中，本已死定，再加上雷猛人已撲到，十成內勁所發之雷霆一擊，正中額頭，慘吼乍輿，已腦骨碎裂死去！

阿木奇耳聽到范威慘吼之事，心頭一震，不由瞥目觀看，雖祇一瞥，卻已失機，雷聲遠紅毛寶刀以「五虎斷門」刀法中「追命十八刀」斬下，阿木奇微一失機，左肩衣衫，已被刀尖割裂，幾傷重穴，祇得忍住怒火，壓住恨意，以全副精神應戰雷聲遠。

雷猛如天神般一招而誅范威，已震住了羣寇，接着收回「攝魂八音」，飄立漩姑身旁，運掌如刀，一連三斬，將綁索劈斷，漩姑被綁多時，仍有三處大穴未解，繩索一斷，人往前面仆地，雷猛伸手扶之，快捷的把穴道解開，道：「妳覺得如何？」

漩姑緊咬着銀牙，瑩珠淚滴，祇點頭不作聲。

雷猛安慰道：「既是虎女，這算什麼？挺起來，范賊已死，餘衆仍多，還要仗着你才能成功呢！」

這時，有四名阿木奇手下，仗劍攻到，皆被雷猛強勁無倫的劈空掌力格退。

漩姑果已收淚，急急活動手腳，雷猛更助她一臂，片刻間，雷猛又將攻到的五人震退，漩姑已能提刀拚鬥，雷猛大喜，身形倏前，以「天星擒拏」抓住了一名惡徒，強將劍奪下，右足起，惡徒飛空摔跌下來，即時喪命！

雷猛抖手扔劍拋向漩姑道：「接劍，狐狗們交給你，我要與爹聯手對付阿木奇！」

話聲中，雷猛沉吼一聲，撲向阿木奇！

雷猛撲到得恰是時候，雷聲遠十八刀正好使完，阿木奇雖失一臂，但功力仍強大，業已摸清了雷聲遠的刀路，正打算以全力施展「天雷功」掌震雷聲遠！雷猛撲上，父子以二敵一，一用拳掌，一使寶刀，一左一右忽前忽後，阿木奇單人獨臂僅能自保。

一干狐狗之輩，在寶劍之下已難脫身，自然更無人接應阿木奇，阿木奇卻不驚慌，他已斷定剛剛漩姑所供不實，古倫和雲飛鵬必然撲空，計算時間，再有片刻便將趕回，目下自己祇是無法取勝而已，支持是毫無問題，祇要支撐到古、雲人回來，雷氏一家三虎，焉有不束手待擒的道理？因此，他越發小心，決不求功，拖延下去。

雷聲遠看出端倪，揚聲對雷猛道：「猛兒再加些力道，惡賊是想拖延時間，等待古、雲老賊回來，我們不能上當！」

雷猛尚未答話，漩姑劍斬一名狐狗後，接話道：「爹您放心，古老賊雲老賊十有八九回不來了！」

阿木奇自然不信，以一聲冷哼表示了己見。

雷聲遠卻追問道：「何以見得？」

漩姑一聲嬌叱，踢飛一名惡徒，寶劍一揮，血雨濺洒，又一惡徒喪命，然後才揚聲道：「震宇神功已經習成，祇是火候稍差，古、雲老賊此去，休想完整的回來！」

阿木奇如今驚心了，變色叱道：「那船上的人是岳震宇！」

漩姑有意「攻心」，咯咯嬌笑道：「不錯，就是斬斷你老賊一條右臂的岳大俠！」

阿木奇怒吼一聲，全力猛攻雷猛，掌挾勁風，他拚上了老命，在知道岳震宇消息後，業已料到漩姑所說不假，古、雲二王力敵岳震宇，以二敵一應是勝數，但他深知岳震宇功力奇高，如今又習成了什麼神功，設若纏住古、雲二人，則此處再無接應，當然危極，遂打定拚得傷敵之一而求生的念頭。

事情果如阿木奇所懼！雷氏父子三人所想的一樣，在那停泊沙石船的海灘上，古、雲二王遭遇到了平生未見的強敵，正作出生死存亡之掙扎！

古倫輕功稍遜，騎術卻精，胯下又是千里良駒，十里路程超過了雲飛鵬半里多路。

雲飛鵬暗中冷笑，他奸巧至極，對漩姑的話早存半疑，因此不願意全力鞭馬虛耗精力，話雖如此，雲飛鵬也不能太過丟醜，苦是苦了那六名高手，短距離以輕身夜行術疾射而前，不比良駒緩慢，但十里路程不算短，以兩條腿來比四條腿，總差了點兒。當古倫、雲飛鵬趕到沙灘，注目那艘沙石船，並稍作休息時，六名高手才跑得上氣不接下氣的趕到，古、雲二人若是體恤部下的人也好，但他們二人剛愎自用，不等部下稍作喘息，已經你不服我，我不服你的鬥上了氣。

雲飛鵬騎術上失了面子，此時冷着一張馬臉道：「古兄，咱們那個先

上？」

古倫粗魯，哈哈一笑道：「一道吧，老的交給我！」

雲飛鵬有心的冷聲道：「這樣吧，扎手的我來！」

古倫哼了一聲道：「憑命吧！」

這句話是說誰命好碰上扎手貨。話聲中，古倫却不閒着，馬上飛身而起，一衝五丈，直撲船頭而落。

雲飛鵬一聲哈哈，人雖後動，但他輕功的確高超，一拔雖然祇四丈有餘，空中平步凌空而後，一射直下，竟比古倫先一步落在船上，所落處，更是船頂艙頭，這比古倫的功力，又深妙多多！

怪！船上竟無半絲動靜，更不聞人聲！

古倫左掌護胸，右掌運勁胸口尺外，猛抬足，踢落艙板，直闖進去！

雲飛鵬更先他一步震碎窗櫺，一閃而入！

艙中無人，更無半點雜物，祇正中地上設有蒲團，再就是艙頂滿是繩索吊垂的兩刄飛刀，刀置木架上，計數何止百柄。

古倫雙眉緊皺，直搖頭，他竟然看不出這索刀有何用處，雲飛鵬聰明些，雖亦不知用途，但却知道有人在練一種罕世奇功。

這時，突然傳來連聲慘號哀呼，心驚色變下，雙雙撲出艙去，晚了，祇見岸上灘頭，站着一個人，自己那六名一等高手，皆橫仆地下，眼見俱已喪命！

古倫和雲飛鵬懊悔恨怒交併，頓足而起，一前一後夾攻了岸上人，古倫立刻沉喝道：「是你殺了我的手下？」

這人祇是冷漠的把頭一點，並沒有開口！

雲飛鵬接着古倫話鋒道：「小子報上名來，可是雷猛？」

這人低沉的一字字道：「岳震宇！」

雲、古二人都沒見過岳震宇，但對這個名字早已熟知，當他倆到達津沽發現阿木奇竟失去一臂時，就曾問過內情，不論阿木奇如何虛誇自己而貶低岳震宇，但失臂是實，岳震宇既能斬其一臂而本身並未戰死，其功力技藝不問可知。如今面面相覷，古、雲二人並非普通人物，再傲再狂，也深知厲害，皆各自後退幾步，提足眞力以待。

原來岳震宇午間坐調眞氣，靜用神功，竟然大成，一坐三個時辰之久，因之漩姑一去未歸的事，他並不知道，也未疑心，一直到了夕陽西下，不見漩姑倩影，仍未多心，祇當漩姑見自己用功正緊，回至大船，自己神功大成，急想告訴知心紅顏這個消息，但怕被取笑，所以直到晚飯時才去相會，這樣，可以假說不見漩姑送來食物爲藉口，誰知到達之後，非但未見漩姑，雷聲遠父子也沒了影子，心頭頓起疑團。

陳石生在側，岳震宇追問再三，陳石生顧左右而言他，岳震宇好話說盡，仍難獲知其音信，直到已近二更，陳石生才說出漩姑晨出未歸，黑虎父子已前赴「金龍幫」偵訪之事，岳震宇恨陳石生誤事，眞想給他兩巴掌，強忍怒火飛身登岸，恰好聽到馬蹄聲音，騰高遠眺，發現了古倫等人疾馳，他雖不識古、雲等，却已動疑，遂悄然追躡其後，認出內有搏戰阿木奇於「烈火鐵擂台」時的惡徒，才乘虛而上，一擧格殺了古、雲二人的六名手下。

目下岳震宇遭古、雲二人阻攔，勢將以一敵二，在偶瞥之下，岳震宇已看出古倫天生神力，不可硬攻，雲飛鵬輕功過人，心中已有成算。

岳震宇由古倫和雲飛鵬神色形態上，及所誅殺的惡徒身份方面，已知是誰，但仍故作不解道：「該你們報出名號吧！」

「老夫古倫，人稱鐵霸王！」

「老夫天山雲飛鵬！」

岳震宇冷哼出聲道：「很好，古人說遇文王，講禮義，遇桀紂，動干戈，兩位請！」

古倫人雖狠，心雖毒，却有些氣派，沉聲道：「你小子想以一敵二？」

岳震宇笑道：「目下現勢，的確是如此！」

「不！」古倫揚聲說道：「你可以任擇一位動手！」

岳震宇尚未答話，雲飛鵬搶先對古倫道：「古兄，這不是印証功力，是『除惡務盡』，講究的那門子單打獨鬥？」

古倫濃眉一皺道：「話是對，不過這小子一個人……」

雲飛鵬接口道：「一個人未見得不扎手，別忘記阿木奇那條右臂！」

古倫想了想，似乎有些心愧的一瞥岳震宇，道：「你小子聽到了吧，現在祇好以二對一了！」

岳震宇冷哂一聲道：「本是如此，說什麼遮醜的話，來，岳某帶路，找個空闊地方！」

雲飛鵬陰陰一笑道：「小子打着歪主意，此處難道還不夠空闊！」

岳震宇目光罩着雲飛鵬，冷冷地一字字有力的說道：「夠，不過沙灘地軟，在你自然可以適應，本人更是朝夕縱躍已慣，古倫他人大力無匹，輕身功力方面該是最爲吃虧，動手起來，若有閃失而致喪命，可怪不得別人！」攻心戰術收奇效，古倫接話道：「老夫其實並不畏懼這軟地沙灘，不過爲求一展所學，姓岳的，你帶路吧！」

古倫既已接話，雲飛鵬祇好悶聲不響，心裏却暗罵古倫愚蠢魯莽，他從旁早已打聽出當日阿木奇和岳震宇搏戰實情，深知岳震宇輕功了得，似乎比自己祇高不低，沙灘較搏，至少

可減二成功力，再配上自己的巧打，古倫的重手法，有很大希望能一戰格殺岳震宇，不料古倫上當，另覓地點，兆頭似已不祥，岳震宇走在最前面，坦然無畏，似是根本未把名震天下的「三王」之二看在眼中，又像早已料到，或另有準備般不懼二王在身後突施暗算。

邊走，岳震宇邊開口道：「兩位到過我那條船上，可曾發現有什麼扎眼的東西？」

一句話提醒了雲飛鵬，就生怕古倫又搶先說話，誤了大事，立刻緊行幾步，示意古倫，接口問道：「不錯，那些兩刄刀是幹什麼用的？」

「兩刄刀？」岳震宇噗嗤笑出聲來，道：「那刀的名字叫『天雨刄』！」

「天雨刄」三個字，雲飛鵬似乎是在什麼地方聽人說起過，可惜一時情急，想不起來。

古倫問道：「什麼『天雨刄』，有什麼用處？」

岳震宇道：「昔日武聖留有三藝，武林中稱之爲『武聖三篇』，『天雨刄』爲『至剛拏月天星手』必習之功！」

雲飛鵬如遭棒喝，又如醍醐貫頂，神色驟變，停步不前道：「你……你習成了『天雨刄』？」

岳震宇淡淡的答道：「你猜呢？」

古倫雖粗野，對武林中事物懂得甚多，否則也難名列「無敵三王」之數了，此時，也停步沉聲道：「你獲得了『武聖三篇』？」

岳震宇一笑道：「不錯，按說，你們本該發現此事才對……」

雲飛鵬叱道：「這話如何解釋？」

岳震宇若無其事的說道：「艙中放有一隻蒲團，對吧……」

「不錯，那又怎樣？」古倫接了口。

「不怎樣，那武聖三篇就藏在蒲團下……」

話未說完，雲飛鵬倏息倒縱而起，一言不發，疾射向沙灘而去，軟沙上登足成痕，二次再起，人已到了船頭！古倫也不慢，灘上借步，足印深有五寸，人也撲到船上！

一走門，一越窗，同時立於蒲團的左、右二側，眞快，眞是毫無隱私的全力施展輕功，雲飛鵬心頭一動，傳言輕功最爲遜色的古倫，原來暗中藏私，隱瞞實力，不問可知，或防人或自防，他顯然並不相信其餘二王，雲飛鵬雖然看破了內情，此時已無暇他顧，目射神光緊盯着古倫。古倫亦然，雙方眈眈虎視，誰也沒先動手！

突然，艙內微風輕拂，英挺脫俗的岳震宇，已立於東側，與古倫和雲飛鵬，恰成鼎足而立的局勢，也不動手！

雲飛鵬眼珠一轉，笑對古倫道：「古兄搶上此舟，想作些什麼？」

古倫沒好氣的說道：「我祇是緊隨雲兄之後，至於登上此舟作些什麼？那要請敎雲兄了。」

雲飛鵬故作懊喪的道：「古兄眞是小心眼！小弟是爲求証岳朋友的話，才登舟一探虛實……」

古倫並不傻，接話道：「對對，這也正是小弟登舟之意。」雲飛鵬知道古倫成見已深，祇好實說心意了，道：「古兄，其實咱們和岳朋友似乎談不到寃仇……」

古倫仍不開竅，道：「笑話，有他在，咱們三王秘商之事，豈不是休想完成了？」

岳震宇在雲飛鵬突以「朋友」二字相稱時，已知其意，此時冷笑接口道：「古老頭，你沒理會雲老兒的話麼？因有『武聖三篇』，他已決定和我化敵爲友，祇要能取得所需的『三篇』，一切都好商量，你懂了嗎？」

古倫恍然大悟，急忙改口道：「若是如此，老朽自然也算上一份！」

岳震宇說笑着問雲飛鵬道：「我推斷的事情可對？」

雲飛鵬哈哈一笑，以笑遮掩內心的慚愧，道：「俗語有『寃家宜解不宜結』一句，寃家尚且宜解，何況我你根本不是寃家，至於『武聖三篇』，老弟你業已得其神髓，轉贈老朽等人，似亦有利而無害，所以……嘻嘻，所以……嘿嘿……」

他是嘻嘻嘿嘿連聲乾笑，作爲話語的結束，眞是刁猾過人！

岳震宇突然神色一怔，道：「雲飛鵬，天可憐『天山老人』一片痴心，竟會鬼使神差，收了你這樣寶貝徒弟，並傳以掌門責任，到頭來原形畢現，却是個黑心的僞君子，岳某本可以此三篇絕藝，引使爾同室操戈，但岳某是個頂天立地的男子漢、光明磊落的大丈夫，不作此圖，如今……」

雲飛鵬已聽出話鋒不善，立即接口道：「岳朋友，此事好商量……」

岳震宇沉聲道：「住口！岳某與爾三王有殺兄之仇，早由他人口中獲知你勾結實情，阿木奇祇不過是打頭陣的先鋒罷了，聽淸楚，岳某斷非你輩的朋友……」

雲飛鵬愣了，道：「岳震宇，你如此不識時務，不知好歹，莫非憑我三王之尊，還懼怕你不成？」

岳震宇冷冷地一笑道：「閑話似乎說得太多了些，現時岳某不願再與你等多言，請！」

雲飛鵬獰哼連聲，目光一掃古倫，道：「古兄，當小弟和這蠢兒動手的時候，你要盡快的把蒲團下面的『武聖三篇』取出，然後聯手永除後患！」

古倫把頭一點，沒答話，目光却緊盯在蒲團上面，漸移向岳震宇身上。

岳震宇哈哈一笑，倏忽抬步，人已站於蒲團之上，沉聲道：「現在你倆祇有一齊攻上了吧！」

古倫大吼一聲，探手處取出了他「雙索金斧」，左手在抖腕間，脫手飛

出，劈向岳震宇頭頂，右手斧人並進，橫腰掃到，這一招兩式威風八面，是古倫絕活之一。

雲飛鵬更不怠慢，劍已出鞘，抖臂處劍光漫佈，劍花朶朶，攻向岳震宇雙膝及足，他一心想把岳震宇迫離蒲團，以便搶奪「武聖三篇」。

岳震宇突然自動透露消息，却別有用心，漩姑失踪，雷氏父子一去了無消息，他心急接應，是存着速戰速決之意，以一敵二，想一戰竟功，兵不厭詐，他不能不利用人性弱點來達到目的！

金斧已到，劍臨雙足，岳震宇被迫飄側移步，古倫搶先，雲飛鵬亦不後人，雙雙猛地撲到蒲團邊沿，古倫右足一挑，雲飛鵬是劍尖勾掛，蒲團倏忽被挑，飛向一旁，被岳震宇接在手中。

古、雲二人四目交投，瞥在蒲團下面，雙雙變色，蒲團下空無一物，雲飛鵬羞怒之下，大喝一聲，撲向岳震宇！岳震宇冷哼一聲，突自蒲團中抽出兩柄一尺八寸短劍，和一支五寸長的竹筒，一揚竹筒道：「內藏的正是『武聖三篇』！」

聞言之下的古倫和雲飛鵬，懊喪悔恨之色表現無遺！

岳震宇趁此刻將竹筒安放囊中，雙劍一分，躍高五尺，劍光順點，一聲輕响，將艙頂一條繫鈴筋繩斬斷。繩斷，百數十柄「天雨刄」自四方垂佈下來，恰滿艙空，將三人俱籠罩其中！

雲飛鵬似知厲害，就待奪路出艙，岳震宇一聲冷叱，短劍暴出，一連十响，「天雨刄」在短劍激擊之下，有二十餘柄飛起，上下右左前後各走不同直弧線，射向雲飛鵬。雲飛鵬被迫挺劍格架，「天雨刄」遇格迴轉，激盪中，本祇二十幾柄飛射取敵，如今變作四五十柄嘯叫盤擊，雲飛鵬別說逃走，稍遲格擱或閃避，必死刄下！

古倫也好不了許多，岳震宇也照顧上了他，古倫金斧巨大寬重，勁道自然也猛，被格退斜行的「天雨刄」，其中衝刺力量也就大了許多，剎那間，百數十柄「天雨刄」，皆被有心或無心中引牽動，發揮出罕奇的威力。

岳震宇的是磊落光明的英雄，他並未獨自退避，也在「天雨刄」所化奇陣中，和古倫及雲飛鵬一樣，憑着一身武技功力高超的造詣來應付危機！

所不同的是，岳震宇在陣中通行無阻，如魚得水，「天雨刄」齊飛下，形成的無隙光幕，似對岳震宇不生效力，他時以短劍接觸飛刄，撥、挑、甩、刺使百數十柄飛刄時攻雲飛鵬，時迫古倫。雲、古二人拚盡全力，已有手不應心之勢了。

雲飛鵬刁猾過人，百忙之中，不忘得隙逃生，冷眼留心，終於叫他看出破綻。那飛刄離開地面，皆爲五寸，雖五寸微隙，雲飛鵬已能以「縮骨」之術滾出艙外，祇要出艙，哼！他就不再有畏懼。

此人心狠手辣，竟不把看破之事通知古倫，相反的，他料到當自己能逃出時，岳震宇因有古倫在，將不會追趕，邪惡之徒，處生死關頭，無一不心爲己者，正邪分野也正在這種地方。

雲飛鵬既有此心，寶劍展開「金輪乍升」之式，倏忽將十數柄飛刄格向左側，左側是艙門，他人趁飛刄盪出之勢邁前三步，當飛刄重又盪來時，左手掌暗合神功，劈空拍出，飛刄擊作四下飛轉，乘此時機，身形又進，寶劍一順，立施「縮骨術」，成爲嬰兒般大，咕嚕嚕滾向艙門！

岳震宇這時沉聲道：「莫非自尋死路？火速後退！」

雲飛鵬怎會放棄這千載難逢的逃生良機？滾翻中飛刄皆自胸或背上劃空而過，越發得意，人已滾到艙門口際，脫出飛刄威脅，又一滾，半身在艙外半在艙內，艙門早已毀去，眼看即將平安，詎料當他鬆脫「縮骨術」意欲回復原形的剎那，突然頭頂寒光一片奇疾壓下，不好二字尚未出口，慘吼半聲已被腰斬而死！

原來「天雨刄」陣式發動以後，門、窗皆有鋒利鋼閘出現，若經壓力，不論人或物，祇要多了少許重量，則閘門疾落，此非岳震宇故設埋伏誅敵之用，而是他自己在練習出事時所需。雲飛鵬不知，錯當岳震宇警告並非善意，結果身遭分屍慘死！

古倫目睹利閘倏降，雲飛鵬喪命，頓時嚇破了胆，艙門因利閘下落，已經封閉，祇餘前後兩個窗口，古倫一面手忙脚亂的對付滿艙飛刄，一面喘息着問道：「窗口也有利閘？」

岳震宇頷首道：「不錯，你想試試？」

古倫額頭冒汗，道：「岳震宇，你不以眞本領和古爺較搏，是狗熊！」

岳震宇冷笑道：「古倫，你看明白了再講話，岳某和你一樣，人也被困在『天雨刄』陣中，稍一失愼，亦必喪命，這正是彼此不須直接動手的生死搏較！」

古倫語塞，想了想道：「停下來！你把這些勞什子的鬼刀停下來，老子寧願和你眞刀眞槍分個生死！」

岳震宇冷冷說道：「古倫你在三王之中，惡行最少，人也較爲粗直些，聽我良言，答應就此回到你那蒙古草原，岳某不爲已甚，放你回去。」

古倫沉聲道：「武林中沒有怕死的鐵霸王！」

岳震宇道：「古倫，岳某另有要事，話不再說第二遍，想想剛才雲飛鵬那種見利忘義的言行，阿木奇猶甚於他，你替這種人賣命，值得嗎？何況岳某如今舉手之勞，就可致你於死地，生死繫你一念之間，岳某給你片刻的時間，過時就莫怪岳某絕情了！」

古倫揚聲道：「難道你畏懼和我直接一戰？」

岳震宇沉喝道：「老實對你說，雷姑娘自晨間外出，至今未歸，十有九已被阿木奇所擄……」

古倫接口道：「是今天早上被我擒回去的。」

岳震宇心頭一緊，道：「你們把她怎樣了？」

古倫哼了聲道：「這丫頭滿嘴胡說，這地方就是她告訴我們的，誰知是個陷阱……」

岳震宇此時業已決定立即趕去救應，沉聲對古倫道：「古倫，岳某即將發動飛刄的全部威力，然後以本身技藝功力脫身他去，至於你能否活命，要看你自己的悟性了！」

話罷，岳震宇穿行飛刄之中，以內力將百餘柄飛刄全部推動，艙中頓成一片飛馳縱橫的刀山光影，刀山光影中，岳震宇閃移格震，刹那間化作疾影投出艙窗。

古倫恨得牙癢，但在刀山光影中格、避尚且不及，又能奈何？

此時，在「金龍幫」大廳中的一場搏戰，恰好到了生死存亡的關頭。

漩姑一劍在手，威風八面，將阿木奇一干手下俱皆逼在一角，使彼等無法接應阿木奇，但時間稍長，寡難以敵衆，再加上後面二三十名份屬古倫和雲飛鵬的部下，亦聞聲雲集而來，其中有兩名功力技藝一等的高手，戰未十合，漩姑已三陷危境，若非雷猛百忙中打出了「攝魂八音」爲助，早已負傷，就這樣也已累得她香汗淋漓，喘息不止。

阿木奇苦在祇剩一臂，又是徒手，雷聲遠紅毛刀早已改變了路子，所發招式，完全是拚命偕亡的攻而不守，阿木奇有多次本可把雷聲遠擊傷，但因如此則本身勢必中刀，唯有不進反避，況雷猛在側，拳風凌厲，三人勉強打個平手。

漩姑久戰越發不敵，雲飛鵬所屬的那兩名高手，其一瘦長，另一爲彪形大漢，瘦長人目光一掃阿木奇等戰況，立即揚聲對彪形大漢道：「老辛，這裏交給你，我去幫幫阿王，賣點力，速戰速決！」

老辛辛大力，習外門神功，有萬人敵的稱號，瘦長人林楓，身懷異技奇能，但却始終深藏不露，包括雲飛鵬都不知道，他怎會列爲天山隊中無人知曉，但林楓和辛大力，似有緣份，如同焦孟，而辛大力對林楓言聽計從外，甚至雲飛鵬有時也會碰上釘子！

林楓話罷飄身欺向雷猛，左掌掛右掌，力劈直擊雷猛雙臂，雷猛旋身出拳，封架下右足直點林楓心口，於是打作一堆。

辛大力這時暴吼一聲，道：「你們給辛老子全站遠些，讓辛老子一個人來收拾這小娘兒們！」

一句「小娘兒們」，激怒了本已氣力難支的漩姑，一提氣，手腕連震，一式九劍，抖出滿天劍花，裹住了辛大力。

辛大力人魯性猛，外門功力業已練成了「鐵沙掌」，普通刀劍休想傷他，漩姑所用的兵刄，在被擒時早被收去，這柄劍是乃兄取自已死惡徒手中，雖然鋒利，却是凡鐵。辛大力被劍氣裹緊，自是有點手忙脚亂，在他左臂橫護面目下，漩姑一式九劍，將他上衣斬裂成千百條，滿頭蝟髮，斬得凌亂不堪外，毫無損傷！

漩姑變式，劍尖順削，芳心大驚，對方不畏利鋒割體，這一戰焉有勝理，胆氣微餒，辛大力已發覺衣碎髮斷，暴吼一聲，一掌高舉劈下！

阿木奇獲得林楓力助，成了單對單的局勢，未十合，雷聲遠已祇能自防難以還攻，阿木奇桀桀獰笑，獨臂出式如同狂飇，掌掌蘊含內力，雷聲遠有一柄紅毛寶刀，不但無用，反而阻礙重重！

最有聲色的一對，是林楓和雷猛，二人都是內外兼修的高手，不論眞力技巧，着着玄妙，「天指斷魂」碰上了「幽冥無路」、「五陰白骨爪功」恰被「正剛雲手」所破，一招來一式去，詭譎奧奇，令人嘆爲觀止。

驀地一聲嬌叱，倩影飛空，劍前人直貫向阿木奇肩胸部位，原來雷聲遠一招失誤，爲阿木奇所乘，震飛八尺，紅毛刀脫手將墮，阿木奇順手抄接，漩姑時已疲極欲倒，恰好辛大力貪功心切，鐵沙掌改劈爲抓，漩姑側避，瞥見老父危極，嬌叱撲上！

阿木奇本能的右躲，紅毛寶刀爲漩姑在空中接去，辛大力適時追到，阿木奇依然撲向雷聲遠，辛大力指尖已然吐力暴張，漩姑右臂已在握中，若被抓實，定將斷裂，漩姑人已踏實地面，她並非有心在祇能回臂以攻自救下，左臂反甩，紅毛刀舉起，一片赤霧斬向辛大力的臂膀。

辛大力自恃外門功夫練到不傷之境，哈哈兩聲，依然探手抓去，林楓看得分明，招呼已遲，全力一掌格去，使雷猛無法逼進，接着身形倏閃，恰好趕上接應辛大力，左掌一翻抓住了紅毛刀，對辛大力叱道：「糊塗，這是寶刀，碰不得！」

奇怪的是他並不奪劫紅毛刀，更不和漩姑動手，却指點完了辛大力後，對漩姑一笑道：「我這兄弟是粗漢，姑娘手下留情。」

話鋒乍止，人已返撲雷猛，二人又戰於一處。

林楓阻住雷猛，救下辛大力重撲回戰，其快如風，顯現出他那深藏不露的一身罕奇功力！

雷聲遠時已站起，寶刀已失，更非阿木奇敵手，漩姑雖想立將寶刀遞交老父，惜爲辛大力纏住，有心無力。

雷聲遠被迫無奈，探手取出四支「攝魂八音」對付阿木奇，阿木奇深知厲害，不敢逼得太近，迫得他在丈外停步，他倆遂成了彼此虎視待機的局勢。

適時遠處突然傳來一聲怪嘯，隨聲自外飛落一人，此人已然帶傷，撲入廳中，目光掃處，神色一變，一跺脚，才待穿窗而出，人影一閃，林楓已攔住了這人的進路，勁風突吹，又現人影，竟是岳震宇。正當這人後退數步，雷猛突失敵手，也一縱面前，岳震宇立即說道：「猛兄請助幫主戒備嚴守，祇要不使阿賊脫逃就行！」

話鋒一頓，岳震宇轉向林楓道：「在下甚感兄台阻住此賊逃路，如今請兄台暫退，容在下誅之！」

林楓一笑道：「閣下可是黑水『小銀龍』？」

岳震宇拱手道：「不敢，小弟岳震宇！」

林楓手指被阻之人，說道：「岳幫主知道他是誰了？」

岳震宇頷首道：「本來不知，在下適才疾行接應雷幫主，途中突逢有人激戰，從對答中，聽出此賊姓郭名震，人稱『白眼狠』，爲仇家自數百里外追殺至此，他所率手下和那代作兇手的孩子，已皆被仇家沿途誅殺，在下料其無路投奔時，必來此處，果然不錯，在下直追而至……」

林楓接口道：「對，此賊正是『白眼狠』，岳幫主，在下獲知此賊曾受多金，慘殺令兄，幫主追逼此賊，想來是要爲令兄復仇了？」

岳震宇道：「此當然之理！」

林楓道：「岳幫主，此賊乃爲阿木奇所收買者，雖係兇手，却非主謀，在下可能討個情面，幫主去誅元兇，在下携此賊了斷舊案？」

「舊案？朋友是……」

「在下林楓，世居長安，先父林世傑，早年因事，結仇邱姓人家，此賊爲邱姓人家收買，一夜間殺死在下全家三十四口，在下爲此賊奔走天涯……」

「請問，令尊可是『佛心聖手』的林世傑？」

「不敢，正是先父。」

岳震宇誠摯的拱手道：「先兄在日，曾數次談及令尊昔日救其不死事，林兄，咱們一言爲定，此賊就交給林兄，但林兄小心，最好是馬上了斷，以免夜長夢多！」

林楓頷首稱謝，立刻召回辛大力，岳震宇再次拱手，飄身直對阿木奇，並對雷氏父子三人道：「請代壓陣，並監視郭賊，阿木奇交與震宇吧。」

雷聲遠含笑應退，岳震宇不再多話，飛身撲上！

士別三日，刮目待之，岳震宇身懷「武聖三篇」，已立百戰不敗之地，阿木奇爲求活命，全力掙扎，全力猛攻而不顧自己的死傷。

他用的辨法固然對，可惜對象却錯了，岳震宇的「天星雲手」，自防有餘，「破天雷震刀」攻堅誅敵無堅不摧者，阿木奇只戰三合，已被震力傷了僅剩的左腕，心凜神驚，一招「虎雙撲」，看似欲作生死拚搏，實則中途撤身，倒縱而出，一射五丈越出了側窗！

岳震宇一聲沉叱，身法展開，後起先到，人已凌空正在阿木奇上方，右足猛蹴，「震山力」發出，一聲骨折脆响，恰與正遭林楓奇招破腹的郭震慘號互應，一在廳外，一在廳內，元兇巨惡雙雙慘死！

岳震宇恨仇已了，與林楓結成好友，津沽地面，讓給了雷聲遠父子，他在早經前議下，喜獲賢妻，風和日暖，林楓已答允與岳震宇創業遼東，馬踏青石，得得聲中，大英雄載得美人歸！

（全文完）

社會秘聞／狄奇・文

可飛・圖

毒孩子

行爲不檢　破壞形象

在太子道的馬路上，疾馳的車輛捲起陣陣的灰塵。高速行駛的車輪，只會偶爾在斑馬線前停下，否則，就會像流星般飛也似的掠過。

劉瑪莉駕着她的平治房車，以平均五十公里的速度由窩打老道駛入太子道，她加速踏着油門，因爲就讀於太子道小學的兒子已經下課了。

就在距離學校不到一百米之時，忽然一個孩子猛衝到車子的前面來。

危險！她拚命踏着腳掣，車子不由得向路旁一歪。就在那小孩子的前面僅停下來。

「找死嗎？」劉瑪莉指着那個胡亂闖過馬路的小孩罵了一句。

那小孩看一看劉瑪莉，卻沒有露出半點驚慌之態，反而卻似惡作劇般大笑起來。

登時，在行人路上就響起一陣拍掌喝采的聲音。原來，有幾位年紀相若的學生在爲剛才的危險動作歡呼喝采。

這是一個怎麼樣的世界，剛十多歲的孩子在玩這般危險的死亡遊戲！劉瑪莉想到這裏，不禁有點不寒而慄，因爲他的兒子石海，正和這羣孩子的年齡相若。

劉瑪莉的心不停在激動的顫慄着，做夢也不到年輕的一代竟是這麼野性的一羣。

就在劉瑪莉心神還不穩定的一刻，她看見兒子石海從校門裏走出來。

「石海，石海。」劉瑪莉猶有餘悸地高呼着兒子的名字。

石海聽到媽媽的呼喚後，就急步走向她的平治房車。

石海在經過那羣剛玩完死亡遊戲的學生旁邊時，大家互瞥了一眼後，就急步走到車子前面。

「石海，你認識那羣學生嗎？」

「是啊，他們是我的同學。」

石海的答案使瑪莉嚇了一跳。

「他們的行爲簡直瘋狂，他們眞是你的同學？」瑪莉眞的有點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對呀，剛才妳險些撞倒的就是中青，是我們班裏的體育健將。」

「他們知道這樣玩是很危險的嗎？」

「相信他們知道的。」

「那麼他們爲什麼還要玩這樣的遊戲呢？」

「因爲中青向同學誇耀他是未來的奧運健將，他爲了証明自己有這樣的身手，所以特別表演給同學看。不料，竟差點撞着我們的車子。」

「你沒有制止他們嗎？」劉瑪莉用嚴厲的口吻質問着兒子。

「有，但他們不會聽我的話，反正我覺得他們太無聊了。」石海用一派成熟的口吻答道。

「我以後絕對不能讓他們這樣做，我要見你們的老師，這樣橫衝直撞過馬路簡直是一個死亡遊戲，我要去制止他們。」

「媽，我不是要趕回家補習嗎？」

劉瑪莉本想立刻就走進校門見老師，但聽見兒子的提醒，方有半點猶豫。

她爲了兒子的功課，特別請了一名在

唸大學的補習先生替兒子溫習功課。每天放學後，劉瑪莉都親自駕車到學校接兒子回家，而今天因爲她在髮型屋的時間躭誤了，所以已經躭誤了補習的時間。

「好吧，我改天再去見你們的老師吧。可是石海，你千萬不要學他們啊。」

石海點了點頭。

劉瑪莉一邊駕着車，一邊想着——幸好自己的孩子還不錯，不過其他孩子可要不得了。

「石海，你有沒有和剛才那羣同學一起玩的？」

「媽，你還担憂那件事嗎？」石海問。

「他們實在太可怕了。」

「媽，不要担心，明天我會跟老師說的，因爲看見他們做壞事而不說出來才是可怕，而且我覺得他們這樣做不是有勇氣，反而不允許他們這樣做才是有勇氣。」

「對，石海，你說得對。」

劉瑪莉聽到兒子這番說話，不禁甜在心裡，因爲兒子不但世故，能分辨是非，而且明白甚麼才是眞正的勇氣。如果不是在駕駛中，她眞想把兒子抱起來疼愛一番。

不過，自從發生了這次事件以後，劉瑪莉也時時刻刻提高了警覺，因爲她担心這個只有十來歲的兒子會受到壞同學影响而變質。

甚至，她亦減少了與石海的補習老師那種曖昧的關係。

「今後我們不可以再這樣了。」劉瑪莉躺在床上香汗淋漓地說。

在她和石海的補習老師立明滿足性慾之後，劉瑪莉很快又恢復了妻子和母親的意識。

「爲什麼呢？我們不是過得很好嗎？」立明追問着。「難道劉先生知道我們的關係嗎？」

「不是，是石海。」

「石海，不會吧！我替他補習，我知道他的脾性。」

「你錯了，我是他母親，我比你更清楚他。我以前一直以爲他是一個不懂事的小孩，所以他不明白我們之間的關係，但最近由他的說話中，我覺得他已經成熟了不少，而且有時我覺得他還在猜疑我和你之間的關係呢。」

依然壓在瑪莉身上的立明，聽了瑪莉這番話，不期然地翻過身子來，說：「是否你太敏感呢？」

立明這個大學生，就靠着補習費和劉瑪莉的津貼來交學費過活，如今聽到這一番話，不禁有點失落。

「立明，這孩子的確成熟了不少，他最近不止一次試探問我和你的關係，而且眼神更充滿着猶疑，我也忍不住臉色發青……」

「你看得太嚴重了。」

立明想盡方法要解除她的不安。

「這個孩子，以前他常在我的丈夫面前提到你，但現在卻一改常態，他完全不提了，這不是很奇怪嗎？他是一個乖孩子，他似乎覺得母親有點不對勁。」

「其實，我每天和他補習，也沒有覺得半點不妥，妳可能太敏感了。」

在說話間，立明似乎又性慾大發。他的手一直在瑪莉的身上撫摸，以期撩起對方的性慾。

「不要了，石海快回來了。」

「他今天不是和學校去旅行嗎？」

「我就是怕他會早回來，所以我們到此爲止吧。」

瑪莉爲了讓對方不接近自己的身體，很快就從床上跳下穿好衣服，當她穿好衣服後，很快立刻又恢復爲一個母親及妻子的姿態了。

立明一面瞪着這個霎時變得冰冷的女人，一面問她：「我們還可以繼續嗎？」

瑪莉看見他那副可憐相，不禁收起了那份母親般嚴肅的面孔，不忍地說：「暫時就不可以了，遲些再算吧。」

劉瑪莉和補習先生孫立明的曖昧關係已經有一年了。因爲她的丈夫爲事業而忙碌，時常要出外應酬，所以根本沒法滿足她的慾望，就因爲這種關係，才偶然使這本是賓主關係的一對超越了他們的本份。

在每次歡娛之後，劉瑪莉都會給孫立明二、三百塊。就是這樣，這對男女每星期都有一兩次肉體的接觸。

而劉瑪莉覺得，情夫總比丈夫來得滿足，而偷情亦是她生活中的刺激品。

「快點穿回衣服吧，如果石海現在回家，我如何可以解釋。」

立明只好乖乖地穿回衣服。回復他那補習先生的面目。

* * *

劉瑪莉仍如常地接送石海返學校和放學，但她已察覺到這個孩子對這補習先生有了無形的抗拒，但又礙於她和立明那種關係，所以她始終沒有辭去立明。

不過，有一天，石海卻說：「媽媽，我不再要補習了，我相信我可以應付自己的功課的。」

但劉瑪莉並沒有理會石海的說話，她只是回答：「不要這樣孩子氣，孫老師幫你溫習功課，不是好好的嘛！」

劉瑪莉亦知道這番話終有一天不能說服兒子，不過，她既捨不得完全捨棄和立明的關係。同時，亦担心這種微妙關係會被揭穿。

直至有一天……

當石海如常的補習完畢，目送補習老師坐電梯離開以後，他就立刻走入房中，拿起一副對講機，說：「喂，喂，車子來了，它是灰色的，記住車牌號碼，不要弄錯啊。」

接着在這小型機械中傳來了一陣沙啞的回應：「知道了，放心吧。」

「哼，老師，你不是我的老師，我討厭你，我要你以後再也做不得老師。」石海帶着仇恨的語氣自言自語地說。

他倚着房間的窗門，清楚地看着補習先生的車子由車房駛出街外的情形。

車子拐過車房，正擬向大路駛出。

石海目不轉睛地看着，心中渴望着安排的事隨時就要發生。

突然，他的眼睛一轉，使他整個人也呆住了，作出了瘋狂的反應。

「噢，什麼，是媽媽，她怎會坐在車上？」

石海慌忙拿起通話機，緊張地叫道：「不要，不要，媽媽也在車上。」

但一切已經太遲了，這時只有隆然一聲，撞擊的聲音劃破了寧靜。

這一聲暴響使石海手上的對講機也應聲跌了下來。

石海向下望去，只見補習老師的車子已經撞上圍牆，整部車子也毀爛不堪。

「媽媽，媽媽。」石海飛奔下樓，一邊叫喊着。

救傷車很快就來了，將車內的傷者救出，坐在司機位的立明救出時已身負重傷，情況危殆，而劉瑪莉救出時卻奇蹟似地只受輕傷。

雖然她受到輕微的撞擊，身體沒有太大的傷害，但是，精神的震盪卻很大。

警方根據目擊者的報告，立刻在現場附近找到一個引發意外的小孩子。

據資料顯示，當時一名小孩突然衝出馬路，引致肇事車輛急劇轉向，就發生了這次的交通意外。

同時，警方更知道當時小孩是手拿着對講機。

魏林幫辦對這宗交通意外感到有點可疑，尤其是小孩身上帶着對講機，更可能是別有內情。

吳中青這個小傢伙，是否利用對講機接受某人的指示，而做出這些危險的行爲呢？——魏林幫辦在推測着。

——倘若通訊的人是一個成年人的話——利用小孩子犯罪，那實在也太卑劣了。

不過，無論警方怎樣盤問，吳中青半句也不肯說，這可令魏林傷透了腦筋。

所以，魏林幫辦唯有將焦點集中回到受害人的身上。

「太太，此次眞是飛來橫禍，但是，我想有幾件事要請教你！」

劉瑪莉躺在醫院的時候，已經有警察來訪過了，不過，他只是簡單問過幾句話就是，所以她以爲魏林的問話也只是循例而已。

「受重傷的立明，跟你有什麼關係嗎？」魏林問。

這句說話，使劉瑪莉也爲之愕然。

「你以爲我們有什麼關係嗎，他是我兒子的補習老師。」

「那你爲什麼坐在他的車子上呢？」

「剛巧我外出回來，碰到他駕車離開，我想問一下兒子最近功課的進度如何，所以就坐上車上。」

魏林用烱烱有神的目光望着劉瑪莉，使她內心忐忑跳個不止，於是就設法將眼神避向另一方。

「太太，請你老實說吧，我看你和補習先生是有不尋常的關係呢。」魏林在節節進迫着。

「沒有，沒有，這是老實話。」

「孫立明曾一直叫着妳的名字。」

「請你不要迫我。」劉瑪莉已經快要崩潰了。

「我無意侮辱妳的尊嚴，但我們希望查出，這件事究竟是意外，抑或是蓄意的。」

「對不起，我眞的無可奉告。」

「那麼，你認識相片中這個孩子嗎？」

魏林遞了一張相片給劉瑪莉看。

「那不是吳中青嗎，他是石海的同學。」

「你認識他？」

「對，他是石海班裏一個最頑皮的小孩。」

「唔……老實說，這次意外是由他引起的。」

「眞的嗎？」劉瑪莉有點不相信。

「對，所以我覺得這宗交通意外很微妙，所以我曾經懷疑吳中青因仇恨妳的兒子石海，所以蓄意向他的家人報復。」

「眞可怕的小孩子！」劉瑪莉接着說。

「可惜，當我刋學校翻閱吳中青的學行紀錄時，發覺吳中青雖然很頑皮，曾經欺負班裏的同學多次，卻沒有欺負石海的紀錄。」

「那又怎麼樣？」

「而且，他更曾經替石海頂錯。」

「幫辦，你不是也懷疑這件意外和我的兒子也有關係嗎？」

魏林沒有作答，只在身上再掏出一張相片，交給劉瑪莉看。

「我們的對講機？」劉瑪莉回應道。

「你清楚認得那是你們的對講機？」

「對，是石海父親在巡視地盤時用的。」

「那麼，這宗意外我已有點頭緒。」

「幫辦，你懷疑什麼？」劉瑪莉焦急地問。

「太太，相信很快就會水落石出了。」

就在這時，一個警員進來，和魏幫辦耳語一番。

魏林接着說：「我相信我們已掌握到証據了，就是我們一直推測吳中青有沒有跟誰通過話，幸好我們電台在案發時接到一個訊息，就是：不要，不要，媽媽坐在車上。那時石海忽然看到妳也坐在車上，作出回應的說話，所以這次不是意外！」

「但是爲什麼，爲什麼——」

「太太，這個時候，我相信妳應該明白，當一個剛在成長的孩子，看到自己心愛的母親和尊敬的老師，竟反叛父親和自己時，那種打擊是沉重的，亦因爲這樣，才有這次憤怒的爆發。唉，可怕的新一代。」

（全文完）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西門丁・文　可飛・圖

塞外風雲錄

要脅至親　助其改過

河西古道上，一匹快馬，迎着夕陽急馳。馬上騎客二十五六歲年紀，長相斯文，但眉宇間焦慮中透出幾分煞氣，腰上的一把刀，雖短但比尋常的寬得多，黑衣黑馬，在黃沙中，甚是顯眼。

河西人認識他的人極少，因此黑衣刀客一向在淮南一帶活動，足跡未出潼關，可是在淮南京西一帶，一提起「黑煞星」楚嘯雲，則聞者無不色變。

楚嘯雲既是刀客，也是個聞名的殺手，此人見錢開眼，爲了錢，他可以受任何人聘請，去殺與自己毫不相干的人，他武功高强，出手狠辣，殺人時一擊即中，迅即全身而退，因此出道數年，從未失過手。

楚嘯雲如此不肖，可是他也有個好處，事母極孝，而且對妹子亦疼愛有加，他在外面是個殺人不眨眼的魔頭，但在家內却是位孝子。

由淮南至河西千數百里路，他日夕趕路，並非爲了殺人，而是爲了救人。要救的人，不是別人，正是其母親梁氏和妹妹楚彤雲。

黃昏之前，楚嘯雲進入渭城，這才鬆了一口氣，他雖然心急，但行事冷靜仔細，先到成衣店買了一套內衣一套外衣，然後投店。

渭城在八百里秦川的渭河平原上，物產極是豐富，因此城內客棧，佈置亦甚是華麗，但楚嘯雲却無心觀賞，一入店，便着小二備幾桶湯洗澡。

長途跋涉二十多天，他一路上未曾洗過澡，這時候躺在澡盆上，就像魚兒進水般舒暢快活，他足足換了三桶水，才將身子洗淨。然後着小二辦幾個小菜、一壺酒，再要了一大盤餃子，狠吞虎嚥一番，吃個杯碟朝天。

小二收拾出去之後，楚嘯雲立即寬衣躺上床，雙眼一合上，便打起鼻鼾來，事實上這二十多天來，他未曾睡過一次安穩覺。他這個人有個好處，越近骨節眼越冷靜，先前恨不得脅生雙翅，飛來渭城，如今到達目的地，反而睡起覺來。

遠處傳來三更的梆子聲，楚嘯雲立即跳下床，仍然是一身黑色的衣服，他佩上寶刀，再帶上鏢囊暗器，然後推窗躍出，落足過道，轉頭張望一下，不見有人，又振衣越牆而去，只一閃，便與夜色融爲一體。

渭城人雖富庶，但無人能與令狐昌相提並論，令狐昌在城內建了一棟大宅，五進共有房舍九十九間，其間尚有亭台樓閣，引渭水入宅，建水榭蓮花池，極盡奢華之能事。不過渭南人對令狐昌都有好感，他雖然有錢，又懂得享受，但沒有忘記落難的人，每年由環州、定邊軍及保安軍等地流徙來的難民，只要經過渭南，令狐老爺都一定顯示其「孟嘗君」之特性，而渭城內須修橋築路、建廟贈藥的事，也從來沒有少了他的份。

令狐昌不吝嗇財錢，因爲錢花了還可以再賺，但却極愛惜生命，因爲每個人只有一條命，死了就永遠完蛋，是故他家裡羅網了不少奇人異士，而且有數十個護院，欲偷偷潛進去，實在難如走蜀道。

楚嘯雲出了客棧，躍上附近一棟民居屋頂，放眼望去，即知令狐昌之住所，他放足奔至令狐昌家外，不敢大意，躡手躡脚在附近兜了一圈，一看到令狐家門禁森嚴，牆頭上站着不少護院，便倒抽了一口氣，他實無把握偷偷潛進去，最後只好重新返回客棧。

這次躺在床上，他再也睡不着，心中盤算着，如何混進令狐昌府內。所謂人生路不熟，又惦記母親及妹子之安危，不堪久待，因此楚嘯雲決定光明正大求見令狐昌，主意打定之後，天已將亮，他不再睡覺，索性盤膝床上練起內功來。

* * *

令狐昌一向要睡至日上三竿才下床，但今日却起了個大清早，而且穿了件大紅袍，喜氣洋洋地走向大廳。一至廳內，已聞外面傳來一陣震耳的鞭炮聲，接着家人紛紛進廳向他祝壽，令狐昌每人派了封紅包，原來今日是他五十三歲壽辰。

五十三歲壽辰，無須鋪張，但因爲他是令狐老爺，所以今日來祝壽的賀客，門戶爲穿。渭城內的人不計，連遠至華山的華山派掌門梅香雄也派了個師弟宋傳書，偕兒子梅保久携禮而至，至於秦川一帶之豪傑，就更加如蟻附羶了。

令狐昌哈哈大笑，一邊着人準備酒菜，一邊周旋於賓客之中。賀客中以宋傳書的名氣最响，但與他交情最深的，却數佟鵠、路成蹊及司馬騁馳。

這三人出身不同，性格有異，但都受過令狐昌之恩，又都是熱血的漢子，且各有所長，因此令狐昌十分尊重彼等。這時候，他環顧廳內賓客一眼，問道：「佟二弟，可曾見到司馬四弟？」

佟鵠道：「自去年至今，小弟尚未見過他，但每年這個時候必來，今年料無例外。」

路成蹊道：「不錯，但他一向早到，今日至今未至，不知是否發生什麼變故？」

一旁的宋傳書笑道：「司馬大俠武功蓋世，道上朋友又多，即使有麻煩，也容易解決，也許他是爲了籌備賀禮，在路上躭擱了！」

佟鵠道：「宋二俠是不了解咱們司馬四弟了，他向來不拘小節，絕不會因爲籌備賀客而遲到。」

旁邊有位渭南的拳師陸謙，聞言道：「佟大俠的確不用担心，以司馬大俠之能，武林中勝得過他的，猶如鳳毛麟角，何須担心！」

梅保久到底年少氣盛，聞言忍不住道：「這又未必，豈不聞一山還有一山高，强中自有强中手之言乎？天下間藏龍伏虎之能人多不勝數……」

話未說畢，已被宋傳書斥止，忙道：「佟大俠勿怪，敝師侄未曾見識過司馬大俠的『狂風沙劍法』，故有此言，請原諒！」

令狐昌圓嘟嘟的臉龐立即堆下笑容，道：「宋二俠太客氣了，梅少俠英華內蘊，年少有爲，他本身便是位高人，他日成就定能青出於藍。」

宋傳書道：「論天賦，我這位師侄的確不錯，只是有點不知天高地厚，故此敝師兄才着小弟，帶他出來見見識！」

正在說話間，忽然門公走了進來，呈上一張拜帖，道：「老爺，外面有位自稱楚嘯雲的漢子，說一定要見你。」

令狐昌思索了一下，覺得這個名字十分陌生，遂問道：「他可有說出其來歷以及目的？」

「他只說是奉了司馬四爺之令來見你的。」

令狐昌急道：「如此快請！」

宋傳書忙道：「且慢，依宋某之見，最好不要讓他進來，否則難免後悔。」

令狐昌一怔，問道：「令狐等願聞其詳！」

宋傳書訝然道：「原來令狐兄尚不知他是位殺手，此人向來在京東及淮南一帶活動，爲何跑到秦川來，着實令人奇怪！」宋傳書年紀雖不太大，但系出名門，對武林中之人和事，到底知之較詳較廣。

路成蹊道：「在下甚少去京東及淮南，孤陋寡聞，不悉其人，請問宋二俠，此人武功如何？」

「他自出道以來，做過不知多少案，但從未失過手，宋某了解的也只是這些，他遠赴河西，也許另有陰謀，請令狐老爺小心！」

令狐昌豪邁地笑道：「寒舍此際幾乎集合了秦川八百里之英雄，還怕他一個人不成？」

路成蹊道：「不錯，何況還有宋二俠在此！他敢放肆，便叫他死無葬身之地！」

令狐昌道：「請他進來。」那門公出去後，廳內諸人依然談笑風生，不將此人放在心上，誰知又有個門公帶了個人進來，令狐昌問道：「你便是『黑煞星』楚嘯雲？」

那漢子約莫十八九，身子頎長，臉頰凹陷，甚是瘦削，一臉的病容，有股教人難以形喻的倦乏味道，可是又隱隱然覺得不是易與之輩。只聽他道：「在下姓常，賤名恨春，因路過此地，聞得令狐老爺的大名，特地來瞻仰一下。」

廳內人客發出幾道驚喜聲，宋傳書道：「原來是大名鼎鼎的『儒俠』，宋

某聞名已久，今日方有緣拜識，幸會，幸會！」他邊說邊長身抱拳行禮。

常恨春忙回禮道：「常某只讀過幾本書，俠字固不敢受，連儒字也不敢當！未知閣下是那位高人？」

令狐昌知道他出身正派，改了態度，哈哈笑道：「常大俠，難道你連華山派的宋二俠也不識麼？」

「宋二俠之大名，在下聞之久矣，惜未曾相識。」常恨春回禮時，身上那股倦乏之味絲毫不減：「宋二俠，失敬，請恕在下眼拙！」

佟鵠心中暗道：「這年輕人爲何看來不帶一點勁兒？」

就在此刻，門公已帶着楚嘯雲進來：「老爺，楚嘯雲帶至！」

令狐昌抬頭一望，見來者英氣勃勃，只是臉帶煞氣，遂問道：「閣下就是楚嘯雲？聞說閣下足不出潼關，今日到寒舍……」

他話未說畢，楚嘯雲已道：「在下今日來此只爲兩件事，第一敬令狐老爺的爲人，而今日又是老爺子的壽辰，既來寶地，自當來祝賀，恭祝令狐老爺壽比南山。」

令狐昌抱拳道：「多謝！未知第二件事又是什麼？」

「楚某一出潼關，不斷聽人提及老爺子的爲人，使楚某十分敬佩，所以有一事相求……」

令狐昌冷冷一笑，道：「想楚少俠是缺少盤川了，管家，替我去賬房取兩錠銀子來。」

「且慢！」楚嘯雲目光一凝，沉聲道：「老爺子太看小人了，若是要銀子的，在下何須巴巴由淮南趕來此處？」

令狐昌臉色一變，冷冷地道：「莫非要令狐某項上之六陽魁首？閣下自信可以敵得住八百里秦川的好漢？」

楚嘯雲哈哈大笑，路成蹊怒道：「姓楚的，今日雖是令狐老爺的壽辰，但你若要放肆，可找錯了地方！」

「令狐老爺如此沉不住氣，令楚某覺得見面不如聞名。」楚嘯雲趨前一步，道：「楚某不遠千里而來，拜壽只是幌子，只求您把家母及舍妹交回給楚某，則楚某感激不盡，此事亦可不計。」

令狐昌哈哈大笑：「楚少俠，令堂及令妹，令狐某從未見過，如何將她們交給你？」

佟鵠怒道：「楚嘯雲，你有什麼本領，儘管施展，何必胡揑罪名，詆譭令狐老爺！」

「楚某詆譭令狐昌？」楚嘯雲自懷內取出一封信來，目光一及，又道：「常恨春，你在這裡正好，我將信交給你，再由你將信交給令狐昌過目，不過事後你一定要負責將信交還給我。」

常恨春看了他一眼，淡淡地道：「在下不想多管閑事，你請別人代勞吧。」他像什麼事都不放在心上，甚至說話也像是代人說的，與他無關。

宋傳書踏前一步，道：「就讓宋傳書效毛遂自薦如何？」

楚嘯雲略一沉吟，將信交給他，令狐昌道：「宋二不用遞過來，就將信當衆宣讀吧。」

廳內却有人道：「令狐老爺光明磊落，才不怕什麼煞星、殺手詆譭！」

宋傳書展閱信件，邊看邊唸：「楚嘯雲，如欲得回令母及令妹，請到渭城令狐昌府邸一行。」

令狐昌脫口道：「簡直豈有此理！」

佟鵠比較仔細，忙問：「宋二俠，此信既有上款，亦必有下款，是誰寫的？」

宋傳書沉吟道：「是司馬四俠寫的。」

楚嘯雲一字一頓地道：「是司馬騁馳寫的。令狐老爺，誰不知道你與司馬騁馳是結義兄弟？又有誰不知道司馬騁馳是最重信諾的人，他絕不會胡說八道，更不會詆譭你，在下不管你們爲何將家母及舍妹擄來，不過她們既不是武林中人，亦足不出戶，請令狐老爺放回她們。」

令狐昌道：「但事實上令堂及令妹並不在寒舍！」

楚嘯雲猛吸一口氣，道：「令狐昌，我楚嘯雲雖然不肖，但從來未求過人，如今楚某便求你一聲，盼你大量放回家母舍妹。」

佟鵠已走過去看過那封信，認出那確是司馬騁馳寫的，乃道：「楚嘯雲，司馬四弟與咱們雖然結義金蘭，但此事咱們毫不知情，且已有多月未見過他。」

「請他出來見面對質，自當清楚。」

令狐昌道：「司馬四弟未到，咱們也正要去找他。」

楚嘯雲目光一變，問道：「他在何處？」

路成蹊道：「閣下亦該知道他向來四處跑，沒有固定居所。」

楚嘯雲手掌已落在刀柄上，廳內羣衆方知他是左撇子：「你們以爲憑幾句話便可打發我麼？」

宋傳書道：「適才令狐老爺他們也正在惦念司馬四俠，此事宋某胆敢保證！」

楚嘯雲怒盯了他一眼，道：「楚某與華山派素無瓜葛，正所謂河水不犯井水，請宋二俠不要淌這渾水。」

梅保久年少氣盛，忍不住問道：「咱們華山派若要淌渾水又如何？」

楚嘯雲冷冷地道：「那麼閣下首先便得小心自己的生命了！」梅保久接觸到他那凶狠冰冷的目光，不由機伶伶地打了個寒噤。

令狐昌不想將華山派拉下水，忙道：「楚嘯雲，司馬四弟、令堂、令妹都不在寒舍，你信也好，不信也好，若誠心來祝壽，令狐某歡迎你坐下來喝幾杯酒，否則便請吧！」這無異下逐客令，誰知楚嘯雲雙腳如生了根般，

仰頭大笑不已。

路成蹊怒道：「楚嘯雲，你放明白，咱們可也不是好欺侮的人！」

楚嘯雲道：「楚某遠來秦川，豈敢欺人？但亦不容別人欺我家母妹子！令狐昌你說家母與妹不在府上，可敢讓我搜一搜麼？」

令狐昌的大子令狐修文喝道：「姓楚的，今日若非家父壽辰，咱們早已將你這唯利是圖、殺人不眨眼的煞星正法！」

楚嘯雲「刷」地一聲，將刀拔了出來，道：「楚某一條命就在此，有種的便來取！」話音剛落，忽然標前揮刀向令狐昌砍去！

路成蹊早防着他有此一着，何況令狐昌沒有帶兵刃在身，立即取出吳鈎劍來，橫在令狐昌身前，喝道：「你自尋死路，便讓咱們爲淮南武林朋友除害吧！」

令狐修文雖然沒有兵刃在，但救父心切，揮拳望楚嘯雲脅下擊去！誰知楚嘯雲正要他如此，雙脚一錯，揮刀反削令狐修文腰際！他希望能一舉制服了令狐修文，則自可迫令狐昌交出母親和妹子。

刀長臂短，令狐修文雖然先發拳，但楚嘯雲的刀後發先至，幸而他家學淵源又遇明師，加上父執輩時加指點，武功遠勝其父！千鈞一髮之際，只見他上身向後一仰，雙脚用力一蹬，如箭向後射出！

「颼！」寶刀貼着令狐修文的胸腹劈空，令狐修文後仰過急，又急於倒射，勢盡立即跌落地上，楚嘯雲標前一步，挽刀再砍，右手則準備擒拿！

廳堂雖大，椅桌亦多，閃避困難，令狐修文急忙中順手抄起一張椅子一格！但聞「篤」的一聲，寶刀已將椅子磕飛！說時遲，那時快，路成蹊的吳鈎劍已至，將其刀格開！

這幾個動作寫來雖慢，實則疾如白駒過隙，直至此刻，廳內羣豪才發出一道驚呼，接着一湧而上！

佟鵠亦抽出其威名兵器判官筆來，高聲道：「諸位好意，咱們心領了！且退開一旁，待咱兄弟來收拾他！」他與路成蹊一前一後將楚嘯雲圍住。楚嘯雲見計不能逞，將一腔怒恨全洩在他倆身上，寶刀左揮右磕，以一敵二居然毫不遜色！

宋傳書在旁冷眼旁觀，對楚嘯雲的武功暗暗詫異：「想不到一個殺手的武功，居然有凜然之氣，未知其師是誰！」

路成蹊的吳鈎劍或鎖、或拖、或削、或勾，變化多端，佟鵠的判官筆更是專事尋縫抵隙，走小巧的路子，反而楚嘯雲的寶刀大開大磕，勢雄力猛，而且招式平淡之中見功力，粗中有細，招式綿密，正氣凜然，只嫌多了幾分霸氣！羣豪都看得暗暗驚奇，連那一直「不理世事」的常恨春，此際雙眼亦發出神光。

三人在廳內如走馬燈般，任佟、路兩人招式如何變化，如何狠毒，楚嘯雲一刀過去，就如風雨頓歛！他舉重若輕的功力，使梅保久看得慚愧不已，實悔適才口出狂言。

眨眼間三人鬥了百餘招，楚嘯雲鬥志越來越盛，把佟、路兩人迫得團團轉，只聽他哈哈笑道：「原來兩位武功不過爾爾，楚某若要放肆的，兩位已有人受傷了，不如放回家母舍妹，免傷和氣！」

路成蹊受不住當衆被奚落，怒道：「姓楚的，你少賣狂，待勝得了咱們兄弟再吹牛皮未遲！」

楚嘯雲亦怒道：「你要尋死，又有何難！楚某今日最多免費殺幾個就是！」

秦川好漢子見己方以二敵一仍落在下風，一部份頗覺沒趣，另一部份人忍不住開腔吶喊助威。令狐昌見兩位把弟危殆，忙向兒子打了個眼色，令狐修文會意，借了一把劍上前助戰。

楚嘯雲一見到他，精神陡振，十招中倒有五六招是招呼他，但令狐修文之武功並不亞於兩位義叔，又得他們協助，楚嘯雲不但奈何不了他，反而扭轉形勢，逐漸覺得吃力起來！

佟鵠鬆了一口氣，冷笑道：「姓楚的，你不如自盡吧，免得蒼生受害！」「嗤」的一聲，判官筆已在其身上戳了一記，差一點沒刺中穴道！

楚嘯雲雙眼盡赤，極力反攻，冷笑道：「你吹什麼牛皮？秦川好漢只能以多爲勝，難怪不敢到關內行走，令狐昌，你還有什麼人，全部派出來吧，讓楚某嘗嘗秦川好漢的厲害！」羣豪聽後都罵了起來。

忽然遠處傳來一道斷喝：「住手！」聲如雷震，雖無佛門「獅子吼」之功，也震得羣豪耳鼓嗡嗡作响，不由自主向外望去，只見一道藍影急飛而來，只兩個起落，已射進廳內！

令狐昌失聲呼道：「司馬四弟！」這四個字一出口，佟鵠、路成蹊和令狐修文都住了手，但仍將楚嘯雲圍住。

楚嘯雲怒喝一聲：「姓司馬的，你終於不再做縮頭烏龜了！」他揚一揚手中刀，又道：「聽說你的鐵笛十分了得，來來，咱們比劃一下！」

那藍袍客正司馬騁馳，只見他風塵僕僕，緞衣都爲汗水所濕，抱一抱拳，道：「楚嘯雲，你稍安勿躁！」言畢又轉身向令狐昌道：「大哥，請恕小弟來遲，今日是大哥壽辰，小弟祝大哥福如東海，壽比南山！」

楚嘯雲胸膛起伏，厲聲道：「司馬騁馳，你快放回家母舍妹！」

司馬騁馳回頭瞪了眼一眼，冷聲道：「楚嘯雲，你母妹在司馬某手中，你還敢發惡！再敢出言不遜，便先拿你母妹開刀！」楚嘯雲身子猛震，他滿

腔怒火，但却不敢發作。

令狐昌低聲怨道：「四弟，這到底是甚麼一回事？又怎地至今才到？」

「一言難盡，大哥請借一步說話！」司馬騁馳回頭道：「擾了諸位的清興，司馬某過意不去，等下唯有自罰三杯！」他又叮嚀了楚嘯雲一番，然後與令狐昌走進耳房，羣豪見狀都交頭接耳起來。

過頓飯工夫，方見令狐昌及司馬騁馳出來，大廳一片寂靜，只聞楚嘯雲粗濁的喘息聲。司馬騁馳抱一抱拳，道：「二哥三哥，楚嘯雲你們三個隨我來！」他這次不進耳房，反向內宅走去！

楚嘯雲道：「就算是龍潭虎穴，楚某也敢一闖！」

司馬騁馳道：「壯哉斯言，司馬某正要你說這句話！」忽然又回首道：「大哥，稍後小弟有一位朋友會至，他將報稱齊興漢，他一至，請讓他在耳房候我！」

令狐昌頷首又抱拳道：「適才發生了點小事，敗了諸位之興，等下務請諸位多喝幾杯！來人，速速上菜！諸位請入座，修文、興武，快代爲父招呼！」羣豪雖然奇怪司馬騁馳的舉止，但今日到底是沖着令狐昌而來，因此紛紛入座，不提適才之事！

那常恨春坐在最靠廳門的一席，這一席都是武功較低微或與令狐昌交情較淺的，他却毫不在意，令狐昌正要舉杯邀飲，忽見門公帶了一個身材矮小、瘦削的漢子進來。那漢子看來已年近三十，但滿臉笑容，神情活潑，好像一個剛成人的頑皮大孩子般，一對眼睛透着精靈。

門公道：「老爺，這位齊爺說是來找司馬四爺的！」令狐昌連忙放下杯子問道：「請問閣下大名？」

那漢子笑嘻嘻地道：「有勞垂詢，小姓齊，雙名興漢！嘻嘻，在下還來得及喝酒吧？咦，怎地連一個位也不留給我？」

令狐昌見他沒將自己放在眼中，心中有點不快，暗道：「四弟今番到底攪什麼玄虛，盡引些稀奇古怪的人來！」嘴上却道：「齊兄，因司馬四弟有言在先，請您到耳房裏稍待！修文，快送齊爺到耳房。管家，替齊爺備一份酒菜！」

那漢子搖頭晃腦地道：「這還像樣點，只是不讓我參加盛會，未免教人手癢！」令狐昌微微一怔，不便多問，向兒子呶一呶嘴，令狐修文即將他送進耳房裏。

* * *

司馬騁馳一直走至令狐昌的書房外才住步，對門外的下人道：「你們都去吧，沒有吩咐不得走近！楚嘯雲，請進！」

楚嘯雲夷然不懼，推開房門走進去，往正中那張椅子一坐，道：「司馬騁馳，該將話說清楚吧！我姓楚的雖然不肖，却不曾得罪過你，而你又是個人物，爲何會擄劫女輩？虧你還稱大俠！」

司馬騁馳道：「閣下殺了不少人，把黑白兩道的人都得罪了，令堂令妹在家裏，其實也危險得很……」

楚嘯雲截口道：「這是楚某的事，與你何干！」

司馬騁馳一臉嚴厲地道：「首先告訴你一件事，令堂及令妹都同意隨司馬某到關外……」

楚嘯雲又截口罵道：「放屁！」

「聽司馬某說！」司馬騁馳沉聲道：「因爲令堂知道你幹什麼事，也一直担心你日後的下場，她希望你能重新爲人，消除別人對你之仇恨，贖回你往日之罪孽，所以願意你替司馬某辦一件事！」

楚嘯雲怒極反笑，「你是什麼人？是凡間的活菩薩？爲你辦一件事便能消除別人對我的仇恨？司馬騁馳！你到底要多少錢才肯放回家母，趕快開個價來！」

司馬騁馳雖然年紀最輕，但佟鵠一向十分敬重他，聞言怒道：「司馬四弟是這種人麼？你以爲人人均像你那樣，爲了錢，什麼傷天害理的事也幹得出來！」

司馬騁馳揮手止住他繼續說下去，正容道：「說是爲我做一件事，實際是爲千千萬萬的漢人做事！此事若果成功，功德無量，足可贖回你這幾年來的罪行！」

楚嘯雲有點意動，問道：「那到底是什麼事？」

「你剛才說不怕龍潭虎穴，但敢不敢去西夏國？」

楚嘯雲一怔，反問：「去西夏國幹何事？」

司馬騁馳問道：「你對西夏國事了解有多少？」

楚嘯雲微窘道：「楚某只知道西夏不時侵犯我大宋國土，其他的事，可就不甚了了！」

司馬騁馳轉首道：「二哥，請你出去拿些酒菜進來，小弟已一天一夜未進過食！」佟鵠立即推門出去，司馬騁馳吸了一口氣，道：「咱們長話短說，西夏國至今，對咱們大宋時和時戰，端視皇帝是誰，而通常皇帝都願和，但朝中之太后、國相和貴族們則因利益關係而時侵犯宋境，如今朝廷以文官指揮軍隊，吃敗仗遠比打勝仗多得多，士兵死傷無數……」

楚嘯雲道：「你要楚某當指揮？哈哈，你最好先將目的說出來，其他的事，可以再慢慢了解！」

司馬騁馳吸了一口氣，道：「好，司馬某便先將目的說出來，咱們要請你去救一個人，夏國皇帝惠宗秉常！」

楚嘯雲一怔，道：「楚某只懂殺人不懂救人，再說此事亦令人費解，夏國皇帝若死了，對咱們不是更好麼？」

「惠宗主張行漢禮，與宋言和，却

因此得罪了朝中之權貴，結果被梁太后及其弟囚禁起來，兩姐弟把持朝政，去年冬擊敗宋種諤和王中正兩軍，最後又決黃河水淹宋營，宋兵凍溺而死者無數！」

楚嘯雲道：「想我大宋豈無能戰之將，焉會屢敗給小小的蠻夷？」

「朝廷顢頇無能，有爲之士，不是被擠，便是不願投效，唉，說來眞令人痛心！」

路成蹊道：「北有契丹，西有夏國，先後侵犯，朝廷無計抗拒，只能歲歲朝貢，却美之曰『賞賜』，看來趙家江山維持不了多久了！」

司馬騁馳道：「趙家能否再坐江山，與咱們小民無關，但朝廷無能，却連累百姓受苦，咱們却不能坐視！」

楚嘯雲道：「楚某不肖，却也曾聽人言及：物必先腐而後生蟲！蠻夷胆敢覬覦，當是朝廷無能，但閣下既然是憂國憂民之大俠，爲何不僱人把朝廷內的奸臣剷掉，却反而要去救西夏國王，傳將出去，豈不失笑？」

司馬騁馳臉色青白，久久作不得聲，恰好佟鵠捧着食盤進來，司馬騁馳斟了一盃醴，仰脖一口喝乾。佟鵠忙道：「四弟你空腹，不可喝得太急，還是先吃點東西吧！」

司馬騁馳挾了一塊雞肉放在嘴裏嘴嚼，轉頭道：「楚嘯雲，你怕醴菜中有毒，爲何不敢吃？」

「好，不吃白不吃！」楚嘯雲大吃大喝起來，竟有幾分豪傑之氣。「朝廷的事，你不敢管，去管西夏的事！我且問你，要楚某如何個救法！」

司馬騁馳喟然道：「此舉司馬某也不知道對不對！嗯，大丈夫只要無愧於心，便不必斤斤計較！惠宗尚未成親，若他死後，梁氏把持朝政必然更穩！則咱們西北方之百姓，更難有好日子過！」

楚嘯雲舉杯呷了一口，道：「這梁氏姐弟是什麼人？」

「他倆是已經蕃化了的漢人！這種人最可怕，因爲他們已經和當地人結合，利益一致，而又了解漢人之習性，所以能屢敗朝廷軍兵！」

楚嘯雲再問：「如果殺了梁氏兄妹又如何？」

「兄妹死後，朝政亦必落入朝中權貴手中，他們同樣是好戰的！」司馬騁馳道：「所以你最好能保護惠宗，使他不致遭梁氏毒手！」

楚嘯雲問道：「可有期限？」

「這個連司馬某也不知道……如果你能使他們改變對宋之態度，則……」

話未說完，楚嘯雲已用力將杯在几上一頓，怒道：「姓司馬的，你這不是要陷害我麼？惠宗那蠻子若被囚十年，老子豈非要在那裏呆十年！至於後面那個問題，就更加豈有此理了，我有什麼能力改變他們的態度！」

司馬騁馳已空腹飲了三四杯，有了幾分酒意，亦怒道：「奈何你母親和妹子生命都在我手中！」

楚嘯雲「刷」地抽出刀來，道：「那老子便先殺了你！」

司馬騁馳沒一絲驚慌，哈哈笑道：「你殺死司馬某，也救不了令堂及令妹，因爲我已將她們安置在另一個地方，只要十日之後，司馬某不去，她們便會被殺死！」

楚嘯雲身子一震，把刀往地上一摔，道：「姓司馬的，你不嫌手段太過卑鄙？」

「我只知是以其人之道，還諸其人之身而已！你敢殘殺人，又何嘗顧及這個問題？何況司馬某並非爲了自己！」司馬騁馳自懷內取出一封信來，道：「這是令堂寫給你的信，由令妹代筆！」

楚嘯雲急取來展閱，看後臉色慘白，收起信來，連飲三杯。司馬騁馳道：「司馬某向你保證，在你去西夏時期，保護令堂及令妹之安全，而且事成之後，咱們會付你三萬兩白銀，如今先付你一千兩！」

楚嘯雲問道：「假如楚某不幸死在西夏呢？」

「令堂令妹之生活，一切由咱們承包了，憑司馬某及令狐老爺之信譽保證，你大可以放心，咱們會視令堂及令妹爲一家人！幸好令堂及令妹都是明理人！」

楚嘯雲臉色慘白，低頭喝悶酒，佟鵠及路成蹊對此事全不知悉，沒法搭腔。司馬騁馳吃了點東西續道：「楚嘯雲，你且在此住十天八天，咱們還要準備一些東西，亦需讓你多了解西夏的情況。」

楚嘯雲抬頭問道：「司馬騁馳，在下可以問你一件事麼？這個行動是由你一個人策劃的，還是令狐老爺也有份？」

「這是司馬某與中原一些朋友共同策劃的，不過是由某主催的！」司馬騁馳正容道：「令狐大哥事先並不知道此事，但相信他肯負責費用！楚嘯雲，你此去還有一個件，他另有任務，但可能會協助你！」

楚嘯雲訝然問道：「是常恨春？」

這次輪到司馬騁馳愕然，反問：「你怎會認定是常恨春？」

「剛才他在大廳裏！」

司馬騁馳道：「不是，是侯知機！」

楚嘯雲脫口道：「神偷『攝雲手』侯知機？」

「不錯，正是他！不過你不可問他的任務！」司馬騁馳長身道：「你且坐一下，待某帶他來見你！」他出去大廳，酒席已將散，走至令狐昌身邊，低聲問道：「大哥，常恨春何事來此？他與你似無交情！」

令狐昌道：「愚兄也不知道，他規規矩矩，咱們總不能多問！你那件事辦得如何？」

「稍後再與你詳談！」（未完・一）

民初追捕故事集／雲劍飛・文
可飛・圖

雲湧烏耳山

懲治惡霸　惹起禍端

蕭原醒過來的時候，仿似發了一場噩夢般，不知是眞還是幻。

一陣帶有涼意的輕風吹來，令到他不自禁打了個寒顫，人也跟着清醒了一點，隨即發覺到，身上只穿着一件薄薄的，破爛得像一條一條布條掛在身上的汗衫，怪不得剛才那一陣風吹來，感到一陣寒意。

吸口氣，搖搖腦袋，他完全清醒過來，發覺到不是發噩夢，而且一切都是眞實的。

他寧願那是一個噩夢了。

但眼前的一切，都是眞實的，眞實得教他感到有一種殘忍的感覺。

目光所及，盡是野草與樹木，目光在四周轉了一圈，自己實實在在地躺在一棵樹下，手上緊緊地抓着一樣東西——一支漢陽造的步槍。

看到手上那支步槍，他的心頭踏實了很多。

有槍在手，那就可以阻擋別人的追捕狙殺，也可以嚇走或是獵殺那些兇猛的野獸，一支槍，對於一個逃亡的人來說，絕無疑問，那是至爲緊要，教人心安膽壯的保命東西。

蕭原不由緊了緊握在手中的那支步槍。

深吸了一口氣，他輕輕動了一下，頓時感到一陣疼痛，他不禁皺了皺眉頭，咬咬牙，他忍着痛，慢慢地坐起來，倚在身後那棵樹上。

驀地，附近不遠處似乎有一下異聲響起，蕭原馬上抬起手上的步槍，緊張地注視着發出聲響的那個地方。

——只要那地方再有甚麼異動，他便會毫不猶豫地開槍射擊！

——他這時有如一隻驚弓之鳥般，只要有甚麼響動，他全身的神經都會一下子繃緊起來。

也難怪他這麼緊張的，他這一次能夠逃出來，可說是死裏逃生，若是被那些人發現，他要是逃不了，準死無疑。

他不想死。

這並不表示他怕死。

他是不想枉死在這地方。

他不想讓他的未婚妻子張鳳琴因他的死而傷心失望。

因此，他一定要活着逃出這個地方。

但眼前他渾身是傷，要逃出這個地方，只怕不容易。

因爲，就連他自己，也沒有把握能夠逃出這個地方。

他怎會弄成這個樣子的？

要殺他的人，到底是些甚麼人？

這就要從頭說起了。

× × ×

蕭原是追踪一個被通緝的悍匪，來到這地方的——雲貴交界處的烏耳山區。

在這個山區內，居住的都是少數民族。

只有在山區邊沿的飛雲寨，才有

爲數很少的漢人居住。

他在到達飛雲寨的第二日，便遇上了一件教他看不過眼的事情，忍不住管了那件事，那知道，却因此而惹上了殺身之禍。

那一日，他在寨內吃過午飯後，正要返回寨內那家唯一的客棧，就在寨內那條唯一的大街上，他遇上了一件當街打死人的慘事。

被打死的，是一個拐了一隻脚的窮漢。

打死人的，是一個年紀大約二十多歲的年輕人。

從那年輕人的一身衣着打扮，蕭原看出那是一個土著的年輕人。

那土著青年似乎是個有身份的人，在他的身後，站着兩個一身土著打扮的粗壯漢子，正自瞪眼豎眉的，呼喝那些神情頗爲激憤，圍攏着的人羣散開。

但那些人却只退後一點，並沒有散去。

蕭原悄聲問一個在看熱鬧，臉上滿是不平之色的中年人，「老哥，那個人爲何會打死地上的跛漢？」

那中年人登時忿忿地道：「只不過因爲跛脚阿郎走得太急，不愼絆了一跤，將那惡少撞倒，那惡少爬起身來，二話不說，便揮拳毆打跛脚阿郎，阿郎不甘被毆，用拐杖反擊那惡少，那惡少一怒之下，拔槍向阿郎連開兩槍，將他打死！」

頓一下，又不平地道：「這算是甚麼世界，有錢有勢，就可以任意殺人麼！」

跟着又嘆口氣：「可憐阿郎還有一個瞎了雙眼的阿媽，唉，這是甚麼世道，惡人可以橫行霸道麼！」

蕭原聽那中年人那麼說，心中頓時引起一股不平之氣，他正想擠上前去，抱打不平，跟那土著青年理論，那兩個站在青年身後的土著壯漢已在那青年的呼喝下，動手又推又打，趕散圍着的人羣。

圍着的人雖然忿忿不平，由於顧忌那土著青年手中的那支駁殼槍，所以，都不敢反抗。

蕭原被退後的人羣碰撞得幾乎跌倒落地，但他還是奮力擠前去。

「砰」地一聲槍聲響起，不願散去的人羣頓時嚇得四散走避，忙亂中，有人被碰撞倒下，接被奔走的人羣踐踏，發出慘叫聲。

蕭原幾乎也被奔走的人羣撞倒。

開槍的原來是那個土著青年。

原來，他見人羣不肯散去，氣惱之下，朝天開了一槍，嚇走那些人。

看到那些人受了槍聲的驚嚇，慌駭奔走，那土著青年樂得放懷大笑起來。

那兩個壯漢也咧嘴直笑。

當人羣散走開去後，街中就只剩下蕭原一個人沒有走，不，地上還有一個。

躺在地上的那一個，是一個年紀只有十多歲的孩童，獨自在慘叫痛哭，原來，被人羣撞倒踐踏的就是他。

蕭原看到那孩童躺在地上嚎哭，起不了身，耳中聽到那土著青年刺耳的笑聲，心中怒火升騰，忙走上去察看一下那孩童那裏受了傷。

當他察看清楚，那孩童除了身上有幾處瘀傷外，一隻脚也被踩斷了，他心中怒火更熾，恰在這時，有幾個圍觀的人亦壯着膽走過來察看那孩童，蕭原便從身上取出隨身帶備的金創葯，交給那幾個人，要他們替那孩童敷在傷處上。

跟着，他便轉身走向那個土著青年。

那土著青年看到蕭原向他走來，馬上停止笑聲，惡狠狠地看着蕭原，口裏喝道：「嘿！你媽的，快滾開！」

蕭原緊抿着嘴，對那土著青年的喝叫充耳不聞，盯着對方，恨不得一拳將那模樣醜惡的傢伙揍一頓。

「滾！快滾！」那土著青年的漢語居然說得不錯，揮舞着手中的那支駁殼槍，那模樣就像一頭野獸。

對於那土著青年手上的那支駁殼槍，蕭原夷然不懼，仍然一步步向對方走過去，倒是旁觀的人，暗暗替他擔心。

站在那土著青年左邊的那個壯漢眼見蕭原毫不理會主子的呼喝，鼻子裏重重地哼了一聲，大踏步走前去，粗壯的手臂疾伸，抓向蕭原的右肩頭，企圖將蕭原甩開去。

蕭原在那刹那身子倏地一矮，同時右腿伸前疾掃。

那壯漢做夢也料不到蕭原的身手這麼敏捷，那裏閃避得及，就在他一抓抓空的刹那，只聽啪的一聲，脚脛上挨了一下，有如骨折般劇痛難當，身子一晃，「砰」的一聲，跌倒落地上。

旁觀的人頓時發出一陣痛快的喝彩聲。

那個土著青年與另一個壯漢却又驚又怒，眼中兇光閃閃。

跌倒在地上的那個壯漢悶哼了一聲，便自地上跳起來，拐着脚，怒吼一聲，有如一頭發怒的黑大熊般，撲向蕭原。

瞧那聲勢，確是驚人。但在蕭原的眼內，不堪一擊。

蕭原左手在那壯漢的面前一晃，右拳直出，重重地擊在那壯漢的肚子上。

那壯漢立時「呃」地大叫一聲，躬着腰，跪倒在地上，臉色陣青陣白。

旁觀的人羣立時又爆發出一陣喝彩聲。

另一個壯漢眼見同伴被打倒，怒吼一聲，兇猛地撲向蕭原。

旁觀的人頓時又替蕭原擔心。

蕭原冷笑一聲，身形斜閃開去，避過那個壯漢的撲擊，順勢飛起一脚

，踢在那傢伙的左股側上。

那傢伙挨了一脚，身形斜跌出去，摔趴在地上。

衆人又是一陣喝彩聲。

兩下槍聲就在那陣爆發的喝采聲中，乍然响起。

旁觀的人頓時收斂，但隨即又爆發出一陣歡呼聲。

看清楚，只見蕭原的手上已多了一支匣子槍，直指着那個土著青年。

那個土著青年則臉色蒼白，神情駭恐，連連後退，而他手上的那支手槍，已不見了！

原來，那土著青年眼見另一個手下也被蕭原擊倒，驚急慌怒之下，兇性大發，向蕭原開了一槍。

但那一槍却沒有射中蕭原。

因爲蕭原比他還要快——向他開了一槍。

而蕭原拔槍動作之快，簡直像玩魔術那樣，神乎其技。

那個土著青年根本看不到蕭原是如何拔槍的，隨着「砰」的一聲响起，他握槍的手陡地感到一下劇震，一下槍聲跟着响起，同時，他手中的槍亦脫手飛了出去。

第二下槍聲才是他手上那支駁壳槍發出的，但槍彈不知射向那裏去了。

直到這時，他才驚覺到，他這一次遇上了一個不好欺侮、身手與槍法極之厲害的漢人！

原來，那土著青年手上的駁壳槍，是被蕭原一槍射擊得脫手飛了出去的。

那兩個壯漢還想負創撲擊蕭原，蕭原就像身後長了眼般，驀地半轉身，手中槍一擺，指着那兩個傢伙，「別動！否則射斷你們的一條腿！」

那兩個壯漢在槍嘴指嚇下，臉色驚變，頓時僵住。

「捉住他，別讓他跑掉了！」忽然間，旁觀的人中，發出急促的喝叫聲。

蕭原疾忙扭頭一看，原來是那土著青年乘這刹那的機會，拔腿想溜。

「站住！」蕭原發出一聲厲喝！

那土著青年停了一下，隨即又向前跑。

蕭原朝對方開了一槍。

子彈「嘯」地從那土著青年的頭上掠射過，嚇得他頓時縮縮脖子，停下來。

蕭原邊疾步往那土著青年走去，邊道：「你殺了人，還想走？」

那土著青年渾身震抖了一下，扭頭顫聲道：「你……想怎樣？」

「殺人塡命！」蕭原正想開口說話，一陣怒吼聲陡然响起。

那土著青年頓時嚇得面無人色。

——原來發出怒叫的，是那些看熱鬧的人，並且衝向那土著青年。

蕭原忙扭頭朝那些憤怒的人羣大聲說道：「老鄉們，請靜下來，聽我說……」下面的話，却被一陣陣的怒吼聲淹沒了。

那些憤怒的人羣並沒有理會蕭原的呼叫，像洶湧的海浪一樣，衝向那土著青年。

蕭原伸手欲攔阻，却被衝過來的人將他推開。

那個土著青年嚇得雙脚發軟，不曉得逃跑。

眨眼間，那土著青年便被憤怒吼叫的人羣淹沒了。

跟着，傳出那土著青年的慘叫聲。

蕭原眼見無法攔阻那些憤怒的羣衆，只好站着，心裏暗道：「那傢伙如此可惡，請他吃點苦頭也好。」

但當他看到那些人羣像發了狂般圍着揍那土著青年，他又擔心那些人會將那傢伙打死，猶豫了一下，他朝天開了一槍。

槍聲果然將那些狂暴的人震住——都停下來，不再動手揍那土著青年。

「各位老鄉，他殺了人，便犯了法，何不將他送到鄉公所去法辦，你們若是將他打死，那你們像他一樣，犯了殺人罪的！」蕭原大聲對那些開始冷靜下來的人說道。

「他不是死了吧？」人羣中有人發出一聲驚叫。

人羣馬上騷動起來，膽小的，拔脚便跑。

「不要慌，這傢伙還有氣，沒有死。」有人大聲叫道。

驚慌的人羣一聽，才慢慢安靜下來。

蕭原一聽一顆心才放下來，急急走前去，看看那土著青年到底怎樣了。

擠入人羣中一看，只見那土著青年躺在地上，被揍得臉腫鼻青，似乎陷於半昏迷狀態中，他不由皺了一下眉頭。

「老鄉們，將這傢伙送去鄉公所吧！」蕭原抬起頭，朝那些人掃了一眼。

人羣中有人說道：「寨內沒有甚麼鄉公所的啊，要送，只有將這傢伙送去族長那裏。」

「那一族的族長？」蕭原瞧着那個說話的漢子。

「苗族的洛桑族長。」那漢子道：「不過，洛桑族長不會理會這種事的。」

蕭原一聽，不由倒吸了口涼氣。

「你們這些王八蛋，居然膽敢動手揍咱們的少族長，咱族長不會饒過你們的！」厲聲大叫的，是那個壯漢中一個，又驚又怒地衝過來了。

那些人的臉上頓時露出驚恐之色。

「你們是一族的？」蕭原明知故問。

「土家族！」另一個壯漢挺挺胸堂

道。

那些人又是一陣驚慌，不知誰忽然發一聲喊，拔脚便跑，那些人隨即一哄而散，眨眼間，街上只剩下蕭原與那兩個壯漢還站着。

蕭原本來想喝叫那些人不要走的，但眼見喝止不了，只好眼睜睜看着那些人眨眼間，走了個清光。

這時候，他也不知該怎辦才好。

這裏既然鄉公所之類的地方政府辦公的處所也沒有，絕無疑問，這裏是「皇帝」管不到的三不管地方。

蕭原却沒有後悔管了這件「閒事」。

要不，他就不是蕭原。

當那個壯漢看清楚主人還活着，不由放下心頭大石，直起身，惡狠狠地對蕭原道：「臭漢人，你好大的膽子，讓那些人差點將少族長打死，老族長一定不會放過你的！」

另一個壯漢將那青年挾抱起來，擱在背上。

蕭原沒好氣地瞪了那個壯漢一眼，沉聲道：「你們殺了人，還想恐嚇我？我才不怕你們！」

「你有種的就不要走！」那壯漢的漢語說得不錯。「咱們一定會回來找你！」

「你們殺了人，還想走？」蕭原槍咀一擺，指着那個壯漢：「難道沒有王法麼？」

「王法？咱族長說的才是王法！」

那壯漢不懼怕蕭原手上的槍：「你有膽就殺了咱們，要不，咱們可要走了！」跟着朝那個背着「少族長」的同伴一擺手，往寨口那邊走去。

「站住！」蕭原怒喝一聲。

那兩個土著漢子却沒有理會蕭原的呼喝，只是扭頭瞥了蕭原一眼，依然向前走了。

蕭原一時間不知怎樣做才好。

忽然，有一個人走近他身邊，低聲對他說道：「兄弟，讓他們走吧，這件事到此爲止算了。」

蕭原看一眼那人，發現那人一身漢人打扮，知道他是漢族人，年紀比自己大，便說道：「老哥，這裏難道沒有人管的麼？」不忿之意，溢於言表。

那人道：「兄弟，這裏雖然有人管，但也不敢管這件事，所以，你還是就此罷手算了。」

「爲甚麼？」蕭原問道。

「兄弟，你初來剛到，難怪你不知道這裏的情形。」那人嘆口氣：「這裏雖然是由洛桑族長管的，但他的力量不及土家族强大，所以，他不敢管土家族的事，不然，那就會引起兩族械鬥。因此，就算你將那個土著青年押到洛桑族長那裏，他也不敢懲治他，結果還是放了他，你明白麼？」

跟着又道：「在這裏，山高皇帝遠，官府管不到，那誰的力量强大，誰就可以橫行無忌，稱王稱霸。」

「那這個被殺死的人怎麼辦？」蕭原伸手指一下地上那個死人。

「還能怎樣。」那人搖頭嘆息：「只有怪他倒霉，遇上了土家族的那個惡少。」

跟着又嘆口氣：「唉，窮人的命，比畜牲還賤，死了，便死了，只可憐他家中那個瞎了眼的老娘，今後不知怎樣過活。」

蕭原聽着，心中一陣惻然，往寨口那邊望一眼，那兩個土著壯漢已背着那個青年，走出寨口外面，他不由用力握一下雙拳，心裏滿不是味道。

「老哥，難道就這樣讓他躺在這裏？」蕭原試探地道。

「這你倒不用擔心。」那人道：「窮人雖然沒有錢，但同情心還是有的，待會，自會有人出來動手葬了他。」

「他的家在那裏？」

「在寨西頭那邊。」那人道。

「可否帶我到他家去走一趟？」

「可以。」那人道：「你到他家幹嘛？」

「我想給點錢他的母親。」

那人瞧了蕭原一眼，豎起拇指：「兄弟，你眞是個熱心人。」

結果，蕭原隨那人去到死者阿郎的家中，那個瞎了眼的老婦人已知悉兒子的死訊，獨自在悲哭，蕭原拿了五十塊大洋給那老婦人，便離去。

——看到那老婦人悲痛的樣子，他心中一陣難過，因此，他不想再留下去。

離開死者阿郎的家後，那人提醒蕭原：「兄弟，你最好盡快離開這裏，不然，若是被土家族的人捉到你，他們一定會打死你！」

蕭原聽他那麼說，心中悚然，因而打消了繼續追捕那個逃匪的決定，並且想馬上離開這地區。

他之所以這麼想，並不是他怕死，而是他知道，在這種官府管不到的地方，那些人多勢大的土人就是這裏的土皇帝，憑他人之力，很難與之抗爭，若是被抓住，那確是沒有希望，這麼死了，那太不值得，因此，他決定還是走爲上着。

本來，他想馬上便走的，但由於時候已近黃昏，而從這裏往山區外走去，起碼要走三個小時，才有鎮集，因此，他決定明天大清早才離開。

那知他這個決定，令到他幾乎一命嗚呼。

原來，土家族的人於半夜時分，便已將寨子包圍起來，將所有通往外面的通路堵塞起來。

蕭原却懵然不知。

也因此，翌日大清早，他才走出寨子不遠，便被土家族的人出其不意地捉住了。

土家族的人，將蕭原五花大綁，押回土家族人居住的地方。

蕭原後悔不迭，自忖這一次絕無希望的了。

他的忖測沒有錯。

土家族的人要將蕭原陪葬。

原來，那個土著青年被背回去後，因爲傷重的關係，救治無效，死了。

而那個青年乃是土家族族長的唯一兒子，族長眼見唯一可以傳宗接代的命根也死了，又悲又怒，而他在族中勢力龐大，就像一個土王那樣，他說的話就是命令，也因此，族中人對於他，絕對服從，不敢違抗。

那個族長名叫土多。

土多族長將族人召集起來，下令無論如何，也要將令到他的兒子被人打死的蕭原人捉回來，用來陪葬他死去的兒子。

蕭原被押回土家族居住的黃石寨後，土多族長親自動手，將蕭原毒打了一頓，然後吩咐族人將他關起來，準備明天將他活生生地陪葬。

蕭原躺在那間石屋冷硬的地上，手脚被綁得結結實實的，根本無法掙脫，而他實在沒有氣力掙脫綑綁着手脚的繩索，由於渾身傷痛的關係，他動一動也感到一陣劇烈的痛楚。

他自忖這一次必死無疑。

但他却不甘心被土家族的人活生生地陪葬。

但不甘心又怎樣？

眼前，他根本無法逃脫得了。除非有人來救他。

但這是根本不可能會發生的。

因此，他暗忖是死定了。

但奇蹟却發生了。

一個土家族的青年，居然冒險將看守蕭原的兩個族人擊暈過去，潛入石屋內，將蕭原手脚上的繩索割斷，並帶他溜出寨外，指點了他逃走的方向，便轉身返回寨子。

蕭原在他轉身欲走的時候，問了那青年人一句話：「你爲甚麼要救我？」

——他很想知道原因。

那青年人猶豫了一下，用生硬的漢語道：「因爲你殺了阿布，而阿布曾迫死了我的妹子，你等於替我妹子報了仇，因此，我才會救你。」

那青年人說完之後，便疾快地走了。

蕭原連一句多謝的話也來不及對那青年人說，唯有默默地看着他的身影消失在黑暗的夜色中，才深深地吸了口氣，心裏默默禱告，希望他沒有被族中的人發覺他的行動。

然後，他便用那支在石屋門外順手撿起來的步槍，當作拐杖，朝那青年所指示的方向走去。

由於他渾身傷痛的關係，他走得很慢，那還是他咬緊牙關忍受那陣陣的傷痛，才勉强能夠行走。

好不容易才往前走了二三里路，他偶然扭頭往後望一眼，驀然發覺後面遠處有點點火光，如流螢一樣快速地移動，他心頭急跳了一下，停下來，傾耳細聽，隱約聽到有人聲與狗吠聲響起，頓時又驚又急，咬着牙，急往前去。

——後面遠處的點點火光，極有可能是黃石寨的土家族人發現他逃走後，追出寨外搜尋他的下落，因此，他不敢大意，急急往前走，免得被土家族的人追上，那時候，只怕再沒有奇蹟出現了。

蕭原的猜測沒有錯，那確是土家族的人在追尋搜索他的下落，土多族長並已下了命令，只要發現他，若能活捉便活捉，否則當場格殺！

蕭原拚命往前走，走了一段路，扭頭往後張望一下，發現數點火光正急促地向他這邊移動，心頭驚跳了一下，喘口氣，拚命往前走。

絕無疑問，那數點向這邊移動的火光，是其中的一撥土家族向這個方向追索下來，那怎不敎他心驚着急？

因爲，以他如今的速度——蹣跚而行，只怕不出半個小時，那撥土家族人便會追上他。

拚盡氣力往前走了一會，他忽然停下來，往後張望一眼，發覺那數點火光接近了很多，他雖然又驚又急，但却沒有馬上往前走。

原來，他忽然想到，他這樣走，終會被那些土家族人追上，因此，必須要想一個辦法，擺脫那些追上來的土家族人。

要擺脫那些土家族人，眼前的情形，只有躲避一個辦法，於是，他馬上在附近察看起來。

但附近却沒有甚麼地方可供躲藏，那他只有繼續向前走。

他不敢再浪費時間，馬上急急向前走。

驀地，他忽然一脚踏了個空。

他吃驚之下，慌忙往後仰身後跳，但因爲渾身傷痛的關係，令到他的反應不及平時般敏捷，因此，他耳朵聽到「刷」地一聲，整個人不由自主地往下跌墜下去。

那剎那，他唯一的感覺是，仿似一直墜落深淵般。

之後，他便失去了感覺。

他醒過來的時候，發覺自己躺在山脚下的一棵大樹的旁邊。

× × ×

那一跌，想不到令到他逃過了那些土家族人的追捕。

莫非他眞的命不該絕？

他抬頭往山脚上面望去，看到上面有一條山溝，由於天旱的關係，溝中一點水也沒有，山溝內長滿了野樹棘草，將溝面覆蓋了，表面上很難看出那是一條山溝，在黑夜中，更加難以看出來，而他就是跌落那條山溝，滾滑下來的。

他如今坐着的地方，其實也是溝道。

只不過，這條溝道很淺，不到半尺深。

這一次，他總算死裏逃生。

他忽然想起那個救了他一命的青年人，擔心青年不知會不會被寨內的族人發現是他救了他的。

那青年若是被寨內的族人發現是他放了蕭原的，土多族長是不會放過他的。

這正是蕭原所擔心的。

驀地，蕭原又聽到遠處響起一下異響聲，心頭一緊，慌不迭往響聲傳來的地方望過去。

這一望，他的一顆心幾乎從口中跳了出來。

原來，遠處隱隱約約的有幾個人影正向他這面走過來。

他第一個念頭就是：那幾個人是追尋搜索他的土家族人！

吸口氣，他試圖想站起來，但却不能！

原來，他的右脚踝在從山溝上滾跌下來的時候，扭傷了，而左脚脛骨也被石頭碰傷，動一下也疼痛難忍，根本無法站起來。

他不禁倒抽了口氣。

若那幾個人眞是土家族的人，那他豈不是又要落在他的手上，難逃一死？

他睜大眼睛，定定地望着那幾個越走越近，越來越清晰的人影，終於，看清楚了，那幾個人正是土家族人。

他是從那幾個人的裝束認出來的。

他急忙咬着牙，費力地挪動身子，挪移到那棵大樹的後面。

但那幾個土家族人已發現了他，呼喝着，向他這邊急奔過來。

蕭原連喘了幾口氣，抬起槍，瞄準了奔走得最快的那一個，開了一槍。

槍聲在寧靜的曠野間炸響，份外響亮。

那個土家族人應聲發出一聲慘叫，仆跌在地上。

那個土家族並沒有死，只是大腿上中了一槍。

那是因爲蕭原手下留情，那些土家族人雖然要置他於死地，但與他却沒有半點仇怨，因此，他不忍心亂殺無辜。

其餘的幾個土家族人慌不迭撲伏在地上，向蕭原開槍的開槍，放箭的放箭。

一時之間，只聽槍聲「砰砰」，箭聲颼颼，蕭原躲藏的那棵大樹上，被箭尖射得「篤篤」作響。

蕭原將頭伏在地上，不敢抬起來，以免被散射的鐵砂射中。

原來，那幾個土家族人發射的，是自製的土槍。

異聲才歇，蕭原立刻朝那些土家族人開了一槍。

那一槍是胡亂放的，目的是阻嚇那些土家族往前衝撲過來。

但那一槍却射不響，只發出「得」的一下撞擊聲。

蕭原一聽，便知道槍膛內沒有子彈。

蕭原頓時感到一陣強烈的絕望。

——沒有槍彈，那就無法阻止那些土家族人的撲攻，遲早會落在對方的手上，會被活生生陪同死去的阿布埋葬，那怎不教蕭原感到生出絕望之心。

他連站起來也不可能，當然無法逃走了。

看來，他這一次是難逃厄運了。

他實在不甘心。但不甘心，又能怎樣？

他緊握着那支步槍，準備抵抗到底。

那幾個土家族人跟着又向蕭原開槍放箭，之後，便呼叫着衝過去。

蕭原只好眼睜睜地看着那幾個土家族衝過來，一顆心直往下沉。

咬着牙，他用手抓着樹身，勉力站起來，直視着那幾個衝過來的土家族人。

那幾個土家族人衝到蕭原的面前，將他圍起來，就像獵人圍捕一頭猛虎那樣，警惕緊張地注視着靠在樹上的蕭原。

雙方都沒有開聲，互相對視着。

終於，有一個土家族用生硬的漢語對蕭原喝道：「快放下槍，要不，將你射死！」

蕭原怒視着那幾個土家族人，一聲不吭。

——他寧願被當場射死，也不想被活埋，因此，他只要有一口氣，便不會束手待縛。

手中拿箭的兩個土家族人，已準備射箭拉弓，對準了蕭原。

蕭原忽然發出一聲怒吼，揮動手上那支步槍，撲向那幾個土家族人！

那幾個土家族人沒料到蕭原會悍不畏死，發出幾聲驚喝，兩個持弓的馬上向他放箭。

也就在這刹那，「砰砰砰」幾下槍聲驀然響起，蕭原陡覺左胸肩上一痛，耳聽一聲慘叫響起，跟着，他便失去知覺，一頭仆跌在地上。

× × ×

蕭原發覺自己被一羣土家族人包圍起來，無法衝突出去，驚急得不知所措，忽然間，那些土家族像變魔術一樣，手上忽然多了一支火把，其中一個人忽然大喝一聲：「燒死他！」第一個將手上的火把擲向蕭原。

其他的土家族人馬上呼應着，將手上的火把擲向蕭原。

蕭原想奔走閃避，但却發覺自己的雙脚像是被釘在地上般，絲毫也移動不了，眼睜睜地看着那些火把扔過來，他想呼叫，但却叫不出聲。

忽然間，那些扔過來的火把熱烘烘的，變了一堵火墻，將他圍堵在其中，火雖然仍未燒到他的身上，他已感到一陣難以忍受的炙熱與乾渴，整

個人像要爆裂開來……

驀地，他發覺自己變成了一個火人，他奮力揮動雙手撲打身上的火焰，越拍打，火焰越猛烈，他無法再忍受，張口發出一聲大叫……

「醒過來了，他終於醒過來了！」蕭原還未張開眼睛，耳邊便聽到有人在呼叫。

他費力地張開眼睛，模糊地看到一個人影站在他的前面，他張開眼，終於看清楚，那是一個年約四十多歲的中年人，正站在他躺着的床前。

那人朝他露齒一笑，扭頭向屋外叫道：「泰麗，快拿碗水進來。」

蕭原本想朝那中年人笑笑的，不知怎的，却笑不出來，只覺腦袋沉重，渾身發熱，喉嚨像火燒那樣，眼瞼重得像墜了兩塊鉛般，只想將眼皮闔上。

不由自主的，他的眼皮闔上了。

腦袋雖然有點渾渾噩噩的，但他却已猜到，他並沒有死，他又一次被人從死亡的邊沿救了回來。

他並且知道，自己剛才做了一個噩夢。

他努力想睜開眼睛，好不容易，終於睜開了，模糊地看到有一個人走進來，手上捧了一個碗，走到床前，遞給站在床前的那個中年人。

他模糊地看到，那是一個少女。

那中年人將手上那碗水傾了一點倒在蕭原的額頭上，蕭原頓時感到有如醍醐灌頂，腦袋一醒，同時感到一陣輕鬆，目光也隨之明亮起來。

那中年人跟着坐下來，將手上的碗遞到蕭原的嘴邊，灌他喝水。

蕭原張開嘴巴，就像一個久渴逢甘露的人那樣，貪婪地大口大口喝着。

清涼的水順着喉嚨流下去，不但將他喉嚨內的火澆熄，也令到他發熱的全身感到一陣清涼舒服。

他居然一口氣喝下一大碗水。

「再去倒碗水來。」那中年人將粗瓷碗遞給站在床邊的那個少女。

那少女接過碗，默默地向屋外走去。

舔了舔嘴唇，蕭原睜着眼，瞧着那中年人。「這裏是……甚麼地方？」

「這裏是清泉寨。」那中年人道：「你是甚麼人？」

蕭原這時已看清楚，那個中年人不是漢人，看他的衣服打扮，似乎是傣族人。

這中年人雖然不是漢人，但說的却是漢語，而且一點也不生硬。

「我叫蕭原。」蕭原語聲啞澀地道。

「蕭原……」那中年人在嘴裏唸了一遍，正想說下去，那個少女捧了一碗水進來，中年人便將話噎住，伸手接過那碗水，餵蕭原喝下去。

蕭原居然又將那一大碗水喝了個清光。

他立時又感到精神了很多。

乘着喝水的機會，他看清楚那個少女的樣貌。

那少女穿了一件又窄又短，綉了花邊的無領上衣，下面穿一條「桶」裙，也是綉了花邊的，衣裙的色彩鮮艷，襯托得那少女的身形婀娜好看，加上樣貌長得頗美，是一個迷人的少女。

那少女也在看着他。

「你是幹甚麼的？」那中年人再次開口問道。

「我是一個追捕手。」蕭原的聲音沒有剛才那麼啞澀，看到中年人眼中露出惑然之色，於是加以解釋：「追捕手就是那種專門捉拿被官府通緝的……壞人……」

「啊，原來你是一個好人。」那少女忽然高興地脫口打斷了蕭原的說話。

中年人的神色也顯得輕鬆起來。

「你怎會惹上土家族那些惡人的？」中年人問道。

「我因爲看不過那個族長的兒子爲了一點小事，槍殺了一個跛子……」蕭原斷斷續續地將事情的本末說出來。

那中年人聽完後，氣憤地道：「阿布那惡徒殺了人，被人打死，那是活該！土多那惡棍居然將你捉了，用你來陪葬他的兒子，簡直豈有此理！」

頓一下，跟着又說道：「土多那惡棍仗着他們族大人多，在這一帶橫行無忌，如今他的兒子被人打死，總算得到報應！」

「大叔，土家族的人在這裏作惡橫行的麼？」

「他們仗着人多，經常欺壓附近各寨的人。」那少女接口說道：「去年，他們種的糧食欠收，便摸黑來搶割咱們種的糧食！」臉上露出忿懣的神色。

「他們人多勢大，各個寨子的人只好受他們的欺負！」中年人無奈地道。

「你們各寨的人怎不聯合起來，對抗他們？」蕭原不以爲然地道。

「對啊！」那中年人一拍大腿：「我怎麼想不到！」

但隨即又輕嘆口氣，說道：「各寨的人向來沒有甚麼來往的，要聯合起來，只怕不容易。」

「不能將各個寨子的人聯合起來，可以聯合一兩個寨子的啊。」蕭原道：「就算是兩個寨子聯合起來，也應該可以抵抗得了土家族的欺負。」

「對啊！」中年人大力拍一下大腿：「這個主意行得通！」

那少女愛慕地看了蕭原一眼。

「大叔，是你救了我的麼？」蕭原忽然問道。

「嗯。」中年人點點頭：「那日剛巧我與族中的人到那裏去打獵，發現土家族的人正要殺你，他們去年搶割了我們的糧食，我們一直找不到報復的機會，這一次我們總算碰到了，於是便出其不意地向他們動手，救了你。」

「你們將那幾個土家族人殺了?」

「殺了兩個，其他的都夾着尾巴逃了。」中年人痛快地道：「我們終於可以出一口氣。」

「你們不怕他們會來報復麼?」蕭原替他們擔心。

「我們待他們逃得沒了影兒，才露臉的，他們不會知道是我們幹的。」

「大叔，你們是傣族人?」

中年人點頭。

跟着，他自我介紹：「我叫岩旺。」

接着伸手指一下那少女，說道：「她叫泰麗，是我女兒。」

蕭原道：「岩旺大叔，多謝你救了我。」

「你是個好人，我們應該救你的。」岩旺道：「你才從昏迷中醒過來，傷勢不輕，不宜多說話，躺着歇歇吧。我叫泰麗煮一鍋粥給你吃。」

「謝謝。」蕭原感激地道。

岩旺說完便站起來，與女兒泰麗走出屋外。

蕭原也感到有點累，便闔上眼睛……

× × ×

蕭原受傷最重的，是左肩上的那個傷口。

原來，他中了那個土家族射出的一支箭。

那支箭幾乎射穿了他的肩膀，幸好寨內那個巫醫對於跌打刀傷醫術獨到，蕭原敷了他採的草葯後，傷口痊癒得很快。

至於他扭傷的脚踝及身上的瘀傷，三日後已基本痊癒。

在養傷的期間，那個傣族少女泰麗經常照顧蕭原，令到蕭原大爲感激，也感到過意不去。

從那少女泰麗的口中，蕭原知道岩旺原來就是他們這一族的族長。

由於他身上的衣褲都破爛不堪，而泰麗的家中又沒有漢人的衣衫，因此，蕭原只好穿着傣族人的衣衫，只差沒用布巾將頭纏起來。

那些衣衫是岩旺的，雖然不大稱身，但總好過赤身露體。

若不是仔細看清楚，蕭原與寨內的傣族人沒有甚麼分別。

在養傷的期間，蕭原發覺泰麗有很多追求者，每天，寨子內的青年都川流不息地來找她。

像泰麗這麼美麗的姑娘，那當然討人喜歡了。

就連蕭原也很喜歡泰麗。

若不是他已有了一個心上人——張鳳琴，他眞會愛上泰麗。

兩個人時常相對，難免會生情的。

而泰麗正因爲這些日子時常與蕭原相處，竟然對他動了情，喜歡了他。

以前，她對於寨內追求她的青年，是很熱情的，但自從蕭原來到她家後，對於那些青年，變得冷淡了。

蕭原却看不出來。

岩旺却看出來了。

畢竟，泰麗是他的女兒，自小看着她長大，又怎會看不出女兒的心事。

因此，他暗暗作了一個決定。

× × ×

蕭原身上的傷——除了左肩上的那一處之外，都痊癒了，而肩上的箭傷，亦已癒合結疤。

他在早幾日，已能夠下床走動，不過，身體還很虛弱。

那是因爲流血太多的關係。

以前，泰麗經常與寨內的少女在一起玩，現在，她很少離家，大部份時間留在家中，陪伴着蕭原。

漸漸的，蕭原也看出一點苗頭來，心裏感到不安，但他又不好說甚麼，以免越說越黑。

他本來想走的，因爲身體還未復原，身上又沒有錢(他的槍與身上的錢，都給土家族的人搜掉了)那根本無法返回南寧，若是在路上遇上土家族人，赤手空拳的，那會很危險的。

因此，他猶豫不決，沒有馬上離去。

這一日，天才亮，寨外忽然响起一陣槍聲與鼓噪聲，寨內的人不知發生了甚麼事，慌忙奔到寨子前，看看是怎麼回事。

岩旺是族長，他自然要去看個究竟。

蕭原也想出去看一下，看看能不能幫上忙。

泰麗起初不讓他去的，後來拗不過他，便陪他去。

兩人來到寨子前面，只見寨內的青壯年都聚集在寨門前，握槍執刀在戒備着，寨子的外面，約十多二十丈外的地方，站着一羣人，也是握槍執刀携弓的，領頭的那個人，正是土多族長。

——那夥人不用說，是土家族人!

土家族人聲勢洶洶的。

蕭原一看那陣仗，便已猜到，土家族人是來找晦氣，而原因大概是因爲他。

他猜得沒有錯。

只聽土多族長在寨外大聲叫道：「岩旺，快將那個叫蕭原的漢人交出來，再交出殺死本族兩個族人的兇手，不然，我們便血洗清泉寨!」

蕭原一眼看到土多，心裏便怒火升騰，再聽他那麼說，幾乎按捺不住，但他還是忍下那口怒氣。

岩旺馬上大聲說道：「土多，你別倚仗人多勢大，便胡作非爲，任意欺負我們，去年你帶領族人來搶割我們的糧食，我還沒有跟你算賬，你如今又帶領族人欺到門前，你以爲我們是好欺負的麼?」

(未完・一)

荊楚爭雄記

戰國英雄傳奇故事／黃木・文　可飛・圖

吳軍長驅直入　郢都四面楚歌

上文提要：郤桓度的隱瞞身份雖然瞞過了吳國的王公大臣，却瞞不過伍子胥，因爲大家都是楚人，對楚國都懷有報仇之志，加上巫臣，都希望借重吳國兵力，除去囊瓦在楚國的惡勢力。郤桓度潛入楚境，先和舊部卓本長聯絡，知道襄老、費無極來上蔡視察軍情，同時亦偵察郤桓度的行踪，二人在官道相遇，雙方大戰起來……

襄老臉上肌肉抖動，他不是不知逃走其實是最佳打擊郤桓度的方法，可是要他令手下逃走尙可。他就算破壞了郤桓度在吳國的事業，但一來他不能殺掉郤桓度，二來隱藏了兩度敗在郤桓度手下的戰果，何能甘心。郤桓度看準他這弱點。

兩人無論在心理和戰術上，都在不斷較量。

襄老回復冷靜，冷冷道：「郤桓度，希望你的劍和你的口一樣硬。」高舉頭上的長劍驀地從頭直劈而下，配合着身形前衝，變成直往兩丈外的郤桓度當頭劈下來。這一下身形和手勢的配合，無懈可擊，表面看來簡單，其實是千錘百煉下妙手偶得的成果。

襄老的長劍挾着雷霆萬鈞之威力，彷似破開千重青天，從雲外一劍擊下。

郤桓度長劍向上側挑，恰好擊中襄老長劍的劍身，「噹」一聲大震，襄老倒飛向後，郤桓度踉蹌跟跟向後退開去，兩人嘴角溢出鮮血，這一下硬碰毫無轉圜之處，內力互擊下，同時受傷。

郤桓度退勢剛止，他知道這一下硬接，大家都試出對方功力悉敵，可是郤桓度佔了鐵劍的便宜，他恐怕襄老改變主意逃走，所以身形甫定，未及調氣便即冒險出擊。

郤桓度疾如電火般拉近與襄老的距離，手中長劍幻化出千重劍氣，一波一波向襄老捲去。

襄老嘿然冷笑，長劍反巧爲拙，大刀闊斧劈出幾劍，有如衝於萬馬千軍之中，生起一種猛烈的感覺。

這幾下平平無奇的側劈，在郤桓度的劍網上產生幾下震耳欲聾的金鐵交鳴聲，郤桓度劍網一滯，襄老手中寒芒大盛，直往郤桓度迫去。

郤桓度邊擋邊退，在剛才襄老數劍以拙勝巧，雖不致立即敗亡，一時間落在下風，襄老得勢不饒人，每一劍勢都貫滿眞力，務求速速斃敵。

郤桓度展開混身解數，仍然處在下風，他知道假若敗勢一成，絕難平反。當退到第二十八步時，一聲長嘯，長劍全力反刺，肩上血光暴現。襄老亦爲了退避自己這同歸於盡的反擊，抽身退後，只能刺傷他的肩頭。

二人再次成對峙的局面。

郤桓度身形微向前俯，便像一隻待勢而撲的豹。長劍捧在胸前，斜指向天。

襄老前膝跪地，左手持劍，斜斜指向郤桓度。

兩人再不敢輕視對方。襄老驚懍郤桓度驚人的判斷和意志力，居然在劣勢下，仍能以同歸於盡的手法扳回平手。

郤桓度肩上鮮血直淌，幸好未傷及筋骨，不成大礙。

殺氣瀰漫。

驀地兩人齊聲大喝。

乍合倏分。

這時才傳來金鐵交鳴的悶响。

郤桓度面色蒼白，七孔泄出鮮血，長劍拄地支持身體。

襄老手中銅劍寸寸碎斷，胸前一灘

血跡，迅速擴大。

襄老緩緩倒下。

郤桓度暗叫僥倖，兩人功力相若，非是手中「鐵劍」遠勝襄老的銅劍，必是同歸於盡的結局。

卓本長的語聲傳來道：「主公！敵人全部解決」語聲轉急、「主公！你怎樣了？」

郤桓度本想微笑，只能咀角一牽，他以弱不可聞的聲音道：「大功告成，立即撤走。」

＊　＊　＊

三個月後郤桓度返抵吳國，精神尤勝往昔，與襄老一戰，使他劍術更上一層樓，他休息了個多月，完全康復過來，乘勢留在楚國，一方面訓練手下各人，另一方面精研劍術，好應付將來與囊瓦的一戰。

郤桓度返抵府上，立即準備沐浴更衣，入宮進謁吳王。豈知舒雅已在府上和夷蝶一起，兩女成了知交。

舒雅和夷蝶都清減了少許，清麗可人。

舒雅一見他便別轉了臉，神情委屈，對郤桓度不帶她同行，耿耿於懷。

郤桓度伸出强壯的臂膀，輕輕分左右抄着兩女人的蠻腰，溫柔地道：「雅兒，難道不高興我回來嗎？」

夷蝶急忙代她分辯道：「怎麼會，雅妹每天都來等你……」還未說完，已給舒雅揑了一把。

郤桓度心叫完了，舒雅天天來此，他們的戀情是街知巷聞，不知他父親夫概壬如何對待自己？口中卻不閑着，道：「也好！一齊陪我沐浴吧！」

兩女粉臉通紅，齊齊脫身逃去。

＊　＊　＊

郤桓度一抵吳宮，便知有大事發生。

吳王闔閭和一衆大臣，均聚集在殿上。見到郤桓度歸來，一齊大喜。

伍子胥扼要地向郤桓度說最新的發展。

楚國令尹囊瓦向蔡國索取裘及佩玉，又向唐國索馬，兩國的國君斷然拒絕，囊瓦勃然大怒，要把兩國國君軟禁，令中原各國大爲惱火。

蔡昭侯朝晉，請晉國以中原盟主的身份，征伐楚國。當時晉國范獻子主政，以周室名義，號召天下，遂有召陵之會，晉、魯、宋、衞、陳、蔡、鄭、許、曹、莒、邾、頓、胡、杞、小邾、滕、薛各國之君王，及齊、周等，均有到來參與，聲勢之大，一時無兩。

豈知晉國權卿荀寅，向蔡侯求賂被拒，竟大力勸范獻子拒絕出兵，其詞曰：「國家方危，諸侯方貳，將以襲敵，不亦難乎？水潦方降，疾瘧方起，中山不服，棄盟取怨，無損於楚，而失中山，不如辭蔡侯。吾自方城以來，楚未可以得志，只取勤焉。」范獻子因此拒絕出兵，致攻楚半途而廢。晉國此舉失信天下，盟主的地位失去，也失去諸侯的支持，變成名存實亡。

蔡、唐兩國哭訴無門，轉向吳王闔閭求援，吳王闔閭既喜且驚，正在商議間，郤桓度恰好抵達。

各人商議了兩個多時辰，兼之郤桓度剛從楚國回來，衆人都很想聽取他的意見。

郤桓度緩緩道：「自三年前開始，我們先後奪得楚國在淮河流域的三個重鎮，『巢』、『州來』及『鍾離』，全面控制了淮河中下游。我國的戰船，可以暢通無阻地抵達荊楚。可以說在與楚的長期鬥爭中，第一次取得這樣有利的形勢。唯一欠缺的，就是一個很好的藉口，使我們大舉攻楚時，出師有名。現在這便是不能再好的機會了。」

衆人一齊點頭，北上爭霸，原就是吳國的國策。其實擴展土地，正是春秋戰國大大小小國家的同一目標和方向，也是富强之道，否則弱肉强食，難逃滅亡的命運。

闔閭道：「未知孫將軍此行，有何收穫？」

衆人露出傾聽的神態，目下進攻楚國在即，戰略成爲最首要考慮的因素。

郤桓度微微一笑，在這裏賣個關子道：「如若大王批准，小將在稍後詳細報告。現在我想先聽大家高見？」

闔閭知他一擧一動，莫不暗含深意，微笑道：「當然可以，不知衆位有何高見。」

白喜道：「一直以來，我們都知道敗楚的訣要在於速戰速決。所以針對此點，我曾根據楚國的地形，設計能最快抵達楚都『郢』的路線。」說到這裏，白喜賣個關子，察看衆人的反應，看見各人露出傾聽的神色，大是滿意道：「我的構想是這樣，沿着淮河南岸向西推進，穿越大別山，攻方城，南下豫章，再由豫章西行渡漢水，一抵此地郢便在三日馬程之內，大王以爲如何？」

伍子胥道：「白將軍所設計的行軍路線，無疑是最快速入郢的路線，小將毫無異議，可慮者敵人在這條路上，佈下重重關鎖，例如方城乃楚國軍事重鎮，在北方諸國的進攻下，依然屹立不倒，兼之在那一帶主事的武城黑精擅兵法，以逸代勞，我方勝算不敢樂觀。」

白喜道：「將軍所慮甚是，但若拖長行軍的時間，不是更予敵人打擊我們的機會。」

夫概王道：「我對大家的憂慮，頗有同感，往昔我軍節節勝利，連奪『州來』、『鍾離』和『巢』三邑，圍『弦』，侵『潛』，侵『六』，緊逼楚國本土，做成今日的優勢，在於『敵遠我近』四個字，楚師鞭長莫及，故而每戰必敗。可是今次我大吳勞師遠征，形勢扭轉，變成敵近我遠，相差不可以里計。我軍盡起，縱或較楚軍精銳，也只不過區區三萬之數，楚人軍力最少有二十萬之衆，即使我們能尅勝於初，敵人的援力源源不絕，我方勝望不大。」

衆人心下無不懍然，夫概王一向主戰，但審度形勢，仍然不支持一場大規模深入楚境的遠征。

跟着其他大臣斗山等一齊附和，表示了不支持出征的態度。

闔閭心下躊躇，若不利用這個良機，如何能完成爭霸的大業。忽然省起郤桓度這個孫武，這人在吳國威望日隆，連夫概王白喜等也得賣他賬，這時他微笑不語，面上神情高深莫測，使人難以揣測他的心意。

闔閭腦中靈光一動，知道郤桓度先讓各人指出難處，再一一化解，這樣才使以後上下一心，再無疑慮，連忙道：「孫將軍！應是你說出高見的時間了。」

殿內頓時鴉雀無聲，靜待這個天下知名的兵法大家，如何化腐朽爲神奇，解開這個死結。

郤桓度從容一笑，暗忖自己集兵法劍法的大成，連夫概王白喜都以他馬首是瞻，這對擊敗强楚，最爲有利。此刻若不能使衆人心悅誠服，將來入楚，必因缺少合作默契和信心，成爲致敗的因素。

郤桓度沉聲道：「我方和楚國的形勢比較，不須我再多廢言，不過我卻要指出制勝之道，全在於戰術的運用，今次我到楚國探路，便是針對敵我實力，定下行軍之計。我曾在『勢篇』提出『故形人而我無形，則我專而敵分；我專爲一，敵分爲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則我衆而敵寡；能以衆擊寡者，則吾之所與戰者，約矣』。」

這是說楚人目標明顯，兵力分佈清楚可知，反而吳兵若能令楚人難知其進兵路線，便能由「有形」變作「無形」，如此敵人必然因防守之處多以致兵力分散，在這個情形下，變爲「我專而敵分」，「我衆而敵寡」。這個道理清楚明顯，不過如何能達到這個目標，才是難題。

闔閭說出了衆人的想法道：「願聞其詳。」

郤桓度道：「淮汭以西，長期駐有楚國大將申息之軍隊，若我冒然西進，大戰勢所難免，以寡擊衆，勝負殊難預料。即管得過此關，其後西攻方城，南搗郢都，尚需頻繁的接戰，此等重兵交接，攻其有備，以我等遠征之師，至爲不利，萬不可行。」衆人露出同意的神情，這等於否定了白喜最短行軍路線的提議。

郤桓度待無人提出意見時，續道：「首要之務，一定要避開方城一關，以免以硬碰硬，捨西就南，實行遠程奔襲，攻其必守之地，這下必然大出楚人意料之外。」說到這裏，停了一停，微笑道：「使他們疲於奔命。」

殿內衆人無不莞爾，殿內氣氛頓然輕鬆起來。原來這「疲奔於命」四字出於巫臣，當日巫臣藉出使齊國之利，帶走夏姬，襄老和公子反懷恨在心，聯合殺盡巫臣的家族瓜分他的財產，巫臣大怒下，由晉致書二人，誓必使他們「疲於奔命以死」，向晉獻聯吳制楚之策，故而有來使吳國之事。

大臣斗山道：「若沿淮水南行，不經方城入郢之路，反改向南，推進的路線如何？」

郤桓度道：「這一問正是我楚國之行的目的。」語氣中露出强大信心，他既曾實地偵查，自然能以專家身份提出意見。

郤桓度續道：「若從淮汭攻楚，有兩條路徑，一是西經方城，另一則是通過『冥阨』、『直轅』、『大隧』的三個關隘，向西南推進，直趨漢水，溯漢而上，郢都指日可達。」

夫概王擊節嘆道：「孫將軍高見。楚人爲防衞郢都，對附近關防，一向嚴謹。但這『冥阨』等三關偏且遠，因高山所阻，不能西進，只可南下，故而防守粗疏。唯一可慮者，這條路線盡多低窪沼澤，三關又位於大別山脈，不利行車，對於我新近習得的車戰之術，大大不利。」

闔閭和伍子胥會心微笑，暗讚郤度桓高瞻遠矚，一早定下應付之策。

郤度桓果然道：「以車戰對車戰，正是以己之短，攻敵之長，況且若經三關南下，雖有通道可循，卻須經過大片山地，兼且該處河湖衆多，不利笨重戰車馳騁。故而今次成敗的關鍵，在於以靈活的步兵，配合精銳的騎兵，再以優良的武器，對抗楚國自以爲無敵天下的車戰。」

郤度桓這個策略，正是孫武計篇上所說的「夫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敵制勝，計險厄遠近，上將之道也。知此而用戰者必勝；不知此而用戰者，必敗。」郤度桓深悉楚國的地形，刪除了用車戰的可能。

闔閭道：「步兵行軍緩慢，當以何法解決？」

白喜插言道：「這個反爲容易，現今淮河中下游，盡在我方控制下，可溯淮水西進，至淮汭棄舟經三關南下，直抵漢水，沿江而上，直達郢都。」衆人稱善。

郤桓度補道：「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楚國軍容鼎盛，若全軍對壘，我方戰必不利。故須多方誤敵，調動楚師，分散其防守力量，使楚人不知何處該守，何處該棄。」

闔閭略一沉吟，把各人的意見總結起來道：「所以誤敵之計，先是從淮水逆流而上，於淮汭棄舟登陸，避開敵軍嚴密防守的方城，跟著南下漢水，楚軍應防之處太多，兵力分散，致使我方勝算大增。」言罷仰天長笑起來，這一笑，定下了中國歷史上最早一次步兵大會戰。

吳師在郤桓度的設計下，釐定了選擇楚國東北境的三個關口爲突破點，正好打中了楚人防守上的薄弱環節，「出其所不趨，趨其所不意。」深遠迂迴，以奇兵取勝，達到孫武所說的「吾所與戰之地不可知，不可知則敵所備者多。敵所備者多，則吾所與戰者寡矣。」孫武若是泉下有知，必然心懷大快。

闔閭道：「衆卿再無異議，立即準備，擇日出發。」

衆人轟然應諾。

＊　＊　＊

這個在吳國開國以來最重要的會議完畢後，衆人都匆匆離去。

夫概王故意和郤桓度走在一起，伍子胥等知趣，連忙借故離開，讓他二人有繼續傾談的機會。

夫概王呵呵一笑，開門見山便道：

「孫將軍，看來很快你便要改變對本王的稱呼了。」

這一著深合孫武兵法的「攻其無備」，連郤桓度這樣老到，也不由臉色一紅，措手不及，連忙一陣假笑，希望搪塞過去。

夫概王毫不放過，正容道：「大家只要是一家人，我一定在各方面大力支持你。」說完眼中寒芒閃動，灼灼地注視著郤桓度。

郤桓度知道他要自己表明立場，心念電轉。夫概王野心極大，怎甘心只作吳國的第二號人物，不過闔閭雄材大略，擅於用人，一向把他壓在下面，無論如何，闔閭有恩於他，他斷不能掉轉槍頭，反來助夫概王。但基於與舒雅發生了不應該發生的關係，他感到難以與夫概王正面爲敵，這一下眞是進退兩難。心中萌生從中隱退的思想。

其實他有更深一層的理由，驅使他有引退的意念，當日自楚國逃出時，和墨翟的一番交談，說及當今種種不平等的現象，使他時時反覆思量，兼且他手下還有五百家將，這一大批人，一待擊殺囊瓦，便要找地方安置，他的理想是到一個偏野的地方，開拓新的國度，振興家族，建立心目中的制度。夫概王這樣一來，使他更加强這個想法。

郤桓度回復冷靜，若無其事道：「夫概王愛護孫武，孫武必銜環以報，何況我倆均爲大吳出力，目標相同，夫概王可以放心。」

這幾句話運用巧妙，可供不同詮釋，夫概王一時拿他沒法，兩人話題轉向軍事方面的佈置，才分道回府。

郤桓度回到將軍府，是次日的清晨，舒雅和夷蝶居然等了他一晚。

郤桓度召兩人進入書房。

一進書房，兩女面紅過耳，想起在書房內的種種遭遇，不知郤桓度會否重施故技，芳心卜卜。

這次郤桓度正經得很，肅容道：「假設我離開這裏的一切，到一個遙遠的地方，建立家園，你兩人能否拋開一切，隨我同去。」

兩女一震，抬起頭來。

夷蝶想也不想道：「我孑然一身，你不嫌棄，甚麼地方我也願意侍奉在側。」

郤桓度心中欣慰，望向舒雅。

舒雅低首沉吟，她冰雪聰明，隱隱估計出是和父親有關。她一向在夫概王愛寵之下，如何會想到要作這樣的決定？

她茫然抬起俏臉，以細不可聞的聲音道：「我不知道！」

郤桓度知道這才是最合理的答案，一邊是疼愛自己的生父，一邊是熱戀的情郎，可是心下仍有點失望。

三日後的清晨，大軍便要出發。

郤桓度心中升起一團熱火。等待多年的日子終於來臨，家族的血恨使他從多少個惡夢中驚醒過來。

擊敗楚國，難比登天。

要手刃被譽爲楚國第一高手的囊瓦，此人武功尤在襄老之上，更是難上加難。

但是他有選擇的餘地嗎？

箭在弦上，不得不發。

＊　＊　＊

長江在湖北和四川間被一道長峽約束住，出峽向東南奔放，瀉成汪洋萬頃的洞庭湖，再折向東北，至武昌，與漢水相接。長江水和漢水界劃著一大片的沃原，這便是荊楚民族的根據地。强大的春秋戰國的霸主楚國，便是從這塊土地興盛起來。

春秋初期，周人雖沿漢水下游樹立了一些小封國，但因爲國力所限，非但不能凌迫楚國，反適足以供它蠶食。

在强楚西面一帶，巴、庸等均爲弱小民族，只配做楚的附庸。南面洞庭湖外是無窮盡的荒林，提供了楚國開拓的荒地。

在東面，迄春秋末葉吳國勃興以前，楚人也無勁敵。所以一向以來，楚國只有侵略別國的份兒，沒有被侵略的恐懼。

這種安全是北面諸夏國家所欠奉的。軍事上的安全，土壤肥美，人口密度低，楚人比起當時各國，有一種使人仰羨不及的經濟安全，成爲當時軍事和經濟的巨人，吳師今次溯淮而上，以長期受訓的三萬精銳，就是要向這不倒的軍事巨人挑戰。

郤桓度卓立在戰船之前端，長江兩岸壯麗景色盡收眼底。此行的勝敗，確實難料，雖說楚國令尹囊瓦敗壞楚政，可是楚國實力十倍於吳，國家承强已久，兵員訓練精良，加上猛將如雲，謀臣如雨，在這等國家存亡之際，必能上下一心，誓抗吳師，所以吳國可以勝利的方法，全在戰術較量上，這可說是一場最大的軍事投注和賭博。

今次吳王闔閭毅然出師，孤注一擲，郤桓度知道有大部份原因是基於他對他郤桓度的信心，他對這次戰爭雖然有强大的爭勝信念，是完全主觀的想法，這便和劍道一樣，每一劍擊出，都要有强大的信心去支持，才可把劍術的極緻發揮出來，至於能否取得眞正的最後勝利，那是另一個問題。若眞正量度敵我雙方的形勢，吳國幾乎必敗無疑，最可能的情形，便是先小勝，後大敗，因爲楚國壓倒性的軍力，比吳國的遠征軍，更具備了打持久戰的條件。

郤桓度看着船上放了一排排的木盾，心中微笑，木盾旁一個個木箱，裏面放的便是今次殺敵取勝所倚賴的秘密武器，以機括發動的强弩了。這兩樣精心設計的武器，都是今次行動的勝敗關鍵，如能適當地運用，便可發揮出駭人的威力。

一向以來諸國都慣用革盾，現在正值春季，在野外作戰，革盾每被水氣侵透變軟，易被弓箭穿射，木盾便沒有這個毛病。

三十多艘巨舟在長江破浪推進，登陸的地點，在兩個時辰的水程之內。

＊　＊　＊

吳國遠征大軍在新蔡東南，汝水和淮水交匯處登陸，依照郤桓度定下的路線，避過守在西面方城楚國大將申息的

重兵，向南而下。果如郤桓度所料，吳師捨舟就陸，不與楚國水師打水戰，又捨西就南，不與楚國結集于方城一綫的重兵打硬仗，在在都出乎楚人意料之外，深合孫武兵法上所說的「故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就戰役的開始階段來說，吳便是「善攻者」，而楚則「不知其所守」了。

吳軍三萬精銳之師，揀取了楚軍防守最薄弱的冥阨、直轅、大隧三關，以勢如破竹之勢，穿過大別山，直下江漢，越過章山，揮師南下，直抵豫章。如郤桓度的估計，這種深遠迂迴的行軍路線，「出其所不趨，趨其所不意」，攻敵弱點，使吳兵長驅千餘里，完成春秋末葉這一遠程奔襲的壯舉。

吳師在豫章暫時駐紮，各主要將領，又集中在闔閭的帥帳內，研討敵我形勢，以定行止。

闔閭環顧衆將，首先道：「我軍現在深入敵人腹地，隨時會展開與敵人的主力戰。」說完目光轉向負責敵情的斗辛道：「只不知敵方的部署如何？」

斗辛肅容道：「我軍自從進入楚人的土地，一路避重就輕，據探子的描述，敵人的調動混亂無章，顯示出對我軍的行止，無所適從。但囊瓦爲了防止我們突然轉西攻郢都，在我軍目下的地點和郢都間，突佈下了强大的防禦線，假設我們立向郢都推進，將會在三日後與敵人的重兵遭遇。」

闔閭道：「根據目下形勢，你認爲我們下一步應採取甚麼行動？」

斗辛答道：「目下入郢的道路不外兩條，一是西走隨棗走廊，直迫郢都；另一是照原定計劃繼續南下，到達江漢平原後，繞過大洪山入郢。」頓了一頓又道：「假設我軍改取第一條路線西行入郢，好處在趁敵人陣腳未穩，以快制慢，使決戰提早來臨。現今我方士氣高昂，可趁勢一舉擊破敵方主力，廓清入郢的通道。」

公卿子山附和道：「斗辛將軍之言不無道理，楚軍要守衞郢都防線頗長，兵力難於集中。反之我等繼續南下，時間拖長，楚軍得以從容佈置，我少敵衆，如何能勝？」

郤桓度所定下的進軍路線，一直都非常成功，但到了這裏，吳方軍中開始另有異議。

伍子胥夫概王和白喜等都默不作聲，他們知道郤桓度將會提出他的理由，支持他最先定下的路線。

一時各人的目光都集中在郤桓度身上。

郤桓度知道這不是推讓的時候，淡淡一笑，從容道：「在一般情形下，假設敵對雙方在相近的實力下，兩位的提議，上上之策。」說罷眼光環顧衆人，神光燦燦，使人感到他胸有成竹。

郤桓度續道：「可是楚人實力十倍於我，這樣貿然西進，猛攻敵人的主力，便是孤注一擲，九死一生，敵人若是初戰失利，反迫他們作曠日持久的消耗戰，便不堪設想了。」

闔閭點頭道：「這是大家最關心的問題，孫將軍計將安出？」

郤桓度瀟洒一笑，露出雪白的牙齒，神態輕鬆地道：「我們如若西行入郢，是敵人意料中事，亦是這裏每一個人會做之事。所以我們要反其道而行，在這裏停師不動，靜待敵人大軍的攻擊。」

夫概王朗聲長笑，他在軍事上卓有才華，立時把握到郤桓度此一戰略的神髓，道：「好一招引蛇出洞，囊瓦自負不世將才，不把天下人放在眼內，豈容我等長駐楚境，一摸清我們的地點，一定以最高速度，盡起楚師東來，反成我方以逸待勞，形勢逆轉，不啻霄壤。」

白喜道：「而且是攻其所必救，這處附近的銅綠山，爲楚人產銅的首要重地，此等戰略資源的產地，兵家必爭，豈容他人染指，楚人揮軍東來，殆無疑問。」

斗辛道：「如此一來，敵人便可調集兵力，向我們迎頭痛擊，孫將軍有何對策？」

一個詭異的笑容，升上郤桓度的唇角，他輕輕道：「聚而滅之。」

衆人一齊瞠目結舌。

兵者，詭變之道。

＊　＊　＊

吳王闔閭和手下一衆大將，高踞馬上，遠遠眺看在漢水對岸，超過十萬人的楚國大軍軍容。

吳國除了五隊千人的騎兵隊外，其他清一色是步兵，在這邊岸上擺開陣勢，露出近漢水邊的一大片土地，靜待楚軍渡江過來。

楚軍的工務兵正在設置擺渡，準備戰車軍隊，渡江過來。

五日前吳師一知道囊瓦親率大軍東來，便移師南下，形成現在夾江對峙的局勢。

戰幕至此全面拉開。

吳王闔閭傳下命令，不得在楚人渡江時攻擊。

楚軍中一陣戰鼓傳來，先頭部隊，在重重革盾的掩護下，緩緩從十多個擺渡和兩道即建的木橋，源源不絕地越過漢水。

這時正是清晨時分，微有霧氣，視野不能及遠。

江漢平原刮起一陣陣的春風，吹得雙方的勝旗獵獵作響。戰車轔轔，健馬狂嘶，夾雜着一下一下傳來的戰鼓，震動着每一個人的心弦。

楚軍不負盛名，行軍迅速，不到一個時辰便已有超過半數的軍隊越過漢水，在這邊背靠漢水擺開戰陣，這時就算吳王闔閭改變主意，下達攻擊的命令，也不能影响到他們渡江了。這亦是郤桓度的意思，希望能與楚國的主力迅速決戰。

楚軍的戰車在陣前分數列橫排，每輛戰車後有一小隊步兵，騎兵佈在兩翼，楚軍後方帥旗高起，寫着一個「囊」字。另外還有十多支將旗，代表楚國各位著名的將領。軍容鼎盛，聲勢迫人。

吳軍沉著不動。

夫概王道：「左邊的是武城黑的先鋒部隊，右邊是申息的先鋒部隊，中軍是

沈尹戌，後方是囊瓦、費無極和鄢將師，總兵力達十二萬人。最少有三千輛戰車，二萬騎兵。」

敵勢强，兼且猛將如雲，豪勇者如夫概王也變得謙虛起來。

伍子胥看着楚國龐大的隊伍，眼中燃起仇恨的怒火，奮然道：「我伍子胥練兵十年，等的正是這一刻，快哉快哉！」衆人感染了他的豪氣，士氣高漲起來。

咚！咚！咚！

一千輛戰車緩緩馳出，每輛戰車上的戰士，和着後方傳來的鼓聲，敲响橫懸車上的戰鼓，戰車上持戟的武士，一齊把長戟指向吳軍，戰車加速，千輛戰車一齊向前衝刺，天地間一時充斥着萬馬奔騰，千車並行的聲音，殺氣彌漫整個戰場。

一排戰車橫衝而來，每輛車後面跟着百人一隊的步兵，一齊喊殺，直衝過來。楚人顯然希望以壓倒性的兵力，雷霆萬鈞的優勢，迅速以泰山蓋頂的手法，擊潰吳師。

當戰車離開吳陣還有三十丈多的距離，一陣金鐵交鳴聲，楚軍兩翼各飛馳出一隊二千人的騎兵隊，分兩翼殺來，馬蹄狂奔，踢起漫天塵土，有如兩條威力無匹的龍捲風，配合着迎頭向吳陣衝去的戰車，分左右兩側向吳師直迫而來。

吳軍的前鋒部隊把木盾整整齊齊分三行排在陣前。長達里許的盾牌陣，把吳軍重重保護起來。

郤桓度大喝一聲：「預備神弩。」吳軍戰鼓急擂，二千支上滿箭矢的弩弓，在木盾間分前後兩排瞄向敵人，吳國的最新武器，終於派上用場。

戰車愈奔愈近，車上全身披甲的武士清晰可見，千百枝長戟，閃閃生光。車上另一戰士手執長弓，準備硬射進吳陣。

戰車衝入三百步之內，這是弩箭的射程，比普通箭矢，遠了三倍有多。

郤桓度震天大喝道：「放箭！」

吳軍戰鼓擂得震耳欲聾，第一排千支弩箭，像一千道電光般，向迎陣衝來的千輛戰車，疾射而去，向最著名的車戰之術宣戰。

强勁的弩箭，透穿過披甲的馬身，透穿過披甲持戟的戰士，透穿過披甲持弓的箭手，一時人仰馬翻，整隊千輛戰車，有一大半亂成一團，戰士從馬車上倒撞下地，鮮血飛濺。

還有數百輛馬車繼續衝來。剛好第二排千枝弩箭射出，楚軍又一次人仰馬翻，血染黃沙。

吳軍一齊歡呼，兩側殺出夫概王和白喜分率的兩隊騎兵，向兩側衝來的楚國騎兵迎頭殺去。

威震天下的楚國戰車，至此宣告完蛋。

楚方一陣擂鼓，攻來的騎兵倒退而回，給吳方騎兵捉着尾兒斯殺，楚軍紛紛倒地，吳軍先聲奪人。

弩箭再次上膛。

整個吳軍的先頭部隊，隨着戰鼓的節奏，手提木盾，緩緩迫向楚軍。

楚軍何曾見過如此驚人的武器，一時心胆俱寒。

決定性的一刻，終於來臨。

在郤桓度伍子胥兩人的訓練下，吳軍三萬雄師，成爲了當世最可怕的戰鬥力量。

當吳師全軍緩緩推前時，左右兩翼的騎兵，源源殺出，尾隨着楚方退回的騎兵，分兩側殺入楚陣，短刃相接下，楚軍兩側一片混亂。

這時在楚軍的後方，囊瓦高大的身形，在全身甲冑外，蓋上紅披風，高踞馬上，面容深沉，不露喜樂。他身邊是費無極和鄢將師，兩人面容蒼白，被吳方的强勁弩箭，嚇得心胆俱寒。

囊瓦發下命令道：「戰車停止出擊，持盾死守。」

戰鼓隆然响起，一排又一排長過人身的革盾，在陣前豎起來，把楚軍遮得密不透風。

吳兵的推進緩而穩定，推進入離楚陣三百步之處。

囊瓦喝道：「預備强弓！」

陣前的箭手，紛紛把箭上在弦上，等待一個拉弓的命令。

一般的强弓，威力只能遠及百步，過了這距離，勢頭勁度都不準，囊瓦等的就是這個距離。

吳楚雙方在兩邊的騎兵馬戰，愈趨激烈，但在中間橫跨里許的空間，卻沉靜無聲，只有戰鼓一下一下的敲响，活像來自地獄的魔音。吳軍前進的速度，隨着鼓聲加速，迫進了楚陣前二百步內。

楚方兩列戰車二千輛分前後兩行打橫排開，接近三萬的步兵担戈持戟，陣容整齊地排在兩列橫亘一里的戰車後。

太陽的光線在兩軍的一側斜斜射下，兵刃的反映，使整個戰場金光點點，閃爍不定。

吳兵繼續向楚陣推進，精銳的雄師，脚步聲整齊有致，生出一種强大的氣勢，便像是催命的音符。

五萬大軍，分開三組，囊瓦居中，遠眺吳軍迫近。

囊瓦心內暗數，一百五十步，一百四十步，一百二十步，還有二十步，便是己方强弓可及的範圍，只有二十步。

吳軍一陣震天鼓聲，至少有百個戰鼓同時敲响，最前的兩排步兵一齊蹲低，一聲大喝下，一排千個强弩，一陣機括輕响，千支弩箭，往楚陣射去。

無可匹敵的弩箭，射穿了戰士的革盾，透過了戰士的護甲，透過了戰馬披甲的馬體，帶起了一蓬一蓬的鮮血。

楚軍陣前人仰馬翻，兵士浴血倒下，亂成一片。

這時第二排千枝弩箭，射入楚陣。

楚兵的箭手下意識地放箭，最遠的也只在吳軍陣前十步外落下，對吳兵毫無威脅。

跟着是第三排的弩箭，這次弩箭向天空發射，千枝弩箭在天空劃過一個美麗的弧度，深深地射入陣內，這些弩箭威脅較小，亦造成楚兵很大的混亂。

囊瓦知道不能容許這情形繼續下去

，一聲令下，戰車後的步兵，一齊從戰車衝殺出來，往吳兵殺去。

戰車大部份戰馬都倒在血泊下，楚國名震天下的車戰之術，完全派不出用場。楚人步兵本是較弱的一環，現在卻要倚賴作殺敵取勝。

吳方弩箭一排排射向衝來的楚兵，鮮血四濺裏楚兵紛紛倒下。

囊瓦一聲令下，居中兩旁的騎兵緩緩前進，以强大的兵力，準備援助傷亡慘重的先鋒部隊。

郤桓度知時機成熟，一聲令下，吳軍的中間裂開一條通道，郤桓度手揮「鐵龍」，一馬當先，率着二千精銳的騎兵，從這隙縫直殺出陣，望楚人殺去，一時馬蹄衝奔的聲音，擂動着整個戰場。

當郤桓度親率的騎兵隊剛衝出陣，吳軍前排的過萬步兵，一聲發喊，持着兵戈一齊向前衝殺，便像一個三角形的尖椎，直刺向楚人的心臟。

郤桓度策騎走在這尖椎的尖端，剎那間便殺進重重楚軍內，踏着屍體，向敵人攻去。

「鐵龍」在馬前化作寒芒萬道，楚人紛紛在血花中倒下，不一刻整隊騎兵在他的率領下，殺進敵人的腹地，把楚人的先鋒部隊衝得七零八落，潰不成軍，活像一個血肉的屠場。

囊瓦首次面色大變道：「那人是誰？」

費無極道：「讓我手刃此人。」一拍馬，率着近衞，向郤桓度殺去。

吳王闔閭和伍子胥在後方押陣，笑道：「囊瓦準備作最後反擊，應是我們出動的時候了。」一聲令下，剩下的一萬大軍，向前推進。戰爭全面開展。

夫概王白喜率領的騎兵，開始取得上風，把敵人迫得節節退回本陣。

整個戰場除了闔閭的一萬精兵和囊瓦的三萬兵力，全部戰員都加入了混戰。一片慘烈。

郤桓度在敵陣內來回衝殺，所向披靡，瓦解了敵人一波又一波的反攻，身後騎兵士氣高昂，在他帶領下，有如虎入羊羣，楚人最擅車戰，一旦失去所依，無論在士氣和實力上的打擊，都大得難以估計。

忽地一隊敵人殺奔過來，郤桓度頓覺壓力大增，數支長矛如毒龍般在不同角度刺來，殺氣騰騰，郤桓度有種似曾相識的感覺，猛然省起這不就是費無極的長戈三十六騎。

郤桓度一聲長嘯，不懼反喜，「鐵龍」在空中旋轉飛舞，長戈紛紛從中折斷，他一直以來苦思破這長戈三十六騎的劍法，這下正好派上用場，寒芒數閃，名動楚國的三十六騎，紛紛倒跌馬下，身首異處。

就在這時，一股勁風在身側閃電般擊來，郤桓度大喝一聲，硬將「鐵龍」收回側劈，噹的一聲，把刺來的長矛劈開。

郤桓度側頭一看，一個高大的獨眼楚將，把被郤桓度格開的長矛一收一放，改了個角度，破空刺來，長矛帶起的勁風，撲面而至。

郤桓度心下大喜，心想你費無極送上門來，也省得我費力尋你。整個身體驀從馬上彈起，一脚便踏上刺來的矛頭，一個倒翻直往費無極掠去，手中「鐵龍」橫劈費無極的頭顱。

費無極心下大駭，對方渾身披甲，頭帶銅冑，躍上空中有如狸貓，這等武功，前所未見。他不知郤桓度與襄老一戰，獲益良多，功力更上一層樓，費無極還不及當時的襄老，怎能不魂飛魄散？

費無極名列楚國四大劍手之三，盛名非虛，反應的迅速也是超凡，他持矛的雙手立即放開，手中金光一動，抽出腰上護身的銅劍，剛好迎上郤桓度側劈而來的「鐵龍」。棄矛、拔劍，格擊三個動作在霎眼間完成，行雲流水，毫無停滯。

郤桓度暗讚一聲，整個人還在半空，手中「鐵龍」又再變化。

費無極長劍眼看便格上郤桓度的劍，只見對手的長劍巧妙地一移，變成和自己的長劍平行，但略高分毫的角度，兩劍互錯而過，剛好對手凌空在上，他的長劍在對手的身下切過，敵人的長劍，越過了自己的長劍後，直削向自己的頭面，劍未到，一股凜烈的劍氣，先割面而來。

費無極大喝一聲，不及把劍收回來，棄劍倒翻下馬，頭頂一涼，護頭的銅冑連着頭皮，被削下了一大塊。費無極見敵人劍勁如此厲害，大生怯意。展開身法，向右側搶去。忽地異聲從背後响起，費無極知道不妙，正要加速，後心一涼，一把長劍透背而過，在胸前突出一截劍尖。費無極一聲慘叫，仆前死去。

費無極撕心裂肺的叫聲傳入囊瓦的耳內時，他和他的部隊剛好投入戰鬥。囊瓦手執長戟，閃動間必有吳兵浴血慘死，他知道擒賊先擒王的道理，看見闔閭的大旗在二百步外的人海裏，一聲令下，當先向大旗的方向殺去。吳兵奮不顧身地攔截，紛紛在囊瓦驚人的武功下當場被擊斃，爲楚軍挽回不少劣勢。

眼看離闔閭不遠，一名吳國大將迎面衝來，囊瓦一見大喜，喝：「伍子胥，爲甚麼這麼急着送死。」

伍子胥怒喝一聲，手中長槍閃動，當胸刺來。囊瓦一聲嘲笑，長戟擦的一聲，把伍子胥連續刺來的十多槍一一架開，便像全不費力的樣子。

伍子胥卻是叫苦連天，囊瓦長戟貫滿眞氣，數十下交擊下，他雙臂酸痲，槍法一滯。

囊瓦何等樣人，長戟乘虛而入，直往伍子胥胸前刺去。

伍子胥一聲大喝，翻身落馬，避過胸前要害，左肩鮮血飛濺。

囊瓦一夾馬腹，正要趨前斃敵於馬下，霎霎連聲，兩枝弩箭在近處激射而來。

囊瓦不敢托大，長戟在胸前上下迅速揮動，噹噹兩聲，迅快的弩箭居然給他擋開。但吳方借著這個空隙，把伍子胥救回陣來，轉眼便被重重的吳兵阻隔

著，囊瓦暗叫可惜。正欲繼續深入吳陣，一把聲音在背後響起道：「囊瓦！」

囊瓦抽馬回頭，丈許外有一吳國大將，手中長劍閃動下，己方人馬紛紛倒地，正殺向自己的方向來，登時認得是費無極意欲手刃的吳將。

囊瓦沉聲道：「孫武！」話還未完，已策騎向對方直衝過去，長戟直擊敵人。這一戟乃他一生功力所聚，力求一招斃敵。心想殺得此人，吳軍如折一臂。

長戟隨著疾奔的馬刺出，宛似一條惡龍，向郤桓度追噬而去。囊瓦紅披肩倒飛在後有如一團紅雲捲向敵人。

郤桓度一聲長嘯，「鐵龍」在斬飛了一個楚將的頭顱後，劃過一個半圓，一劍劈在囊瓦刺來的長戟上。

「噹！」一聲大震，兩人一齊倒翻下馬，化去對方的勁力。

囊瓦腳才著地，視線剛好被馬匹所阻，剛要側躍開去，馬腹下劍芒一閃，敵人從馬下貼身攻來。

囊瓦這時的長戟反成為他的障礙，他將戟尾上封，一陣金鐵交鳴的聲音，敵劍刺了五十二下，他也用戟尾封擋了五十二下，但第五十三劍終於刺入左脅下。

囊瓦大叫一聲，紅影一閃，倒飛向後，手中長戟順勢飛擲而出，那人滾地一閃，長戟穿破他身後的馬體，健馬一聲慘嘶，側倒地上，塵土飛揚。

囊瓦躍上身後吳國騎兵的馬上，雙掌一拍，吳兵七孔流血倒跌下馬。

郤桓度避過長戟，還欲追趕，囊瓦已逃回陣內，不禁暗叫可惜，不過這一劍也有得他好受。

這一戰，直殺到當日黃昏，吳軍取得全面勝利，囊瓦的十二萬雄師，傷亡過半。在楚師退卻時，吳軍又乘勝追擊，血流成河，屍橫遍野，把漢水變成血河。

費無極、鄢將師、武城黑當場身死，囊瓦僅以身免，率領殘餘退向柏舉。

* * *

漢水一戰後，吳師緊躡楚軍之尾，先後在柏舉等地多次接戰，吳師五戰五勝，直迫郢都。楚軍至此一敗塗地，無力反抗。

公元前五〇六年，周敬王十四年，吳軍攻入郢都。

郤桓度和闔閭在吳兵開路下，緩緩策騎，這時夫概王和伍子胥的先鋒部隊，早於兩個時辰前進城，把當今霸主的都會，置於控制之下。

郢都不愧是楚國文化和經濟的集中地，一入城門，高堂巨宇，層臺累榭，網戶朱綴，好一片繁華景象，這時家家戶戶緊閉不出，大街除了吳兵「的塔的塔」馬蹄聲外，落針可聞。眾兵初次來到這種大都會，都為其繁華所攝，目瞪口呆。

郤桓度無心景色，心中盤算卓本長等不知可否偵查出囊瓦的逃走路線，使自己得以成功追擊，手刃此罪魁禍首。時機稍縱即逝，行動迅速最為重要。忽然耳邊傳來闔閭的說話，霍然驚覺，側頭看見闔閭神情興奮，迴首四望，讚嘆不絕。

郤桓度道：「大王，我們成功入郢，便要依計劃行動，迫楚人割讓土地，使我們能有通路，直達中原。」擴張原就是當時步向霸主的一個程式，晉楚均如是。

闔閭神情有點不高興，若依原定計劃，他們在佔領楚都後三天，便要撤離東退，霸佔靠近吳國的大片楚土。

闔閭道：「這等繁華大都，正合作我吳國京城，怎可輕輕放過，孫將軍你立即下我之令，準備在此長期駐軍的一切，另外我會再遣夫概王率領精兵，佔領由吳來此的重要據點。」神色堅決。

郤桓度還欲再勸，闔閭道：「楚人一敗塗地，無力反攻，若不藉此良機，成不朽霸業，闔閭如何對得起歷代先王。」

郤桓度見他語氣凌厲，毫無轉圜餘地，知道勸之無益，頓時想起找伍子胥商量。

郤桓度道：「如此，待小將往傳大王命令。」

吳王闔閭容色稍霽，點頭示准。

郤桓度一夾馬腹，和數十名親兵，當先馳去，不及一刻鐘，便遇上伍子胥的兵隊，問明路向，在郢都東郊找到伍子胥。

這處正是楚國歷代先王陵墓所在，不知伍子胥為何來此。

伍子胥見到郤桓度，歡喜地道：「孫將軍可好。」說著左眼霎了幾下。

郤桓度知道他含有戲謔成分，但自相識以來，何曾見過他如此輕鬆神態，心中感到不妥，又說不出不妥在何處。

郤桓度道：「大王改變主意，決定留在郢都。」

伍子胥眉頭一皺，沉吟一下道：「若他執意如此，我們也拿他沒法。」

郤桓度道：「伍將軍怎能不勸大王改變主意，改變計劃，可能從勝轉敗。」

伍子胥道：「楚國已亡，便過一段時間再算。」

郤桓度大驚失色道：「伍將軍何出此言，楚國畢竟是歷史悠久的大國，基礎牢固，雖然大敗，仍未致于一蹶不振，況且楚秦關係密切，若引得秦師來助，我軍形勢險惡，動輒有全軍覆沒的可能。」

伍子胥露出沉思的神情，瞬又搖頭道：「這事待會才說，我現在先要去掘出楚平王這大奸賊的屍骨，鞭屍三百，洩我父兄被害之怨。」

郤桓度嚇得幾乎滾下馬來，急道：「萬萬不可，將軍如此一來，必然激起楚國軍民極大義憤，使其君臣上下一心，力抗我軍。」

伍子胥抬起頭來，充滿仇恨的眼光，直射郤桓度道：「孫將軍，能鞭平王之屍，乃我平生願望，任何人若要阻止，便是我伍子胥的大仇人。」說完一夾馬腹，繞過郤桓度緩緩走遠。

郤桓度和數十親兵，呆在路中。

郤桓度見到先是闔閭迷於郢都的繁華，意欲據為己有，跟著是伍子胥被仇恨冲昏了腦袋，行為乖常，心中暗萌退

志。在入郢前，君臣有著同一個目標，所以能齊心合力，使自己計策屢行屢效。但現下君臣各懷己志，想起孫武兵法上所說的「將聽吾計，用之必勝，留之。將不聽我計，用之必敗，去之。」看來唯一方法就是「去之」了。

這時夫概王方面有親兵來請。

很快郤桓度便在楚宮內與夫概王見面。夫概王身後立著那四個郤桓度曾經在夫概王武庫所見過的高手。郤桓度知道這四人無一不是武功高强，心下暗懍，不知夫概王召他何事。

楚宮內的氣魄又是不同，金碧輝煌的大殿內，紅壁沙版，玄玉之梁，仰觀刻桷，畫殿樓台。郤桓度心下讚嘆，難怪一向僻處南方偏野之地的闔閭，捨不得放手，這便與一個窮家孩子，突然得到了富家的玩具一樣。

夫概王沉聲道：「闔閭的情形，你也應知曉，我決定率部下返吳，現在就要看你的立場。」

郤桓度心想，終於到了攤牌的時間，夫概王這樣違令而去，擺明和闔閭公開對抗，夫概王對自己一向忌憚，假設自己不站在他的一方，看來他便要將自己當場格殺。

郤桓度道：「大王不聽孫某勸告，決意留郢，刻下本人心灰意冷，早辭去將軍之職，以後吳軍動向，均與孫某無關。」他不稱小將而稱孫某，顯示他去意已決。

夫概王目中寒芒電閃，忽地仰天長笑道：「我如何知道你此言虛實？」

郤桓度道：「這容易之極，剛才我來此之前，早修書一封，正想托人轉交大王。只不過念在夫概王提攜之恩，特來請辭，兼且還有一個要求。」

夫概王雙目虎視郤桓度，躍躍欲試，若不是郤桓度在戰場上表現了驚人的劍術，否則他早將郤桓度斬於劍下，那用如此大費周章。

夫概王先不問郤桓度有何請求，沉聲喝道：「信呢？」

郤桓度一邊注視著夫概王及他手下四人，一邊伸手入懷中緩緩取出一個書簡，夫概王眼利，早已看到簡上寫著「吳王親啓」「孫武跪稟」幾個大字。

夫概王也不要求審閱，道：「孫將軍為何如此留意我身後這幾個下人。」

郤桓度猛然長笑道：「本人為自己生命著想，豈能不留心他們。」

夫概王神色不變道：「果然好眼力，只不知你有何要求？」

郤桓度道：「我希望夫概王能讓令嫒舒雅小姐，隨我遠赴異域，開創新天地。」

夫概王勃然大怒，這人不知好歹，自己還未決定是否立即搏殺，居然胆敢作這無理要求，手按劍柄，霍地站了起來，一股殺氣，向郤桓度迎頭冲去。

他身後四名高手，寂然不動，但雙目都露出了戒備的神色。

郤桓度把簡書重收入懷，向後退了兩步，神態凝重。他自知如惹得這五人出手，他能全身而退，已是萬幸，現在唯一方法，是針對當前利弊，動之以利。

郤桓度道：「夫概王刻下若與孫某決死一戰，難保夷然無損，況且此事必被闔閭偵知，豈能容你安然回國，再從容佈置。」

夫概王面上怒火退去，回復冷靜，他是個雄才大略的人，深知郤桓度所言之理。

郤桓度道：「若夫概王能准許舒雅小姐下嫁孫武，我當天立誓，必善待小姐，亦可免去她戰亂之苦。」

夫概王怦然心動，他這背叛闔閭的行動，一定會引來闔閭的反擊，兼且闔閭在吳國的勢力根深蒂固，勢力比自己龐大，又有伍子胥這員猛將，鹿死誰手，尚未可知，如果自己心愛的女兒，能得這人保護，起碼自己無後顧之憂，可以放手一搏。他也是決斷之士，猛然抬起頭來道：「好！如此一言為定。」

郤桓度迅速跪下行禮，兩人關係如此定了下來。

* * *

郤桓度告別夫概王，迅速走往郢都城南的一所大宅，這是他和卓本長等約定見面的地方。

卓本長和二百家將，全副武裝，枕戈而待，一見郤桓度，一齊起立，露出崇敬的神色，郤桓度隻手翻雲覆雨，連威權不可一世的囊瓦也給他扳倒，在他們心中建立了天神般的地位。

郤桓度不作廢言，開門見山地問道：「目下情況如何？」

卓本長揮手示意，專責偵查的一個家將馬丁立即報告道：「囊瓦和楚昭王兩人均於昨日城破時逃走，楚昭王避進雲夢澤內，囊瓦則往鄭國而逃，在我們精密的偵察網下，對兩人的行踪，瞭如指掌，只待主公下追殺的命令。」

郤桓度略一沉吟道：「楚昭王國破家亡，已得回足夠的報應，但囊瓦這萬惡的賊子，我必須手刃才甘心。但百足之蟲，死而不僵，他手下還有一定的實力，只不知在這方面我們知道多少。」

馬丁答道：「今次囊瓦帶了數十隨身護衛外，並沒有特別的高手，其他全是他的妻妾婢女，和多年來刮回的錢財寶物，裝滿了二十多輛馬車，所以速度緩慢，如果現時以快馬追趕，可以在三日內追及。」

郤桓度仰天長笑，狀極歡暢。笑聲一止，轉問卓本長道：「楚師目下形勢如何？」

卓本長道：「囊瓦一走，楚國一直被壓制的才智之士如子西、子期等挺身而出，挑起救亡的重任，昭王已委之以政，開始組織反攻。楚國的名將沈尹戍，抄吳軍後路而來，欲斷其後援，楚人並不是全無反擊之力的。」

郤桓度喟然一嘆，暗忖吳王不聽己言，懸師敵境，不求速決，兼之因兵力有限，無力擴大戰果，欲亡楚而不難，這樣一滯留郢都，終陷入與楚相久對峙的困境，這樣吳師遠程奔襲的長處，便喪失殆盡了。吳軍兵力有減無增，面對羣起反抗的楚國軍民，形勢不言可知。但他已無力扭轉局勢。

卓本長續道：「與吳國比鄰的越國，現時蠢蠢欲動，只要吳軍一露敗績，便會侵犯吳國的本土，動搖吳人的根本。秦人亦在虎視眈眈，吳方的形勢並不樂觀。」

郤桓度猛然一搖頭，決意再不想吳軍的問題，斷然道：「好！我們立即起程，要囊瓦血債血償。」

二百家將，轟然响應。

目標愈來愈近。

* * *

在離開楚國郢都百餘里的內方山，一條山路上，一隊人馬，護著二十多輛馬車，正在蜿蜒而上的道路前行。

山路頗窄，只可容一輛馬車通過。

這刻正是黃昏時份，車隊隨時準備一見到適當的空地，便停下紮營。

一身紅衣的囊瓦，單獨坐在一輛馬車內養神，面色蒼白，被郤桓度所傷的那一劍，還未能痊好。肉體的損傷還在其次，但郤桓度一劍滿蓄內家眞力，使他內腑受震。

他心中的驚駭還未平復，這孫武（郤桓度）一上來便以性命相搏，兼之劍術之高，平生僅見，他尤其不能忘記他眼中的仇恨，直燒進自己的心內。

囊瓦一直以來無論在軍事或武藝上，都是長勝不倒，估不到一下子在這兩方面，都成敗軍之將，他生性極為自私，一點不怨自己暴虐無道，想到這裏，車子猛然停下。

囊瓦大怒，正要喝罵，一連串慘叫傳來，外面滿是打鬥的聲音。

囊瓦轟的一聲，撞破車頂，橫躍路中，只見一人悠閒地按劍而立，不是自己的大敵孫武還有誰？

這時衆妻妾才知驚怕，哭聲震耳。

囊瓦環顧左右，最少有四百全副武裝的戰士，以絕對壓倒性的姿態，向己方發動强而有力的進攻。

囊瓦不愧一代梟雄，一點也不露出驚慌的神情，暗暗運聚功力，準備放手一搏。一邊沉聲道：「你是誰？」

郤桓度淡然一笑道：「你終於醒悟了。」眼中寒芒罩定這個使自己家破人亡，改變了自己一生命運的大仇人，猛然道：「郤桓度！」

囊瓦全身一震。

郤桓度手上銀光一現，「鐵龍」劃破長空，瞬息間刺上囊瓦咽喉。這一下佔了囊瓦心神大分的便宜，先聲奪人。

囊瓦不愧楚國第一高手，在這樣的劣勢下，仍能翻身向後，跟著地上紅影閃動，原來囊瓦借勢滾開去。

郤桓度乘勢追擊，向著地上滾動的紅影刹那間刺下十多劍，囊瓦或掌或拳，一邊滾開，一邊擋格。

砰一聲囊瓦撞在一株樹幹，他身形一閃，躲在樹後。

霎的一聲，郤桓度鐵劍透過大樹，刺在囊瓦胸前，囊瓦大叫一聲，一推樹身，身形彈開，一股血箭從前胸標出，臉上露出不能相信的神情，很快又變為悔恨。

郤桓度哈哈大笑，充滿得報大仇的欣悅，道：「囊瓦！囊瓦！你忘記了這把是比銅劍硬上幾倍的鐵劍，滿以為樹幹可以阻擋我『鐵龍』的刺入，可笑呀可笑。」

在郤桓度的嘲弄聲中，囊瓦胸前鮮血緩緩擴大，砰一聲屍身倒下。

郤桓度舉起飽飲敵人鮮血的長劍，心中百感交集。

剩下的事，便是與夷蝶和舒雅會合，遠赴他方，開拓自己理想的國度，其他一切恩怨都和他無關了。（全文完）

上文提要： 公羊叔將所見告知陸翰飛等人，因為只是暗中出手試三奇的功夫，正想正面和他們較量……陸翰飛見他不像說謊，便將三奇遇害之事相告，經過研討，三人遇害定和石鼓拓本有關，公羊叔介紹去找賽孫臏令狐宣，於是陸翰飛和楚湘雲便去竹伙坪找到令狐宣，請他揭開石鼓上這首「偕隱歌」字句之謎，賽孫臏詳盡向他們解說……

新派俠情中篇連載／東方玉・文　可飛・圖

斧環傳奇

招惹黑道追逐　解開謎語隱秘

陸翰飛曾聽公羊叔說過白衣劍侶金玉雙奇，但那天心急趕路，來不及多問。

賽孫臏又道：「這兩位奇人，據說只在江湖上曇花一現，就偕隱名山，葛鮑雙修，從此不問世事，當時曾流傳着他們把一生武學精藝，刻在兩件兵器之上，留傳有緣，兩百年來，多少武林中人，尋遍名山大川，依然一無所有，至今還是一個謎。當然，憑你們師傅和靈山大師三人，一經研討，就不難發現這沒人注意的石鼓上四句詩歌，就和白衣劍侶金玉雙奇留傳後世的兩件兵器有關。」

楚湘雲忍不住問道：「老前輩，你只解釋『黼』『佩』兩個字，還有『負』『戴』兩個字呢？」

賽孫臏大笑道：「後面兩個字，關係更大，那是指點埋藏兩件兵器之所了。」

他說到這裡，忽然發出刺耳大笑：「哈哈，我令狐宣眞該謝謝兩位！」

聲音凄厲，簡直不像出於生人之口，使人聽得毛髮直豎！

話聲才落，他坐着的那把逍遙椅，突然迅速掉轉過來！

燭光之下，只見賽孫臏令狐宣半截僵直身軀，靠在椅上，一張慘白臉孔，根本沒有半點血色，尤其兩隻眼睛，只瞧到兩點紅光，一閃一閃的亮着！那是什麼活人？

兩人不由瞧得大驚失色，但脚下全被鋼箍緊緊扣住，絲毫動彈不得。

楚姑娘幾曾遇到過這等可怖之事，簡直嚇得差點昏了過去，陸翰飛壯着胆子，兩掌蓄勢，正待劈出！

這原是電光石火，瞬息間事，賽孫臏的聲音，已從另外一間傳來。

「哈哈，大師兄，既然來了，何用躲躲閃閃？小弟二十年來，就是等你自己送上門來。」

只聽另外一個陰沉聲音，桀桀笑道：「令狐宣，憑你這點功夫，難道還想留得住我？」

賽孫臏大笑道：「小弟武功雖不及大師兄，但三間竹樓，也不亞於龍潭虎穴，小弟只要舉手之勞，就可把你置之死命！」

他們兩人說話之時，陸翰飛、楚湘雲定睛一瞧，原來坐在逍遙椅上賽孫臏，只是木偶雕刻而成的假人，自己兩人，和他說了半天，竟會絲毫沒有察覺！

「哈哈！」他大師兄厲笑一聲，喝道：「令狐宣，你有如此自信，就不妨試試。」

賽孫臏冷冷的道：「大師兄昔年不念同門之誼，小弟却不能愧對先師，對你還下不了手。」

他大師兄陰惻惻的問道：「那麼你待怎的？」

賽孫臏道：「只要大師兄立誓不再為惡，自動廢去武功，小弟就奉送……」

他大師兄沒等他說完，厲笑道：「令狐宣，你是在說夢話！」

「蓬」！敢情他出手發掌，蓬然一震，震得竹樓一陣搖撼！

賽孫臏怒聲道：「大師兄，在這三間竹樓之中，你武功再高，怕也難以傷得小弟半點衣角！」

他大師兄陰嘿了兩聲，道：「你總有一天，落到老夫手上。」

賽孫臏輕笑道：「但是今晚大師兄已在小弟掌握之中。」

他大師兄狂笑道：「令狐宣，你當區區竹樓，眞能困得住我？」

「蓬」！巨震方起，緊接着只聽屋頂上一陣嘩啦啦連响，屋宇搖晃，冲起狂笑之聲，但笑到尾聲，又似乎夾雜着低哼！

「令狐宣，你再遇上我的那天，就是你畢命之時。」

聲音搖曳，說到最後一字，少說到了二三十丈之外！

陸翰飛、楚湘雲怔怔的站着，他們從聲响判斷，敢情他大師兄仗着深厚功力，硬行破屋而出！

接着只聽隔壁房中，响起一聲低沉的歎息之聲！

不，同時有一陣極輕微的異响，發自側身不遠。

兩人回頭瞧去，只見左側一堵粉壁，忽然悄無聲息的自動往兩邊移開，中間緩緩推出一把裝着輪子的逍遙椅來！

椅上坐着一個年約四旬，臉色蠟黃，雙目微陷的中年文士！

他面貌形態，竟然和還好端端坐在案後的那個木偶，簡直一模一樣，只是他多了一種活人的形狀！

陸翰飛、楚湘雲一見此人，心知就是賽孫臏令狐宣了，當下趕忙躬身施禮，口中說道：「晚輩陸翰飛、楚湘雲叩見老前輩。」

賽孫臏微一擺手，臉上淡淡的道：「你們已經站了許久，用不着多禮，唔，你們可是在山脚下遇上我大師兄的？」

他揮手之間，兩人只覺脚下一鬆，鋼箍已自動縮回，但聽他這一問，不期然又是一怔，陸翰飛瞪目道：「晚輩兄妹山下並沒有遇到任何人。」

賽孫臏道：「你們不是我大師兄引來的？」

陸翰飛哦了一聲，便把自己兩人陷身竹林，後來有人在暗中指點之事，說了出來。

賽孫臏點頭道：「這就是了，我大師兄最近來過幾次，今晚要是沒有你們替他掩護，以爲我只注意你們，那敢貿然掩入竹樓？但沒有你們，我也無法引他入彀。唉，想不到二十年不見，他武功竟然高得出我意料遠甚，連鐵條交織的屋頂，都困不住他，還讓他衝開一個大洞，以他梟雄之心，再加這一身武功，恐怕武林中從此多事了！」

說到這裡，似乎不勝嗟嘆，接着又點頭道：「這也算是天意，你們來得正好，石鼓上的歌詞，既是白衣劍侶雙奇所留，我自當替你們解開隱秘，尋到這兩位前輩奇人的寶藏，爲武林造就兩朵奇葩！」

陸翰飛、楚湘雲先前聽說他大師兄是利用自己兩人作掩護，才偷偷進入竹樓來的，心中不禁感到十分歉疚。

但聽到後來，賽孫臏不但沒有責怪之意，還說要幫助自己，尋找金玉雙奇的遺寶，兩人不由一齊躬身道：「老前輩厚意，晚輩衷心感謝，前代高人金玉雙奇留下的寶物，晚輩兄妹並無非份之想，只懇老前輩能夠指點有關殺害先師仇人的線索，晚輩兄妹就感激不盡了。」

賽孫臏臉上一無表情的望著兩人，微哂道：「殺害尊師的人，旨在奪寶，你們去尋找仇人，兩者似分而合。再說，試想此人能在指顧之間，殺害名震武林的南北雙奇，武功之高，豈同尋常？憑你們兩人，即使找到仇人，也無非白白送死，何濟於事？要報師仇，也非尋到雙奇寶藏，痛下功夫不行。」

陸翰飛、楚湘雲被他說得一呆，還沒開口。

賽孫臏又道：「好，你們現在可以去了，尋仇之事，千萬不可操之過急，雙奇藏寶之謎，可能就在『我負子戴』這句話上。不過前人要留下這等絕世武功，自然另有深意，也許不是身臨其境，觸發靈機，決難憑空想像得出，我答應了你們，自當盡我之力，一月之後，可在石鼓山等我。」

他不等兩人回答，從袖中取出兩管一寸來長的竹管，遞給兩人，道：「金玉雙奇在石鼓山留下歌詞，和兩位令師的死訊，此時恐怕早已傳出江湖，你們兩人，尤其從我竹伕坪出去，說不定會變成大家追逐的目標。這是我精製的『竹伕遁形』，如遇危急，只要用力一擲，身向北行，即可無事，你們兩人一人一管，留在身邊，可備不時之慮。」

陸翰飛、楚湘雲堪堪接過，還來不及道謝，只見賽孫臏連人帶椅，忽然往下一沉，立時不見踪影！

不！端坐在書案後面那把逍遙椅上的賽孫臏木偶，兩顆紅色眼珠，又在一閃一閃的發光，口中發出賽孫臏的聲音，道：「恕我不再遠送，你們出去只要向南走三百一十九步，然後朝東直行，即可通過竹伕陣。」

兩人楞得一楞，只好朝木偶行了一禮，算是辭別。

他們因這座竹樓，滿佈機括，自己兩人進樓之後，雙脚始終沒有移過一步，此時不敢多動，便在原處縱起，雙雙倒躍而出，落到窗外，就依照賽孫臏指點，直往竹林中走去。

說也奇怪，來時東轉西轉，寸步

難行的綿密竹林，這會居然通行無阻，他們一直數到三百一十九步，便朝東走去，不到頓飯工夫，便已走出竹林。

楚湘雲掠了掠鬢髮，回頭笑道：「大哥，我弄不懂這一趟，到底有沒有白來？」

陸翰飛道：「至少我們證實先師和司空老前輩，確是爲了石鼓上那首歌詞，才被人害死的。」

楚湘雲好像忽然想起一件什麼事來，抬頭叫道：「大哥！」

「唔！」

陸翰飛聽她叫的聲音有異，不由脚步一停，目光向她望去。

楚湘雲道：「令狐老前輩可能知道殺害我們師傅是誰了，他好像不肯說。」

陸翰飛聽得一怔，問道：「妳如何知道的？」

楚湘雲幽幽的道：「我也說不出來，我只是猜想，大概已經知道。」

陸翰飛笑道：「那也不一定，我想他倒是一番好意，若說武功能夠勝過師傅的人，武林中可說已是絕無僅有，我們想不出來，但只要到了少林寺，我想靈岩大師也許有個譜兒。」

兩人邊說邊走，堪堪奔上山嶺！

此時月光斜照，這小山上光禿禿的並無樹木，目光還可清晰看山岩上坐著一個貌相陰鷙的灰衣道人，目光如電，瞧到自己兩人，忽然緩緩地站起，迎著過來，稽首道：「兩位小施主，可是南北雙嶽門下？」

他這一問，聽得陸翰飛、楚湘雲同時一驚！

自己兩人從來沒有在江湖上走動，此次一路西來，除了公羊叔，也並無第三人知道，這道人怎會叫得出自己來歷？

兩人心念轉動，同時想起賽孫臏臨行之言：江湖上恐怕早已傳出石鼓歌和金玉雙奇藏寶有關，你們從竹伕坪出去，說不定會成大家追逐的目標。

那麼這灰衣道人定然有爲而爲，江湖上當眞是遍地小人！

陸翰飛倏然住足，冷冷的道：「不錯，在下兄妹，正是南北雙嶽門下，道長何人，有何見教？」

那灰袍道人見他答得爽快，同時口氣也相當的冷漠，似乎是有恃無恐的神氣，不由微微一怔，稽首道：「幸會、幸會，貧道辰州玄妙觀主，風聞兩位前來湘西，在此恭候多時。」

陸翰飛自然聽說過辰州玄妙觀主武功極高，在湘西一帶素以心狠手辣出名，西南道上也算得一號人物。

但自己師傅名震武林，那會把對方放在眼裡，聞言冷哼道：「道長不必過謙，找在下兄、妹用意何在，何妨說明？」

玄妙觀主胸抱拂塵，陰笑道：「貧道在兩位眞人面前，也毋須多說暗話，江湖傳言，兩百年前白衣劍侶金玉雙奇藏寶之謎，已被兩位令師在石鼓山發現，除了拓出了一張之外，已把石鼓上的詞句改去，兩位前來竹伕坪，自然是向賽孫臏求教而來，貧道心存好奇，只想求借拓本眞跡一閱。」

陸翰飛聽得又是一怔，暗想：這似是而非的謠言，莫非就是殺害師傅的萬惡賊人傳出來的？

他這樣故放烟幕，無非是轉移目標，使大家只注意兩人，他好從中取利，看來賽孫臏「尋找寶藏，即是尋找仇人」之言，當眞說得不錯！

心中想着，禁不住劍眉一豎，怒聲問道：「道長這謠言是從那裡聽來的？」

玄妙觀主聽得怪笑一聲，道：「小施主不必驚訝，這樁秘密，恐怕不是謠言了吧？連一向標榜不捲入江湖的少林寺，也有人遠去石鼓山察看，而且派出不少高手，到處搜索，小施主謠言兩字，豈非言不由衷？」

楚湘雲憤然道：「這話從何說起？你管我們由不由衷？」

陸翰飛知道對方既然有爲而來，決非三言兩語可以打發，但一面還是搖手阻止，不讓楚湘雲再說，一面正色道：「道長想必聽到江湖傳說，目前也無庸諱言，先師和司空老前輩，就因這張拓本，喪在仇人之手，在下兄妹，也正在追查石鼓歌拓本下落，湔雪師仇。」

玄妙觀主仰天狂笑道：「江湖上言之鑿鑿，兩位小施主是奉南北雙嶽遺命行事，難道貧道還會傳聞失實？」

他話聲才落，陡聽一聲宛若狼嗥，懾人心魄的震天厲笑，從後右側嶺上傳來！

深山夜闌，萬籟俱寂，越發顯得這聲厲笑，陰森嘹亮！

玄妙觀主全身一震，目光不期投向笑聲來處！

陸翰飛、楚湘雲也不禁心頭一驚，聽出這聲懾人厲笑，來人功力之高，已和自己師傅相差無幾！

笑聲未歇，右側山嶺上，已現在一條影緩緩從嶺脊上走來！

陸翰飛、楚湘雲使了一個臉色，兩人同時退後一步，暗暗凝神戒備。

那人逐漸走近，趁著月光，已可瞧清他的面貌，那是一個面容瘦削的老人，頭戴斗笠，身穿葛衣，腰束一條極細的金色腰帶，大搖大擺，一副旁若無人的模樣！

楚湘雲依然在陸翰飛身邊，細聲問道：「大哥，這人是誰？看來功力極高呢！」

陸翰飛劍眉微微一皺，低低的道：「瞧他這身打扮，我以前曾聽過恩師說過，好像是烏蒙金蛇叟荊山民。」

玄妙觀主一眼瞧清這位斗笠葛衣，腰束金帶的老人，敢情心生怯意，身不由主往後連退了兩步。

葛衣老人施施然走近，朝陸翰飛

二人瞧了一眼，頷首道：「小娃兒眼力不錯，唔，令師號稱南嶽，居然還向你提起過我這老頭子？」

他言下之意，好像因簡大先生曾向門人面前提到過他，而感到自得。

話到這裏，忽然目光一轉，兩道深深冷電，凝視到玄妙觀主臉上，緩緩問道：「聽說近幾年來，在湘西一帶，自稱玄妙觀主，就是你嗎？」

玄妙觀主一時不明此老來意，心頭發毛，右腕凝集功力，全神戒備，一面連忙堆笑著打了一個稽首，道：「貧道正是辰州玄妙觀主持，老施主敢請是名震武林的前輩金蛇叟荊老施主？」

他自然聽江湖上說過金蛇叟荊山民成名兵器，就是束在腰間的一條金線蛇王，下手兇殘狠辣，觸怒他的人，無一倖免。

此時眼看對方口氣不善，連「玄妙觀主」四個字都不敢直說，只是自稱辰州玄妙觀主持。

金蛇叟臉色一沉，哂道：「老夫這身打扮，你難道還看不出來，何用多問？嘿嘿，觀主此來，也是為了石鼓拓本吧？」

玄妙觀主打了一個冷噤，覺得自己承認不好，不承認更不好，稍一措詞不當，就立刻遭殺身之禍，這眞是他成名以來，第一次感到難為之事，一時竟囁囁說不出話。

金蛇叟眉毛軒動，不耐的道：「你在湘西，據說也算得一號人物，怎的連話也不會說了？是則是，否則否，總該給老夫一個答覆。」

玄妙觀主躬身陪笑著道：「貧道只是一時好奇，想看看拓本眞跡。」

金蛇叟一張瘦削臉上，變得更為陰深，兩道目光凝視着玄妙觀主，似笑非笑的道：「你自問有資格瞧這拓本嗎？」

正說之間，只見又有兩條人影如飛奔來！

前面一個身材高大的老人，生得三角濃眉，眼珠凸出，看去十分猙獰，另一個卻是生相猥瑣的矮胖老人，油光光的禿頭，頂上沒有半根頭髮。

這兩人身法極快，轉瞬已到嶺上。

忽然他們敢請看到金蛇叟在場，兩人臉色一齊變色！

前面一個打了個哈哈，拱手道：「兄弟會在這和荊老哥相遇，眞是意想不到之事。」

金蛇叟荊山民冷冷一瞥，也怔道：「哦，婁山兩位當家的也趕來了！」

原來這兩人正是黔帮首領獨角龍王沙無忌，和副當家六指頭陀卜勝！

黔帮的勢力，不但遍佈雲貴，連湘西一帶，也全在他們範圍之下。

那玄妙觀主一眼瞧到兩人，趕緊稽首道：「貧道不知兩位當家的蒞臨，有失遠迎！」

獨角龍王沙無忌點頭道：「觀主好說，老夫和卜兄，不過路過此地，順便瞧瞧，這兩個娃兒，就是南北雙嶽的門下嗎？」

他說話之時，伸手向陸翰飛、楚湘雲兩人指了一指。

陸翰飛打量情形，這幾個黑道兇人，先後在武陵山出現，敢情全是覬覦石鼓拓本而來，今晚看來極難善了，心中正在籌思對策。

楚湘雲早已耐不住，手握劍柄柳眉一挑，嬌叱道：「是又怎樣？你們既然衝著南北雙嶽門下而來，乾脆一起上吧！」

獨角龍王沙無忌聽得臉色一變。

六指頭陀卜勝大喝道：「小丫頭，在咱們頭領面前，你敢出言無狀？」

楚湘雲給他一聲「小丫頭」罵得粉臉一繃，口中喝了一聲：「禿頭賊，你敢出口傷人！」

「人」字出口，左手纖指，已悄沒無聲的凌空點去！

她自從前幾天公羊叔教了她「無影掌」口訣，她把練「無影掌」的手法，用到師門的「穿雲指」上，雖火候不夠，但原有的一縷指風，已經隱斂了不少，發指時風聲極輕！

六指頭陀卜勝，不防她會猝然發難，也沒想到眼前這小娃兒會使無形指，目光方自瞧到楚湘雲纖手揚起，一點似虛而實，悄無聲色的指風，業已點上自己胸口衣衫！

心下不期一驚，狂笑一聲，一襲寬大長衫，突然佈滿眞氣，鼓得筆直，硬接一指，雙目精光陡射，厲笑道：「哈哈，看來北嶽司空曉的「穿雲指」也不過如此。」

楚湘雲只覺得自己這一指，仿如點在鐵石之上似的，心中也暗自驚懍，但嘴上那肯饒人，聞言嬌聲喝道：「這是姑娘存心相試，瞧你夠不夠和姑娘動手，禿頭賊，你也不過如此。」

六指頭陀卜勝，在西南一帶算得上頂尖人物，如今被一個黃毛丫頭當面罵他禿頭賊，一時那還顧得身份，厲喝一聲：「丫頭，妳是找死！」

正將縱身撲去，站在一旁的玄妙觀主，不慌不忙，一閃身朝六指頭陀稽首道：「區區一個小丫頭，何勞副當家親自動手，貧道把她擄下，聽候副當家發落就是了。」

六指頭陀卜勝道：「也好，觀主就替老夫好好教訓她一頓！」

玄妙觀主趕忙躬身道：「貧道遵命！」

他「遵命」兩字堪堪出口，忽覺微風颯然，一條人影，已奇快無比閃到身前，「賊道照打！」嬌聲入耳，連人影都沒瞧清，楚湘雲的纖掌業已拍上肩頭！

玄妙觀主成名多年，武功不弱，但沒想到對方身法竟有這等快法，他那知楚湘雲使的是公羊叔「八步追風」的絕技，聲到人到，心頭一驚，急忙右手一封，挫步矮身，閃開來勢，左

手使了一招「金鈎掛玉」直向楚湘雲右腕抓去。

這眞是刹那間事，陸翰飛因楚湘雲終究是姑娘家，和自己同行，即使要動手，也該自己先上場。

是以方想把她叫住，那知楚湘雲生似猜到他的心意，搶著使出「八步追風」，閃身飛出，就朝玄妙觀主撲去。

陸翰飛心中一急，連忙叫道：「妹子，你快下來，讓我會會他！」

楚湘雲和玄妙觀主轉眼之間，已互攻了三招，聽到陸翰飛的叫聲，不由咭咭笑道：「大哥，我討厭這賊道士，你瞧，我快打贏他了！」

她口中說話，手上果然絲毫不懈，著著進攻，雙掌飛翻，快捷輕靈，使用的正是北嶽司空老人獨創的「雲飛七步」！

玄妙觀主初時因楚湘雲只是個姑娘，當著金蛇叟荊山民，獨角龍王沙無忌等高手面前，自己終究是成名人物，還不好驟下殺手。

此時對拆了七八招，她居然雙掌連環，攻勢凌厲，中間還不時施展「穿雲指」，悄無聲息的偷襲要穴，使人防不勝防！

這叫玄妙觀主如何不被激怒？

一聲怪叫，雙臂一振，左掌陰，右掌陽，「鬼斧劈刀」用上十成功力，同時並出！楚湘雲陡覺對方掌勢如山，迅疾劈到，方自暗叫不妙，正待疾退閃避，其勢已是不及，眼看凌厲掌鋒，已追到面門，稍一遲疑，立時就得腦漿迸裂！

是在千鈞一髮之際，突然聽到自己身邊，有一個低沉的聲音喝道：「你們還不快走？」

匆忙之間，聽不清這發話的是誰，同時只覺得自己身子被一股無形潛力輕輕一推。

不但一下推出玄妙觀主掌風之外，而且直送到陸翰飛身邊！

「咕咚！」楚湘雲堪堪被人推出，玄妙觀主掌風奔雷般劈到之時，突然「呃」了一聲，雙掌未收，人已往後倒去！

這當眞出人意料，連金蛇叟荊山民、獨角龍王沙無忌，和六指頭陀卜勝三個站著觀戰的人，都沒有看清他如何受傷？

舉目瞧去，只見玄妙觀主臉色灰白，業已死去，眉心微凹，有黃豆大一顆，呈現下陷之狀。

這下可把三位大行家都看得大感驚訝，誰也瞧不出這是傷在何種功夫之下？

不過，他們可以斷定楚湘雲決沒有如此深厚的功力，但此時嶺上除了這幾個人之外，那有半點可疑之處？

楚湘雲身不由主，一下子落到陸翰飛身邊，心中立時明白這是暗中出聲的那人，要自己知會他不可停留，這就不待陸翰飛開口，急忙湊近身子，低聲道：「大哥，有人暗中相助，要我們快走！」

陸翰飛自從楚湘雲出場後，連眼也不敢多眨，一直瞧著這兩人，等到他發覺她身陷危境，心中方自大驚，楚湘雲已翩落到自己身邊。

此時聽說有人暗中相助，要自己兩人趕快離開，不由微微一楞，再看玄妙觀主業已直挺挺的躺在地上，一動不動！

當下點點頭道：「好，那我們快走！」

這一段話，說來較長，其實先後只不過眨眼之間的事，楚湘雲被人推出匆匆和陸翰飛說完，也正是玄妙觀主呃聲出口，翻身倒地，同一時候。

金蛇叟、獨角龍沙無忌等三人因玄妙觀主死得離奇，大家為了顧全身份，雖沒出聲，心頭也暗自嘀咕。

陸翰飛、楚湘雲已雙雙縱起，使出「八步追風」絕世輕功，閃電般往嶺下掠去。

「哈哈，你們要走，可沒這般容易！」六指頭陀卜勝雙臂一張，身如巨鷹，凌空飛起，往嶺下撲去！

獨角龍沙無忌，雖知六指頭陀卜勝武功修為高超過玄妙觀主甚遠，但因有玄妙觀主前車之鑑，怕他一人追去，萬一有失，這就向金蛇叟拱手道：「荊老哥，想必也是為石鼓拓本而來，咱們跟下去瞧瞧如何？」

金蛇叟當然也急於想追，他是因獨角龍王並沒立即跟去，自己為了顧全身份，也不好顯出迫不及待的樣子，同時也因有六指頭陀卜勝先追了，對方兩個小輩，也逃不出多遠去。

此時獨角龍王這麼一說，正中下懷，口中發出狠嗥般長笑，點頭道：「沙老哥說得不錯，方才玄妙觀主的死，死因大有可疑，我們確也應該下去瞧瞧才對。」

獨角龍王自然聽得出他言中之意，分明是說自己手下的六指頭陀卜勝，怕不是南北雙嶽門下之敵，心頭不由微感著惱，暗想：難道憑數十年功力，還會敗在兩個小輩手下？

心念方起，忽然從遠方傳來六指頭陀卜勝的叱喝之聲！

要知夜闌人靜，萬籟俱寂，數里以外的聲音，也可聽得清晰，細辨六指頭陀卜勝的喝聲，竟然已在三里之外！

這下可把獨角龍聽得一怔，南北雙嶽門下，果然不凡，這陣功夫，居然已奔出三里之外？

當下就略一拱手，說個「請」字，一同起身，往嶺下追去！

「八步追風」確實不愧是獨步武林的輕功，此時兩人全力施展開，果然疾若勁風，快速絕倫，兩條人影宛如浮矢掠空，貼地低飛！

追在他身後的六指頭陀卜勝，功力修為雖然高出二人，銜尾疾追，還是可望而不可即，不由氣得一路叱喝，大聲叫罵。

晃眼間，已越過幾重山頭。

楚湘雲終究內功較弱，這一陣子全力奔掠，已跑得香汗淋漓，嬌喘吁吁，脚下無形之間逐漸緩慢下來！

陸翰飛原是讓她跑在前面，自己繼後，此時見她身形漸慢，自己也只好緩了下來，心頭不禁大是焦急。

六指頭陀卜勝厲聲叱喝，業已漸漸追近！

「小輩，你們就是逃上天去，老夫也要追上凌霄殿！」

陸翰飛突然劍眉一剔，低聲道：「妹子，你快先走，我擋他一擋！」

楚湘雲氣道：「我們又沒落敗，幹什麼要逃？」

陸翰飛笑道：「噫，那不是你說的，有人暗中相助，要我們趕快離開？」

楚湘雲道：「就是咯，那人不知是誰？哦，大哥，你看會不會是令狐老前輩？」

她話聲才落，只聽身側不遠，忽然傳來一聲陰森冷笑！

這笑聲低沉得若鬼魅，使人聽得毛骨悚然！

陸翰飛心頭一驚，急忙反腕掣出長劍，舌綻春雷，回頭大聲喝道：「是誰？」

「嗆」！楚湘雲同時長劍出匣，縱目四顧，這一帶，除了嶙峋亂石，那有半點人影？

但這一停頓，六指頭陀卜勝已如飛而來！

他瞧到兩人怔怔的站在路邊上，不由怪聲笑道：「哈哈，小輩，你們可是跑不動了？老夫勸你們乖乖的把石鼓拓本獻出，老夫還可放你們一條生路！」

陸翰飛聽得心頭發火，長劍一掄，喝道：「老匹夫住口，石鼓拓本，根本不在陸某兄妹身上，你有能耐，不妨自己去找，陸某因不願和你們多費口舌退走出來，你道南北雙嶽門下還怕你不成？」

六指頭陀卜勝聽得一怔，接著狂笑道：「小子，老夫前面豈容你發橫？你們老鬼師傅，眞有驚人之藝，還會死在人家手裡？」

陸翰飛被他這一句話，勾起萬丈仇怒，俊臉倏變，雙目之中，射出稜稜殺氣，斷喝一聲：「老匹夫，你就試試南嶽門下『丙靈劍法』吧！」

喝聲一落，劍尖一振，一招「鑽木取火」，直向六指頭陀卜勝當胸點去！

他這一劍含恨出手，差不多用上八成力道，劍式乍展，一點寒芒，快若流星，劍尖所取部位，乃是敵人胸下「玄機穴」。

那知陸翰飛劍招出手，六指頭陀卜勝竟然托大得不避不閃，一個矮胖身子紋風不動！

陸翰飛瞧得心頭一怔，他因久聞黔帮副當家六指頭陀武功精湛，出手歹毒，一時倒也不敢大意，劍招不肯用老，去勢稍微一緩！

要知所謂去勢稍緩，無非不像先前快速，以便隨時變招，但這式「鑽木取火」，還是原封不動繼續點去！

這眞合了說時遲，那時快，點出長劍，絲毫沒有遇到抵抗，「噗」的一聲，輕而易舉的一下刺入六指頭陀卜勝胸口，透背而出！

這一下，直把陸翰飛驚得駭然失色，慌慌張張的拔劍後退，六指頭陀血如奔泉，轟然倒地！

陸翰飛只是初入江湖的大孩子罷了，像這般血淋淋的一劍貫穿對方胸背，還是破題兒第一遭。

他收回長劍，不禁驚得張目結舌，呆若木鷄，怔忡了半晌，才稍稍恢復，回頭驚疑的道：「妹子，我怎會一劍把他殺死了！」

楚湘雲道：「活該，這匹夫出言不遜，侮辱我們師尊，死有餘辜！」

陸翰飛皺眉道：「奇怪，他怎會一點抵抗力也沒有？」

楚湘雲嗤的笑道：「你自己劍發得快咯！」

陸翰飛搖頭道：「不，這六指頭陀卜勝，是黔帮第二高手，怎會連我一劍也躲不過？何況我方才已因他不躲不閃，防他另有花樣，去勢已經緩了。」

楚湘雲哦道：「大哥，方才那位玄妙觀主，不是無緣無故的突然倒地死去嗎？我想就是暗中帮助我們的老前輩出了手啦！」

「啊！」陸翰飛聽得恍然大悟，招手道：「妹子，我們快瞧瞧他到底傷在那裏？」

楚湘雲扭了扭腰，道：「我才不呢，這老頭一定死得怪難看的。」

陸翰飛知她膽小，也就不再勉強，獨自俯下身去，仔細瞧了一遍，只覺六指頭陀卜勝身上，除了自己的劍傷之外，並無其他傷痕！

不！他眉心中間，凹下黃豆大一顆，微微下陷！

陸翰飛不知他以前是不是生成這樣？一時不由疑雲叢生，難道眞是自己出手快了不成？

這是決不可能之事，如果他連自己一劍也躲不過，還能縱横西南，稱雄武林，心念轉動，一面回頭道：「妹子，這眞是怪事，他身上竟然沒有一點傷痕？」

「嘶！」

微風颯然，兩道人影，同時飛落！陸翰飛終究不愧是南嶽門下高弟，風聲入耳，蹲著的身子原式不動，倏然倒縱而去！

站起身子，只見自己面前，站著兩個老頭，那不是金蛇叟荊山民，獨角龍王沙無忌還有誰來？

尤其獨角龍王，當他飄落地上，發現自己得意助手六指頭陀卜勝屍横當地，胸口鮮血還在汩汩的流出，心頭的驚、駭、憤怒簡直無可言宣！

憑六指頭陀卜勝的武功，就是自己，也難在俄頃之間，把他置之死地，由此看來，南北雙嶽門下的這兩個少年男女，身手之高，已非等閑，自己方才還眞看走了眼！

他那張猙獰的臉上，滿是戚容，一雙凸出的眼珠，也滿飽淚水，微微點頭道：「卜老二，你安歇吧，今晚沙無忌不把這兩個小狗在你面前碎屍萬段，我就不叫獨角龍王沙無忌！」

他說到這裏，驀地抬起頭來，雙目射出兩道仇怒兇芒，兇燄逼人的盯著陸翰飛，厲聲道：「沙老二就是你殺的？」

陸翰飛功凝全身，凜然點頭道：「不錯！卜勝出言不遜，辱及先師，陸某忍無可忍，遽爾出手，想不到他連一劍也沒躲開！」

「哈哈哈哈！」

獨角龍王突然縱聲大笑，這笑聲蒼涼淒厲，聲若裂帛，想見他是怒不可遏！

獨角龍王笑聲一停，又連連點頭道：「好！好，好高明！你不愧南嶽簡子眞的高弟！嘿嘿，沙老二就是再不濟，也在江湖混了二十年，今天就是你師傅簡子眞親來，也不至於一劍喪生，方才玄妙觀主之死，老夫已懷疑可能是傷在你們什麼歹毒暗器之下，如今更証明所料不錯！哈哈，想不到被武林推崇了二十年的南北雙嶽，他們門下弟子，居然使用江湖黑道上尙且懸爲禁例的歹毒暗器，老夫……」

「住口！」陸翰飛劍眉直豎，大喝一聲，朗朗的道：「沙無忌，你把南北雙嶽門下看作何等樣人？陸某身邊只有師傅十三支亮銀劍，我妹子卻從不使暗器，這次也是你們苦苦追蹤，陸某被逼至此，才出劍自保，技不如人，死而無怨，尊駕要替卜勝報仇，便請亮出兵刄，放手一搏。」

獨角龍王沙無忌氣得渾身顫動，大聲道：「有種，有種，老夫自然要領教領教你的驚人一劍！」

楚湘雲突然躍前一步道：「大哥，欠債還錢，殺人償命！咱們南北雙嶽的門人，自然不會抵賴，姓沙的要逞強比鬥，咱們也不反對，但玄妙觀主和這卜勝，事實上並不是死在咱們手裡，咱們可不能含糊承認。」

陸翰飛道：「我不好抵賴，他是喪在我的劍下，因我方才檢查過，他沒有別的傷痕。」

楚湘雲急道：「難道玄妙觀主也是喪在你的劍下的？你方才不是說他絲毫沒有抵抗嗎？這姓沙的不是說咱們使用歹毒暗器嗎？他難道已發現了暗器致死的傷痕？」

獨角龍王數十年來縱横江湖，稱雄雲貴，從沒有一個人敢在他面前頂撞，這會給楚湘雲一口一聲姓沙的，叫得他怒火迸頂，冷笑道：「這一條路除了你們，並無第三個人，玄妙觀主和卜老二傷在眉心，死因如出一轍，你們何用明知故問？」

「眉心？」

陸翰飛，楚湘雲聽得同時一怔，依言瞧去，那六指頭陀卜勝眉心之間，不是明明凹陷了黃豆大一顆嗎？

楚湘雲偏過頭去，驚奇的道：「大哥，你可知這是什麼東西傷的？」

陸翰飛茫然的搖了搖頭，低聲道：「不知是什麼歹毒暗器？」

「嘿嘿！」獨角龍王沙無忌冷嘿了兩聲，道：「你們眞不知道……」

那知獨角龍王沙無忌連袂飛來的金蛇叟荊山民，臉色陰鷙，終於似笑非笑的站在一旁，默不作聲，此時忽然乾笑了兩聲，攔著沙無忌話頭，問道：「沙兄認爲這是二十年來同道公議嚴禁使用的『蜂尾鑽眉針』所傷？」

獨角龍王沙無忌聽得一怔，問道：「難道荊老哥另有高見？」

金蛇叟詭笑道：「據老朽所知，『蜂尾鑽眉針』打中眉心，只有一個極細針孔，這傷痕似乎是某種獨門陰毒功夫所傷！」

獨角龍王沙無忌雙目電閃，悚然道：「那麼依荊老哥之見，這又是什麼功夫？」

金蛇叟沉吟道：「眉心下陷，可能腦骨已碎，如果老朽猜想不錯，倒和傳說中的『透穴陰指』彷佛相似。」

「透穴陰指！」

獨角龍王聽得全身一震，駭然道：「武林中還有誰會這門功夫？」

他話聲未落，只聽不遠之處，傳來一聲陰森刺耳的冷笑！

金蛇叟、獨角龍王，同時臉色大變，倏然轉過身去！

獨角龍王凸出的雙目，精芒電射，厲聲喝道：「何方朋友，怎不請出來，讓沙某見識見識？」

陰森聲音發出一陣懾人心魄的嘿嘿冷笑，道：「憑你也配？你們只要瞧瞧自己胸口，就該夾著尾巴滾了！」

他聲音飄忽，使人無可捉摸發自何處。

金蛇叟荊山民、獨角龍王沙無忌聽到要自己瞧瞧胸口之言，果然往自己胸口瞧去！

這一瞧，直把這兩位叱咤武林的高手，瞧得臉如死灰！

原來這兩人的胸口衣襟上，赫然穿了一顆黃豆大小的小孔，連什麼時候被人家做了手脚都不知道。

即此一點，可知此人功力之高，簡直駭人聽聞！

金蛇叟荊山民城府極深，心頭雖感凜駭，但臉色瞬即平復，仰天發出一聲狠嗥般長笑，拱手道：「佩服佩服！尊駕這一手『透穴陰指』，老朽數十年來，確是第一次遇到，尊駕如何稱呼，能否賜告？」

他話聲一落，兩隻眼珠，盯著遠方，一眨不眨！

那知等了半晌，依然不見陰森聲音說話，好像絲毫沒把對方兩人放在

眼裏，連話也不屑回答！

獨角龍王沙無忌臉色鐵青，俯身挾起了六指頭陀屍體，向金蛇叟拱手道：「荊老哥，恕兄弟先走一步！」

人隨身出，步履如飛的往來路奔去。

金蛇叟討了個沒趣，嘿嘿乾笑了兩聲，袍袖一展，也騰空飛起，轉眼沒入黑暗之中。

星月朦朧的山徑上，只剩陸翰飛、楚湘雲兩人，還怔怔的立在當地。

陸翰飛俊目環視，忽然低聲說道：「妹子，這人……」

楚湘雲不待他話聲出口，連忙使了眼色，攔着道：「大哥，你瞧，人家都已走了，我們也好上路咯！」

陸翰飛知她怕自己多說，才故意攔阻，這就含笑點頭，立即施展輕功，一起往山外奔去！

他們在沒來武陵山之前，原是急著趕去少林，因爲「中州一僧」和「南北雙嶽」，是數十年的方外至友，南北雙嶽遭人暗算，中州一僧也可能同時遇害。

因爲當日靈岩大師曾一再叮囑，要陸翰飛厚殮師傅之後，就上少林一行，當然其中可能另有緣故。

因此陸翰飛、楚湘雲出了武陵山，就一路往北趲程。

他們從石門起程，經豐縣往北，進入境界。曉行夜宿，倒也並沒發生事故，只是陸翰飛卻總覺得有人暗中跟蹤！

這似乎是一種幻覺，幾次回頭察看，又瞧不到絲毫跡象！

楚湘雲認爲這是陸大哥疑心生暗鬼，因爲武陵山那個神秘人物，只聞其聲不見其人，大爲神秘，使得大哥疑神疑鬼，好像還一路跟著自己似的。

因爲除了這樣解釋之外，楚姑娘也曾耐心伺侯他兩晚，甚至連在路上打尖投宿，都細心注意身邊來往之人，實在瞧不出有什麼異樣。

但雖如此，兩人一路上還是特別謹愼，提高警覺。

這天，他們趕到荊門，已是傍晚時分，荊門原是一個大邑，大街小巷，商店林立，行人如織！

兩人在街上閒逛了一會，陸翰飛心中一動，暗想如果有人確實跟踪，那麼這裏行人摩肩擦背，自己兩人正好及時擺脫。

心念轉動，便向楚湘雲低聲說道：「妹子，你快走一步，如有客店先行進去。」

楚湘雲自然知道他的心意，抿嘴一笑，果然加緊脚步，往前走去。

陸翰飛故意落後，閃在人叢中間，轉了一圈，注意每一個來往的人，但瞧來瞧去，盡是些行旅商賈，並無什麼可疑之處，這就返身奔到客店，很快的進去。

楚湘雲已要了兩間上房，此時盥洗甫畢，清麗絕俗的玉臉，越發顯得梨渦微暈，桃腮含笑，那一雙黑白分明的大眼！正深情的睨著自己！

陸翰飛被她含情脈脈的模樣，看來心中飄蕩，呆呆的怔在那兒，動也不動！

楚湘雲面含嬌羞，輕叫道：「大哥……」

她說了兩個字，玉頰上立時飛起了兩片紅雲；一顆頭軟軟的直垂到胸際！

陸翰飛心頭陡地一震，急忙收回目光，笑道：「妹子，你猜猜我可有發現？」

楚湘雲輕笑道：「你一進來，我早就猜到一無所獲。」

陸翰飛道：「你如何知道的？」

楚湘雲抿抿嘴道：「要是眞有跟蹤的話，這樣容易被你發現，豈不早就被我們發現了嗎？何用等到今日？」

陸翰飛怔道：「妹子，你是說此人身手極高？」

楚湘雲螓首微搖，道：「我只是猜想吧了，這幾天我們時時刻刻都在觀察，依然一無所覺，如果僅是普通練武的人，那能逃得過我們眼睛？」

陸翰飛點點頭道：「不錯，這人準是……」

他說到這裏，店伙已推門進來，伺候道：「兩位是在外用餐，還是由小的送來？」

陸翰飛道：「你替我們送來就是。」

店伙連連應是，去了不多一會，送來飯菜。

兩人吃畢，店伙收過碗筷，又換了一壺熱茶。

陸翰飛因楚湘雲連日趕路，便自起身回房，看看時間還早，熄燈之後，就在床上趺坐運功。

約莫到了二鼓左右，方要解衣就寢，忽然聽得屋瓦上似有細微聲響，直到自己窗前，倏然而止！

這聲音雖極輕微，但陸翰飛從師八載，內功也有了相當火候，此時萬籟俱寂，夜行人的聲音，如何瞞得過他？

不由暗暗冷笑一聲，輕輕躍起，摘下長劍，正想掩出房門而去！

驀聽窗口「咕咚」一聲，似乎有人從屋上栽了下來！

再一細聽又沒聲息！

陸翰飛藝高膽大，倏地推開窗子，長劍一指，身如一縷青烟，「嘶」的竄上屋面，凝目四顧！

但除了滿天星斗，那有什麼人影？

「大哥，你發現了什麼？」楚湘雲敢情也聽到了什麼聲音，手提長劍，颼的竄上房頂來。

陸翰飛搖搖頭，還沒答話，但這一回頭，瞥見自己窗前的走廊上，倒臥著一個人影，生似被人點了穴道！

（未完．三）

新派俠情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鐵小虎

托保破瓶作紅貨　求見局主訂鏢銀

上文提要：七鳳、八虎、小狗子正叫四妖仙去追查紅臉二、五、七、九號的踪影，他們雖然脫離了森羅殿，四妖仙正追逐花香香、張半仙，却遇上了他們的師傅玄天道長，反被制肘，幸無根大師解圍，並捉了紅臉五、七號，原來是邱百善與慈悲和尚，二人悔過願效力捉拿幽冥教主，於是衆人又去追尋紅臉二、九號和幽冥教主的踪跡，殺了大別二怪何正弟兄二人……

劍仙金飛龍道：「不得已只好硬闖，所以才一步來遲，害得如海、如雪一直爲你們姐弟的安危躭心不已。」

八虎也擠到如雪身旁去了，捉住她的柔荑，道：「謝謝妳，如雪。」

金如雪睜着一雙水汪汪的大眼睛，一眨不眨的望着鐵小虎，回報一個甜蜜蜜的微笑，嬌滴滴的道：「當時眞急死人，偏偏幽冥地獄裡又機關重重，寸步難行，想快也快不了。」

小狗子道：「幽冥地獄的大門是關着的，沒有幽冥令，你們是如何進來的？」

金如海道：「說來眞是巧合，當我們到達幽冥地獄的墓門附近時，正好有一名幽冥教徒要進去，把他殺掉，我們便順利的跨步而入。」

劍仙金飛龍極目遠眺片刻，一字一句的道：「看來何老怪之言不虛，幽冥教主確已逸去，幽冥地獄內可能也不會再有什麼人，兩位賢侄可有離去的意思？」

七鳳沉吟一下，道：「也好，在墓門之外，守株待兎，若有未去之人，一定逃不出咱們的手掌心。」

八虎亦表示贊同：「對，只要守住出口，保証出來一對逮一雙，比在這裡瞎搜亂尋，有效又省事。」

* * *

話是不錯，然而，當他們到達鬼湖邊上時，卻不由皆看傻了眼。

湖邊只有三條甕船，是金飛龍父子兄妹乘坐過來的。可惜甕子已被砸成碎片。竹筏也已被完全拆散了。

毀壞得十分徹底，根本不能再用。

如雪姑娘一臉詫異的道：「怪事，我們下船的時候還好好的，怎麼一下子就壞了？」

金如海納罕道：「的確透着古怪，下來以後，怕船筏流失，爹曾交代，叫我把船繫好，現在連繩子也被人割斷了，莫非地獄幽冥之內眞的有鬼不成？」

小狗子腦中靈光一閃，道：「沒有鬼，有猪。」

金如雪聽得一呆，道：「有猪？什麼猪？」

小狗子道：「跟妳熟得很，就是朱哥，那個猪八戒嘛。」

金如海道：「他幹嘛要搗毀這些甕船？」

小狗子道：「其實他也是奉命行事。」

七鳳道：「奉命將幽冥地獄內的設施全部破壞。」

八虎道：「可恨這小子太笨，猪腦，死腦筋，不開竅，連咱們回程必須的交通工具也給毀了。」

金如雪焦灼不已的道：「這該怎麼辦？鬼湖之上風不平，浪不靜，又有魚蝦作怪，無法施展『一葦渡江』之技。」

劍仙金飛龍憂心忡忡的道：「如無意外發現，我們有可能必須在這兒住下來。」

鐵狗聽他這樣一說，可急了，誇大其詞的道：「慘啦，慘啦，若要在此落戶，七小姐，八少爺都無所謂，乾脆嫁給金公子，娶回雪姑娘，照樣可以生兒育女，俺小狗子可災情慘重，討不到老婆

，生不出兒子，沒有兒子，連孫子也躭誤了。」

八虎朝遠處一望，道：「死小狗子，少發牢騷，事情沒有那麼嚴重，你瞧，那邊已經有甕船划過來了。」

沒錯，遠處，鬼湖的另一邊，是有甕船正在向這邊划。

距離漸近，看得更清楚，還不止一條，是一大片。

再近一些時，已可以看到，船筏上面有一個人。

是玉面郎君張玉郎。

八虎與小狗子，對張玉郎曾有點感冒。

此刻看來，却倍感親切，覺得可愛又可敬。

鐵狗道：「蟑螂，萬歲！」

八虎道：「蟑螂，加油！」

七鳳道：「蟑螂，快來呀。」

言者無心，聽者有意，金如海誤「蟑螂」爲「張郎」，酸溜溜的道：「小鳳，你們認識？」

七鳳嬌「嗯」一聲。

「很久了吧？」

「不久。」

「不久怎會這樣親熱？」

「沒有呀。」

「張郎張郎的，多肉嘛，還說沒有。」

「哦，原來如此。」

輪不到七鳳解釋，小狗子搶先道：「誤會，誤會，天大地大的誤會，金公子原來在吃醋，吃飛醋，他不是張郎，是跳蚤、臭蟲、蟑螂的那個蟑螂，是外號，他的本名叫張玉郎。」

張玉郎人已到，像趕鴨子似的，趕來十條甕船，就在船上環施一禮，朗聲道：「是的，區區正是張玉郎，人稱玉面郎君，蟑螂二字，乃是黑小狗的戲謔之詞，切勿當眞，並請諸位多多指教——」

小狗子截口道：「好啦，老太太的裹脚布，又長又臭，少說兩句吧，快說你怎麼也跑來幽冥地獄？」

玉面郎君張玉郎道：「聽說幽冥地獄有一個盛會，天下英雄將會齊聚在此，原是想來開一開眼界，那知，一入幽冥地界，便發覺事情不妙。」

七鳳道：「有何不妙？」

「外面屍積盈野。」

「是那條線上的？」

「差不多都是幽冥教徒。」

「誰是兇手？」

「此人自稱討債鬼。」

八虎一怔神，道：「是一個身穿白衣，披頭散髮的女子？」

張玉郎道：「對，是一個白衣女子，紅朋友甚麼知道？」

「我們曾有一面之緣。」

「可知此女的來歷？」

「咱家正想請教張兄。」

「不知道，這個討債鬼行踪詭秘，來去如風，僅僅照一個面便走得無影無踪。」

小狗子道：「好了，咱們該上船啦，這種地方待久了小心沾上鬼氣。」

英雄所見略同，大家齊聲響應，紛紛彈身而起，飄落甕中，盪入湖心。

玉面郎君張玉郎道：「在下有一個小小的建議。」

七鳳道：「張兄但說無妨。」

「咱們別走迷魂陣，改走水路如何？」

「爲什麼？」

「水路方便。」

「有路嗎？」

「有，區區看過，此乃泉水，下游另有出口。」

有長輩在，七鳳不便自作主張，朝金飛龍投去請示的一瞥。

劍仙金飛龍立道：「好啊，那裡方便就走那裡。」

果不其然，下游有一個出口。

出口之外，還有一個小小的碼頭。

看來幽冥教的人，多數皆從此出入。

縱目四望，却沒見有半個人影。

天色則已微明，東方尤其晴朗。

劍仙金飛龍不愧爲是老江湖，行事果決，道：「事不宜遲，那邊的出口必須及時堵上，以免疏漏，愚叔想就此先走一步。」

七鳳道：「金大叔請便。」

鐵狗亦道：「蟑螂請便。」

張玉郎一怔，道：「那邊有金家三人已足夠，何必小弟去湊熱鬧。」

小狗子道：「不，只金前輩一人。」

「金公子、金姑娘他們——」

「他們留在這裡。」

「幹嘛要留下來？」

「嗨，你眞差勁，連這個也不懂，人家是老相好，老朋友，好久不見，很難得聚在一起，正可利用這個機會，親熱親熱，怎可活生生的把有情人給拆散。」

「哦，我懂了，懂了。」

「懂了就請吧，別當電燈泡，別做夾心餅乾。」

「是！是！」

張玉郎很合作，立與劍仙金飛龍結伴離去。

七鳳不悅道：「小狗子，你這樣未免太過份了，人家張玉郎非但不曾得罪咱們，還一而再的施予援手，無論如何不該叫人家下不了台。」

如雪姑娘也大發嬌嗔道：「是嘛，狗仗人勢，狗假虎威，簡直是狗眼看人低嘛。」

眞是好心沒有好報，小狗子的肺差點氣炸，氣虎虎的道：「好，算俺多管閑事，猪八戒照鏡子，裡外不是人，你們談你們的情，說你們的愛，我睡覺總可以吧。」

＊　＊　＊

可不是說着玩，當眞找了一處乾淨的地方，四平八穩的躺下來就睡。

這小子眞是個天才，睡覺的天才，一闔上眼便呼呼入睡，找周公去了。

直睡到天光大亮，旭日東升，火紅的太陽燒到了屁股，最後還是被一陣水聲及談話聲所驚醒。

睜眼一看，小小的碼頭上又多了兩位不速之客。

一個是慈悲和尚。

另一個是邱百善。

二人也是乘船筏而來，空無所獲。

八虎道：「怎麼？沒有找到那個老魔頭？」

百善先生道：「幽冥地獄內，似已空無一人。」

七鳳揚眉道：「今後兩位將作何打算？」

慈悲和尚道：「不論是天之涯，海之角，於情於理，是死是生，務必要將這個混世魔王的下落查出來。」

八虎道：「有志氣，但本少爺要提醒你倆一句話。」

邱百善道：「請少俠明示。」

八虎道：「一旦掌握到幽冥教主的行踪之後，應立刻向我們姐弟報告，切勿私自行動。」

七鳳道：「萬不得已，非採取行動不可時，也只可生擒活捉，絕對不可以下手殺人。」

小狗子揉一下惺忪睡眼，也跑過來幫腔：「注意，我們七小姐，八少爺要手刃此獠，不親手將他千刀萬剮，難消心頭之恨。」

慈悲和尚、百善先生同聲道：「那當然，那當然！」

七鳳玉面一寒，道：「請別忘，你們已經是死過一次的人。」

金如海幫腔道：「也就是說，你們的生命已不屬自己所有，是鐵家的，隨時可以予取予求。」

邱百善頻頻點頭道：「這一點我們完全明白。」

八虎道：「另外，不管你們身在何處，必須隨時隨地跟我們姐弟保持連繫。」

如雪姑娘笑盈盈的道：「換言之，就是隨傳隨到的意思啦，別自作主張，到處亂跑。」

慈悲和尚雙掌合十的道：「這可能有困難。」

七鳳寒臉道：「有什麼困難？」

邱百善振振有詞的道：「老魔行踪如謎，追查起來勢必得四處亂撞，有時候可能無法連絡。」

八虎道：「必要的時候，本少爺准許你們利用胡力、石玉娘、朱哥、白牡丹這一條管道，直接向他們報告。」

慈悲和尚苦笑一下，道：「不知這個管道該如何利用？」

小狗子奚落道：「笨蛋，連這個都不懂，俺示範一下給你們看。」

昂首望天，當眞示範起來：「喂，猪八戒，我百善先生去逛窰子了，要不要一道去？」

接着又胡言亂語道：「喂，石玉娘，老僧慈悲和尚要去賭錢了，贏了銀子，分妳吃紅。」

言語、表情、動作皆唯妙唯肖，令人噴飯，逗得大夥都笑出來。

鐵狗見久無回應，忽又罵道：「媽的，石頭，猪八戒，你們怎麼不捧場，放個屁呀。」

這一駡，駡出反應來了，空際傳來石玉娘的聲音：「玉娘知道了，只要百善先生、慈悲和尚隨時提報行踪，就不會失去掌握。」

八虎仰天道：「玉娘，地獄幽冥之內，可還有殘餘之人？」

石玉娘道：「沒有了，俱已奔走一空。」

「一切設施，是否已全部搗毁？」

「猪八戒很賣力，毁得很徹底，片瓦無存。」

「幹得好，你們去吧，去全力追查幽冥教主、紅臉二號、九號的行方去向，一有消息，別忘隨時回報。」

「是，星君！」

石玉娘聲杳人去，百善先生、慈悲和尚也起身告辭，七鳳、八虎、小狗子、金如海、金如雪與金飛龍、張玉郎會齊後，略作商議，決定分頭行事，金飛龍、張玉郎單獨離開，其餘諸人則仍結伴而行，奔往南召縣城。

＊　＊　＊

大睡一覺。

飽餐一頓。

馬上容光煥發，精神飽滿。

傍晚時分，五個人生龍活虎般，踏着夕陽，出現在南召縣城的街頭。

正行間，忽見迎面駛來一輛牛車，車把式不停的揮鞭抽打，口裡吼聲不絕，彷彿家裡死了人，急着回去奔喪似的。

說的也是，牛車上就載着有棺材。

而且還不止一副，是兩具棺木並排。

牛車的後面，有一匹馬，馬上坐着一位文士，肩上掛着一個藥箱子，可能是個郎中。

人，有生就有死，天天都會有人死。

即使禍不單行，一下子死兩個人，也不算是什麼稀奇之事。

引起七鳳、八虎、小狗子等人莫大關注的是坐在車把式旁邊的那位小姑娘——冷杏兒。

八虎睹狀心頭猛一震，疾衝而上，一把抓住牛轠，强令牛車停下來，道：「杏兒，妳怎麼會在這兒，誰死了？」

「恩公，哇——」

杏兒一見是八虎、小狗子，就好似危難之中見到了親人骨肉，或貴人救星一般，叫了一聲恩公後，以下的話便全被哽住，代之以一陣令人鼻酸的號啕大哭。

嗚嗚咽咽，欲罷不能，哭得好不傷心。

珠淚更如泉湧而下，一霎時便將羅衫濕透。

鐵小虎感情好豐富，淚腺也挺發達的，一面替杏兒擦眼淚，一面他自己也落淚不止。

弄得如雪姑娘滿頭霧水，碰一下小狗子，小聲道：「她是誰呀？」

小狗子故意拿她尋開心：「她叫杏兒，冷杏兒，鐵胆神捕冷雲的妹妹。漂不漂亮？」

「很漂亮。」

「甜不甜？」

「的確很甜。」

「如果妳是男人，會不會喜歡她？」

「一定會。」

「會就好，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希望金姑娘看開些，不要鑽牛角尖。」

金如雪花容大變道：「小狗子，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小狗子嬉皮笑臉的道：「意思是說他們是老相好，已經認識很久很久，有很深很深的感情基礎，八少爺將來可能會討兩個老婆，妳千萬不要吃醋。」

女人是醋做的，不吃醋才怪，金如雪聞言如遭雷殛，臉色登時蒼白如紙，如泣如訴的道：「你說什麼？他們是老相好？虎哥將來會娶她？這——」

事情鬧大了，玩笑也開夠了，小狗子哈哈大笑接口道：「這是騙妳的。」

立將事情的經過一五一十的告訴如雪兄妹。

氣得金如雪大發小姐脾氣，就在大街之上，狠狠的揍了小狗子一頓。

鐵狗挨完了揍，杏兒也止住哭泣，八虎急聲道：「杏兒，到底死的是妳什麼人？」

冷杏兒悲聲道：「是我爹，我娘。」

「病死的？」

「是被人活活打死的。」

「兇手是那一個？」

「我哥哥說是幽冥敎徒。」

小狗子破口大罵道：「狗娘養的，又是這一羣王八蛋。」

七鳳道：「他們爲何要對兩位老人家下手？」

杏兒幽幽怨怨的道：「主要的目的，是想逼我哥出面。」

金如海道：「令兄出面沒有？」

冷杏兒道：「他們將我爹我娘，吊在門口的大樹上，不停的打，不停的逼，當家兄得到這個消息後，便不顧一切的返轉家門。」

金如雪道：「既已返轉，兩位老人家應該有救才對，這棺材——」

杏兒落淚道：「事實上在我們兄妹尚未到家之前，家父家母便已被拷打致死。」

八虎道：「冷大俠還好吧？」

「不好，情況危急，命在旦夕。」

「受傷了？」

「很重很重的傷，所以特地來城裡請一位大夫去。」

「是誰幹的？」

「那人來去如飛，根本看不清楚。」

「傷在那裡？」

「跟上次一樣，在胸部，留下一個白慘慘的掌印。」

七鳳道：「是白骨掌？」

八虎道：「一定是白骨掌！」

小狗子道：「那麼，殺人的兇手無疑又是幽冥敎主那個老混蛋。」

金如雪無限關切的道：「杏兒，妳家住那裡？」

冷杏兒道：「就在城外的一個小山村裡。」

如雪睨着七鳳、八虎道：「鳳姐、虎哥，杏兒好可憐啊，我們趕快去看一看吧，冷大俠或許還有救。」

七鳳、八虎當然不會反對，一行數人立即浩浩蕩蕩的出城而去。

* * *

山區。一個小村莊。

頂多只有一百多戶人家。

夜幕已垂，家家炊烟嬝嬝，路上行人稀少。

冷家在村東，獨門獨院，五間磚房，前面還有一個大院子，牛車、馬匹可直駛而入。

杏兒急如星火，牛車尚未停穩，便跳下來，衝進屋裡去。

點燃了燈，小狗子他們馬上看到，杏兒的雙親就直挺挺的躺在門內靠右的地方，屍體前面，擺着一碗飯，插着三炷香。

鐵胆神捕冷雲靠左邊的一張床上。

郎中也跟進來了，杏兒道：「請快救我哥哥。」

然而，郎中趨前一看，還不曾把脈，便搖頭道：「晚了，晚了，已經太晚。」

杏兒撲上前去，摸一下乃兄的額頭，早已冰涼，不禁打了一個寒噤，哭叫一聲：「哥，你好狠心哪！」

當即跪在冷雲的屍體前，放聲大哭起來。

八虎同樣焦急異常，八名肆虐鐵虎莊的兇手，冷雲全部瞭然於胸，倘若鐵胆神捕就此撒手西歸，紅臉二號、九號的身份之謎，恐將永無揭曉之期。

忙將石玉娘、朱哥召來。

猪八戒並未出現，與石玉娘同來的是胡力。

八虎愕然一愣，道：「胡力，你不是陪無根大師，和牛鼻子、老雜毛、癩蝦蟆他們鬥法幹架嗎？」

胡力答道：「僧道大戰業已落幕。」

小狗子迫不及待的道：「誰贏？誰贏？」

胡力道：「無根老禪師略勝半籌。」

「有沒有打得他們屁滾尿流，跪在地上喊爺爺？」

「沒有，牛鼻子是個老滑頭，見勢不妙，便溜之大吉。」

「哼，沒意思！」

八虎道：「玉娘，老和尚是否已重返崑崙山玉柱峯的無根洞？」

石頭娘娘道：「正是。」

「快去再要一粒靈丹妙藥來。」

「冷雲人已亡故，回生乏術。」

「老和尚的靈藥不是可以起死回生嗎？」

「藥醫不死病，佛渡有緣人。」

「此話怎講？」

「冷雲已死，靈藥也無能爲力。」

小狗子異想天開的道：「那就麻煩無根大師，再跑一趟陰曹地府，拜託閻羅王將冷大俠放回來。」

「這是不可能的事。」

「爲什麼？」

「冷雲陽壽已終，命中註定要死。」

七鳳道：「這話是誰說的？」

石玉娘道：「是無根大師說的。」

金如雪驚訝道：「啊！眞了不起，無根老禪師能知過去未來？」

胡力道：「事實確是如此，大師無所不知。」

金如海的眸中閃過一抹怪異的神采，道：「如此說來，幽冥敎主是誰，老禪師也一清二楚？」

石玉娘凝視着他道：「不錯！」

金如海聽得一呆，欲言又止。

如雪姑娘道：「既然知道，就說出來嘛，何必叫大家像沒頭蒼蠅似的，到處瞎撞。」

八虎搶先道：「雪妹，別說傻話，求也是白求，他們會理直氣壯的告訴妳六個字，天機不可洩漏！」

目注冷雲的遺體，又氣忿忿的道：「幽冥敎主這個魔鬼實在可惡，冷雲這一死不打緊，唯一的一點希望也隨之幻滅。」

冷杏兒忽道：「恩人可是指那八名兇手的名單？」

八虎愕然道：「是呀！莫非妳知道？」

杏兒戚然道：「我哥哥在返家的途中就有預感，知道此行必然兇多吉少，但爲了救兩位老人家，又不能不回來，於是，事先將這八人的名字全部告訴我，以防被人滅口後，仍可將消息告知恩人。」

七鳳聲急語快的追問道：「都是那些人？」

冷杏兒道：「有齊魯劍客賀三劍、鎮八荒杜天雄、響劍司馬長虹——」

小狗子道：「還有金如山、百善先生、慈悲和尚，對不對？這六個人我們都已經知道了，最重要的是最後那兩名。」

冷杏兒道：「這最後兩人是子母劍謝金河，以及南陽居士魏君志。」

一語驚四座，立令在場之人大吃一驚。

不僅僅是因爲他二人皆擁有極高的知名度，在武林中是人盡皆知的名人，更重要的是，在類型上，無論是觀念、成就與作風，是兩個截然不同的人。

子母劍謝金河是個生意人，名鏢師，武林高手，擁有一家全國規模最大，分支機構遍佈各地，旗下高手如雲的鏢局——「武威鏢局」。

南陽居士魏君志則是一位隱士，既無富可敵國的財富，亦無呼前擁後的兵將，孤家寡人一個，有的只是高風亮節，與人無爭的美好的名聲。

大家都知道，「武威鏢局」的總局設在鄭州，魏君志隱居的地方在南陽，各在南召的南北兩方，距離都不算太遠，只是方向不同。

小狗子道：「糟糕，麻煩來了，是集體行動？還是分頭進行？」

七鳳略一尋思，道：「爲了從速了斷這一段血海深仇，節省寶貴的時間，我認爲分頭行事爲宜。」

八虎道：「姐，誰去鄭州？誰去南陽？」

「八弟，你喜歡去那兒？由你挑吧。」

「我去南陽。」

「好，姐去鄭州。」

「如何分組？」

「自然是你與如雪、小狗子一道，我和如海共進退。」

小狗子道：「杏兒怎麼辦？」

不提杏兒還好，一提起她，冷杏兒馬上又哇的一聲哭起來，哽咽道：「我杏兒的命好苦啊，父母雙亡，哥哥也死了，叫我孤苦伶仃的一個人，今後該怎麼辦，去依靠誰呀？」

七鳳輕撫着她的秀髮，柔聲道：「杏兒，乖，別哭，妳總有三親四戚吧？」

杏兒哭訴道：「一個都沒有。」

「有叔叔伯伯吧？」

「先父是個獨生子。」

「街坊鄰居也可以收留妳。」

「我們冷家新搬來不久，跟街坊甚少來往。」

「哦，這樣說起來，倒的確是件麻煩事。」

八虎道：「其實也不麻煩，讓她跟我們走就可迎刃而解了。」

望了金如雪一眼，特別補充一句：

「小狗子對她的印象挺不錯的。」

小狗子是個多情種，眸光在杏兒身上一溜，道：「這話不假，像杏兒這麼乖巧的姑娘，打着燈籠也找不到，俺小狗子願意交她這個朋友。」

七鳳猶豫道：「但不知杏兒會不會武功？我是說此去南陽，難保沒有風險，今後與幽冥敎人爭戰，更是危機四伏，不要助人不成，反而害了人家。」

冷杏兒瞪着一雙黑白分明的大眼睛，正經八百的道：「小時候，哥哥也曾敎過一些拳脚功夫，不多，又疏於練習，懶得很，不過，我會煮飯，會洗衣服，也會針線活兒，往後，你們去打殺那些大壞蛋，杏兒專管洗衣燒飯的事。」

八虎道：「嗯，有杏兒在，以後咱們就不愁餓肚子，不會穿髒衣服了，就讓她當管家婆好了，不知各位可有不同的意見？」

七鳳、小狗子舉手贊成。

金如海、如雪也樂觀其成。

事情就這樣決定下來，孤苦無依的冷杏兒總算找到一枝之棲。

* * *

也才想到，現場還有一位大夫，一個車把式。

給了郎中一筆診費，請人家打道回府，命車把式再送一副棺材來。

同時，請來幾名街坊，叫他們在附近的山上，挖了兩個墓穴。

花了一天半的時間，第三天午後，便大功告成，冷杏兒的雙親兄長，俱已入土爲安。

八虎、小狗子、金如雪怕杏兒觸景傷情，諸事一畢，便帶着她離開山村，奔往南陽。

七鳳與金如海則按照原定計劃，望北而去。

金如海道：「小鳳，此去鄭州，距離不近，要不要僱一輛馬車？」

七鳳胸有成竹的道：「找子母劍謝金河不一定非要到鄭州總局去不可，也不一定非要咱們去找他，可以叫他來找咱們。」

金如海錯愕一下，道：「難不成妳有錦囊妙計？」

「是有一計在此。」

「說出來聽聽。」

「你且附耳過來。」

如海果眞附耳過去，七鳳跟他咬了一陣耳根子，直聽得金如海一楞一楞的，最後豎起了大拇指，道：「讚，的確一條好計，一定可以把謝金河從老窩裡揪出來。」

「如果我判斷不錯，姓謝的也必定會親自找咱們。」

「這我相信，問題是南召好像沒有武威鏢局的分支機構。」

「南召沒有，魯山有，魯山是個大縣。」

「好，咱們走。」

「走！」

＊ ＊ ＊

完全正確，魯山縣城裡是有一家武威鏢局的分店。

但是，七鳳和金如海並未去武威鏢局。

却走進了一家專門賣二手貨的舊物店。

老闆是個老頭，扶正一下老花眼鏡，招呼道：「公子，小姐，想買些什麼？」

金如海脫口就道：「買古董。」

老闆楞一下，道：「我們這裡是舊貨物店，賣的都是些不值錢舊東西，不是古董店。」

舊貨店的貨物不少，琳瑯滿目，應有盡有，七鳳一邊細心觀賞，一邊說：「一樣啦，只要很古，很董，很舊，很老就可以啦。」

亂七八糟的，這是什麼話。老闆有聽沒有懂，道：「兩位到底想買什麼東西？」

買什麼東西，他們自己也不知道，金如海漫應道：「老闆，你忙你的吧，我們自己找，找到之後告訴你。」

老頭搖搖頭，以爲是遇上神經病，如言坐回他原來的位子去。

二人一陣尋尋覓覓，在一堆瓶瓶罐罐堆中，如獲至寶般找到一隻七八寸高的花瓶。

花瓶髒兮兮的。

瓶口還破了一塊。

不過，看上去古色古香的，倒頗符合很古、很董、很舊，很老的四原則。

往櫃上一放，鐵小鳳道：「老闆，本姑娘中意這個花瓶，多少錢！」

老闆眞想大笑一場，但他盡量忍住，沒敢笑出來。

因爲這一隻花瓶，本來要當作垃圾扔掉，偏巧事忙躭下來，想不到居然有人看上它，眞是運氣來時城牆也擋不住。

還算有良心，沒有獅子開大口，道：「馬馬虎虎，給一兩銀子好啦。」

七鳳沒有還價，金如海道：「能不能再來個配件。」

老闆道：「花瓶還要什麼配件？」

鐵小鳳道：「就是找一個裝花瓶的東西啦，匣子，盒子，都好，越漂亮越好。」

老闆驚「哦」一聲，道：「有，有，兩位的運氣太好了，今天上午小老兒才買進來一個珠寶盒。」

言吧，從櫃台的下面，抽屜裡，取出一個盒子來。

是紫檀木的製品，刻有雕花，鑲有銅邊，金光閃閃的，精巧又精緻。

不大不小，恰恰好可將破花瓶放進去。

老闆吹噓道：「這個珠寶盒，原屬本縣的一位富翁所有，可惜家門不幸，出了敗家子花光了裡面的珠寶不算，連盒子也賣了。」

鐵小鳳那有閑工夫聽他講古，直接了當的道：「多少？」

老闆奸笑道：「花瓶盒子一起算二十兩好啦。」

明知是被人敲了竹槓，七鳳也懶得跟他斤斤計較，叫老頭將花瓶、珠寶盒擦拭得乾乾淨淨，裝好，還上了鎖，當即出門而去。

＊ ＊ ＊

直接來到了武威鏢局的魯山分店。

規模不小，佔去了三間店面。

派頭更大，內外人來人往，車水馬龍。

對客戶的接待也十分週到，七鳳、金如海一入門，便有一個年輕人，堆着一臉的笑容迎上來，道：「有什麼地方需要本店服務嗎？」

七鳳端足了小姐的架子，冷傲的聲音道：「本姑娘想找一個人。」

年輕人笑容可掬的道：「不知是那一位？」

鐵小鳳呼名道姓的說：「子母劍謝金河。」

金如海的語氣比較緩和了一些：「請貴局謝局主出來答話。」

年輕人一楞道：「我們局主不在魯山。」

七鳳語氣逼人，「在那裡？」

這下可把年輕人問住了，愕然道：「在下也不清楚！」

「不清楚你就不應該出面接待貴客。」

「是。」

「去找一個知曉一切的人來答話。」

「是！是！」

鐵小鳳穿金戴玉，氣宇不凡，語氣冷傲，盛氣逼人，年輕人知道遇上扎手貨，對方一定是大有來歷之人，忙不迭的將貴客領至內進的一間客室。」

獻上兩杯香茗後，方始拱手一揖而退。

＊ ＊ ＊

對七鳳的表現，金如海顯然甚是滿意，讚不絕口的道：「小鳳，妳的妙計果然高明，架子一擺，馬上身價百倍！」

鐵小鳳笑道：「好戲還在後面哩，架子擺完，就輪到吹牛上場了。」

「保証吹得他們一楞一楞的，天花亂墜，目瞪口呆。」

「放胆去吹，牛皮愈大愈好，這樣才會有預期的效果。」

談話被一陣急促的步履聲打斷，應聲走進來一位四十七八，衣冠楚楚，相當威武勇壯的中年人。

一照面便先自我介紹道：「老夫張子高，武威鏢局的鏢師，魯山分局的分局

主，聽說兩位貴客要找敝局主謝老爺子？」

鐵小鳳正襟危坐，吐字如刀：「他在嗎？」

張子高道：「敝局主不在魯山。」

「在何處？」

「可能在鄭州總局。」

「可能？你不能確定？」

「敝局分支機構太多，謝老局主日理萬機，長年奔走各地，留在總局的時間也不太多。不知兩位貴客，有何見教？」

金如海道：「想跟謝老英雄談一筆生意。」

張子高道：「那一方面的生意？」

鐵小鳳道：「跟鏢局談生意，自然是投鏢啦。」

張子高不期然地，朝捧在七鳳手中的華麗珠寶盒瞄一眼，道：「敝局的制度完整，分層負責，倘若只是單純的投鏢生意，老夫可以全權作主。」

七鳳冷聲道：「就怕你做不了主。」

「爲什麼？」

「因爲投鏢的東西太名貴。」

「是價值連城的珠寶？」

「不，是無價之寶的古董。」

金如海特別加重語氣，强調：「是世上無雙，獨一無二，被衆多收藏家視爲極品，爭相高價搶購的國寶！」

眞的被二人唬住了，張子高臉上的笑容已不知去向，代之以一臉的肅穆、凝重，字斟句酌的道：「可否容張某人瞧一瞧？」

鐵小鳳大大方方的說：「可以，可以，當然可以。」

將珠寶盒小心翼翼的放在桌上，打開鎖，掀開蓋。

張子高先入爲主，以爲眞的是絕世珍品，根本不敢拿出來看，極其謹愼的在盒內翻動了一下，道：「請問是那一朝的古董？」

七鳳胡吹瞎吹道：「提起這隻花瓶的朝代可遠啦，大約在春秋戰國時代。」

「大小姐無法確定？」

「時代太久遠，已無從考證，但有一點，本姑娘可以肯定。」

「那一點？」

「這隻花瓶，曾是唐明皇、楊貴妃心愛之物，一直放在他們的寢宮之內。」

「眞的？」

「不假！」

「可是，這個缺口——」

金如海接口道：「張鏢師這話就太外行了，這隻花瓶最珍貴的地方就是這個缺口。」

張子高傻呼呼的道：「請公子賜教。」

金如海裝腔作勢的道：「歷史，你讀過沒有？」

「讀過。」

「在唐朝，最出風頭，也最色的皇帝是那一個？」

「大概是唐明皇吧。」

「最騷，最漂亮的女人是誰？」

「想必非楊貴妃莫屬。」

「可知楊貴妃是怎麼死的？」

「在馬嵬坡上吊自殺的。」

「爲了何事？」

「安史之亂。」

「很好，張鏢師的歷史成績不賴，在學堂裏一定是位高材生。」

「那裏，公子客氣了。」

金如海進一步大吹法螺道：「這一隻花瓶，由於楊貴妃太喜歡，太珍惜，安史之亂時，雖然在極度張惶中，仍不忘帶在身邊，甚至，就在她上吊的時候，依然擺在她的面前。」

故事實在很哀艷，張子高渾然忘我的道：「後來是怎樣弄破的？」

鐵小鳳道：「上吊的滋味不好受，是楊玉環在痛苦掙扎的時候，踢倒花瓶弄破的。」

金如海添油加醋道：「上面還有貴妃娘娘的鮮血哩。」

張子高追問道：「血從那裏來？」

七鳳一本正經的道：「是從楊貴妃的嘴裏流出來的。」

金如海吟起詩來：「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宮粉黛無顏色，貴妃娘娘笑得威力就這麼大，鮮血自然更是無價之寶。」

張子高完全同意：「那當然，普天之下，再也找不出第二隻這樣的花瓶來，想必一定值不少銀子吧？」

七鳳吹牛皮不犯死罪，信口開河道：「不貴，我爺爺在四十年前是以三十萬兩銀子買下來的，現在可能會增值一至二倍。」

乖乖，數目實在太大，足可以嚇死一個普通老百姓，張鏢師大瞪其眼道：「老夫世居魯山，還不曉得有這麼名貴的古董在此。」

金如海笑道：「笑話，這是寶貝，誰敢到處宣揚，又不是二百五。」

鐵小鳳道：「是家父寄放在魯山的一位朋友家裏，因爲我爺爺要做八十大壽，想取回去供親友欣賞，所以才特地趕來這裏索取。」

金如海繼道：「但又怕路上有所閃失，故而前來貴局投鏢。」

七鳳又道：「希望張局主能先告訴我們鏢費的數目。」

張子高沉吟一下，道：「鏢費的多寡，須視距離的遠近，沿途的情況，招鏢之物本身的價值而定，沒有固定的標準。」

「我們到南陽。」

「南陽很近，僅兩天的路程。」

「據說路上也很平靜，很少有盜賊出沒。」

「但是，古董的價值太高，鏢費也水漲船高，比照金銀財寶的費率，需要付百分之五的鏢費。」

金如海驚叫一聲，道：「哇呀呀，我的媽呀，好貴呀，姑且估價五十萬兩，單是鏢費就要二萬五千兩。」

張鏢師面現難色，道：「根据總局的規定，投鏢之物的價值在五十萬兩以內者，分局可以全權作主，若超過此數，就必須請示總局。」

七鳳一揚黛眉，計上心來，道：「實際上本姑娘自己也有困難，我看這件事咱們可以私下解決。」

「大小姐有何困難？」（未完・十五）

上文提要：「豹俠」屈能伸在天風堂留下字條，要堂主張海川在半日時間內交出一個十年前與他一起在濟南作案殺人剝皮的女人，天風堂上下惶恐不已。時限一到，豹俠果然單人匹馬到來要人，不得要領之下，遂大開殺戒，最後終由其女兒張盈盈自願暫作人質，事情才緩和下來，但仍須於三日內將那女人交出……



新派俠義中篇故事／東方白・文　可飛・圖

豹俠

一刀得逞　再戰慘敗

張盈盈道：「屈能伸，我很佩服你這份洒脫！我走囉！」

屈能伸道：「恕我不送。」雖說不送，還是送到樓梯口處，只見樓下兩個伙計仍在蹶著屁股洗地，其餘的人大概是料理屍體去了。齊翠翹乍見張盈盈下了樓，屈能伸未下來，愕然道：「張小姐，妳要去那裡？」

作了個俏皮表情，張盈盈道：「打道回府。」

齊翠翹茫然道：「回家？他會放妳回家？哈！張姑娘，這可眞是十張牛皮蒙一個鼓——好大的面子呀！」

齊翠翹開了門，眼見她上了一輛馬車，車把式鞭馬疾馳而去，齊翠翹撇撇嘴，喃喃地道：「一個殺手會輕易地放過妳，哼！要不是給了點甜頭，光是求爺爺禱奶奶地也沒有用！嘖嘖！看起來一捏一包湯，嫩得像韮菜芽似的，幹這種事兒，也能臉不紅氣不喘，眞是有其父必有其女呀。」

閉上門一廻身，屈能伸負手站在她身後，道：「妳自己是喝洗脚水長大的，也以爲別人和妳一樣，不論什麼事只要褲帶一鬆，什麼事都可以擺平了？」

齊翠翹嚇得退了兩步，倚在門上，道：「是我胡說八道，合該掌嘴……豹先生，你是大人不見小人怪……就看你對張姑娘的寬宏大量，君子作風也就不問可知了。」

屈能伸冷峻地道：「也許是吃了甜頭也說不定……」

齊翠翹連連搖手，道：「不是，不是！是我這嘴作賤，合該一個巴掌打兩個響。豹先生，我這就摑給你看……」說着，眞的「啪啪」摑了起來，這種小人物的行徑，他很不喜歡，掉頭上樓而去。

不久樓下熄了燈火，似已就寢，但在側門外却有人上了馬車，正是齊翠翹，向「天風堂」馳去。

* * *

張盈盈本以爲是自家的馬車，由於上了車仍然心事重重，對屈能伸這人莫測高深，而虎頭蛇尾地放了她，最使她想不通了。因而車走了好長一段路才發現不是回「天風堂」的路。

張盈盈微吃一驚，但在這石榴舖鎭上，自她有記憶開始，還沒有人敢動張家的念頭，屈能伸這傢伙是頭一遭。所以雖然吃驚，却還鎭定，道：「方向不對了嗎？」

車把式道：「沒有錯，張大小姐。」

張盈盈十分惱火，扭車門沒有弄開，心頭一驚，擂著車門大聲道：「你駛向相反方向，還說沒有錯，你到底是什麼人？」

車把式道：「張大小姐，去『天風堂』是繞了點路，去我們那地方却是順路哩！至于我是誰？到了便知。」

張盈盈厲聲道：「你知不知道我是什麼人？」

車把式挫下身低聲道：「妳不就是土豪張海川的千金小姐張盈盈嗎？久聞張小姐長得好看，今日一見，眞是人如其名呀！」

張盈盈道：「知道就好，在這地盤上，可別窮整胡來，光棍只打九九，不打加一，抓破了臉可不好轉彎！」

車把式笑笑道：「張大小姐，我這人可從不會一頭撞到牆上不知道轉彎，到了轉彎的辰光轉得比誰都快！」

又擂了幾下，她厲聲道：「馬上掉頭駛回去，就算你暈轉向，走錯了路，既往不究，聽到沒有？」

「嘿嘿」笑了一陣，車把式道：「張大小姐，這車子不是張家的，妳上了車居然沒有看出來。而我這車把式又是生面孔，走了這半天妳又變了卦要回去，這不是吃肥走瘦了嗎？娘的！我那有這麼多的時間侍候妳？」

張盈盈有點怕了，她知道自己在一個壞男人心目中有多大的吸引力？這人似乎對她的行動很清楚，這到底是什麼來路？她道：「你到底是幹什麼的？目的何在？要是爲了幾個錢，那好辦得很，我馬上回家拿給你。」

車把式道：「俗語說得好：眼珠是黑的，銀子是白的，那個不喜歡白花花的銀子？本人又何能例外？不過現在嘛……却沒有多大的興趣哩！」

張盈盈道：「你到底是什麼人？」

車把式道：「生意人嘛！放心，買賣不成仁義在。這檔子生意，妳張大小姐一定是樂得交易的。」

這工夫到了鎭外，穿過了一片楊林小徑，是一幢幽靜的宅院，大門開啓，馬車直駛入院中，大門又閉上了。

開門那人瘦嘎嘎地，混身沒有四兩肉，道：「『狗蹦子』，你他奶奶的辦點事兒手脚挺伶俐地，這辰光沒有超過俺交待你的時限……」

車把式生了個元寶頭，雙目深陷，鼻子也就很塌，身長腿短，樣子很滑稽。他跳下車來，道：「二爺，爲您辦事兒，手脚不伶俐怎麼成？只不過，在門外等了大半夜，腿都痳了！這滋味可不大好受呀！」

瘦子道：「他奶奶個熊！坐在車上等個人就痳了腿哩！可眞是富漢子窮漢命，越混越回去哩！怎麼？不把客人請出來，還在磨菇個什麼勁呀？」

「狗蹦子」道：「二爺，我這就把這位菩薩請出來……」在外面車門上抽下鐵拴，「匡啷」一聲，鐵門拉開，道：「張大小姐，就把妳的玉駕移出來吧！」

張盈盈坐在車內打量二人，都長得鬼頭馬臉地，總以爲栽在這種七八流混混手中，要窩囊一輩子，幹脆坐着不動。

「狗蹦子」攤攤手，道：「二爺，也許我這份德性，大小姐看了有點噁心！二爺您比較英俊些，沒有辦法，人的眼珠子都愛看養眼好看的事物哩！」

二爺瞪了「狗蹦子」一眼，道：「他奶奶的！想不到你他奶奶的正經話兒一句不會說，來片兒湯，轉彎罵人，一個趕兩個……」來到車門外，道：「張姑娘，出來談談吧！生意談妥了！俺們馬上讓妳走人，賴在車上不下來，辦不了事兒！」

張盈盈道：「有什麼生意，你就談吧！」

二爺道：「姑娘可知道豹子在什麼地方？」

微微一怔，她道：「你們是同伙，還是對頭？」

二爺道：「勢不兩立！」

上下打量了幾個來回，張盈盈突然笑得花技招展，「狗蹦子」茫然道：「二爺，這是什麼毛病？」

二爺道：「女人的毛病很多，所以二爺我有時候很想女人，却又不願意和她們長久相處……」

張盈盈突然穿出車外，她的動作像綳緊而陡放開的彈簧，奇快而不可捉摸，首當其衝的是「狗蹦子」胡冲，事出意外，手忙脚亂，「叭」地一聲被砸了一掌，退出兩步。

張盈盈三五招得了手，尤其看他們的德性，又都是姥姥不親舅舅不愛的，估計這個被稱爲「二爺」的也不是什麼夠斤兩的貨色，立刻撲上。但是，她猛攻五七招，這位「二爺」居然沒離開原位。沒出十招，被扣住了手腕，怎麼折騰也沒轍兒。張盈盈氣得臉紅脖子粗，道：「你給我放手！」

二爺道：「俺當然會放手，說說看，剛才妳笑什麼？」

冷冷一笑，張盈盈道：「我笑你吹牛不貼譜，你們以爲『豹先生』是什麼？像你們這些嘎雜子琉璃球？我勸你們，還是回家吃老米飯去吧！」

二爺道：「爲什麼？」

張盈盈道：「你見過『豹先生』沒有？」

二爺道：「俺雖然沒有見過，對他却很清楚。他那兩套可以向『天風堂』和附近的土豪劣紳窮咋唬，俺才不甩他那一套哩！」

「格格」一陣嬌笑，張盈盈嬌笑道：「算了吧！憑一股子冲勁，逞一時之快，攘幾句熊話過癮，也無可厚非，眞動起手來可要命啊！家父和家叔如何？加上七八個能手，也照樣鼻青臉腫……」

二爺鬆了手，很放肆地笑一陣，道：「虛名累人，這又是一個實例，妳以爲『天風堂』是龍潭虎穴？俺不妨告訴妳，在武林中，像張海川和張海平這兩塊料子，只是三流角色。只不過，他們弄了些血腥錢，肯花在刀双上，奶奶的！這年頭錢可通神，俗語說：吃人家的嘴短，拿人家的手短。得了好處的人，誰不給點面子？於是你捧我抬，『天風堂』就像他奶奶的名門大戶似的，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有多大

斤兩？吃幾碗米乾飯的哩！張姑娘，俺說的是句句實話，聽起來可不大順耳。」

張盈盈道：「那你又是什麼絕世高人？」

「狗蹦子」道：「張盈盈，妳來自武林世家，也該聽說過『飄二爺』的大名吧？告訴妳！『豹子』誰也不怕，就是忌二爺三分。」

微微一驚，又哂然地，張盈盈道：「吹牛可不犯死罪呀！罩得住嗎？萬一穿了崩……」

「飄二爺」道：「也罷！俺要是不亮幾招給妳看看，這檔子買賣就談不攏。」

只見他掉個身子向前邁步，突然雙手齊往後射，頭略側扭，數道寒芒交叉瀉過張盈盈的上盤及頭部，「錚錚」數聲，釘在廂房門板上，五柄四寸長的小飛刀，呈梅花型釘入門板中。

張盈盈心頭頗驚，至少這人的飛刀速度是無與倫比的，但她定定神道：「『飄二爺』，你這一手叫什麼名堂？是不是要表演射不中目標的特技？」

「狗蹦子」道：「張大小姐，二爺還不會那麼煞風景，在妳那溜光水滑的身體上戳上幾刀。要是玩眞的，如果作不到打眼睛絕不打眉毛的境界，娘個皮！我就是婊子養的。」

臉色一變，伸手向耳墜以及髮髻上的珠簪摸去，耳墜上的兩個純金小葫蘆已不見，兩支金簪上各有一顆大珍珠也不見了。再看看門上五柄刀的梅花型，自然折服。

眞正是人不可貌相，這兩人隨便走到那裡，除非認識的人，誰也不會把他們當作高手，尤其是「狗蹦子」。

「飄二爺」接過「狗蹦子」為他拔下的五柄小飛刀，道：「張姑娘，妳現在如果仍以為『飄二爺』的斤兩不夠，在下馬上要『狗蹦子』送妳回府。」

吊胃口是一門極高的技巧和學問，這辰光，就是攆她走，她也不會馬上離去了。張盈盈道：「你和豹子有什麼仇？」

冷冷一笑，飄二爺道：「那小子放出空氣，說俺『飄二爺』是小丑，他不屑拾奪我。這是俺非弄他不可的理由之一；其次，俺也是為了妳……」

張盈盈愕然道：「這話怎麼說？」

「飄二爺」道：「儘管俺的長相不怎麼樣，擇偶的條件却不低，俺一見妳，就動了心。不過妳放心！俺不會作勉强的事。俺也知道，要妳喜歡俺，怕是門兒也沒有，不過也沒關係，只要俺喜歡妳就成了。俺不怕別人說俺是大喜子他媽吃麵——沒有數。」

張盈盈內心直發噱，道：「『飄二爺』，你是說願意為我效勞，把豹子趕走？」

「飄二爺」道：「如果你不要活的，俺當然也可以辦到。」

張盈盈道：「把他攆走也就成了！你眞能辦得到嗎？」

「狗蹦子」道：「娘的！開了半天船還沒解纜哩！怎麼？在妳的小心眼裡，只以為『豹子』是塊料，二爺天生比他矮一頭？」

搖搖頭，表示足夠的信心，她道：「不是這樣的，我總以為，那頭『豹子』太厲害，如沒有把握，犯不著把大好的生命往裡塡，你說是不是？」

「飄二爺」道：「俺還是要馬上證明一下，手打鼻子眼前過。不眞幹一傢伙，妳是不會相信的。走吧！俺這人幹什麼事都是緊三火四地，尤其是為了妳的事。」

張盈盈道：「現在就去找那『豹子』？」

「飄二爺」道：「當然哩！俺要讓妳盡快放心！俺心裡也舒坦些。」

說走就走，三人同乘一輛馬車，仍由「狗蹦子」御車，來到「都來居」附近停下。「飄二爺」引導二人上了屋面，問明了屈能伸的套房位置，叫張盈盈上去叫陣。

張盈盈在窗外輕敲了紙牕三四下，牕內立刻傳來「豹子」的聲音，道：「心肝，怎麼去而復還？是不是對『豹子』有點意思哩？其實我早就想到這一點，妳要找個戶頭，像我這角色，打著燈籠也找不到。況且長夜漫漫，嘖嘖！獨睡的滋味……」

張盈盈先是吃了一驚，又向牕上唾了一口，道：「你少嚼舌頭，姓屈的，我找來了你的對頭，你可敢到外面來一下？」

嘻嘻一笑，屈能伸道：「怎麼？這麼快就另外找到小白臉哩！是什麼出色當行的人物呀？」

張盈盈道：「聽說過『飄二爺』這號人物嗎？」

似乎楞了一下，像是被嗆了一口冷風，屈能伸吶吶道：「什麼？妳……妳說是『飄二爺』康莊？」

冷笑著，她道：「正是飛刀出神入化的『飄二爺』，怎麼樣？心還在跳吧？人家約你見個高下，敢去嗎？」

屈能伸吶吶道：「什……什麼話！姓康的雖有點薄名，和我『豹先生』比起來，可就差了一大截哩！」

張盈盈道：「你屈大爺先不必吹，待會有本事儘管使出來，可別客氣。看來『天風堂』明天一早要準備一口壽材，不知道那一個用得著？」

屈能伸道：「妳八成希望是我躺進去對不對？眞想不到，我好心放了妳，居然馬上就找人來對付我。這簡直是吃對門謝隔壁哩！」

張盈盈以幸災樂禍的口吻道：「姓屈的，如果敢去，我們在鎭北羅鍋樹下等你，要是自忖不是個兒，在這一段工夫撒枒子開溜還來得及的……」說完就離開了「都來居」。

三人在外面會合，仍乘車向鎭北駛去，「飄二爺」道：「張姑娘，他聽到俺的名字有沒有發抖？」

點點頭，有點信服，她道：「他雖

沒發抖，似乎對你頗為忌憚，眞是一物治一物，這話一點也不錯。」

「飄二爺」道：「那個傢伙手底下是有兩下子，却不是傳說中那麼道地，正是他奶奶的長蟲戴草帽——混充細高挑咧！」

張盈盈也知道這傢伙能吹，道：「都叫你『飄二爺』是什麼意思？百家姓上有姓『飄』的這一姓嗎？」

那知御車的「狗蹦子」聽到了，插嘴道：「這妳就傻了眼哩！不要說百家姓，就是千家姓裡也沒有姓『飄』的，『飄二爺』不是姓飄，是因為他的輕功好，一旦施展開來就像是空中飄一樣。」

張盈盈道：「原來如此，就會就可以欣賞『飄二爺』的雲裡飄了！我說『飄二爺』，你有幾成把握呀？」

自負地笑笑，「飄二爺」道：「『豹子』是個了不起的殺手，我不能低估他，但我有十之六七的勝算。」

張盈盈道：「那也夠了！只怕你把自己估得過高，到了時候下不了台還是餘事，怕要賠上一條命哪！」

不悅地甩甩頭，「飄二爺」道：「張姑娘，要是此話出自別人之口，俺可就不客氣哩！這對俺是侮辱嘛！」

羅鍋樹有數圍之粗，樹幹像彎腰駝背一樣。距石榴舖約四里路，農忙收割時有很多人在樹下乘涼或午睡。當然馬車過不來，停在一里外的路邊。

沒想到他們乘車來沒有人家兩條腿快，「豹子」已經先站在樹下。天上無星無月，只看到樹下站了個身材頗高的人。「飄二爺」大步走上去，果然是夷然不懼的架勢，道：「是姓屈的吧？」

樹下的人冷冷地道：「正是。你是……」

飄二爺道：「在下『飄二爺』。」

似乎樹下之人微微退了一步，道：「『飄二爺』，姓屈的和你一向是橋歸橋路歸路，井水不犯河水，怎麼？你以為姓屈的在乎你？」

「飄二爺」冷笑道：「『飄二爺』可沒有這麼說，不過在俺的心目中，你『豹子』要和俺論斤頭，還差那麼一大截子吧！」

「呸！」屈能伸道：「你除了會吹，還會什麼？」

「飄二爺」回頭對張盈盈道：「張姑娘，俺要先有一個譜兒，下手也好有個準兒，妳要死的還是活的？或者是半死不活的？得先告訴俺，可別收手不住。」

張盈盈眼珠疾轉一陣，道：「『飄二爺』，教訓他一頓，讓他知道好樣的那兒都有，還數不著他就夠了！」

「飄二爺」道：「就這麼辦，反正這是單扇牌九，一揭兩瞪眼的陣仗。姓屈的，就讓你先動手。不是『飄二爺』向你亮甩頭，你實在是找錯了戶頭。」

屈能伸長鞭未見撤出，肩未晃，衣角未擺，「刷」地一聲，一溜烏光已繞向飄二爺的脖子。飄二爺雖然要抓鞭梢沒有抓住，却隨鞭貼了上去。在彎刀的十七次掃划之下，「飄二爺」硬是未亮兵刃，也未出飛刀，僅憑這個「飄」字在鞭浪刀芒中流瀉穿掠。

「狗蹦子」在一邊窮緊張，緊握雙拳，道：「『飄二爺』，您這是什麼門道？不亮刀却一個勁地磨洋工，佔著茅坑不拉屎，讓張姑娘在一邊為你操心，還以為你是七斤的豬頭八斤嘴，只會吹，手底下稀鬆哪。」

張盈盈道：「你別這麼說，『飄二爺』沒亮兵刃，十來招下來，還是有攻有守，活蹦亂跳地，足見他沒有吹噓，還眞不是吃胡稭拉蓆子那類貨色。」

哼了一聲，「狗蹦子」道：「話是不錯，可是『飄二爺』有個毛病，遇上有兩手的人，他就喜歡逗著對方多玩一會，他常說：身手太高也不是好事兒，很少有打得過癮的時候！」

這工夫「飄二爺」還沒亮兵刃，他的兵刃是一柄巨大鋼摺扇，這玩藝兒張開來有助於他的飄浮昇騰，可是今夜他豪氣大發，尤其是有位可人兒在一邊觀戰，他是越打越有精神。二十多近三十多招未露敗象。

「狗蹦子」道：「怎麼樣？張姑娘，這不是吹的吧？要不是『飄二爺』又犯了老毛病窮磨蹭過乾癮，早就把這頭豹子擊倒哩！」

張盈盈道：「的確是人不可貌相，『飄二爺』，教訓他一頓就算了！本姑娘發現，你不但武功高超，心地還挺慈悲哪！」

烏金鞭爆起清脆的聲響，在山坳中廻盪，彎匕在烏色漩渦中反廻旋，造成對方的視覺困擾。但是，「飄二爺」迄未撤出大鋼扇，五十招下來，也僅僅是肩衣上被挑破少許，斤兩似已分出輕重了。

屈能伸沉喝一聲，一串鞭花被閃過，反而貼了上來，彎匕攪出一團銀球，「刷嗤」兩聲，「飄二爺」的袖上又添了兩個洞，但他有恃無恐地道：「豹子，『飄二爺』不想再逗著你玩哩！接著……」只見那巨大的鋼扇已在手中「刷」地展開，一搧一撥，斜掠而起，一蓬銀芒有如深綠色水中的一羣飛魚射出了水面。

這就是飄二爺的飛刀，乍看雜亂無章，出手到了目標附近就變成梅花型了。豹子的鞭匕構成了綿密的網，應該是水米不進的，可是這是「飄二爺」的飛刀。

飄二爺的招牌中，飛刀比摺扇還要出名。

「奪」地一聲，其中一柄剁在「豹子」的肩窩上。「豹子」收鞭疾滾，然後去勢如箭射向二十丈外的林中，道：「『飄二爺』，那兒去的那兒撿！咱們走着瞧！」沒入林中不見。

接着傳來了「狗蹦子」的狂笑聲，道：「我說『飄二爺』，雖然你是勝了！

可是我胡冲就不大服貼，明明可以勝得俐落點，結果却是拖泥帶水地……」

張盈盈道：「別不知足哩！你可知道『豹子』在『天風堂』那份威風？總而言之，『飄二爺』沒有吹，有他在『天風堂』，保証一些牛鬼蛇神再也不敢去打齋了！」

「飄二爺」得意地一笑，道：「『狗蹦子』說得對！俺這個鳥人沒有什麼大毛病，就是作事拖拖拉拉地不俐落，遇上能折騰幾下子的人物，就喜歡逗逗他們，反正是陰天打孩子——閒著也是閒著嘛！」

「狗蹦子」冷笑道：「你剛才對張姑娘說什麼來？不瞭解的人，還以為你是有駱駝而不吹牛，有大象不吹駱駝哩！憑良心說，你用得著六七十招擊敗他嗎？你非讓對方在衣服上捅兩個窟窿不可嗎？」

「飄二爺」道：「他奶奶的！你是嘮叨個什麼勁！天這般時候了！還不走人，難道要在這兒露宿不成？」

「狗蹦子」嘟囔著，伸手一讓，道：「張姑娘，請！」

張盈盈道：「『飄二爺』到舍下去吧！相信家父會待你為上賓，他也就不必再躲躲藏藏，不敢見陽光哩！」

「飄二爺」道：「為了妳，在下是怎麼說怎麼好。」

手一攤，張盈盈道：「不過話要說在前頭，我不會嫁你，也不一定會喜歡你，這是先小人而後君子，你得先有個譜兒。」

「飄二爺」喟言道：「在下這份德性，早有自知之明。俗語說：强撮合的姻緣不賢，强摘下的瓜不甜。像妳這大美人、寶貝兒，俺那奶奶的算那頭葱？也敢生此妄念？」

張盈盈道：「『飄二爺』，其實你這人也很不錯，我一定能為你找個合適的女人，走吧！約莫有四更天了吧？」

「飄二爺」喟然道：「寧吃鮮桃一口，不吃爛杏一筐。看到了張姑娘，俺對別的娘們也就沒有興趣了。」

* * *

「飄二爺」和「狗蹦子」在「天風堂」吃香喝辣的，受到隆重的招待，眞正是三日一大宴，五日一小宴。張海川也不知道從什麼地方鑽出來了。

有了「飄二爺」固然是十拿九穩，但在「飄二爺」未來之前，却已派張寶華帶傷去找帮手了，這些人過去受過「天風堂」的好處。平常的香火情，一旦有事，就可以派上用場啦！

晚膳時張海川陪「飄二爺」及「狗蹦子」喝了幾杯，眞正是一人得道，雞犬昇天。平常「狗蹦子」可沒有這麼大的派場。酒後張海川帶著六七分酒意進入密室中，在床壁四周的大鏡中，倒映著一個細皮白肉，身上只有幾片布屑的胴體。

張海川這辰光的神色一點也不威猛哩，像三九天斷了食的雪地豹狠撲了上去，那一堆雪白肉浪向牀內一滾，張海川摸了個空，床上的人嗲聲道：「阿川，先別猴急，坐下來聊聊吧！」

一雙食髓知味的狠眼在那胴體上梭巡著，道：「阿翹，妳可眞會饞人，把人家的口水都逗出來哩，却又不給。」

齊翠翹拉了點東西罩在緊要部位，道：「阿川，你有沒有想到，『天風堂』的全盛時代已經過去了？」

輕浮之態收斂起來，張海川離開床邊踱著道：「阿翹，我們不能稍受挫折就洩氣，『天風堂』的作風一向是遠交近攻，不打沒有把握的仗，也沒有一個帮派的興盛是全靠自己的力量，只要善於利用，別人的力量就可以變成自己的。」

仰臥著，她的一雙無骨的肉腿交叠在一起，還一抖一抖地道：「你是指『飄二爺』的來歸可加利用？」

張海川道：「這種亡命高手所要的只是黃白之物，只要咱們出手大方，他就可以為我們所用，為我所役。自古以來，這種交易行為一直很流行。」

她不解地搖搖頭，道：「『飄二爺』我沒見過，那頭『豹子』我却親眼見過，那種狂烈兇猛的殺法，簡直不可思議，我幾乎不信世上還有比他更厲害的人物。」

難以形容的攤攤手，張海川道：「盈盈親眼看到的，不到七十招，『豹子』雖然在『飄二爺』衣服上挑了兩個洞，『豹子』却中了一柄飛刀，落荒而逃，臨走時說了幾句場面話，無非是沒有完，走著瞧！」

齊翠翹道：「果眞如此，這位『飄二爺』可眞是羊欄之驢子！這傢伙到底是什麼來路？」

張海川道：「過去聽說過此人的名氣，却不知底細，其實還不是一些亡命之徒？聽盈盈說，他對盈盈倒是很有興趣呢！」

撇撇嘴，她不屑地道：「像盈盈那麼嫩的小魚，那個男人見了會不動心？你可以叫盈盈放出長線……」

搖搖頭，他道：「那倒不必，這傢伙似乎還不是飢不擇食之輩，非女人自願，他絕不用强。」

齊翠翹冷笑道：「那種人能作到這一點嗎？你怎麼也信這一套？說的和作的不一樣啊！」

張海川道：「當然，世上那有不喜腥的貓？我已關照過盈盈，就這麼不高不低，不文不火地吊著他……」說著就撲了上去。

齊翠翹道：「老沒正經，你急什麼？我的話還沒說完。我已經派人去請我的師姑了！放心！就是『飄二爺』的公事不能盯當，請來的人手也不含糊。」

張海川往床內一滾攫往了她，但她輕輕打了他兩個耳光，這和她數日前在「豹子」面前自摑耳光的情況不同，那辰光一文不值，十足的奴顏婢膝，這工夫却端了起來了……

此刻，一個淡淡的影子，像一隻灰鶴，掠入「天風堂」的風火牆內，風搖篁竹，洒落一地疏影。片刻之後，那灰影再次射出，要不是太大，活脫脫地是一隻鳥。幾個起落，落在垂柳掩映的小樓曲欄之內，蹲了一回才進入樓中。

有人哼著曲牌，自一浴室內傳了出來。這人熄了燈火坐在迎門的椅上耐心地等著，淡淡的月輝射入樓窗內，這「……最愛夜堂深廻，疏影佔半窗月」的美景眞是迷人極了。

大約盞茶工夫，浴室門開啓，一個活色生香的胴體，裹著浴巾走出來，乍見樓門開著，微微一驚，道：「是誰開了門沒有掩上，是誰弄熄了燈的？」

當她突然隱約看到迎門椅上坐著一個人時，退了一步，低叱一聲道：「什麼人竟敢擅自闖入？」

一個人低聲淡然道：「張大小姐，是一個只會吹，手底下稀鬆得很的混混兒。」

張盈盈心弦一緊，道：「屈能伸，你只會欺負女人，見了好樣的就會挾著尾巴竄是不是？」

長嘆一聲，屈能伸道：「武林中能人輩出，雖在這個兔子不拉屎的地方，也還有『飄二爺』這種人物，在下吃癟沒有話說。」

張盈盈拉拉浴巾，道：「你……你剛剛在窺浴？」

屈能伸道：「沒有……只是剛來時到處找不到人，從門縫望進去，只看到那麼一點點，一點點……」

「呸！色狠！你只是個欺軟怕硬，陰著幹的傢伙！你那是什麼『豹先生』？簡直是一隻土狗。」

又嘆了口氣，他道：「盈盈姑娘，這正是命兒八尺，難求一丈。同是武林中人，造化却又不同。就以令尊來說，他那兩手，給我提鞋也嫌他的指頭粗，可是他吃的是京米白麵，穿的是綾羅綢緞，夜夜春宵，抱著齊翠翹尋樂，名利雙收。人們所嚮往的他都有了！若問他憑什麼會擁有這些？誰能回答這個問題呢？」

張盈盈進入屋中閉上門，匆匆穿衣，道：「屈能伸，『飄二爺』的武功比你高出許多，你怎麼那麼差勁？」

屈能伸道：「俗語說：技高一著壓死人。有時是師門的藝業有限，難以躋身高手之林，有的是自己不爭氣，練功不勤。總之，不管是什麼理由，打不過人家就要認栽，死皮賴臉地不服輸，那算什麼？」

冷冷一笑，門開啓，盈盈又走了出來，道：「人要臉，樹要皮。既然知道這些，栽了就該遠走高飛，還來幹什麼？」

他站起來緩緩走近，她沒有逃避，也許是基於一種先入為主的信賴，如果他要玩邪的，作人質時實在不必馬上放她走。就因為這件事，她雖然關心她的父親，偶爾却也會想到這個怪物。尤其是他和「飄二爺」對決時，居然會為他的成敗生死患得患失過。

當然，在日前，她對他還不會有任何一絲一毫的情愫。

現在，他站在她的面前約一步之地，緩緩地伸出手，她伸手撥開，但他又緩緩伸出手，道：「要不是我對妳另眼相看，我早就帶走了張海川。」

張盈盈又撥開他那隻托著她下顎的手，道：「別吹了！你聽到『飄二爺』的名字，連嗓音都變了……」

他低聲地笑著，她弄不清他怎麼笑得出來？他道：「張盈盈，世上有些事只能意會不可言傳，這事對妳說也等於零。」

她走到一邊去，哂然道：「你別癡心妄想，我不可能喜歡你，正如我也不會喜歡『飄二爺』一樣，儘管你自以為比他英俊。」

洒脫地作了個手勢，道：「慢慢你會知道，我不主動去答理女人，而是要她們來找我，這似乎又不順耳了。嗯？」

張盈盈道：「你說這些話的時候，也不感覺臉上痳酥酥地？你簡直在說夢話！你快滾吧！免得『飄二爺』來了，又要挨上一飛刀，那份狠狽眞是丟人現眼哪！」

就在這時撲進二人，在極暗的樓中，只看出一個年約三十五、六，另一個四十出頭，一個用刀，一個用拐。刀自他的左後側遞到，拐自上面斜砸而下。

屈能伸一閃就到了張盈盈身邊，一把扣住了她的雙手。一推一送，二人忙不迭地收拐收刀，變招換式。這工夫使刀的一刀削來，屈能伸不避不閃，一手扣住了此人握刀的手腕。

此人大力向前送那鬼頭刀，屈能伸就用力扭他的手腕，由於他另一手扣住了張盈盈的雙手，也要付出點氣力，此人的刀、人一齊向前衝，而且力道不同，屈能伸就感到有點吃力，因為這人的膂力極大。

雙方都加勁，此人膝砸來，猛攻外陰部，屈能伸不避不閃，以膝迎上，「蓬」地一聲，雙方都痛得齜牙咧嘴。

那個使拐的放手猛攻，但也有顧慮，怕傷了自己的人，只能點、刺，而不能掃、劈。這時張盈盈突然張口猛咬屈能伸的手腕，他只好强忍。而這使刀的還有另一手，專攻對方重要部位。張盈盈牙齒上加勁，已陷入屈能伸的肉中。

她從來未用牙齒如此大力去咬一件東西，實在沒有力氣了，抬頭望去，不禁一愣，使刀的已被他自己的刀刺入咽喉中，那個使拐的被他一脚實實地踹在肚子上已昏了過去。

她鬆了口，切齒道：「你又殺了人？」

冷森地一哂，他道：「我不殺他，就必須讓他殺了我。這傢伙毒極，專招呼我的要害，當他雙手握刀尚且不行時，仍不肯服輸。」

她狠聲道：「你是個血賊！」

他一鬆手，那屍體仰身倒下，但屈能伸用脚一鈎，屍體輕輕落地未發出聲音，道：「如果我是賊，妳父親又是什麼？為了袒護妳的父親，妳的良知全泯，就以妳剛才咬我使盡所有的力來說，妳的格調並不比妳的父親高尚些吧！」

她忿然道：「是又怎樣？我總不能讓你殺死我父親。如果你是我，你會怎樣？」

屈能伸道：「我也沒有說妳不該保護妳的父親，所以才連續給妳三次機會，本希望使妳良心發現，交出殺人剝皮的兇手。可是妳一直在賣弄妳的小聰明。」

張盈盈道：「屈能伸，你敢再次面對『飄二爺』嗎？」

漠然地一笑，他道：「我不記得一生中有沒有說過『不敢』二字？」

張盈盈道：「會不會又要趁機逃走？」

屈能伸道：「逃走是為下次進攻作出準備，逃走並不丟人，問題是逃走之後還敢不敢再來？還有沒有這份雄心？」

張盈盈道：「不過我要向你透露一點，昨天晚上來了幾位一流人物，所以你今夜面對的不僅是『飄二爺』。」

輕蔑地一笑，屈能伸道：「除了我，在下還沒見過武林中的一流人物，連『飄二爺』也只能勉強算是一流半。」

張盈盈嗤之以鼻，她自然不信。這工夫昏倒的那個爬了起來，正要往外竄，屈能伸沉聲道：「給我站住！」

此人還眞聽話，立刻停在門口，却已在暗暗戒備。屈能伸冷峻地道：「放心！我要是宰你，那就是閻王不嫌鬼瘦！去告訴『飄二爺』和剛請來的三流貨色，就說『豹子』又來了！」

那人一聲不吭消失在樓門外。張盈盈道：「姓屈的，你可知道剛來了多少？」

昂然走出樓外，道：「有沒有超過五十？」

「唉！」張盈盈忽然嘆了口氣，道：「只要你不殺我的父親，我實在並不排斥你，也不希望你死在這兒。快走吧！不要說一個『飄二爺』你都擺不平，再加上十二個名霸一方的人物……」

屈能伸道：「說幾個出來聽聽！」

張盈盈道：「郭一刀、大悲道人、笑面屠……」這工夫屈能伸已經聽到自樓下通往前廳的月亮門外傳來了放浪的笑聲。張盈盈楞在曲欄處，儘管此人如今絕無生望，却又不能不佩服他的勇氣。「雖千萬人吾往矣」，不就是這種境界嗎？

屈能伸到了生死關頭，反之，那就是她的父親到了生死關頭。可是無論如何，她不信這個狂人今夜能逃出生天，囫圇著走出「天風堂」的大門。

大約在屈能伸相距大廳還有十來步左右，張盈盈突然在後面大叫，道：「『豹子』來了！」這到底是要大廳中的人提高警覺，還是要屈能伸進入狀況呢？大廳中有那麼多的高手，似無必要提出警告的。

女人要作什麼？往往不自正面著手，而採迂迴式的，却又是殊途同歸。此刻張海川已獲得那使拐者的報告，又有點忐忑不安。儘管這兒有很多人，實在沒有怕的理由。

這時「飄二爺」頗有點舉足輕重的架勢，雙手一張，道：「張大俠，有在下槓著，你儘管放一百二十個心，奶奶的！他不來是造化，要是眞敢來，俺要是不叫他爬出『天風堂』，俺就是你那沒牙的老奶奶養的！」

張海川道：「當然，有『飄二爺』和各位獨當一面的人物在此，還怕什麼？只不過此人幹起來悍不畏死！」

「飄二爺」道：「誰不怕死？俺才不信哩！誰看到為自己做的棺材，髹漆得甄光瓦亮地，他要是不萬念俱灰，說到天亮俺也不信……」

這時屈能伸已來到大廳門外，而張盈盈却自他的身邊進入大廳，站在張海川的身旁，擋住了張海川的身子。全神貫注這個火爆場面。現在，「飄二爺」在門內，屈能伸在門外，一場生死血搏也許在半瞬之間就會開始。

而張海川和那些請來的有頭有臉人物，在這兩虎相爭之下絕對不會插手。

傲然地一笑，「飄二爺」道：「『豹子』，你本來不必在此栽觔斗，不知道是什麼惡煞附了你的體，非走這條路不可？」

屈能伸道：「我想你和我也差不多，沒家沒業，一個人吃飽了全家不餓，也用不著立什麼遺囑了吧？」

「狗蹦子」不耐，這工夫又開了腔，道：「我說『飄二爺』，你這是怎麼回事？一有這種場面，你就磨洋工，熊話說了一大堆，却硬是像天橋把式——光說不練。火上了房子你也不急！幹掉他呀！還磨蹭什麼？」

「飄二爺」這次沒搭腔，大鋼摺扇一開一合，就繞了屈能伸一周，換了七個方位攻出二十餘扇。風聲「颯颯」，大廳中燭火搖曳，那麼多的眼睛也不知道如何盯牢一個人？

烏金蝎尾鞭配上彎匕，在空中發出龍吟虎嘯聲，還夾雜著「劈劈啪啪」爆竹似的連串巨響，一干高手紛紛後退。

一個是輕功高絕，有如一隻蝙蝠在屋中低昂迂廻飛掠著，另一個却像一頭獵鷹，鞭如巨翅，匕似鋼爪，遠鞭近匕把「飄二爺」逼得團團轉。

張海川茫然地搖搖頭，看了女兒一眼，好像在說：妳不是說「飄二爺」比「豹先生」高出多多嗎？這又是怎麼回事？

「叭叭叭」三聲鞭花爆開，一蓬圈圈在「飄二爺」的身邊晃動，「啾啾啾」聲中，布屑紛飛，「飄二爺」的衣衫碎裂飄出。眞是名符其實是「飄」二爺了。

所有的人都不解地目注現場，尤其是張盈盈，她親眼看到屈能伸和「飄二爺」對決，屈能伸中了一飛刀狼狽而逃，不過她也不太希望那一方面取勝。

當然，「飄二爺」也並非全落了下風，巨大鋼摺扇在頹勢中開合猛搧，身子倏捲猛張，「嗤」地一聲，屈能伸的褲子被挑開個洞。

「狗蹦子」從不放過這種說熊話的機會，道：「『豹子』，天兒熱，老二在裡面冒汗，『飄二爺』給你開個天窗讓它涼快涼快……」

這辰光可沒有人發出笑聲，只看出二人越打越狠，雖僅六七十招，似乎都想在七八十招以內一揭兩瞪眼，打出個決定性的結果來。

果然，長鞭在空中揮了五個花，彎匕也攻了出去，就在這半瞬間，旁觀者的眼睛未眨者才能看清，那巨扇已自這空隙中戳了進去，正中屈能伸的胸部。

「嗷……」一聲淒厲慘嗥，像要揭開大廳的屋頂，這麼多的人，突然鴉雀無聲，只有「飄二爺」收回摺扇，退出三步，像一條探出水面張口接雨水的大魚，正在猛喘。

鞭已垂下，彎匕「噹」地一聲落地，屈能伸上身微往前傾，一手捂在中扇的胸部，鮮血已自他的指縫中滲出，然後「嗒……嗒……嗒……」地滴在青磚地面上，而血色却自他的臉上消失了。

「狗蹦子」道：「二爺，你本可以在三五十招內捅了他，老毛病又犯啦！娘的！這『豹子』也是作賤，上次中了飛刀，應該知道自己這點玩藝兒。命中只有八合米，走遍天下不滿升。」

「蓬」地一聲，「豹子」仆在牆角處。

張盈盈一直在忡怔，連她自己都說不出是什麼滋味。目的已達，應該雀躍才對，可是她的感受不是那麼回事兒。

「飄二爺」喘得差不多了，道：「張大俠，人死留名，豹死留皮。雖然俺是宰了他，俺自己心裡却清楚，這他奶奶的有點僥倖！簡直把俺累熊了。」

張海川使個眼色，他身後及對面幾個人物如「郭一刀」、「大悲道人」、「笑面屠」、「狠姬」、「不空和尚」、「海裡怪」、「開山手」和「嶗山五鬼」等一齊行動了。

張海川和這些人自然早有默契，一使眼色，大悲道人揮劍，狠姬出斧，郭一刀諧音「割一刀」，可知他刀法了得，往往出手第一刀就能斃敵，這三人首先撲上。接著「不空和尚」人到戒刀也到，「海裡怪」葛昆的蛾眉刺自後面刺到，「笑面屠」曹虎雙刀打閃和「開山手」蔡倫一左一右攻上。這些人受張海川兄弟二人的支助最多，像「不空和尚」蓋廟，張家就捐了五萬兩銀子，「笑面屠」每次伸手，至少是五百兩以上，其他諸人就不必說了。

這些人絕非浪得虛名之輩，各有各的看家絕活，相反地，要不是他們各懷絕技，張家的白花花銀子豈會送給他們花用？

「飄二爺」吼著左擋右拒，道：「張海川，俺操你的八輩祖宗！原來你他奶奶的淨來陰的，過河拆橋，落井下石。早知道這樣，俺才不會為你玩命殺死『豹子』哩！」

這工夫「嶗山五鬼」吳氏兄弟交換眼色，每人一根可伸縮的銅棍迎頭罩下。「狗蹦子」這火氣可更大了，嘶聲大罵，撤下十三節鞭，道：「人要臉，樹要皮。你這老小子專幹誆人的勾當，陰險狡詐，壞事作盡，所以連個兒子都沒有……」

「唿」地一棍掃來，「五鬼」老二想把他一棍砸扁，「狗蹦子」也不是好擺弄的貨色，一挫身閃過，反而抽出一鞭。

這辰光的「飄二爺」可眞是夠忙豁地了，這十二個人個個有一套，而且不是要害不出手，和尚和道士更狠，大悲道人在第十招時一劍劃破了「飄二爺」的左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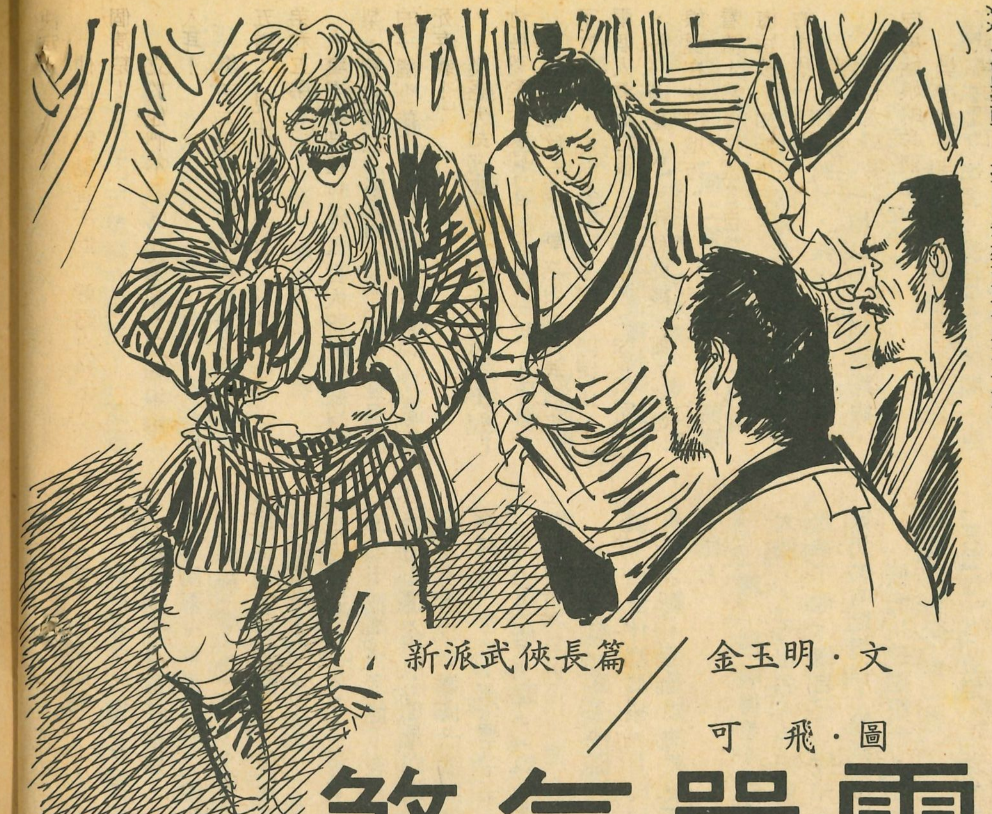
十二個人的身份差不多，一人得手，別的就不甘示弱，就像獵人一樣，較上了勁，誰都希望自己先露一鼻子逮到獵物，以報張海川的佈施援手之情。「不空和尚」畢竟經驗老到，在別人合力猛攻，不給飄二爺喘息的機會時，他抽冷子掃出一戒刀。飄二爺的大腿上又多了一道記號。

「狗蹦子」對付「五鬼」的老二，勉強可以支持一會，飄二爺在劍林刀牆之中，怎麼飄還是左支右絀，險象環生。這工夫「狠姬」高燕的雙刀斧剛自他的頭皮上掠過，「開山手」蔡倫的一擊堪堪沒砸中他的左肩，幾乎同時，「海裡怪」的蛾眉刺在他的腋下戳過，衣破皮綻。「笑面屠」曹虎的雙刀和「嶗山五鬼」之四的鋼棍幾乎全指向他的要害。沒有一絲間隙可以全身而退，也沒有時間換口氣或思考一下。命只有一條，那要看是誰以命來作賭本？怎麼個賭法？

「嗆啷啷」聲中，曹虎又劃了他一刀，「狠姬」削了他一斧，左肘肉裂見骨。「海裡怪」刺了他一記蛾眉刺，但「飄二爺」不作賠本生意，他的大摺扇波浪形掃出，「五鬼」之二腰上各裂了一道口子，「郭一刀」的肋骨斷了一兩根，「開山手」蔡倫的屁股被戳了個洞。但是，仍然沒有人願意讓他緩一口氣，再一次拚命狂攻瞬間發動。

（未完・二）

上文提要：嚴霜報仇的怪招是因人而施，事主悔過不抵抗，想死得生，反抗求生得死，似乎喜怒無常，無法使人捉摸，像捉弄南岳五劍爲例，使他們無所適從。南岳五劍也因爲當年盲從參與了血洗「梅莊」之事，如今嚴霜復仇自在意料中，幸他們五弟兄個個忠厚，願以一死殲悔，保存子嗣樊凌繼後，嚴霜則聲討樊凌罪孽，提出殺樊凌不殺五劍……



新派武俠長篇／金玉明・文　可飛・圖

煞氣嚴霜

復仇有點變態　卧底探知內情

樊老大看了嚴霜一眼，誠懇的說道：「姑娘，妳的好意我非常感激，請容我與諸弟商量一下如何？」

嚴霜道：「可以，不過我先聲明一句，假如你們兄弟不再顧惜這孽子的話，所活着的這個人，我非但任他去留，並且也不再毀去他那一身功力。但若決定仍然保全這個明知萬惡的蠢子，我也無話說，不過我只答應過留他活命，却必須毀去他的武技！」

話說完了之後，嚴霜坦步到了武場的一角，任由樊家五兄弟在低低計議，他視着不聞不見！

樊老大却並不顧忌愛子，立刻對四個兄弟道：「兄弟們，凌兒是我的親生子，當然，咱們五房也祇有這麼一條根，不過現在我的看法和想法不同了！我五十五啦，老二五十，三弟你四十七，四弟是四十五，五弟今年剛剛四十二歲！」

話聲一頓，接着又道：「不錯，我們皆已成婚多年，就拿五弟來說吧，自結婚到現在，都有十一年了，別人的年月自然更久。這多年都沒有兒女，或許是不會再有子女留下了，但是若能積善並請名醫妥爲診治的話，也許未必無後！凌兒這樣惡毒，即便留下他，後果也不堪設想，何況梅姑娘業已說明，必須毀去他那一身仗之爲惡的功力！俗話說的好，虎毒不食子，難道我比虎還毒，說實話，我們過份的嬌縱他，已使他成了決難改善的惡徒！現在我是決心不再管他，要你我兄弟之間，留下一個人來，我自動除外，但仍不能指定留下誰……」

樊凌在一旁靜聽，越聽越覺得不對勁，不由揚聲道：「爸，你眞這樣狠？」

樊老大厲聲叱道：「閉上你這張狗嘴，我恨我狠得太晚了！」

樊凌雙目中閃過一絲怨毒之光，他已暗中有了決定。

嚴霜遠遠站在一角，似未注意，這正中樊凌心懷。

樊老大這時接着又對四個胞弟道：「因爲同是手足，我很難說要那位弟弟留下，所以這要你們共同來商定，你們就開始商量，越快越好！」

樊老二雙眉一挑，開口道：「不！祇要三弟四弟和五弟商量就好，我也除外！」

樊老大上前一步，雙手握着二弟的膀臂，道：「二弟，你還不太老……」

樊老二搖頭接口道：「大哥，您除外之後，就屬我年長了，這是我的一份光榮，至盼大哥別用長兄的身份來限制我！」

樊老大一拍老二的肩頭，道：「好！這才是兄弟手足的義氣！」

樊老三一笑，此時他竟能笑出聲來，即便算是有兩分矯作，却也已經難能可貴了，武林中人到底有他們的磊落處！樊老三在一笑之後，慨然說道：「我已決定，與大哥二哥共存亡！」

樊老四剛要開口，樊老大却已擺手接了話：「你不用說了，現在我祇先問你們一句話，對我不再爲凌兒顧惜的決定，你們贊成不贊成！」

樊家其餘兄弟四人，咸表同意這個決定！

他們答對聲音不低，嚴霜自然聽了個清楚！

立於他們不遠處的樊凌，自更句句入耳！

樊老大這時點了點頭，對老四和老五道：「現在事情明朗多了，就祇剩下四弟和五弟……」

樊老五却接口道：「古人四歲便知讓梨，難道我四十歲的人了，還不如古時的一個小孩子？我退出，甘願與大哥求死存義！」

樊老大却沉聲道：「不行，你必須和你四哥聽天安排！」

話鋒至此一頓，樊老大由身畔取出了枚銅錢，走向老四和老五，把銅錢給兩個人看過之後，接着道：「一面是『字』，另一面是『背』，我將此錢，擲於梅姑娘現在站的地方，你們目光再好，也難看清！然後你們各自猜試，猜過，我請梅姑娘示知誰猜的對，對的留下來，錯的和我一路去！」

樊老四和老五，低頭不言！

樊老大却揚腕抖手，將銅錢遠遠扔向梅姑娘的身前！

樊凌却乘此時機，悄然旋身，退到了武場的門口！

接着，他一閃而出，那知面前人影一動，嚴霜已攔在了他面前，冷冷的哼了一聲，道：「留你不得！」

樊凌已知不好，竟當先暴下毒手，他功力本來不低，以藍姑娘的高超劍術，尚難勝他，如今拚死之下突擊，威力自然更大。

祇是今日的嚴霜，却非藍姑所能比，樊凌雙掌眞力剛剛打出，嚴霜冷笑一聲，右臂一揮，已將樊凌震出丈外！

樊凌不由亡魂喪胆，掠縱起身，尚未逃出數尺，背後一縷寒風已到，他祇覺得後心微痛，人已斷氣死去！

嚴霜一舉間，就處治了樊凌，樊家老哥兒五個，越法知道幸未相拚，樊老大咬咬牙，對老四和老五道：「逆子業已身亡，四弟五弟快猜那銅錢的正反……」

話未說完，嚴霜已接口道：「不必了！」

樊老大神色陡變，道：「姑娘莫非想一網打盡我們兄弟？」

嚴霜瞪了他一眼，道：「當年血洗『梅莊』，你兄弟是負責那一地區？」

樊老大道：「負責東北方的一角，曾殺過三個人！」

嚴霜點了點頭，沉思刹那之後，道：「適才你能知已非，大義以對諸弟，可見素日並非極惡之輩，我有個心念沒告訴你們，此次復仇，已給任何人都留了生機！你兄弟間的仁厚義氣，正合了我所留你們的生機，如今你們放心，我一個人也不會殺！」

話鋒一頓，五劍面上露出意外的驚喜！

嚴霜却接着又道：「不過也不是這樣平白放過了你們！」

樊老大頷首道：「對當年之事，我應負全責，姑娘不論怎樣責罰，我都會心悅誠服的接受，並感激姑娘的仁厚。」

嚴霜道：「當年你們殺過我家的三個人，今朝我要毀去你們三個人的功力，然後你們立刻遷出此宅，未來的日子，不准再在江湖走動！」

樊老大慨然道：「老朽遵命！」

嚴霜道：「凡屬你們能帶走的金銀珠寶，全可以帶走，不過今後若能以這些金寶的半數，充當善舉就更好了。」

樊老大指天指心爲誓，聲言按嚴霜的吩咐去辦。

於是嚴霜毀去了老大老二老三的功力，親自看着他們舉家離去之後，一把火，燒毀了南岳五劍的莊院！

當年「梅莊」被燒了個片瓦無存，如今是一報還上一報！

＊　＊　＊

沅陵，也就是辰州。

沅、酉二水，會流於左，全境山嶺重疊，爲湘西要地，川東及黔省所產之桐油、牛羊皮等，皆由此轉輸常德。

市肆因之極爲興盛，並因本地特殊的名產「硃砂」，天下聞名（即世稱之辰砂），更帶來了無比的繁榮。

這天中午，沅陵市上，最最有名的「三杯醉」酒樓，來了一位以淡藍色紗巾掩面的藍衫公子。

他佔了個靠窗的位置，却吩咐堂倌，在對面多擺了一副杯盞，果然，刹那之後，又一個相同打扮的人來到！

在第一位藍衫公子來時，已引起不少茶客的注意，因爲最近傳說，那朵人見人愁，人見人死的小紅花，就要在這一兩天內到達辰州，目的似乎是對着「辰州雙奇」來的！

所以最近凡衣衫特殊的人物，咸在被人注目之列！

一位藍紗蒙面的藍衫公子，已經惹人注意了，如今却突然又出現了另外一位，自更引得低語紛紛！

「辰州雙奇」，據說乃當代大俠，功力已至化境，自謠傳盛聞之後，雙奇已作了與敵一拚的安排！

每個酒樓或人多處的地方，都有雙奇的暗線，三杯醉酒樓，也自不例外，有人特別的注意上兩位藍衫公子。

他們不露形色，一邊監視着，一邊已走報雙奇！

這兩位藍衫公子，不是別人，正是克圖克業兄弟！

眞巧，他兄弟又在辰州碰了頭。

不！是克業相約乃兄來的，是有要事而來！

他兄弟也早聽到了小紅花的傳聞，並且探明小小紅花已然上了路，指日之間，即將到達辰州！

因此克業通知了乃兄，在辰州三杯醉酒樓上會合。

克業的通知，因須避過另外一個人，所以並未能說得詳細，祇告訴克圖，必須趕到，相商生死大事！

克圖這些日子，逛遊天下，任俠江湖，業已功力高超，和現如神龍般的身法，得了個「神龍藍衫客」的美稱！

克業更不用說了，人家拿他當了「神龍藍衫客」，其實，蒙面之下，誰也分不出是那一個來！

所以到底「神龍藍衫客」是誰？哥兒兩個是誰沾了誰的光，連他們自己兄弟都無法弄得清楚。

兄弟相會，無言三杯！

三杯醉，這名字就像現實的「藥品宣傳」，的是誇大得可以，他兄弟各盡三杯，却連一絲酒意都沒有！

三杯下肚，話題兒開始，克圖道：「有什麼生死大事呀？」

克業道：「大哥不會不知小紅花的事吧？」

克圖頷首道：「像古之洪水，這朶小紅花已橫掃過小一半天下了！」

克業嗯了一聲，道：「大哥也該知道，誰是這朶花了吧？」

克圖再次頷首道：「知道，是義妹嚴霜！」

克業突然長吁一聲，道：「怕已不是義妹了！」

克圖長嘆一聲，道：「我懂，所以也正担着心！」

克業道：「我決未想到，嚴霜報仇的手段是這樣狠辣而絕！」

克圖却道：「應該想得到的，昔日那些人，豈非更狠更絕？」

克業默默無言，半晌之後，克圖又道：「血洗『梅莊』已夠狠毒，復宰殺『何家莊』數百名無辜，實已非人，怎能怪嚴霜以血還血？」

克業低吁一聲，道：「大哥，我曾對你說過，血洗『梅莊』也有我們家！」

克圖嘆口粗氣，道：「我已爲此，不安甚久！」

克業道：「到那一天，你我當該如何？」

克圖道：「盡人子之道，以死報之！」

克業道：「和嚴霜一拚生死？」

克圖道：「必須先爲化解才對。」

克業道：「我深知她的脾性，怕化解是無望了！」

克圖道：「那就祇有作生死之一搏啦！」

克業搖頭道：「其錯在我，相搏方寸怎安？」

克圖道：「父叔若是皆死，你我義有他顧嗎？」

克業道：「所以約大哥來此，先作一次商談！」

克圖道：「二弟可是已有良策？」

克業搖頭道：「目下祇有一個拙笨的辦法！」

克圖道：「我相信是好辦法，你快說。」

克業道：「據十分可靠的傳說，嚴霜就要來此地了，小弟知道，當年血洗『梅莊』，也有『辰州雙奇』……」話沒說完，克圖已接口道：「這件事已傳遍江湖，我怕不這樣簡單。」

克業頷首道：「大哥比當年高明多了，對，事情非但並不簡單，並且是隱藏着極大的陰謀，對嚴霜十分不利！據小弟以十日工夫，偵得的機密，辰州雙奇似乎已和某一極爲厲害的黑道惡魔勾結，在此地設下了羅網！大概就在吃過飯後，辰州城內各要道街巷頭，皆會高高掛起同樣文字的很多布帖，寫明雙奇相約嚴霜一戰！」

話鋒微停，克圖接口道：「是陰謀！」

克業道：「不錯，所約地點，在正西方第一座山中的『沙谷』，小弟昨夜及前夜，皆曾前往暗偵內情，惜無所得！」

克圖道：「二弟之意，可是想對嚴霜報以恩德？」

克業道：「正是，小弟是想，當陰謀發動，嚴霜身已入伏或將入伏時，設法救她脫險，也許可能……」

克圖接口道：「但我們不知彼等用何陰謀，那怎能……」

克業聲調壓到極低，道：「這一點沒有關係，小弟保證，剎那就會有人來問我們，那時大哥請莫開口，一切由小弟答對，必可如願！」

克圖想了想，道：「是『雙奇』的人？」

克業道：「嗯，人家走了半天了，不過此地還有監視我們的人，所以我們要故作不知，我們隨便吃喝。」

克圖道：「好，不過二弟，你想嚴霜會不拿我們當仇家看嗎？」

克業道：「小弟爲此曾十分週詳的考慮過，認爲不管怎樣結之以恩，仍須保存自己的實力，以備萬一！」

克圖道：「這很對。」話鋒一頓，克圖想起了個辦法，又道：「二弟，設若一切恰如所望，能否不使嚴霜知道我們，先和嚴霜作一次功力技藝之上的較搏？」

克圖道：「我們以二搏一？」

克圖道：「必須如此，這樣才能試出萬一之時，你我兄弟聯手，是不是可以保得住父母家人的平安！」

克業想了想：「好是好，祇怕瞞不過她去！」

克圖道：「不會吧？我這身功力，她不曉得，至於你……」

克業接口道：「在海家船上，嚴霜似乎已經知道了我是誰！」

克圖有些震驚，道：「她可曾有過暗示？」

克業搖頭道：「沒有，不過她當時對我說話的語氣和神態，十分尖刻，那時我沒想到是她，如今想來……」

克圖接口道：「不要緊，即使她當眞已經疑心是你，那也不過祇是疑心罷了！到時候我兄弟雙雙出面，她必將疑念盡去！」

克業道：「我也曾想到過這一點。」

克圖道：「事情就這樣決定吧，反正要見機行事的。」

克業道：「處在現今的情形之下，也祇好如此了！」

他兄弟話聲剛剛停下，身旁已有人走了過來。

克業仍恐乃兄開口，立以傳聲道：「大哥別忘記小弟剛才的話，雙奇的人到了，遇有任何答對，請由小弟開口，反正我抱定彼此決不離開的宗旨。」

克圖也以傳聲道：「我懂，你怎麼答對他們，我就怎麼承認！」

適時，耳邊聽到陌生人的話語，道：「老朽請教兩位一事，祈恕唐突。」

克圖頭都沒抬，克業却哦了一聲，仰臉問道：「老丈請說就是。」

克業一面發問，一面注意來人。

來人是位年約六旬的老者，一身灰色長衫，灰而白多的頭髮、鬚，雙目閃着光芒，雙頰內陷，是位難纏的武林高手！

此時，老者微微一笑，道：「可能容老朽坐談？」

克業揮手相示，道：「老丈盡管請坐。」

老者謝坐之後，接着說道：「老朽宋杰士，閣下貴姓？」

克業道：「老丈想問何事，敢請就問何事如何？」

宋杰士又是一笑，道：「閣下似乎不願告知尊姓，那……」

克業接口道：「非不願也，實無此必要！」

宋杰士兩道灰白眉一挑，道：「閣下視老朽爲何等樣人？」

克業暗自好笑，這自稱宋杰士的老頭兒，已開始有心生事了，於是克業笑出聲來，搖頭道：「老丈是何等樣人，與小可無關，但若以現在來說，小可認爲老丈是有所疑難的問話人！」

宋杰士剛要答話，克業却接着又道：「也是有些無禮的冒失人！」

克業有心挑起宋杰士的火氣，更有心試上一試宋杰士的眞正來意，因此接上一句夠重的話！

果然！早就存心以生些是非，來測斷王家兄弟是敵抑友的宋杰士，借着克業的這一句話，拉下了臉來！

宋杰士冷哼一聲，道：「閣下，敝鄉是個禮義的地方！」

克業也冷哼了一聲，道：「這樣的話，小可爲貴鄉有老丈在而遺憾！」

宋杰士怒聲道：「閣下是說，我有辱鄉里了？」

克業道：「這祇有請貴鄉的人，來判斷如何了！」

宋杰士指手道：「老朽因不明之事而動問，自份並無失儀失禮處，閣下一句『無禮的冒失人』，當怎樣解釋？」

克業道：「入境問俗，敢問老丈，這句話貴鄉是如何解釋的呀？」

宋杰士叱道：「年輕人，莫輕狂忒甚！」

克業沉聲道：「老丈更不必倚老賣老！」

宋杰士嘿嘿兩聲，道：「好，老朽想請閣下借一步講話！」

克業道：「素昧平生，無話可說！」

宋杰士倏地伸出右手，已握住了克業的右腕，道：「閣下怎這般拒人於千里之外？請！」

話聲中，宋杰士提聚了內力，想制服克業！

怎料克業神功暴展，道：「老丈忒也煩人了！」

「了」字出口，宋杰士驀覺右手五指奇疼入骨，一股大力無形湧到，一條右臂立被震麻，人也彈出去了數步，將坐椅帶倒地上！

宋杰士傻了，而酒樓上還有幾個雙奇的門下，也傻了，他們雖然看出克業兄弟並非普通人物，但未想到會懷具這麼高的功力！

克業震出宋杰士之後，若無其事的喝乾了杯中酒，一連吃了兩口菜，才對始終不開口的克圖道：「咱們走吧，我飽了！」

克圖祇微微點了下頭，那神態和動作，在在表示出他的身份和功力，要比克業還尊貴高超！

宋杰士看在眼中，驚在心內！

克業這時轉喚堂倌算賬！接着對宋杰士道：「老丈聲言爲當地人氏，小可今有一事拜問，不知老丈肯否能以禮義指點小可這外鄉人？」

宋杰士無奈道：「請講！」

克業道：「貴鄉有兩位名震天下的大英雄，人稱『辰州雙奇』，據說府居就在城內，敢請指點！」

宋杰士雙目一轉，道：「閣下是要拜會雙奇？」

克業頷首道：「有此心意。」

宋杰士道：「可否示之何事？」

克業道：「老丈强人所難了，未見雙奇本人前，無法相告！」

宋杰士皺皺雙眉道：「老丈看閣下是英雄人物，英雄無不磊落……」

話未說完，克業已示意克圖站起身來，理也不理宋杰士，坦然大步而去。

宋杰士身形一側，攔住了路，道：「閣下不容老朽把話說完？」

克業道：「小可旨在請問雙奇住處，而非與老丈談磊落光明與否的事，老丈答不對題，小可不走何待？」

宋杰士一笑道：「由適才閣下神功來說，閣下必是武林中人，若係武林中人，似應了解近幾日江湖謠傳……」

克業沒等他把話說完，已接口道：「越說越遠了，請讓路！」

話聲中，克業右手已緩緩揚起！

宋杰士剛剛吃過苦頭，到現在，一條右臂尚感酸麻不能自主，見克業揚臂，不由退步躲向一旁！

但他却適時開口道：「老朽即『雙奇』之友，閣下若肯開誠相見……」

話未說完，克業已拱手道：「老丈怎不早講，來來來，請坐下談。」

宋杰士向四外看了一眼，低聲道：「換個較爲清靜的地方相談如何？」

克業道：「小可任隨老丈之意。」

宋杰士聽到這一句話，換了笑臉，道：「如此請閣下隨老朽來！」

話鋒一頓，宋杰士轉對堂倌道：「把這兩位的飯賬，算在……」

克業不容宋杰士把話說完，已取出紋銀一兩，抛向桌上，接着以十分溫和的語氣，向宋杰士道：「沒有讓老丈破費的道理。」

說着肅手相讓宋杰士先行，宋杰士道聲「僭越」，含笑而先，克業和克圖相隨其後下了酒樓。

宋杰士帶着克業兄弟，行未片刻，轉進一條長巷，在巷內左數第二家朱紅門前，停下了來。

克業首先開口道：「此處莫非『雙奇』的府居？」

宋杰士一笑搖頭道：「乃老朽草舍。」

克業拱手道：「老丈如此相待，小可深覺不安。」

宋杰士沒有答話，即叩敲門環。

他其實是無法接口，克業這句話的用心，十分玄妙，是怎樣的「如此相待」？又「深覺」何事「不安」呢？

家人應門，宋杰士肅客，客堂內，賓主落坐，僕從獻茶之後退出，宋杰士一清嗓音，含笑道：「兩位貴姓？」

克業道：「老丈能否不問這個？」

宋杰士面有難色，道：「兩位請容老朽聲明幾句，設若兩位旨在必見『雙奇』的話，名姓不肯見告，老朽何能代兩位進言？」

克業道：「我們既然以紗巾蒙面，自是不願露出眞正面目，若道及名姓，蒙面之事豈非畫蛇添足？」

宋杰士道：「兩位說的也對，祇是目下……」

克業已知其意，一笑道：「老丈不必爲難，我們的來意是能夠坦白相告的！」

宋杰士頷首道：「斗胆請問其詳？」

克業道：「近聞傳言，梅嚴霜有來訪『雙奇』之意……」

宋杰士接口道：「閣下說到這裏，老朽也把心意相告，正因此事乃眞，所以兩位不通名姓，又復蒙面，老朽才十分爲難！」

克業坦然道：「老丈是怕我們不利『雙奇』？」

宋杰士道：「閣下能直言此事，老朽也不相瞞，必須小心！」

克業道：「老丈誤矣！」

宋杰士道：「願聞其詳。」

克業一笑道：「我們聽到的傳說太多了，都是有關梅嚴霜復仇的事，她雖殺人已多，但卻都是磊落光明的獨來獨往……」

宋杰士接口道：「不錯，因之老朽雖不得不小心從事，却未相疑。」

克業拱手道：「可見老丈高明。」

宋杰士道：「但兩位來得太巧，這來意……」

克業接話道：「十分簡單，同仇敵愾耳！」

宋杰士神色露出喜意，道：「請再說的詳盡些。」

克業道：「我們的家族和長者，當年也曾參與過血洗『梅莊』之事，今日梅嚴霜復仇武林，我二人遂聯合而起……」

宋杰士道：「兩位聯合，準備怎樣呢？」

克業道：「這太簡單了，既然和梅嚴霜已同水火，自然該先她索仇而覓之一戰，這是我們聯手的主因！」

宋杰士道：「酒樓之上，老朽業已試出，兩位功力極高，但若想以兩位之力，誅除梅家丫頭，怕還很難如願！」

克業道：「也許可望成功！」

宋杰士道：「姑不論是成抑敗，必欲一見『雙奇』是何緣故？」

克業道：「我們願與同仇之友，皆相聯手，並願此次之搏，首先出陣，是故須與『雙奇』見面一談！」

宋杰士道：「兩位可能示下門戶……」

克業哈哈一笑，道：「若老丈始終心疑，即便說出門戶，老丈恐亦不信，否則雖不談姓名門戶，與事何礙呢？」

宋杰士沉思片刻之後，道：「閣下說的有理。」

話鋒一頓，却接着又道：「哦，可能容老朽折衷一下？」

克業道：「請講！」

宋杰士道：「兩位可不道名姓門戶，但既已蒙面，自不慮有人識得，對蒙面及不願談及名姓之苦衷，可肯相告？」

克業想了想，道：「這倒可以！」

宋杰士欣然而笑，道：「老朽恭聽！」

克業道：「我們兩人的家族，如今正避這『紅花奇禍』，因此我們蒙面行事，不致令父母尊長難安！」

宋杰士聞言站起，道：「好，兩位稍坐片刻，老朽即命家僕去……」

話未說完，客堂之門四開，有人朗朗笑着，道：「不必了宋四弟，我們已經來了！」

說着，自外面走進來了三個老者。

頭前平行兩位，年已古稀，身量一高一胖，面色一蒼煞一鐵黑，胖的蒼煞，高的鐵黑，俱皆目露詭譎之光！

第三個老者，六旬多些，矮而黑，十分精悍！

克業和克圖心裏明白，不問可知，「辰州雙奇」到了，並且看出，頭前平行的兩個老頭兒就是雙奇！

果然，宋杰士聞聲已然站起，道：「小弟正準備命人往請，不料大哥和二哥竟已來到。」

話聲一頓，代向克業克圖介紹道：「兩位不是想見見『雙奇』二老嗎？這兩位就是。」

克業和克圖聞言站起，尚未開口，胖面蒼煞的老者，却已一步到了克業兄弟身前，拱手道：「老朽齊濟。」

另外那高而黑的老者，接着說道：「老朽赫召！」

克業對齊濟、赫召拱手道：「久仰兩位老俠的大名，有幸得拜尊前！」

齊濟一笑道：「別客氣，老朽兄弟浪得虛名耳，請坐！」

此時，宋杰士已親自把三個坐位搬近，齊濟和赫召及另外那名矮瘦老者，安然而坐。

坐定，赫召却開了口道：「兩位小友，老朽一向心直口快，不會虛套，兩位說，此次有心相戰梅家丫頭，願聞上策！」

克業道：「除自願索戰頭陣外，餘者皆由兩位前輩主理！」

齊濟眉頭一皺，看了赫召一眼，赫召霎霎牛眼，沒有接話，那矮瘦精悍的老者却一笑，道：「老朽榮成天，是齊、赫二老的盟弟，行三，宋杰士是老四，這次也是爲了那姓梅的丫頭而來！」

話鋒一頓，接着又道：「老朽對兩位剛才的聲明，覺得十分奇怪，兩位可別介意，我認爲兩位若有這種心意，又何必堅與老朽兄弟聯手呢？」

克業坦然道：「榮老俠問的對，但却祇知其一而未解其二！」

榮成天道：「願聞高明的解說！」

克業道：「據傳，梅嚴霜功力極高，請問這傳言可靠否？」

榮成天頷首道：「此乃事實，而非傳言！」

克業道：「那就是了，小可斗胆再問一句，若以榮老俠等功力技藝，與梅嚴霜作生死之搏時，可保有勝數？」

榮成天看看齊濟和赫召，道：「沒這種把握！」話一停，釘上了一句，道：「莫非兩位握有勝券？」

克業道：「若小可有八分勝數，也早就獨自與梅嚴霜較搏了！」

榮成天含笑點點頭，克業已接着說道：「就因爲量己之能，怕難得勝，才願與老英雄們聯手，這內中的道理，十分明顯，榮老俠似乎不應不解！」

榮成天老臉紅了，道：「老朽聰智不足，閣下最好是詳說一番。」

克業道：「小可的心意，是拚却這條命不要，先消耗梅嚴霜四或五成眞力，那時榮大俠等人繼之出手，大害可除！」

齊濟突然把手一拍，道：「好主意，這是殺身成仁的義行，令老朽感愧！」

赫召也接話道：「誠然誠然。」話鋒頓了一頓，接着却說道：「兩位下此決心，當有所爲吧？」

克業學他的語調，道：「誠然誠然，小可是捨此性命，以安父母家族之心！」

榮成天道：「是使尊親尊府，再無後顧之憂？」

克業頷首道：「正是如此，試想，梅嚴霜終於難以放過敝家尊長及我們兄弟去，若等她索仇而來時被殺，何如這樣一拚？」

齊濟道：「這就十分合乎道理了！」

克業却一笑道：「小可本來對梅嚴霜能連殺百餘戶仇家事，深覺可疑而奇怪，如今却已明白了內中的原由！」

齊濟哦了一聲，道：「什麼原由？」

克業道：「人人畏死，個個逃命，不知團結，自是必死無疑！」

赫召看了齊濟和榮成天一眼，道：「老弟，恕老朽討個大，這樣稱呼了。」話鋒一頓，接着雙眉一挑，道：「聽老弟話中之意，似是在說老朽兄弟也是……」

克業不容赫召把話說完，已接口道：「赫大俠不要多想，小可祇是就事論事，試想，設非武林朋友們，人人獨善其身，又怎會容梅嚴霜橫行至今？」

榮成天一笑，道：「老弟，你的心意，老朽兄弟們懂！」

克業也一笑道：「那就好。」

榮成天看看克業，又看看克圖，道：「兩位的尊長，大概是好朋友吧？」

克業道：「有生死相共的情誼！」

榮成天哦了一聲，道：「這就難怪，兩位老弟連衣衫都一樣了！」

克業冷冷地說道：「小可衣衫相同，是另有原因，不像閣下心中所想的那樣，再說，若閣下及赫、齊二老，仍有所疑……」

齊濟接了話，道：「老弟，在我猜來，衣衫相同必是爲了利於搏戰！」

克業一笑，道：「還是齊大俠老練。」

這句話，無異是說齊濟推測的對，因之赫召和榮成天及宋杰士，都以求答的眼光，看着齊濟。

齊濟却沒有理睬他們，仍然對克業說道：「老弟，說來老弟們爲了對付梅家丫頭，的是煞費苦心，老朽並非對老弟們的技藝懷疑，實因……」

克業早已明白齊濟言下之意，接口道：「小可說的明白，願打頭陣，拚盡我兄弟之全力，使梅嚴霜眞力失耗十之四五，並未大言一戰必勝！」

齊濟道：「老弟台們的心意，老朽自是深感，但是請想，老朽癡長幾年，怎能使老弟們獨力搏虎而我置身事外呢？」

克業道：「不瞞齊大俠說，設若齊大俠及赫大俠，置身事外的話，却又誤解了小可的拚死本意了！再說，小可曾先聲明過，梅嚴霜對昔日仇家，一個也難放過，若此次小可兄弟不幸後，諸大俠並不爲繼的話，則諸大俠並非對小可兄弟失信不義，而是開自己身家性命的玩笑，所以小可從未疑過此事！」

克業這種磊落光明的表示，使老奸巨猾的雙奇和榮成天及宋杰士，咸由內心生出了愧意！

於是齊濟在沉思片刻之後，慨然說道：「老弟，有你剛才這番聲明，老朽兄弟若再拿老弟們當作外人，就顯得老朽兄弟太不夠格了！老弟們，自現在起，老朽願意開誠相交，與老弟們生死甘苦與共，不知老弟們可能……」

克業以嚴肅而鄭重的口氣，接話道：「小可兄弟本就是推誠而來！」

齊濟道：「好，咱們就一言爲定，也別再談老弟們必欲打個頭陣的話，恕老朽說句狂言，已早有了誅戮梅丫頭的辦法！」話鋒一頓，却直視着克業道：「老弟，我們既然坦誠相對，老朽想先看看……」

克業接了口，道：「齊大俠，所謀之事若前半刻竟功，使小可父兄無後顧之憂時，小可這掩面紗巾，當於後半刻自動取下！」

齊濟無奈，頷首道：「就這樣說了！」接着，齊濟以十分誠懇的態度又道：「老弟，老朽安排的擒虎妙計，稍待自當相告……」

克業却連連揮手接話道：「不，小可兄弟自願聽令行事，齊大俠所謀全策，似乎不必告知小可，況自古定計，總是越少人知道越好！」

齊濟把拇指一伸，道：「英雄出少年，老弟呀，我算心服了你！」

聲調微頓，話鋒又起，道：「不過越是這樣，我却越法想急於與老弟一談此計，一者朋友相交貴乎誠，再者，多一人也可多些高見！但是在談到此計之前，老弟們請恕老朽必須相詢一事，爲了此次不使任何人受到意外傷亡……」

克業含笑起座，接口說道：「齊大俠之意，小可已知，敢請找個空闊地方一試如何？」

齊濟也起座道：「老弟，你這是不見外了，好！」

宋杰士此時方始答上話，道：「大哥，在『三杯醉』酒樓之上，小弟已經領教過這兩位老弟的功力，可說是萬中之選！」

齊濟一驚，赫召和榮成天也不由的一楞！

赫召開口道：「四弟怎不早說？」

宋杰士萬般無奈，道：「二哥，丟人現眼的事，那個願意提及？」

這句話，越法是齊、赫等人心驚了，他們深知宋杰士之能，既然宋杰士說是自己丟了人，那就決不會假！

這樣說來，面對面的這兩個蒙面少年的功力，當眞要超人一等了，難怪敢大言不慚說要先戰梅嚴霜！

齊濟想到這裏，略以沉思，含笑說道：「老弟們可眞是『眞人不露相』，宋四弟既然這樣說，那就不必再試了，我們立刻研究一下所定計劃……」

克業却搖頭道：「齊大俠，我們未來面對的敵人，過於堅强，凡是參與這次迎戰的朋友，都該使自己人瞭然本身的功力，才能分負識責！」

赫召和榮成天心中仍有所疑，於是說道：「大哥，老弟們要露幾手絕技，我兄弟何不『先睹爲快』？」

齊濟自是也巴望不得，看看克業克圖的眞功夫，聞言會意，但他却故作爲難的樣子，道：「二弟，我們這樣作，對老弟他們似乎不太恭敬？」

克業却哈哈一笑道：「這是說那裏話來，走走走，請那位帶路？」

於是大家一道起身，宋杰士前頭帶路，向後面花園而行，在花園一角的練武場，停下步來！

這座武場，四面圍着丈六高牆，有道十分嚴緊的門戶！

宋杰士首先推開那扇門，轉向克業克圖道：「兩位老弟還算是客，請先行。」

克業也不客氣，拱手爲禮，請克圖先走。

豈料克圖剛剛一步邁進門檻，却突然止步，左肘和克業的右臂一碰，以極爲低沉的聲調道：「你看武場平地的正當中！」

克業此時他已看到，心頭猛的跳動起來，轉對齊濟等三人道：「齊大俠，可能梅嚴霜已經來了！」

齊濟、赫召和榮成天、宋杰士，聞言神色陡變，赫召慌不迭問道：「怎見得？」

克業身形向旁一閃，露出正中，手指武場場地當中道：「她那朵『小紅花』，已經插在了此處！」

齊濟等四人聞言，竟然驚啊出聲，現出了手足無措的樣子！

一個個左顧右盼，頓時疑神疑鬼草木皆兵起來！

克業却坦然和克圖步出了武場，別看適才乍見這朵小紅花時，克業心中曾經猛的跳動，但那却不是怕！

當克業走距小紅花尚有兩丈多的時候，停步回顧，未見雙奇和榮成天、宋杰士隨行，心中不由暗笑。

克業有心顯露一手，立刻對齊濟說道：「齊大俠不必勞步了，小可將此花送至尊前就是！」

話聲中，克業凌虛向那朵小紅花招手，小紅花立刻脫土而出，如有人扶捧般，冉冉向克業飛去！

雙奇等四人，目睹克業這手「凌虛攝物」的功力，不由互望了一眼，現出深爲佩服的神色。

克業適時却將手腕一翻，一甩，道：「齊大俠請過目！」

「過目」二字出口，一道紅光，如電掣般射向齊濟！

齊濟一驚，小紅花已到，當到達齊濟身前半尺地方的上空，却筆直下降，好端端插在了地下！

這一手要比剛才那一手，還高明一些，雙奇如今始知這兩位少年，是懷具上乘功力的罕見高人！

齊濟立刻拱手含笑道：「老弟們懷具絕奇之技，令老朽嘆爲觀止！」

赫召接着道：「老朽自嘆弗如！」

克業謙虛的說道：「巧小之技，難登雅堂，兩位老英雄莫笑！」

榮成天一反剛剛那種神態，十分客氣的說道：「老弟台，我看走了眼，擔帶擔帶！」

祇有宋杰士是吃過苦頭的，此時暗笑着自忖道：「如今你們相信了吧，人家人年輕，功力却是老練！」

雙奇此時看了那朵小小紅花一眼，對克業道：「來來，老弟們，咱們密室一談！」

說着，由齊濟帶路，轉向右方內宅而去。

克業和克圖心中暗笑，由於齊濟的話語和舉動，使克業兄弟兩個，進而明白這座巨第，是雙奇的居所！

他們到了內宅的上房，宋杰士在門際把守，齊濟拉動了堂屋中的八仙桌一下，後牆倏忽陷落，露出一道門戶。

克業暗中點頭，由此證明，雙奇安排的計謀，一定很夠狠惡和毒辣，正好仔細的聽上一聽！

* * *

辰州各要道街巷口，都已掛起來了布招！

布招上寫得明白，相約梅嚴霜在後日夜初更一會！

這一會是假，互搏生死是眞！

地點果如克業前所偵知者，在正西方第一座山內的「沙谷」中！

* * *

明夜才是約搏之期，但今夜的辰州城已現出了不安！

尤其是「辰州雙奇」的府居，更看得出是一片緊張！

門前的對燈，添成了五雙，十盞斗大燈籠，照射得雙奇這座巨第的大門，明亮如同白晝！十二名大漢，個個勁裝，矗立大門兩旁，動也不動！

朱紅的大門，四開着，由外面就可看見門內三丈外的那座高大的「隱避牆」，和牆上雕繪的福壽龍鳳字！

雙奇府居的四周高牆上，也每隔丈五，插了一盞大燈籠，一圈下來，少說也有幾百盞！

因此，今夜的「辰州」城內，耀映反射的成了一片明亮！

當然雙奇的這座巨宅，就更成了光明世界！

此時，雙奇內宅的那密室中，正坐滿了人，在商談着明夜和梅嚴霜作生死之一搏的事情！

如今，雙奇竟想不到的，多了十六名功力高超罕絕的助手，這十六名高手，却由個童子模樣的人物領率而來！

這童子模樣的人，正是房珏的膀臂佟鍾！

在雙奇看來，佟鍾尚不爲奇，奇而驚駭的是，佟鍾所率領的十六名高手中，竟有八名特殊人物！

這八位，您若不健忘的話，他們是「武當」的天玄眞人，峨嵋的一方禪師，終南、黃山、華山三派的前任掌門人，和三湘大俠何夢九，江南二老段雲與江澤！

雙奇突然增加了意想不到的生力軍，雖然驚駭，但內心却更喜歡，遂在密室設宴相待，並商談對敵之策！

佟鍾看出齊濟和赫召，似對自己並未看重，心中暗自冷笑，他冷眼旁觀，更瞧出雙奇對待一對藍衫蒙面人，却十分恭敬！

於是他眼珠一轉，計上心來，大模大樣的問齊濟道：「齊大俠，剛才似乎沒有聽到，你介紹這兩位藍衫蒙面朋友的名姓，請問這是何故？」

克業自佟鍾率領各大掌門不速而至後，早暗中注意不懈，並已有了發現，此時聞言，不待齊濟開口，已答話道：「小可不願提名道姓，難道這不可以？」

佟鍾正是要找事生非，借以示威雙奇，聽克業這樣答覆，故意把桌案一拍，沉聲喝道：「沒人和你講話，你開的那一門子口？」

克業自然更沒有好言答對，冷哼一聲道：「是你在問我們兄弟，如今又說這種話，莫非狗把你的腦子掏去吃了，使你忘得如此之快？」

佟鍾厲聲道：「你敢這般無禮！」

克業故意道：「小娃兒，別看你以特殊的手段和藥物，使八大門戶的掌門人失性爲你所用，但還嚇唬不住我們兄弟！」

這句話，說驚了佟鍾，他變了面色，道：「你知道的事情，好像不少吧？」

克業道：「那是我的事，不勞你來費心！」

佟鍾嘿嘿笑着，道：「你蒙着面孔，看上去就有些詭詐！」

克業反唇道：「你故作大人模樣，原來是人小鬼大！」

佟鍾又猛地一拍桌案，轉對雙奇道：「齊赫兩位，請教這算是什麼意思？」

克業却接口道：「沒什麼意思，我兄弟就是看不起狐假虎威的匹夫！」

佟鍾早已暗中提聚八成眞力在右掌，聞言吼道：「罵的好，讓老子先看看你那張臉！」

話聲中，佟鍾右手凌虛向克業臉上抓去！

佟鍾聰明，他知道克業既然被雙奇看重，功力不會太差，抓人或難竟功，祇取蒙面紗罩，認定是輕易的事！

豈料這次却碰上了硬釘子，克業在佟鍾凌虛出手的刹那，五指巧合，突地只伸出中指，向佟鍾凌空點下！

指出，克業才開口道：「坐下吧，你還差得多吧！」

佟鍾是用了八成眞力，克業也是用了八成眞力，佟鍾是以「鬼抓攝魂」一招出手，克業却以「一指禪」力出指！

佟鍾旨在先將克業臉上紗罩抓下，克業指力却是準而又穩的直襲佟鍾揚起抓到的那隻右手！

「鬼抓攝魂」一招，本就敵不過佛家上乘心法中的「禪指」，況抓是個「面」，指是「點」，更相差不少！

因之在衆目之下，齊濟、赫召等主人們，被雙方突然反顏相向的變化驚住時，佟鍾丟了個大面！

他那右手的手心，如受蠍螫，痛呼出聲！

人却被克業指力的勁勢，震向後面！

後面是他的坐椅，於是果如克業所說，一屁股坐了下去！

佟鍾那看來活像童子但却夠老的臉，紅了，紅成了一塊新娘子的蓋頭巾，虎的一聲站了起來。

手指克業，厲聲喝道：「很好，好功力，來，咱們外面去！」

外面去，祇有一個解釋，是去一搏分個勝負！

克業冷笑連聲道：「佟朋友，請放明白些，不管裏面外面，這兒沒有人怕你！」

佟鍾這時已閃身而出，道：「現在說這種大話，早了一些，請出！」

克業已閃身下了坐處，道：「小可從命，不過到了外面，請記住可沒有椅子坐了！」

言下之意，在座之人無不會心，雖說沒有人眞的笑出聲，但却個個的臉上掠過一絲笑意！

佟鍾更下不了台啦，齊濟却在這個時候，向雙方拱手連連，道：「强敵臨境，自己人，不論受了多大的委屈，請看老朽這一點薄面，將大事化小，小事化無！」

於是勸的人多了，你一言，他一語，但佟鍾早已老羞成怒，怎肯聽從，堅欲和克業作次搏鬭，一分生死！

就在這個當空，雙奇門下傳來了驚人的消息……

齊濟與赫召，身爲主人，況來者皆係有力之助，自不容在强敵即將臨境時，自家人先傷了和氣！

於是齊濟忙向雙方拱手，請雙方息事罷論。

佟鍾時已惱羞成怒，說什麼也要先領教克業一番不可，眼見得作主人的難以安撫住雙方……

突然！秘密之門，傳來叩擊的暗號聲！

赫召適時揚聲道：「佟大俠請暫息雷霆之怒，外面似是有了變故！」

佟鍾斜目猙視着克業，答道：「赫大

俠儘管先應付外面的事，佟某雖說必須和這狂傲妄行的小兒一分勝負，但還識得大體！

齊濟接口道：「這就好了，諸位先請入座！」

克業兄弟和佟鍾，聞言遂各自重新坐下。

赫召此時向秘室中侍從頷首示意，秘室之門方始旋開！

門開處，進來了一個看似商賈打扮的人，年約四十三四，微胖而身材適中，此人首先對齊、赫施禮道：「弟子得到了個消息！」

赫召嗯了一聲，道：「說！」

齊濟却接口道：「二弟不可失禮，先向諸友引介才對！」

赫召答應着，對在座的一羣人道：「這是愚弟兄們的大弟子，姓于名凱，今後走在江湖之上，還要諸位看愚弟兄薄面，多爲指教！」

于凱也同時向一羣高手施過禮，說了幾句場面話。

齊濟在于凱說話完後，問道：「你得到了什麼消息？」

于凱道：「梅嚴霜住在南街的『長生棧』！」

一聲「長生棧」，使滿座高手俱皆虎地一聲站了起來！

齊濟殘眉一挑，道：「可靠？」

于凱道：「是弟子拜弟所目睹！」

佟鍾此時接話道：「于少俠，令拜弟是誰？他怎會認識梅嚴霜？」

赫召代于凱答道：「于凱世代經商，是辰州有名的商業世家，他那拜弟姓黃名景三，也是辰州商場上的人物！那『長生棧』，就是黃侄兒家開設的，黃侄兒也算一份，看來這消息不會假！」

佟鍾却叮囑一句，道：「我是請問令高弟，那位黃朋友怎會認識梅丫頭？」

齊濟和赫召不由同時看着于凱，似乎也在聽于凱解釋！

于凱道：「其實別說是景三他，就是晚輩也不認識梅嚴霜，所以晚輩也有懷疑，而詳細情況尚需問問景三兄才知道。」

齊濟急忙道：「他怎麼說？」

于凱道：「景三說，是梅嚴霜故意自己露出身份！」

佟鍾冷笑一聲，道：「噢？有這種事？」

克業有心找佟鍾的難過，接口道：「天下事無奇不有，何必少見多怪！」

佟鍾怒目瞪着克業道：「看來你我這份寃家，是結定了！」

克業淡然一笑道：「大概吧！」

佟鍾道：「咱們如今別讓主人爲難，自己定個約會如何？」

克業想都不想，道：「正合我意！」

佟鍾道：「你說時間和地點！」

克業道：「就是你我，還是也算你這十六位高手？」

佟鍾陰哼一聲，道：「單對單！」

克業道：「雙對雙吧！」

佟鍾聞言，不由瞥了克圖一眼，道：「是你們兩位？」

克業道：「我們向來是一而二，二而一！」

佟鍾瞥了「天玄眞人」一眼，嘿嘿一笑道：「好，到時候我和天玄眞人赴約！」

齊濟立刻接口道：「兩位請聽我說，如今梅嚴霜已到，自己人正該同心協力對付强敵，怎能彼此先動意氣呢？況……」

話未說完，克業已擺手道：「齊大俠放心，小可與姓佟的約會，對公對私都祇有百益而決無一害，並且不會眞動刀槍！」

佟鍾怒哼一聲道：「你這是如意的算盤！」

克業道：「姓佟的，你稍安毋躁！我知道你早想在人前顯顯能耐，我已經想好了個使你有機會顯本事的辦法了！」

話鋒一頓，克業轉對于凱道：「敢請于少俠，將梅嚴霜自露身份的事說清楚些！」

于凱應聲道：「就在傍黑前，有個騎着一匹異種龍駒的單身女子，住進了『長生棧』，自己要了『廂院』……」

話還沒有說完，佟鍾已接口道：「這也不能就認定是梅嚴霜呀？」

克業道：「喂！姓佟的，你能不能聽人家把話說完了之後，再發那種你自以爲很對的問話呀？」

佟鍾氣得怒哼出聲，但却沒有再開口。

於是于凱接着又道：「這單身女子進了廂院，首先把店家召了進去，然後自身畔取出了一朵小巧紅花，告訴店家……」

這次赫召接了話，對齊濟道：「大哥，這沒有錯了！」

齊濟却搖頭，道：「聽于凱說完再討論吧！」

于凱又接着說道：「她取出一朵小紅花，對店家說，要是有人找『一朵小紅花』的話，可以領他們來！」

佟鍾聽到這裏，看了克業一眼，道：「喂，小子，你有什麼意見？」

克業道：「指着什麼問？」

佟鍾道：「于少俠說的話呀？」

克業道：「你呢？」

佟鍾道：「很簡單，這是個陷阱！」

克業哦了一聲，道：「你是說那女子並非梅嚴霜？」

佟鍾道：「我沒這麼說過。」

克業搖搖頭道：「那我就想不明白你的用心了！」

佟鍾冷笑一聲道：「事情顯而易見，那女子不論是否梅嚴霜，和梅嚴霜必有關係是不會錯了，取出小紅花，是有心弄詭……」

克業接口道：「最好請把弄什麼詭計說出來！」

佟鍾道：「不外是使我們知道之後，前去會她。」

克業道：「會她之後，又怎樣呢？」

佟鍾道：「她必然埋伏妥當，以逸待勞，遂其個別殺人之心！」

克業道：「埋伏妥當？她在客棧中埋伏？」

佟鍾的臉紅了，但他不能下台，於

是咬着牙道：「這才是出奇制勝呀？」

克業哦了一聲，輕蔑的說道：「你先說那是『陷阱』，如今又說是必有『埋伏』，請教一下，你是否認爲她住的廂房，已成了龍潭虎穴？」

佟鍾道：「雖不中亦不遠矣！」

克業道：「那麼說來，她住的廂房，是危險的地方了！」

佟鍾道：「當然嘍！」

克業突然揚聲道：「爲了一偵此女是否梅嚴霜，今夜長生棧是非去不可！」

這句話，沒指明對誰說的，不過大家都能聽得出來，克業這是針對佟鍾來表示的意見！

因此佟鍾也揚聲道：「有此必要！」

克業道：「佟朋友你可敢去？」

佟鍾道：「相信你也要去了？」

克業哈哈一笑，道：「佟朋友，你還記得適才向小可索戰的事嗎？」

佟鍾道：「此事我不會忘記！」

克業道：「剛才我曾對主人說過，同室是不會操戈的，我在想，佟朋友必然早已明白了我的意思！」

佟鍾眉頭一皺道：「未必，最好你說它出來！」

克業道：「你早已看着主人對小可弟兄重視而不服，是故借個機會來向小可弟兄生事，並堅欲一戰！但我們是同仇之友，在小可來說，大敵未除之前，不論受多大的委屈，也不肯鬧出笑話令人笑罵的！如今好了，有了個借此一試佟朋友和小可弟兄，到底誰高的機會，並能不傷彼此的道義……」

佟鍾本極聰明，已知克業之意，接口道：「你可是說，以夜探長生棧廂房，而定你我勝負？」

克業拍手道：「小可早就說過，佟朋友會明白小可之意的！」

話鋒一頓，克業釘上一句，道：「小可是弟兄二人前往，佟朋友你呢？」

佟鍾道：「我說過，與『天玄眞人』一路！」

克業搖頭道：「這樣不太公平吧？」

佟鍾道：「難道我和那個前去，還要你來挑選？」

克業一笑道：「佟朋友又想錯了，不公平並非指着小可弟兄吃虧說的，而是小可在爲佟朋友你來打算！」

佟鍾道：「不必勞神！」

克業不管佟鍾說些什麼，已接着又道：「試想，此番前去，旨在暗偵那獨身女客的虛實，而非較搏，佟朋友帶着個已失神智的人，豈不要誤事？」

佟鍾暗自一驚，忖念道：「這小子說的對，我要找個台階把話收轉回來！」

他想到這裏，故意冷哼一聲，道：「你當我是傻子？」

克業也轉念自忖：「我就是想辦法叫你把八名已失心智的人帶走，我好替他們想個解救的辦法，怎容你小子改悔！」

克業想歸想，表面上却不現形色，道：「佟朋友，要去可得快！」

佟鍾道：「且慢，咱們以什麼來定勝負？」

克業想都不想，問道：「你可曾見過梅嚴霜？」

佟鍾搖頭道：「當年的事，沒有我！」

克業道：「正好，當年血洗『梅莊』事，也沒有我們！」

話鋒一頓，接着又道：「我們都不認識梅嚴霜，事情就有辦法了，我們以誰偵知長生棧所住女子是否梅嚴霜，來定勝負如何？」

佟鍾想了想，道：「好，不過這却難以比出誰的功力最高來！」

克業點頭道：「所見者同，小可也有此想，不過還有辦法補救的！」

佟鍾道：「什麼辦法？」

克業道：「明晚就要和梅嚴霜以眞實功力相搏了，你我可以抽籤而定誰先向她索戰，那時勝者自勝，負者自負！」

佟鍾道：「這辦法怕……」

話沒說完，齊濟已接口道：「這辦法的是不傷和氣的良策，好！好得很！」

主人說了好，佟鍾再無言語可答，祇好點點頭道：「好，就這麼辦！」

話聲中，佟鍾轉向身後所率高手羣中，道：「『孟占元』孟大俠，稍待之後隨我前往長生棧！」

隨着佟鍾的話鋒，有人應了一聲。

克業和克圖，不由暗中注意這位應聲的孟占元。

在注意之下，克業暗自頷首，佟鍾所率十六名高手，除八名失性的各派掌門人外，其餘八人無一不是黑道中成名多年的人物！

這位孟占元，五十四五歲的年紀，較爲矮小一些的身材，配上那精壯的體魄，一望即知是位强悍的高手！

佟鍾在吩咐妥當之後，話鋒轉向克業道：「我突然想起了個主意！」

克業眉頭暗自一皺，道：「想必高明。」

克業兄弟，至今仍是以紗布罩面，皺眉或暗笑，他人自然無法見到，但那佟鍾，却從克業語氣上有了發現。

於是佟鍾冷冷一笑，道：「你不必皺眉，佟某自信這主意不惡！」

克業加了兩分警惕，道：「當然，故而請教所以！」

佟鍾道：「何不乘此時機，你我先行，羣友後援，索興在今夜把那梅家歹毒丫頭，懲治在長生棧內？」

克業哈哈一笑，道：「佟朋友能夠保証，長生棧那個女子就是梅嚴霜？」

佟鍾想了想，道：「恐怕八九不離十是她！」

克業道：「萬一八九偏離了十呢？」

佟鍾雙眉一挑，道：「看來你是當眞在處處和佟某爲難了？」

克業淡然道：「這是你說的，小可却無此意！」

佟鍾道：「天下怎有這般巧事，偏偏就八九離十？」

克業道：「我是說萬一的時候！」

佟鍾道：「就算那樣，何害之有呀？」

克業掃了大家一眼，道：「害處無法估計！」

佟鍾道：「怕祇是你個人的胆怯吧？」

克業道：「小可不願和你抬槓，但此事却又非辯個明白不可，假如大家隨後接應，中人調虎離山之計的話，怎麼辦？」

佟鍾道：「此處不留一人，諒無關係！」

克業道：「能保中途不被梅嚴霜單吃幾個？」

佟鍾道：「畏首畏尾，何事能成？」

克業道：「小可聽主人說，明夜已有妥善安排，可一人不傷而將梅嚴霜除去，有此上策，小可就不希望有人犯險！」

齊濟適時接了話，道：「佟大俠，這位蒙面朋友說的對，今夜不必冒險！」

佟鍾一咬牙道：「這樣的話，又何必一探長生棧呢？」

克業道：「本是可以不去的，但恰好佟朋友堅欲要和小可分個勝負，是故小可才拿一探長生棧，作爲較量之說！」

佟鍾冷笑一聲，隨聲起座對齊濟道：「請問齊大俠，長生棧位於何方！」

赫召接話道：「地方雖不難找，但在深夜，必然費時，于凱恰正在此，叫他帶路保無差錯，再說，並可……」

話未說完，佟鍾已說道：「如此最好不過！」

話鋒一頓，他轉對克業道：「咱們該去了吧？」

克業嗯了一聲，和克圖雙雙站起。

佟鍾却已閃身起座，到了門口，克業暗中突然轉個念頭，目光向八名已失神智的掌門人一掃，道：「佟朋友請稍待！」

佟鍾殘眉一挑，道：「你的事眞不少！」

克業一笑，道：「不錯，但是却對佟朋友有利無害！」

佟鍾冷哼一聲，道：「這樣說來，我還要感激你了？」

克業適時趨步而靠近了佟鍾，道：「佟朋友放心得下嗎？」

這突如其來的一問，問傻了佟鍾！

佟鍾連連霎動着眼睛，道：「我有什麼放心不下的？」

克業道：「以小可看來，除了你之外，好像其餘八位並指揮不了另外那八位，萬一有變，如何應付呀？」

佟鍾心頭猛地一動，不由斜目掃了八名掌門人一眼！

克業却以傳聲道：「佟朋友，你我往無怨，今無仇，同仇敵愾，小可何必要在人前故意與佟朋友相爭？」

佟鍾又是一動，却未答話！

克業接着以傳聲道：「俗語說的好，知人口面不知心，佟朋友你自己忖量着辦吧！」

佟鍾有心要問，爲什麼事忖量着辦，克業却已開口道：「小可先行一步，外面相候！」

話聲中，克業立刻拉開了秘室的門。

處在這種情形之下，佟鍾來不及多作考慮，於是很快的作了決定，他突自身畔取出一只小巧金鈴，震動了三響！

三聲清脆鈴聲過去，佟鍾已相隨克業到了秘室之外。

孟占元是奉令隨行的高手，此時自然大步跟了上去。

那知「天玄眞人」和「一方禪師」，却突然率領另外六名失性的掌門人，横裏阻止，將孟占元推到一旁！

孟占元並不相抗，反而閃身避過！

克業冷眼旁觀，暗自有數！

孟占元終於隨在八名失性的掌門人後，出了秘室！

秘室外，佟鍾不由追問克業道：「剛才傳聲相告……」

話未說完，克業已接口道：「佟朋友快些吧，到了外面有什麼話不好說呢？」

佟鍾聞言住口，於是在于凱帶路下，他們由雙奇巨宅的後牆，飛身而過，到了一條大街的街心！

克業這時却對于凱道：「于少俠，長生棧可在南街上？」

于凱頷首道：「正是。」

克業道：「有煩于少俠先行一步，向貴盟弟黃景三打個招呼，我們隨後就到，沿路要商討一下方策！」

于凱自是應聲而下，飛縱遠去。

等于凱走遠，佟鍾搶着問道：「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克業不答此問，却說道：「佟兄，這八位請先安排了如何？」

佟鍾聞言左右顧盼，似在找尋地方。

克業道：「佟兄聽着，這八位也許會救我們不死，你必須要十分妥當的安置他們，詳情稍待即告！」

佟鍾聰明至極，却未能想到克業別具心腸。

（未完・廿六）

新篇預告

新秀作家蕭萬貫先生爲本刋精心炮製一部商界黑幕小説「錢莊風雲」，故事内容大胆揭露港澳商場上的明爭暗鬥，手段毒辣，令人咋舌。一篇耳目一新的佳作，快將推出，敬希各讀友密切留意。